



贈送

767462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五輯

偏安

安

文海

排

日

事

焚

蹟紀餘

(合訂本)

樣本
不外

贈書
直基
石漢

YD18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271

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一種

偏安排日事蹟

弁言

這本「偏安排日事蹟」，凡十四卷，不著撰人；按月排日記南明弘光朝事。考此書在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並無著錄，今據珍藏抄本整理排印，爲一罕見之書。

本書用「綱目」體裁，自弘光帝即位至北狩一年期間，約有二百七十餘日日有記事；且所記頗多引用章奏原文，甚具史料價值。其中對於款北一事，較他書爲詳，亦無所諱。南都陷後，並續著有見聞。

不過抄本通病，往往「錯誤百出」，難盡訂正；今就整理所見，雜記數事如下；

(一) 卷二「(崇禎十七年)六月壬戌」日下末條首端原有衍文「壬戌」(此二字，原本所無；係紅筆添註上方)「十六字，今已略去。此當由傳抄時粗疏之誤，姑不必深究。卷五「九月」末「吏部侍郎張捷署部事」條及卷六「十月癸未」日下「起陞原任吏科都劉安行、通政司參議劉若金俱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條「目」下分別附有按註，說明「原本」如何如何，並有所移改(文繁不錄，詳見各該條)；足見所謂「原本」，尙多問題。因疑上述「原本」，並非真實原本；而今所據抄本，或已經數手輾轉傳抄之本(卷七內「十一月辛丑」日下一條亦有註，不贅)。

(二) 卷四「(崇禎十七年)八月癸酉」日下「吏部尙書徐石麒陳銓政七款……」

條「目」中「一曰消朋黨」（按此爲第七款）語下脫說明之文；前語適在抄本某頁之末，可能下有脫頁。卷六「十月丁丑」日下「命總督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事……」條後文字不能銜接，可能脫戊寅至壬午間數日記事（此條亦適在抄本頁末）。卷八「十二月甲子」日下「起補原任御史馮明玠、沈向俱廣東道」條後留有大片空白（約計二百餘字），可能脫乙丑、丙寅等日記事。卷十「（弘光元年）二月丁丑」日下「陞吏部郎中來方煒太僕少卿」條後所接「目」文不合，中間顯有脫漏。再，卷四抄本缺第一〇頁一頁，計在「（崇禎十七年）八月辛巳」日下「陞光祿寺少卿姚思孝大理寺右少卿」條前，約脫三百至四百字；卷十抄本缺第二一、二九等九頁，計在「（弘光元年）二月乙亥」日下「追封皇弟由棨顯王……」條後約脫三千字左右。其餘脫一、二行留有空白者，不及逐一列舉。所有可見脫文之處，今均用節略號（……）表示之。

（三）卷三「（崇禎十七年）七月丁酉」日後，發見甲辰、丙午兩日記事竄在戊戌日前，今已移於癸卯日後、戊申日前，以正日序。卷十一「（弘光元年）三月」自甲申朔至壬子晦均有記事，但於辛卯、壬寅兩日間見有「壬申」日一條，不合日序（按是月並無壬申）；今於該條繫日之下附加問號（？），以示存疑。

（四）所謂「錯誤百出」，除上述脫文及日序以外，其錯字、脫字之多，甚有不能卒讀者。今則儘予改正——有他書可資考訂者，並據以逐字校勘之。其餘一時無法改訂

者，惜仍隨處可見。至於諱「常」爲「嘗」、「由」爲「繇」、「松」爲「嵩」，已復本字；惟若干對滿清稱謂所缺之字仍舊，因究不知爲「虜」、「爲「奴」……，不能確定。

此外，卷八「崇禎十七年」十二月癸酉「日下」督輔可法疏言和議難恃……條與卷十一「弘光元年」三月戊申「日下」督輔可法疏諸臣亟化朋黨……條下兩「日」所列奏疏內容大同小異，乃爲一疏之重出。按疏中所言，以前一條所繫年月爲是（李天根「燭火錄」及計六奇「明季南略」亦主此，惟繫日略有出入）。類此重複情節，尙間有之。此種錯誤，自非傳抄之故，胥爲撰述之未盡精到。

末了，附提一事：本書涉及閩中鄭氏（鄭芝龍、鴻逵兄弟）諸事之一，爲卷十一「（弘光元年）三月癸卯」日下「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條「目」中有大理寺卿葛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抄本作「之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耳！』此由當時傳言所稱「王之明」其人者「二月、三月，往楚、往閩」一語而來。鄭芝龍與左良玉並論而牽涉所謂「僞太子」一事，殊少人道及；如非出於風影之詞，洵爲研究鄭氏史事者所當注意。又，卷十「二月壬申」日下「禮部尙書錢謙益疏修「國史」」條「目」尾有言：『謙益博覽群書，尤精文學；搜羅考核，備極苦心。人亦以此服之。後國亡，史稿盡付絳雲樓一炬，殊可痛也！』此在本書爲一「神來」之筆（按謙益善變，後清兵入南都，與趙之龍等首先迎降

；「清史列傳」入於「貳臣傳」乙編）；並附及之。（吳幅員）

偏安排日事蹟目錄

卷一 (崇禎十七年四月至五月)	(一)
卷二 (六月)	(二九)
卷三 (七月)	(六一)
卷四 (八月)	(七九)
卷五 (九月)	(九五)
卷六 (十月)	(一一)
卷七 (十一月)	(三三)
卷八 (十二月)	(四九)
卷九 (弘光元年正月)	(七五)
卷十 (二月)	(九三)
卷十一 (三月)	(一一七)
卷十二 (四月)	(一五)
卷十三 (五月)	(三七)
卷十四 (六月、閏六月、七月)	(七)

偏安排日事蹟卷一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安府。

王諱由崧，神宗孫、先福王常洵之子。常洵，鄭貴妃出；開邸河南府。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遇害；世子播遷河北。終制嗣封，毅宗手擇宮中寶玉帶付內使賜之。十七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毅宗慘崩；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潞王名常滂，神宗姪也。因江南在籍諸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耳。時以廢籍少宗伯兩入留都倡議者，錢謙益也。於是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然之，丁憂山東僉事雷縉祚、禮部郎中周鏞亦往來遊說；獨「逆案」爲民阮大猷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冀燃灰，書言不可。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傑等。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悌等七款貽漕督史可法轉貽馬士英爲立潞王地；不知傑等與士英已歃血議立王矣。可法知事勢已決，始具舟楫啓迎；而吏科李沾與御史郭維經、陳良弼等復倡言於內，然持異議者猶啾啾也。獨沾歷階而上，面折大器云：「今日之事何事！論典禮，則

禮莫重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於衛主。倘有異議者，即以「一死殉之」！禮成告廟，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至是日清晨，大器意尚猶豫；沾心忿，馳至各臺臣所，欲追尋異議之人，方定。先數月前，士英書約沾等云：「北事果真，只有論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負朝廷、不禍身家」；故沾爭甚力。二十九日，王舟抵燕子磯。三十日，以王禮見百官，素衣角帶，待茶款語。語及大行，輒哭失聲；語嗣立，輒遜謝。

五月戊子朔，福王謁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進見勸進，辭。

初一日，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畢禮，問「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已入朝陽門，由東華門，步過殿陛，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止內守備府。諸臣入朝，拜訖，共商戰守，可法奏對良久。御史祁彪佳奏以紀綱法度爲立國本，言頒大號及用人二事。朝罷會議登極，〔□〕監國爲便；蓋愈推愈讓，見王志復國恥，無亟登大位心。乃以金鑄監國寶。

己丑，群臣上箋勸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寶。群臣禮畢，始退。兵部侍郎呂大器心忼前議，欲請後日卽登極；御史祁彪佳力爭，謂「監國之名極正；今不兩日卽登極

，何以服人心而謝江北諸將士！宜俟發喪滿服後』！從之。初，揚州進士郭元勳聞迎潞議，密言於工科左李清；清曰：『禍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何地！死之，抑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潞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諭天下大赦。

諭曰：『我國家二祖開天，昭宣鴻業；列宗纘緒，累積深仁。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憂勤宵旰十有七載，力圖勦寇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宮闕，龍馭升遐；英靈訴天，怨氣結地。嗚呼！痛哉！孤避亂江淮，驚聞凶訃；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乃茲臣庶敬爾來迎，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因序謬推，連章勸進。固辭未獲，勉徇輿情；於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暫受「監國」之號，朝見臣民於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掃妖氛，廓清大難。德涼任重，如墜谷淵。同仇是助，猶賴爾民！其與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

發大行皇帝喪，諭天下。

諭曰：『先帝天縱神資，丕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蹙；勤學立政，罔

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先帝之焦勞者也。不期以禮使臣，而臣以不忠報；以仁養民，而民以不義報；彝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馴見妖氛日熾，戮我赤子，辱我宗藩，毀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朝食。乃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無非欲化頑爲良、轉亂歸治！何皇天不弔，遂有今年三月十九日之事！爰及國母，掩昭相從。嗚呼！痛哉！孤雖渺質，片氣猶存；暫膺監國，益切除兇。謹哀告於臣民，庶憐予〔而〕多助！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諭告中外，咸使聞知」。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愼言爲吏部尙書，補本部司官顏渾、梁羽明等。以北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承天等處。

命兵部郎中萬元吉宣諭各鎮。

元吉先爲總兵高傑監軍；至是，言「闖賊膽橫心雄，耽耽漕粟；且徐、鳳間諸鎮駢集，兵民未馴。欲親往軍，諭務令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並往犒勞賚；然後會同文武諭以大義，共固江、淮」。從之。元吉渡江，躬行諸鎮營，酌頒犒賚，勉以大義；又言「江南輦輻重地，不便安插家口」。諸鎮唯

唯。時傳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等爭占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倡協恭，共獎王室。得功得書，如元吉言；乃抄白來緘，馳視澤清，與傑嫌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速赴任，爲四鎮畫地分守。又以傑所率兵稍強而橫，乃議以傑兵隸可法，外示親信、陰寓調劑；庶不至荼毒一方民；皆其苦心也。

御史祁彪佳疏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之。

疏言：『殿下渙頒大號，沛發明綸；雖爲繼統，實同創業。以仁厚歸群情，又以嚴肅定衆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說也。伏望申諭群臣：此時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事逐紛爭之端；名器益當慎重，勿以乏才啓濫倖之實。人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不攸崇，而躐遷之階必不可有。恩賞固宜普，當爲可繼之地，勿生無厭之覬覦；開釋固宜速，當核可原之條，勿紊罔貸之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飭，然後以輕徭薄賦收民心、以舉賢錄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卒之心，言守固、言戰勝矣。更有進者，殿下一心，尤爲紀綱法度之本。念敬天，則天休必滋至；念法祖，則祖澤益靈長；念勤民，則民情愈忻戴』。後其言皆驗。

允廷推，進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改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爲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入閣辦事；總督鳳陽部院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鳳防。

時弘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宣義問。欲下明綸正逆賊之罪，以鼓忠義。二曰御講幄。欲不俟釋服，更日直講。三曰設記注。欲召詞臣侍立，記監國言動，送貯內閣。四曰睦親藩。欲依列聖踐極遣使各藩，賫璽書慰告。五曰議廟號。欲製列聖主，權附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祭列聖山陵。六曰嚴章奏。欲無使小人奸徒借端立說，脫罪思倖。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本折等從崇禎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爲賊小惠所愚。八曰擇詔使。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鮮。□□□□□□□□並嘉納之。

甲午，陞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爲禮部尚書、在籍禮部尚書王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學士，同入閣辦事。

曰廣附立潞議，故監國未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更益以鐸、陳子壯、黃道周。疏上，曰廣與鐸俱點，亦見監國之無我也。曰廣尋辭尚書，御改左侍郎。

擬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堪廣爲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爲吏部左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練國事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原任天津巡撫賀世壽爲刑部左侍郎。陞太常寺卿何應瑞爲工部左侍郎、應天府尹劉士禎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事，先撫關中；坐流賊不靖，戍。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等。

嘉慶先爲戶部，以堂官侯恂錢糧註誤，閣臣可法先與同官知其敏練；允誠以兵部主事建言，廷秀以救黃道周改補。

復起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宗周，先帝時以救言官熊開元、姜燠等落籍；至是，召還。

命御史祁彪佳宣撫江南。

北都之變，重以高傑兵鎮揚州，江北士民奔避，無賴乘機搶掠；或假忠義名，荼毒從逆諸姓——蘇、松、常、鎮爲最。彪佳昔按吳，有威望；故命之。刑斬倡亂、宣布赦款、甄別有司賢否，三吳宴然。

命止江督袁繼咸入援

風聞闖賊將東，故止之。

陞吏部郎中徐一范尙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謫。

兵部請設江防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俱允行。

舊制：操江總督，憲臣與勳臣並設。先帝時，欲專任誠意伯劉孔昭，故罷憲臣。至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復舊。從之。

陞補李沾、張元始、沈胤培、左懋第、李清等爲吏、戶、禮、兵、工科都給事中，羅萬象、錢增等爲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服制未終，疏辭；隨具「東南第一隱憂」一疏，□稱：『江以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閭，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爲劉家河（一名下江），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墟。考勝國時，劉家河自然深廣；運艘市舶，走集於此。國朝二百七十餘年，潮汐泥沙，日就淺狹；今漸漲漸滿，不一年竟成平陸。東流之水逆而西向，灌漑無資。若旱魃爲虐，則平疇龜坼。萬一大浸稽天，如萬曆之戊申、天啓之甲子洪流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於民生國計何！但事關大利害、大工役，非一郡、一邑所能濟。考之先朝水利，有專官特遣興役者，永樂間夏原吉白茅之役也；有崑委撫臣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蹟具在。特在睿斷必行』。上嘉納之；令浙、直撫按速議舉行。楚撫何騰蛟奏報恢復德安府、隨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慎言陳中興十議。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荊、襄爲今日鎖鑰重地，宜申飭鎮撫大臣如九邊三協之類，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屯，戰艦海舟添設於長淮、大江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五千石或萬石，分儲立備，爲倉卒轉運之費。二曰議僑藩。或浙之處、嚴及江西之廣信、袁、撫，或閩、粵間，擇其可者。至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於江北閒田，招集流遺開屯立業，給照免租；三年後，量徵課稅。縣府豪傑，以百夫屯爲百夫長，以千夫屯爲千夫長；用什五之法，就使守禦。四曰議叛逆。明諭在北郡縣，凡口稱僞官，有能立行梟示或擒拿者，賞。五曰議僞命。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致有今日。諸屈膝覲顏之臣家屬在南者，量行舊籍，仍俟其歸正；不宜以風聞謠謗，卽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眞贗淆，旣無可還之轍，復恐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拔來歸，尤從寬分別酌議。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地方之責無兵馬之權，倘才堪一割、情可矜原，宜酌定一用之法；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以六等定罪。六曰議褒恤。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諡；餘待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半級，原用勸酬；恐爛羊酬爵、市飲售官，反增貪倖。今武爵稍寬，文職無濫；綜核名實，無開倖門。八曰議起廢。大行皇帝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初年

定案，無容更議。嗣後戍遣、廢籍諸臣，清論自在。假或雜揉並進，致傷先帝玉成之德；務使廷臣協議，歸於至當。九曰議懲貪。邇來百司貪黷，成盜賊席捲之勢。今約在內都察院科道、在外撫按，廣刺貪吏，究賊重擬。十曰議漕稅。北漕萬有餘艘，除旗甲有數外，餘綱司、柁工、挽夫不下八萬人，大半募自外江。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遊食不已，爲患非細；宜下廷臣酌議。俱嘉納之；命部酌行。

兵部請罷南京守備、參贊各官，依北都設京營等官；又請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官。俱從之。

兵部郎中萬元吉議：『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銜，今宜罷「南京」之名，宜存其舊，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京營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敢偶尊之嫌。此後大小各教場，俱應改稱京營。其總督、戎政、勳臣、協理、樞臣等官，俱宜如北。仍練戰兵，分爲十營；兼用土著。大漢止用軍校二百名，錦衣旗校止用軍校五百名。其錦堂上，止用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銜。南、北鎮撫官，不必用；旣昭緩刑，且杜告密』。兵部覆請，俱從之。

己亥，命御史陳丹表宣諭江北。

丹表，先以新進士疏請調廣西士兵往勦闖寇；故先帝特擢今官，命往調。至是

，不果；改宣諭江北。

尤大學士史可法請督師准、揚，召馬士英入閣輔政。

南都諸生盧涇材等上言：『南都係朝廷門戶，而朝廷是天下根本。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報聞。

庚子，命江南募兵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同部佐理戎政。

起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麒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副都御史事謫成解學龍以原官爲兵部左侍郎。

石麒，先帝時以議獄忤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逮戍。

陞順天府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改順天府尹王庭梅應天府尹，陞江西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吏科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郭維經應天府府丞，仍帶原銜管巡視城事。

維經以加銜崔、魏時故套，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蘊原官，招募江南。

蓋，先帝時爲文選吳昌時例轉；至是，以萬元吉薦，復官。

以總兵鄧鴻達鎮九江、黃陂鎮京口等處。

命上大行皇帝、皇后尊諡。

補御史宗敦一等各道員。

凡二十四員。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營。

起廢籍科臣章正宸等、臺臣詹爾選等。

科則正宸、楊時化、袁愷、莊鰲獻、熊開元、姜埰、馬兆義等，臺則爾選、李

長春、張煊、鄭友玄、李模、喬可聘等。時化、煊，後皆任北。

辛丑，起陞工科都許譽卿光祿寺卿。

譽卿，先帝時以推陞事爲謝陞所糾，削籍。尋具疏以疾辭，不赴。

壬寅，監國卽皇帝位於南都，大赦；改明年爲弘光元年。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祐，奕世滋昌。自高皇帝龍飛定鼎，已卜無疆之曆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群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於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於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潢池盜弄，鐘虺震驚！燕京掃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躬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

！尙賴親賢戮力助勦，助予敵愾！其以明年爲弘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命太監韓贊周管司禮監事；盧九德爲司禮秉筆，提督京營。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佐理，仍掌兵部事。

可法將陞辭故也。時莆田國子生陳方策自京師回南，上書可法，謂『賊有未可緩圖者六：吳三桂屢與賊戰於畿輔，如不卽破賊，則賊主北客，曠日糧匱，不無望我接濟。北兵深入，策應漸遙；愚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遽殲，北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糜爛，自成授首；北兵得志，勞著功成，不無望我犒賚。賊一潰敗，必走西秦；北不窮追，勢將南向，不無望我安頓；似未宜緩圖，所以待北兵也。獻賊闖楚侵蜀，蓄奸已深。今聞李賊陷京，寧不思逞！度其地勢，竊據上游；順流而東，金陵風鶴；似未宜緩圖，所以辦獻賊也。左鎮擁兵數十萬，何難戰征；聞其兵丁，時亦肆掠。若不亟申大義，俾建殊勳；誠恐養寇成癰，必至於潰；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京師以南、黃河以北，人受賊愚；咸知有偶僭之僞朝，而未知有中興之新主。喜詔、孝詔，所當亟頒；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心也。山東差半降賊，尙有兗、青、登、萊夙稱殷阜，堅壁固守；若不亟頒詔傳檄，愚民罔知適從，恐遭煽惑；似未宜緩圖，所以救東省也。京師五方雜處，何啻百萬生靈；誰無家鄉！誰無父母！似未宜緩圖，所以接回鄉也』。言多可採。

起陞原任禮部侍郎顧錫疇爲禮部尙書，陞少詹事黃道周爲禮部右侍郎、操江都御史高倬爲工部右侍郎、右中允羅大任爲國子監祭酒、順天府丞侯嗣會爲通政使司左通政、蘇松巡撫鄭瑄爲大理寺卿。

陞太常少卿左懋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分淮、揚、鳳、廬爲四鎮，以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領之。

北都失，督、撫皆奔匿，鎮臣則思得善地而蠶食焉。賊駐宿遷，衆止二千，莫敢擊；唯心涎揚州，思圖息足。兼以擁立功，廟堂知驅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姑爲羈縻。閣部可法言曰：『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卽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間；不宜畫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尙銳，我兵氣靡，備分力單；顧遠遺近，不可不擇所守，立定根基，鼓銳而前，再圖進取。宜分四藩：一爲淮、徐，一爲揚、滁，「一」爲鳳、泗，「一」爲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之基；江北之兵聲旣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四鎮，不可無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其四鎮轄淮、海者，駐於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轄徐、泗者，駐泗州；徐州、蕭縣、山碭、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

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各州縣隸〔之〕，爲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杞一帶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爲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一切軍民聽統轄，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薦舉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歲供本色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卽歸統轄。賊在河北，合力協防徐、淮；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壽。然於青、兗、開、汝，似置不講。

命戶部速輓漕粟以濟軍糈。

御史詹兆恒疏言：『今北漕漸次入南，而停江、淮者尙衆；運舟、旗甲折乾盜賣，弊蠹不一而足。宜急勅計臣：將在淮者，令漕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押發，銜尾入南。除補給京軍外，尤宜立運登庾，無久露泊江干，致生意外』。從之。

罷淮撫路振飛；起原任巡撫田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等處。

仰，閣臣士英梓里；從廢籍超擢。

進伯黃得功爲靖南侯、左良玉爲寧南侯，各蔭子錦衣衛千戶。又封總兵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大學士馬士英加太子太師，蔭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時江督袁繼咸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首肯。繼咸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馬士英引傑過河，宜令往輯』。繼咸亦愆愆。上曰：『馬先生不肯去，奈何？』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明爲用。伏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言澶淵之行，非遽爲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心』！繼咸又詣楊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且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繼咸往閣，責閣臣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士英與傑又何得居功；亦不可謂非錢謙益、呂大器等罪也。繼咸尋還任。

乙巳，陞御史彭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地方。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遁歸，命下部察議。

煜旣爲僞太常寺丞，至是南還，猶入班行，顏色無忤。御史陳良弼言：『先帝

升遐之變，千古異常；總由大小臣工結黨納賄，淆亂紀綱。事極勢窮，以至爲貪邪斷送。賊到日，或迎、或竄，忠烈寥寥；可歎也！先帝何在？煜逃生未已，忽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嘗以文章見稱。既不能與李邦華、范景文諸臣捐軀殉難，或黃冠緇衣任其所往；乃突如其來，俛首貪戀，意欲何爲？萬一自媒得售，使載筆者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見，仍與某官」；寧不汚史冊而戾聖治哉！時屯撫方孔照亦自北歸，有議陪推某缺者。戶科羅萬象面折其非，疏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郊祀時享諸禮，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照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命禮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諡。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遣魏國公徐弘基祭孝陵。

以卽位告。又親祭告先福王、先妃於行宮。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舊輔吳姓、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命宥姓罪，陞見；三俊，不允。

慎言疏內先列姓督師稽緩與三俊誤用吳昌時二事，欲使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耳。兪姓、罷三俊，皆閣臣弘圖所擬也。

調考功司員外王重文選司郎中。

命速議稟廟張后尊諡。

風聞后已殉難故也。

陞御史詹兆恒大理寺左丞。

輔臣馬士英疏陳開國大計。允之。

一、雒陽殘破後，聞聖母尙寓郭家寨；當急圖近養。一、皇考遇難後，匆匆藁葬；宜遷梓宮護送南來，擇吉壤安厝。一、宜勅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繼中宮。一、諸藩流離，恐奸宄生心；或爲所挾，不利社稷。凡僑寓者，宜俱差官迎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各還原封。疏奏，命輔臣可法遣迎聖母；親藩事，禮部酌議。

詔封疆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言：『臣讀前詔內罪廢各官、「逆案」內計典賊私，俱不得輕議，惟置封疆失事於不言。今日禍及君父、傾頽廟社，封疆之罪猶當追論，以正國法；而擬議詔款中，仍留此一段之肺肝，以再誤陛下。天下事，尙忍言哉！』時監軍僉事宋劫亦言：『天下人才，多壞於門戶。每擇一題，因堅標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介特之士不得效用。宜如先臣楊士奇言：以天下心官天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矣。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

謙益以主潞議懼禍，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冤沾疏薦爲巧護地。臺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賢，當正大統。乃龍江覲駕，謙益邪議撓止。時科臣李沾相對詫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密間；沾對臣曰：「此時尙議論不歸正乎」！今忽以謙益與黃道周、黃景昉等同薦黃扉，臣憂奸人鑽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惜一死爭之。退，仍與沾爭，彼謂爲吾鄉，不得不調停矣。調停同鄉情面，不顧紊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失，公論共斥。閱沾薦疏，原借名正人君子；而於衆瑜中，混以瑕邪！從來誤國宿套，牢不可破。願以臣疏與沾疏懸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疏奏，沾無以屈也。

江楚督臣袁繼咸疏陳致治定國大計。嘉納之。

疏言：「自古國祚久長，有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在於得人，而守國必先審勢。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者，何也？宋之高宗，亦號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比烈，次亦不得與漢光、唐肅絜盛者，「知人善任使」弗講也。武丁知傅說、甘盤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勳；周宣知吉甫、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寇恂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誅莽、戮囂，掃赤眉、銅馬之焰以光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雖不能終用，猶能不失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兩

京。高宗則不然。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以小人參之，卒令淪落以老。其始終所信任者，惟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以致主勢日卑、親恥不雪，靦顏臣仇爲萬世笑。其得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皇上於在廷諸臣知而已用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在野諸臣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求舊學、光武褒卓茂故事，蒲輪徵召，贊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臣故曰：致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東南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跡論耳。我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群雄、驅蒙古、取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皇上繼承大統，宅定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圖敵，立敗之道也。臣以爲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實爲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實爲門戶。頃聞叛將潰兵蟠結淮南、江北間，小民漸喪樂生之心。若不及時區畫，一旦大寇憑陵、內奸響應，得無寒心！湖南獻賊僅遁，千里蒿萊；襄陽必爭之地，闖逆設防頗固。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復而不守，與不復何異！蓋守襄陽，則必設重鎮。設重鎮，則必宿重兵；設重鎮，則必須厚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臣竊謂欲料理淮南、江北，則必處置潰兵。乞密詔督、撫二臣審察順逆；真心就我戎索，則分信地、足

額餉，申明紀律，毋爲百姓煩苦；或中懷觀望，急乘寇勢未覩，破碎其黨。雖有焦爛，寧忍小痛以除大毒，臣以爲愈於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簡風力重臣撫治其地，選補廉吏，戢和難民；招來商賈，疏通巴蜀、黔、粵之貨，以濟公私。欲料理襄、樊，則必開帥府、宿重兵。俟規模初定，然後搜括舊田，大興屯種；且耕且守，爲持久計。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爲畫江舍腹裏而就邊角，則腹裏共邊角愈蹙，此輪著耳。臣故曰：守國必先審勢也。然臣終以明斷爲請！人材之貞邪消長，理而已矣；國勢之攻守得失，機而已矣。理非明不能晰，機非斷不能割；臣以爲得人、審勢之要也』。疏奏，閣臣士英疑汪、黃等語刺己，深恨之。督師輔臣史可法徒淮、揚。

己酉，詔議生祖妣、神廟鄭貴妃尊諡。

加淮撫田仰兵部右侍郎。

陞兵部郎中萬元吉太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允彝、余颺等。

命潞王暫居杭州府。

辛亥，復原任御史鄒友玄原官，督理兩淮鹽法。

友玄，崇禎時以考選錢糧未完，配。

詔督師輔臣可法遣官訪大行皇帝梓宮並太子、二王。

從少詹管紹寧請也。

詔議先妃諡號。

壬子，命祈雨。

御史郭維經言：「聖明御極將兩旬矣，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分毫未見實著。且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殺劫擄之慘漸過江南；豐鎬一片地，不知將來成何光景！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以致乘便門而爲鑽窺之隙穴、鬪疾足而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數日以來，匹夫匹婦呼天憤抑，釀成災祲。伏乞早降綸音：凡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從公起見，毋違道以干譽、毋拂民以從欲；凡刻薄偏私以及恩怨報復種種故習，盡期湔除，一意以辦賊復仇爲念。卽此公忠上徹玄昊，自召天和。仍勅在京諸臣，遵古制齋禱。」從之。

進公魏國徐弘基、侯靈璧湯國祚、安遠柳祚昌、伯誠意劉孔昭、南和方一元、東寧焦夢熊、成安郭祚永官銜，摩子有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賚」銀、幣有差。

魏國公徐弘基疏薦原任南兵部尚書熊明遇等。報聞。

勳臣薦文臣，始此。

吏部尚書張慎言乞休。不允。

時勳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怒慎言薦舊輔吳姓，朝罷，群臣詬於庭，至目爲朋黨奸欺，所用皆私人；聲徹殿陛。閣臣弘圖等解之，乃退。孔昭又言：『先帝無聲色遊幸之好、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緣諸大吏營私黨惡，票擬之中，暗伏機關；聲氣之中，黨同非類。事權功令，盡濟其貪殘之用。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不可返。迨賊騎臨城，主亡國破，殉節僅數人；其餘從逆，盡爲美官。今潛逃南中者，大率皆受僞命，爲賊作內應；否則，南走胡、北走越耳。銓臣不驅除擊攘，且汲汲議用。乃以誤國罪臣，巧爲推轂；勢不盡傾江南不止』。又言：『慎言原有二心；當告廟決策定立主上之際，阻難奸辨』。疏奏，慎言疏辨，且乞休。閣臣弘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乞休。俱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南銓底冊靡憑。或用人偶不合，勳臣宜平心入告，以候上裁；未有呼大小九卿、科道於庭，而大罵冢臣如今日之異者。』安國在尊君，勳臣尙未聞乎？督輔可法言：『吳姓持斧建牙，聲譽特簡；止因奉命討賊遲遲其行，遂蒙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此姓之過也。然姓奉命之日，正敵入犯之時；原候唐通兵

爲勦賊助，敵不去則兵不前，故屢請行未允：此姓過之可原也。年來仕路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最，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錮。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監國詔內「起廢」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計典、贓私不准起用一段，臣爲去之。誠以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徵宜廣；未可仍執往例耳。後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屏虛行。如姓之過，則還以過；如姓之才，則用其才。王路蕩平，何容偏畷！況北都之變，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文武不和，臣切不願諸臣存此見也』。已府丞郭維經言：『可法去「逆案」一語，爲失言之過』。報聞。時謂南逃諸臣不宜輕議，用孔昭言亦是；然誼爭非體，故孔、蕃等及之。

詔議優卹北都殉難諸臣。

從御史陳良弼請也。

癸丑，復蔭劉澤清子錦衣衛千戶。

以先帝時曾擬封伯故也。

命十七年練餉已徵者盡數起解，無得乾沒；明年全豁免。舊餉、遼餉，速催。甲寅，命督師輔臣史可法祭泗、鳳陵，左良玉祭顯陵。

告卽位也。

輔臣馬士英陳恢復大計。命議行。

士英言：『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輓，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臣款□。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昔下策，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詔可法便宜行。

乙卯，封關門總兵西平伯吳三桂爲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賚送。

先因三桂承命移三城入抵關；方抵關而京城失，三桂遂舉義發喪，乞師北庭，始敗叛將唐通，覆其師。已復三敗闖逆；逆西遁，遂引北兵入京師。事聞，詔以三桂破賊復仇，功在社稷；乃進封。戶部侍郎賀世壽言：『先帝神武，魁柄獨持。祇以求治不效，日夜焦迫，未免爵一人過其量、罪一人溢其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刑賞。如吳三桂奮身血戰，彷彿李、郭；此乃可言功拜爵，方無愧。若乃口頭報國，豈遂干城！河上擁兵，曷不敵愾！恩數已盈，功名宜立。不則，天下且謂人主不愛嘖笑而輕名器矣。臣願皇上申明國紀，爲制治計』。國子監典籍李模言：『當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於義未安。況皇上正位豐鑄，乃先帝所憑依；將以大復仇而光前烈也。』

即在諸鎮將，事先帝未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彰汗馬之績，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其何敢安！諸鎮果負血性，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皇上延世之賞。若以今日無功，洵膺勳爵；尙宜再四辭免，必明臣誼。臣實不願光復未臻，而大體先褻。至於絲綸爲重，勿因大僚而過煩；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待而稍寬。明王必防其漸，然後綱維不墮矣」。

命興平伯高傑安頓揚州城外；仍迅統前征，以應東師。

起陞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少詹管紹寧爲正詹事，諡德徐沂、吳偉業爲少詹事。

子壯，崇禎時以議宗藩不宜改制，削籍。沂，時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爲心，則和平立至；不必合黨連群，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群，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爲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澄敝無舛。故人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與？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究圖。極其末流，乃至漠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

仇，若秦、楚之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鸚逐雀，勿疑也。有能貧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爲苗去莠，勿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稅政、便文自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悃幅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喜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濫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誤用呈身換面之儉流。除兇雪恥，端有賴矣』。沂有上當事七款：一曰辨人才、二曰課職業、三曰敦寅恭、四曰勵廉恥、五曰核名實、六曰納忠讜、七曰破情面；語多可採。

命江、淮賑濟北歸難民，嚴禁掠奪。

丙辰，命議河督黃希憲、齊撫邱祖德、晉撫郭景昌等罪。

御史朱國昌言：『北都之變，三督、撫一時並逃，駢集吳會；未雨乏綢繆之防，禦寇無死綏之勇。方之賣國降敵，止爭「先去」；律以失陷封疆，尙多「一逃」。乞勅廷臣申明大法』！遂下部看議。

偏安排日事蹟卷二

六月丁巳〔朔〕，大學士高弘圖自請往江干督漕糧登庾。從之。
命補記注侍班官。

時戶科羅萬象因勳臣忿爭，以肅朝儀、和文武爲言，具請「以票擬還閣臣、以參駁予言路，並設記注侍班官」。從之。

戊午，命遣官往北監營先帝山陵、祔葬祖陵，並申祭告。

從御史米壽圖言也。

命內製國璽，權以金代玉。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皇后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

時議定先帝廟號，禮臣顧錫疇擬「乾宗」；「思」則閣臣弘圖擬也。

上皇祖母鄭貴妃尊諡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

上皇考先福王諡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皇生母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

諡號雖依興獻帝例，然不稱「宗」，人以爲得體；疏末云：「徵稱鴻號，從此

薦加無窮」，則非也。

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郝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

時遣官奉迎，猶未至也。

追諡先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壽皇后」。

己未，命原任都督陳洪範來京陛見。

議北使也。

庚申，命旌卹淮安鄉紳、士民及有功將士。

督師輔臣可法言其誓死固守、力拒闖逆故也。時原任河南僉事呂弼周持李自成令箭、偽書至，被擒；淮民叢射殺之。

命速頒河北、山東詔。

督輔可法疏言：「聞四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貨財；於四月二十八日遁訖。青州士紳、軍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者十處。我皇上進膺寶籙、正位舊都，在山東、北直尚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卽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乞諭該部院擇選廷臣齎監國、卽位二詔，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庶人心有歸，大統立復」。從之。

壬戌，召「逆案」爲民阮大鍼暫冠帶來京陛見。

先是，故輔周延儒再召，大鉞迓之江干，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鉞「廢籍中，誰爲若知交可用者」？大鉞舉原任宣府巡撫馬士英對。時馬士英猶編戍籍，忽起鳳陽總督；已知爲大鉞薦，甚感。至是，因以邊材薦大鉞，且言「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鉞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臣劉孔昭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避之。但本官天啓年間曾任吏科都，時同官魏大中爭缺，本官雖退讓，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實本官既未建祠、未稱功頌德，徑坐以陰行贊道。夫謂之「贊道」，已無實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有也」。疏上，閣臣皆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旨，卽士英手票也。

命工部議建宗廟。

補總兵牟文綬後軍都督府僉書，提督巡捕營；杜弘域右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命公弘基、伯夢熊掌左中都督府印。

以楊振宗爲都督同知，充安慶總兵。

議復懿文太子故號及靖難諸臣諡。

從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也。元吉言：「皇上前謁孝陵，徐問懿文太子園陵所在，親爲展拜。臣隨諸臣後，莫不手額。先臣楊守陳嘗請修「建文實錄」云：「國可廢，

史不可廢」。弘治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故號，爵其後裔奉祀；敬皇帝勿罪。夫減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事而示之，以無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隆，不若引景帝故事，還懿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園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乞勅廷臣廣集衆議：「建文實錄」作何開局纂修？懿文故號、祀典作何釐正？至靖難死事諸臣，諡、蔭尙缺；羨遜國之君臣何厚，媿此時之忠義多虧！良由高皇帝褒余闕、斥危素，風勵備至；靖難以後，正氣漸削，故釀爲今日猶猾之徒屈膝拜僞。請將靖難死事諸臣及北京各省直城陷殉難諸臣，勅諸司備歸採錄，編成一書；令分別二等，各予諡、蔭、廟祀，頒行學宮，廣示激勵」。又疏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禍亂益滋，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剝削正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網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乘間中先帝以用嚴；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敵氛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共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撻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之極。乃議者求勝於理

，而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蓋殿上之彼己日爭，闔外之從違遙制。卽如昨歲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一不守，形勢遂失。然亦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卽語今閣臣史可法、姜曰廣：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樞輔迎擊，可以一勝；勝則都城始固。旣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熏灼，廷臣或勸南幸、或勸出皇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樸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大畸」者，此也。乞皇上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鑒，以寬爲體、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鈎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求於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効；毋令行間再鍾藏垢、邊才久借燃灰，誠牧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疏奏，俱嘉納之。

總兵劉良佐率兵攻臨淮，不克。

先是，良佐兵馬自山陽下，沿途淫劫。臨淮民聞其將至，嚴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御史朱國昌言：「臨淮湯沐邑，何物么魔，鼠竄之餘，復鴟張至此！」

乞勅督師便宜撫勦。已良佐開鎮於彼，衆稍懼；良佐亦慮兵民深怨，移駐壽州，乃解。

癸亥，命原任陝西總兵官趙光遠提督川、陝軍務，加都督同知。

加原任遼東巡撫黎玉田兵部尙書。

以同吳三桂破賊也。

加舊輔臣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原任御史盧世濯太僕寺卿，賜勅書獎諭，賚銀、幣有差。

陞與世濯，皆德州人。時傳言兩臣仗義起兵，擒斬僞官；故有是命。然陞已改面事北，再爲輔臣。惟世濯出拜詔，然未聞起兵也；起兵者，爲生員謝陞。

補科員黃雲師等。

兵科等科黃雲師、鍾斗、吏科等科左右給事熊維典、陸朗、張希夏、戶科等科給事中王士鏐、楊時化、袁鎧。士鏐、鎧俱服未闕；鎧尋卒於鎮江，鯁直不壽，人多惜之。

命齊庶人知誼等隨班朝謁，列勳臣後。

以舊居南京故也。時謂南京既爲帝都，知城等應遷；許朝謁，尤非體。咸以咎禮臣顧錫疇。

詔以追尊諡號播告中外。

禮臣顧錫疇因請補建文帝廟諡、景皇帝廟號並靖難諸臣諡，又請增理學名臣從祀先師者。俱從之；從祀一議，終寢。禮部請建立恭皇帝專廟。命廷臣集議。

時禮臣顧錫疇欲矯睿宗失，建專廟；別太廟也。

興平伯高傑攻揚州，不克；城中民亂，殺進士鄭元勳。

傑既奉旨駐城外，又堅欲入城。時傑兵素驕，自山東南下，所掠不貲；揚人已心恐。及抵揚，威罷市登陴，太守馬鳴騫盡守禦策甚備。不能入，猶日掠沿村婦女。揚人愈恐，守益堅；且議出戰，柔脆非敵也。元勳素豪俠，欲居調停功，出羊酒勞軍。傑自明無他，止欲安頓一軍家小，便進征耳；元勳許之。時鳴騫已升海道，尚在郡，與推官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闔城士民亦同聲言傑兵淫掠狀，願死守。傑怒，分兵困城。城中故殷富，多木客、鹽賈；乃共出財守備，街衢多樹木柵，釘（？）上下爲深溝。傑升高望，知不可攻，頓兵善慶菴焚掠，城外烟火蔽日；而無賴居民，間亦乘機爲利。淮揚撫黃家瑞聞變來揚，百姓遮道訴狀；家瑞集有司、紳衿、父老於城樓，軍民環堵聽。元勳曰：「高總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殭尸徧野，惡得無害！」元勳大聲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盡高鎮！」

！衆聞，譁益甚。有被傷百姓在城中者解衣前，示傷；萬衆俱怒，指元勳爲傑黨。元勳恐，疾趨下城；社兵持刀及之，碎其尸。傑益怒，力攻城；守益堅。閩部可法自請督師至揚州，詣傑營；傑必欲得鳴。甘心，爲元勳報仇。可法爲之解釋；且曰：「朝廷守土官，豈可擅殺！」乃館可法於福緣菴。閩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疑之；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時鳴避泰州任所；而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尋以亂民橫殺，鄉紳疏參鳴駭；衆皆以爲傑強之也。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而揚人亦苦於城守；乃以瓜洲宅傑。

授福府書堂官陶瀚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本衛千戶。

河南鄉官丁啓睿僞官陳奇等以獻。命解京正法。

啓睿，故總督兵部尚書；疏言伊弟參將啓光等所獲也。計歸德府同知、知縣等官凡七人，俱一日擒之；恢復全郡。然啓光塘報云：闖賊脅上中箭，至眞定府固關死——皆訛也。

命勸議原任總督王永吉。

御史周元泰言：「永吉侈談方略，釣譽獵聲；先帝超級升遷，授之東撫。及北兵東向，堵禦無術；不閱月，連陷七十餘城。登撫曾櫻偏一隅，兵單將弱；陷一城，則一城報。永吉擁有全齊，兵權在握；敵走於前，兵尾於後，不報陷城而報復城

。故同一失陷也，櫻則爲罪，永吉則爲功；居然改撫爲督矣。十七年正月，逆賊過河，據有三晉；所望捲甲前來保衛神京者，永吉也。乃三月十九之報閔傳，而永吉安在？夫邊督擁有重兵，當眞、保告急時，調度各撫、聯絡諸帥奮臂入援，神京固金甌無恙矣。卽不然，當京城失守後，亦宜協同吳三桂迅速逆氛，以報先帝深仇。胡乃削髮被縉，望風鼠竄，以羞朝廷而誤中國，負先帝特達之知；此其罪豈尋常逃難比！時永吉亦自疏待罪。詔責以不同吳三桂殺賊，乃削髮先回，罪無所逃；命速勘議。

兵科陳子龍言：『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請委兵部主事何履訓練』。從之。

命法司及巡城御史甦獄，分應釋、應豁爲三等，從公舉行。

工部尙書程註乞致仕。允之。

命議殉難、從逆諸臣。

御史宗敦一言：『先帝之變，九廟飲痛；而傳聞在廷諸臣仗義死節者，自范景文、李邦華而下，僅得十餘人。其餘拷者拷、逃者逃，甚至爲逆賊草詔、屈節稱臣者，大半皆讀書中秘、藥榜特達之人；眞犬彘不食其餘矣。乞勅九卿、科道博訪死難諸臣，從優議恤；或錫以諡蔭，或建祠旌表。至從逆稱臣輩，或比之畔逆之律，

籍其身家、捕其苗裔。使薄海內外，曉然知殺身成仁者，不但垂芳百世，而且隆及子孫；忘君事賊者，不但身名不保，而且巢卵俱盡：不人鼓忠義，捐軀討賊者哉！臣又聞在內、在外各官，臨難偷生、塗形逋逃者，益復不少；雖與從逆有間，而官守、臣誼兩難俱容。或概行削奪，處以考工之法；或酌量情罪，治以士師之條。統惟勅部察行！疏上，得旨速議。時吏部主事夏允彝憂居，著「降賊大議」；其言曰：『或問「唐肅宗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彷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玄、肅猶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玄、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城，先斬降泚罷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彷彿否」？曰：「是亦不同。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若此！今闖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闖逆同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彷彿否」？曰：「是又不同。魏逆雖危宗社、殺害妃嬪、屠戮忠良，而非僭位弑主也。今逆賊，豈魏逆比。從逆當加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空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戍，次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法也」。或曰：「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也。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麟然、黎志升、韓琳、安伸、白廣恩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池，或爲搜宮、或爲用刑，皆大逆，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楊觀光、韓四維、黨崇雅、薛所蘊等受賊寵任，爲賊僞大臣者也。周鍾手草僞詔，指先帝爲「獨夫」，稱逆賊爲「堯、舜」者也。楊枝起本無官，而投身請降，且僞任文選者也。光時亨，阻先帝南遷，身又降賊者也。楊廷鑑、陳名夏、魏學濂，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爲首等。降逆爲要秩，且視舊加陞——如庶吉士徑受僞編簡、科道改爲弘文、少卿改爲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諂佞最深，何以至此！爲二等。如降賊仍爲僞官，要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僞卿寺、要如僞弘文、僞吏政、僞諫議、僞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末減！爲第三等。如已受僞官，爲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爲第四等。初曾受拷，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爲第五等。獻金、獻女以媚賊求免者，而北故未受僞官者，爲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未聞賊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或減二等；又有非五月十四日以前爲北復竄歸者，身投司憲、良心未滅，或於本等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爲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或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一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亂而亂滋。諸降賊者

，皆誤國庸臣，非縱檢橫才也。賊之滅亡，豈附逆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巨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重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即加等誅族、沒籍，又非六等可論矣」。

乙丑，召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入閣。不至。

德璟疏言：「臣負先帝大恩，有大罪三。臣於諸臣中獨受先帝非常知遇，而今先帝安在乎！佐理無狀，誤主辜恩；大罪一也。臣雖班次在後，遇事妄言，同官每爲咋舌；而先帝每優容之。卽兵餉一事，各邊虛冒甚多；先帝令臣與戶部堂司商核釐汰，意在蠲加派以恩恤窮民；而兵日虛、民日困、餉亦日絀，臣因循不效，坐致鞠凶；大罪二也。同官七人，范景文等皆能殉難；而臣以獨存，臣愧六臣矣！臣與陳演同時罷官，演被拷死；而臣以先出獨存，臣又愧演矣！臣潛踪水次，隱忍迂延；既不能如屈原抱石自沈，又不能如虞允文借兵督戰。徒託恢復之虛詞，以自文其苟全性命之實跡，臣又愧部院諸臣矣；大罪三也。臣負三大罪，而尚可靦顏陛見，以廁足於中興佐命名賢森布之目哉！」疏奏，上俞之；命回籍，候召用。

大學士高弘圖請罷。不允。

弘圖，先爲御史，曾疏詆東林；及再經起補，又以不附魏璫罷。至是，阮大鍼

召對，歷辨冤狀，言弘圖素知臣者。弘圖乃力言「逆案」不可翻，士英與大鈺俱怒；故乞罷。

起張鑿林爲通政司使左參議。

命勘議原任戶部侍郎吳履中。

履中自北歸，具疏待罪。時金壇士紳檄云：「先帝焦勞十七年，無日不臥薪茹膽；諸臣世恩三百載，何人不食稅衣租！賊入宮而莫救，焉用股肱！臣賣主而乞降，是何心肺！既已攀龍髯而莫逮，卽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乏嫠婦之憂天，百身莫贖；此際倘厲鬼以殺賊，九死如飴。奈何周鍾以名宿之士口談忠、許大節不奪，乃授僞職弘文館學士；呂兆龍本猥薄小兒濫登科甲、當思感恩獨深，乃受僞職成都府同知。漢司隸依然仍舊，莽大夫向遽美新！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所含羞；更聞危素之履聲，賊黨亦應起憎。魏闢不過弄權，凡媚璫尙從逆論；李賊敢行弑帝，豈僞官可以順存！至若吳履中，諫垣頗著直聲，居鄉猶存厚道；方觀學政，晉署尙書。既熟講「明倫」之兩字，何難從先帝於九京；而屍行燕邸，既不卽拚殘軀，「殺身成仁」之謂何！鼠竄里門，又不先謁新君，「爲國忘家」之謂何！中興今幸有帝，無煩抱器於白馬西籬；恢復不患無人，何得藉口於黃冠故里！若設身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李侍郎安在！周鍾，本朝館選也；豈

不聞方學士之麻衣上殿！吳履中，本朝戶侍郎；豈不聞段可農之正笏擊泚！一則過船再彈別調，一則再來不直半文。至於兆龍，又何足道哉！」！

丙寅，起陞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爲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起補原任簡討張居、黃文煥等原官。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不允。

曰廣言：「前見文武紛競，旣慚無術調和；近覩「逆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明詔，竟同覆雨；惜哉！夫「笑罵由人、好官自我」，臣生來無此心臉；所惜者朝廷典章，所畏者千秋清議而已」。又言：「王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祖宗會推之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翻「逆案」之舉，遵內傳而罷會推；此不可之大者。斜封墨勅，口助處分；種種覆轍，載在史策。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心仕進，見擯公論；遂乞哀內庭，線索關通。夫旣在內庭，豈詳外事！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辭，不能無動者，人情也。而外庭口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唇；而內庭遂以爲盡皆如是也。間以事情密聞於上，及得意旨，轉授之鄙夫。平臺一對，演集舊文，膏唇鼓舌，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最可恨者，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疏奏，勳臣朱國弼、劉孔昭

等交疏攻之。

吏部尚書張慎言四疏乞休。允之；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廕。

慎言辭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母先受絲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廕。況風聞不足進驅虎狼，回首長陵而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爲心？而猶侈口論功乎！」慎言清執有望，人皆惜其去。

禮部請選立中宮。詔以列聖、先帝之仇未報，不許。

上彙廟張后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慈皇后」。

既以后崩問未確，故緩宣詔。

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再往揚州、臨淮、六合一帶調輯軍民。

元吉臨行上言：「臣屢閱北來塘報，有「闖賊被殺」一語；臣愚度之，似是「捆載而還」爲確。當賊攻陷京城，師老志驕，原有敗道；今被創入秦，更挑精壯，垂涎東南。恐將土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素弱，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類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爭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角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皇上於何地！伏乞申諭臣工，盡洗前習；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務萃群謀，以制一勝」。嘉納之。

丁卯，命繕寫「欽定逆案」進覽。

御史詹兆恒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夷內難；於是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臨馭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復，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阮大鍼、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濠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士之氣乎？」疏奏，命錄進。

戊辰，諭已故輔臣劉一燝「文端」、賀逢聖「文忠」。

一燝，先被魏忠賢削奪；逢聖，居家殉難，故得諡。

揚州城啓。

先是，揚州久閉，客主俱疲，督輔可法無如之何。適原任兵科陳泰來至城外，請挺身入城，反復開諭；於是兵民怨漸解。城中士民出見，高傑亦加意撫慰；門始啓。

命北回各官俱回籍候議，不許瀆奏。

通政司劉士禎言：「北都諸臣鼠竄南還，謂宜埋名省愆；乃包羞忍恥，賈疏求上。不曰臣留生以圖恢復，則曰臣倡義以佐中興；不曰乞骸骨以歸故里，則曰寬殘生以養親平。臣每讀之，且訝且鄙！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屬逆孽；但既稱有籌可

展，何不與黎玉田、吳三桂連袂誓圖殺賊，而顧踉蹌苟全？且恩詔業寬一面，欲歸即歸，何必仰煩天聽！乞立渙殿論：凡一切從北道回，不分大小文武，俱回家靜聽，不許瀆陳。即其中有未降而逃與降而旋逃者，總令束身里居，俟事久論定』。允之。

己巳，詔議郊祀大典。

禮部言：「郊社分祭、合祭，本朝典制先後不同。謹案洪武二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三年五月夏至，祀皇地祇於方澤。行之數年，風雨不時；高皇帝斷自宸衷，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以大祀殿未成也。十一年冬十月工成，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歲止一祀；以首春三陽開泰之時，每歲親祀，以正月上辛行禮。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於大祀殿。此高皇帝釐正，允爲定制者也。自文皇帝遷鼎燕京，恪守未改。至嘉靖九年，世廟從廷臣議，始更爲南北分祀。萬曆三年，准閣臣張居正疏，復從合祀禮。今中興之日，實草昧之時。若刪繁就簡，郊祀大典，宜一稟高皇帝合祀之制，於孟春上辛，歲一舉行；若以分祀之制，自世廟更定。統惟裁斷！」疏奏，勅廷議具奏。

以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兵部侍郎呂大器疏劾馬士英。以「惜體和衷」諭之。

大器以定策不合，自知不爲時容，疏攻士英甚力；皆正論也。內又牽及總督何騰蛟，謂其以三月巡撫，藉士英力與援速化；識者非之。

大學士王鐸入京。

東平伯劉澤清入朝。

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極詆東林與江北黨□誑言害己。又言：『中興所恃，全在政府。舊用大帥，自應廷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閣臣姜曰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在先帝時爲東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日，疏糾呂大器、雷縝祚、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又條陳保邦八款，首規政府、末刺朋黨，攻江北尤力；語絕恣肆。

辛未，命內臣王暨基督催省直錢糧；已而罷之。

閣臣弘圖以內遣不可開也。

命吏部即日會推東撫。

壬申，命嚴核從逆諸臣。

閣臣士英以薦阮大鍼爲中外攻，甚忿；大鍼亦語人云：『彼攻「逆案」，吾作

「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謂「闖賊入都，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皆稽首賊庭，如科臣光時亨、龔鼎孳等以及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更有大逆之尤，如庶吉士周鍾勸賊早定江南，衣冠之梟獍；宜加赤族」。又言：「今累累啓事罪廢諸臣，其案亦先帝所定；何以通不遵依！於所愛而登之天者，卽曰先帝原無成心；於所惡而錮之淵者，卽曰先帝定案不可翻」。疏上，命科、道官逐名核奏。

東平伯劉澤清請早正年號。部覆，已之。

澤清乞以今歲五月爲弘光元年，以慰民望。禮臣顧錫疇謂「明詔已頒，難於再更；宜示不忘先帝」。遂已之。

太僕少卿萬元吉請卹死事總兵猛如虎等。下部議。

如虎守南陽，闖賊攻城，戰甚力，傷賊精兵數千人；城破，死之。又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門、守備猛先捷俱以勦獻、操二賊，力戰死；故元吉及之。

癸酉，命驅逐原任山西巡撫郭景昌出都，革其職。

景昌先按山東，以糾故輔楊嗣昌被逮，民哭送盈道。及起楚、晉二撫，俱未到。至是，御史朱國昌糾其不法；命驅逐遠去——同鄉輔臣鐸惡之也。

大理寺寺丞詹兆恆進「欽定逆案」。

聞閣臣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矣。

乙亥，復懿文皇太子諡曰「興宗孝康皇帝」、常妃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馬后曰「孝愍溫仁、貞哲睿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汪后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頒告天下。

皆禮臣顧錫疇擬也。

丙子，復冠帶阮大鈺言「勦賊實著」與「防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納之。

大鈺言：「臣觀連年國不振，人心渙也；聯絡行，則人心自固。然荆、襄、楚、豫、淮、海、青、徐延袤三千餘里，賊從出之路，即我防賊而失之路也。賊巢窟在秦，則犯我者定從潼關趨陝、鞏而出洛，此其中路；從魚河堡、韓城、朝邑渡河而窺保德、蒲州、安邑，此其東路；從韓中、信陽而窺鄖、襄，此其南路。待其來犯，起而應之，而我人心已風鶴矣。何如聯絡一定，即勅授六鎮臣率重兵由汝寧與楚之撫鎮由德安而合駐於南陽，以扼其中路；徐淮鎮臣率重兵與遼鎮吳三桂合兵而駐於臨清，以扼其東路；左鎮之偏裨率重兵駐於襄陽，與鄖撫徐起元以扼其南路。蓋駐兵太遠，賊蔓難圖；太近，恐孤軍易裹。扼此數處，堅壁清野，以逸待勞；

可以夾扼：此又一要也。何謂兩合？賊自上游南窺者，必由東流、雁汊、八都、殷家匯、烏沙夾、山口鎮以至池口、青溪，而近江之岸有香口、黃溢河以隔之；水路必由小孤、黃石磯、長風夾、羅利磯以至青谿，而與陸兵始能聚會：此一合也。池口、青溪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棚水含缺之處，路如鋸齒，人馬難行；必欲銅婆舖、五溪橋、青陽、南陵、石簣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輳集：此一合也。何謂十四隙？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其源直接建德堯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慮賊分枝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黃溢河口，其源直接雞兒灘，東通殷家匯；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其源直接青陽、吳田舖諸處，宜防與黃溢河同也。再下則為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同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簣渡，宜防與荻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其宜防更倍於魯港矣。再下則為姑孰溪采石口雖緊繞太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更倍於蕪湖口矣。以北岸言之，對雁汊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倉巷，通宿望漳、潑諸河，此急宜防者也。下此為樅陽河口，其源直接羅利河、廬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湯家溝，此桐城出穀汊路，宜防與樅陽同也。再下則為灰河，其源直接無為、廬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為泥汊，其源直接無為州城，宜防與灰河同也。再下則為濡溪口，此乃巢河出江大路，宜防

萬倍於諸處矣。再下爲西梁山河口，此乃私鹽輿販之藪，與南岸和尚港奸徒呼吸相應；尤爲要道宜防矣。山川形勢，瞭然如此。乞勅兵、工二部：兩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速相地估工。如雁儀宜築〔堡〕與安慶相聯，泥汭必築堡與荻港相聯，蠓磯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置遊巡之兵，遠發陸地之撥。務以兩合聯絡三要，以三要弭控此十四隙：斯江防固矣。疏奏入，服其詳明；然未能行也。

丁丑，吏部侍郎呂大器乞致仕。允之。

大器堅主立潞議，慮有後禍，以親書「告廟祝文」抄錄送閣。其謝表末有云：「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往名遠瀆天聽，致形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爲請明，入譏其橫」(?)。

應安巡撫左懋第疏請北行。命吏、〔兵〕二部酌議。

時懋第聞母訃，自請解任北行。且曰：「如得叩頭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覈之命，臣死不恨！」上許之。

逆賊張獻忠攻破重慶，瑞王並原任巡撫陳士奇、監司陳其赤等皆遇害。

時兵民死者甚衆，婦女俱砍手死。

贈死難沈陽知縣劉士璟山東僉事。

士璟，先爲揚郡訓導；轉沈陽令。北兵至，竭力捍禦；城破，不屈死。

命治內臣何志孔罪。既而釋之。

初，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江督袁繼成貽書良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內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實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馬士英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帝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隨澍詆士英；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

戊寅，封左都督常應俊爲襄衛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應俊以皮匠負上脫危，初授都督，世錦衣。至是，復進世封。

左都御史劉宗周請駐蹕鳳陽，以圖恢復。命宣付史館。

宗周舟次近郊，疏言：「今日中興大業，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至討賊次第，必先據勝形。江北淮、鳳等處雖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以駐親征之師。蓋中都天下樞，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南去金陵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燕、齊必有應者」。又言：「先帝十七載憂勤，可對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臣工如此之薄！何怪從逆諸臣纍纍若若，朝君臣而暮寇仇！昔人云：「死者可忤，

生者不愧」！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將先帝十七年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疏奏，中外聳動。命肅朝班。

湖廣巡按黃澍疏糾原任巡撫王聚奎。命從重勸議。

聚奎先爲御史劾楊嗣昌，再劾陳啓新，被謫。及超擢楚撫，至長沙赴任，因人心風鶴，城不可守，奔還武昌；故料。己卯，禮部更議思宗廟號以請。詔仍舊。

時忻城伯趙之龍疏言「思」非美稱，援證甚核。禮臣顧錫疇改擬「正宗」以請，閣臣高弘圖固執前擬。上重違其意，命仍之。

庚辰，詔於明年正月行郊祀禮，仍遵洪武合祀制。

辛巳，大學士馬士英疏薦謝陞、張捷。命九卿、科道公議。

疏言：『二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尚書帶閣銜，捷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

陞未任右都御史徐石麒爲吏部尚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爲本部尚書、戶部右侍郎張有譽爲左侍郎。

起登萊巡撫徐人龍兵部右侍郎，王心一仍原官刑部右侍郎。

後人龍以不謹察。

陞御史王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後燮降北爲御史。

詔於七月初二日恭迎聖母。

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請增防三輔。命覆行。

疏言：『爲國之道，必居重方能馭輕。從能爲江左策者，無不曰守河而後可以守淮，守淮而後可以守江，控荆、襄而後可以固建業。惟今日事勢，漸覺不同。蓋患在外者，當以藩籬爲先；而虛在內者，更當以根本爲急。我高皇建都江南，鳳、泗、滁、和等處雖不名「輔」，而實有藩屏意。今皇上已封四鎮，握重兵守江北矣；獨不曰江南不可狃乎？請除舊設水陸額兵外，另於南城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彈力訓練；倣漢設京城之制，爲朝廷中輔。其沿江下也，請於京口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彈力訓練，爲蘇、松、常、鎮之外藩，淮南之屏蔽，以爲朝廷東輔。其溯流而上也，請於蕪湖設戰兵三萬——少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彈力訓練，爲徽、寧、太之外藩，淮西之屏蔽，以爲朝廷西輔。中輔，譬腹心也；左、右輔，譬兩翼也。無事分守，有事互援。目前則三路屯兵，始爲內地虎豹之勢；異日則三路進勦，卽以爲中原恢復「之」圖。如是而後，天

子尊嚴、中興之功可次第舉矣」。先是，吏科都李沾亦言：「國家做藩鎮之意分諸鎮，宜令督、鎮碁置星列，以壯藩籬；而天子內總六師，以重根本」。意與國維疏同。然竟不行者，畏四鎮猜也。

壬午，削舊輔溫體仁諡，追諡舊輔文震孟等。

禮臣顧錫疇請諡震孟「文肅」、原任禮部侍郎羅喻義「文介」、原任少詹姚希孟「文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死節呂維祺「忠節」；又言：「溫體仁蒙先帝委任最專且久，負先帝最大且深；乃濫叨大典，竊諡「文忠」。乞將體仁原諡或更、或削，使天下知幽芳所在，雖久遠而必揚；兇德所歸，縱掩護而必斥」。疏奏，震孟等俱依擬，體仁諡削。

陞原任禮部何楷爲戶部右侍郎。

楷爲言官，因糾楊嗣昌，謫。至是，以服闋，部中陪推，躡遷部堂；閣臣鐸薦之也。

陞徽寧道副使程世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

再加陞舊輔臣謝陞少師兼太子太師、盧世漣工部右侍郎，陞福建按察使王應華光祿寺卿，及兵部尚書黎玉田並充大行皇帝、皇后山陵使。

陞、世漣、玉田俱在北，應華素諳堪輿；故有是命。

下監生陸濬源於理。

濬源故兄澄源，崇禎時爲兵部主事；屢疏攻門戶，京察爲民。至是，濬源疏言：「國家禍本之酷，不在流賊而在百官，不在今日而在四十年前；借國本爲題，沽名出色，踵發不休。恭誦監國諭赦內一款：罪廢各官，除「逆案」、計典、贓私，不得輕議。然皇上知有「逆案」，未知「逆案」之羅織也；知有計典、贓私，未知計典、贓私之砌陷也。「逆案」一書，先帝專爲逆璫祠頌諸臣而發；在事各官棄去本題，一味羅織，砌入「三案」多人。夫「三案」者何？挺擊、紅丸、移「宮」也。「三案」在神祖末年光廟大漸時，魏忠賢尙未用事，有何關涉！諸臣始借「三案」爲做官張本，繼借「逆案」爲陷人阱阱。乞皇上俯賜宸覽，知「逆案」之羅織，卽知計典之砌陷；知挺擊之罔誣，卽知紅丸、移宮之顛噬」。內又參錢謙益、許譽卿招搖把持，爲奸貪尤。疏奏，爲通政使劉士楨所參，遂下獄究擬。尋以阮大鍼暗解，得釋。

甲申，以邱磊爲山東總兵。

磊久客山東，縱兵擾民，所至城閉民逃。然麾下多遼人，頗勁；故用之。

陞太僕少卿郭維經大理寺少卿、御史宗敦一大理寺右寺丞。

贈舉人張履旋御史。

履旋，吏部尚書慎言子也。賊僞官至縣搜捕甚急，履旋義不受辱，投崖死。
贈原任吏部主事程良籀光祿寺少卿，舉人劉申錫知州、生員楊之金教授；祠名「義烈」。

良籀，工部尚書註子；起兵討闖，與申錫等俱死。

以黃斌卿防禦京口。

命設山東、河南、山西各官，並推巡撫。

蘇松巡撫卬彪佳以蘇郡焚劫聞。詔禁止之。

先因蘇州衿民聞項煜等從逆，紛紛檄討。至五月初十日，奸民乘機焚搶；於是煜與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使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二十五日，常熟又焚；原任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四棺，俱行劈毀。彪佳言：「三吳民情囂動，而今所借者又忠憤義激之名；與其震之使懼，不若感之使服。夫治人之防，在國法；國法誠申，人心自正。乞將現在從逆諸臣最著、最眞者先行處分，使地方士庶無所藉口；餘仍遵照恩款，俟其反正。再乞嚴旨申諭焚劫之條，加等重治」，允之。時太倉討檄有云：「豈方、黃之屠戮過慘，報以貳心之臣；抑崔、魏之衣鉢猶傳，復覩叩頭之事」！人以爲名言。

命都司同知陳謙獎資鄭芝龍，調其兵六千入衛。

乙酉，命速議北使事宜。

督輔可法言：「吳三桂破賊後，畿輔間必爲我有。但彼既能殺賊，卽爲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不得不然之著也。今□馬聞已南來、兇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勅、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旣示我弱，益長敵鋒。乞勅兵部速議！」從之。

命舉堪任西北守、令者。

督輔可法言：「目今人才告乏，西北危北，人人自危思避。臣以爲宜倣保舉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官；果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起送到京，赴臣軍前，酌補西北守、令缺。俟有功，超擢」。從之。

增設兵部侍郎二員、鎮江撫臣一員。

命魯王暫駐處州、崇王暫駐台州。

召對閣臣高弘圖等。

爲北使事也。凡七議，皆弘圖等定：「一、梓宮葬田貴妃墳園，此出自逆寇。

合於天壽山特立陵墓，選日恭厝；東宮、二王神櫬訪有確據，亦選地安厝如禮。一、吳三桂、黎玉田仗義購兵，當日必有成說。陳洪範此行，須與吳鎮議，或面、或書。如議分地，割榆關外甌脫與之；以關爲界。若議榆關內，則山陵單弱，何以安設備守！惟金、幣不妨優厚，應著於令。助我勦寇有功，復應勞軍若干，亦宜從厚。若許使臣別有便宜，非廟議僉同以去不可。一、建州南北關舊賚有制，崇禎三年後，概廢。今議款，料必併議舊賚。須告以中原淪陷，物力未充；俟三年匹馬不犯後，每量增歲幣十分之三，漸補積年缺額。一、國書體裁，景泰中，曾稱「也先可汗」；今或「可汗」之，或稱「金國主」，宜會議。一、使外國，具有成禮。今敵據燕京、稱帝號，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一、歲幣多寡，陳洪範到時可議。十萬外，數目太多，必須馳奏；十萬上下，聽便宜行。一、敵若先勒銀、幣然後退，須陳洪範留燕都，急將誓表馳奏；再遣官齎銀、幣、誓詔往，洪範及吳三桂、黎玉田面議，令敵「血」書誓，乃爲有濟」。疏奏，命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弘圖曰：「必不得已，山東決不可棄，當以河間爲界」。士英曰：「南北分疆，與今上爲與國可耳」。工科都李清疏言：「今之言款，大約以不忘陵寢、不忘神京，借□討闖爲言。然既曰「經理」、又曰「款」，則凡此陵寢、神京者，力取乎？抑口舌爭乎？若以力取，勢必長子督旅，行人執辭曰：「若還吾地」！但未知

猛士謀臣，果如雨如雲否？能唾手獲否？若言求金會歸宋燕京與河南、陝西矣，然不旋踵失；非徒強敵能取，而氣索則力辱，其求不足以守之也。今無論往而未必求，求而必不得；即求而得矣，未得而我之酬謝有窮，既得而人之徵求何極！夫以小民脂膏不用之飽騰，而作金帛糜費；民窮而餉匱、餉匱而兵枵、兵枵則衝突，情見勢屈，恐江南已騷然糜敝，而謂吾能返陵寢、神京否？若「借敵討闖」一說，古有之矣；善則回紇助唐，不善則蒙古翊宋。然考其時，唐雖借援回紇，而帥之者李、郭；宋雖借援蒙古，而協之者孟珙；自恃而不全恃人，故能爲我用。今誰爲李、郭？誰爲孟珙？可恃乎、不可恃乎？則當思眞德秀之言，曰「亟圖自立」也。臣願皇上一面遣使，仍一面下詔，亟籌自立計；則以款爲資，以戰、守爲主。我既有備，何憂事之不濟哉！疏奏，俞之。

偏安排日事蹟卷三

七月丁亥，祀高皇以下於奉先殿，以大行皇帝、皇后祔祭。

以太廟未成故也。

命暫停緝事衙門，以五城御史糾察。

蘇松巡撫祁彪佳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煨煉爲功、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迫勒成獄，法司無敢雪冤：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鸞司爲錦衣衛，常直駕侍衛，未嘗有所理攝。迨東廠立，始開告密；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無籍兇惡，倚恃投充；鮮恥士紳，交通倖免。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巨萬。招承多出弔拷，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甚；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當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天下歸忠直之譽，朝廷受復諫之名：此廷杖之弊也。」疏奏，閣臣曰廣擬革；不允——諸內臣意也。曰廣疏奏甚力，有「緝事〔不〕除

，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等語；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識者已知廠衛之必復矣。御史朱國昌復極言立廠衛之害；報聞。

陞國子監監丞陳龍正禮部員外、原任臨川知縣張采禮部主事。

後北兵入嘉興，龍正居家病瘧；感憤，不療死。

加去任吏部尚書張慎言、工部尚書程註太子太保，予蔭。

巡撫湖廣何騰蛟疏陳守楚要著，以固長江。從之。

言「楚土地自荆、襄下帶蘄、黃，沿江二千餘里；自非於扼要害處各設重兵宿將，一處疎虞，全疆潰敗。除武昌爲全楚根本、已有鎮臣左良玉世守外，其扼要之地有四：一、荆，襄；一、岳陽；一、承德；一、蘄、黃。荆、襄，全楚門戶，在所必爭。但目前尙稽恢復，則兵將安插無地；防禦之著，宜併力於岳陽設總鎮一員，統領水師五千、馬步一萬，直抵荆河口，灣泊於監利、公安等處，以防狡賊之順流；馬步屯筓於城陵磯，以應舟師之聲勢。水陸俱備，則上流固。承天，陵寢所在，難聽賊久踞，然未可輕率；其原設總鎮應駐兵於仙桃、漢川兩處，內固漢、沔各湖之險，外連承德各寨好義之民，以守爲復局從此定。再加德安與蘄、黃，皆屬喫緊。惟是蘄、黃近而德安遠，守遠不如守近；宜設兵一萬、總鎮一員爲之駐防，起自陽邏、團風、道士洲以至富池、田鎮、清江各要口皆屬其轄；而更聯絡蘄、黃山

寨，作我外援，則下流固。若馳驅中原，固有三路並進之功；即暫安江左，亦有萬里長城之勢。疏奏，命議行。

戊子，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卒。

諡原任督師兵部尚書盧象昇「忠烈」。

象昇以丁憂督師，死賈莊之戰。先帝時，贈太子少師；至是，補諡。

起用罪廢各官；復原任左僉都金光辰原官，候服闋用。

光辰，先帝時以御前救劉宗周故，謫。餘皆罪廢，或降調者。

陞李之椿光祿寺丞。

之椿，以吏部降。

己丑，吏科都章正宸疏陳國是。

正宸言：『今日形勢，視晉、宋更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而捍將驕兵，漫無足恃；豈真虎踞龍蟠不拔之業哉！而當事泄泄偷息，何也？遙望故都，傷心離黍；夫亦念祖宗弓劍所藏乎？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青宮、二王陷淪賊壘，望援嗷嗷乎？從君以亡者守正諸臣，冤慘乎？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爲蟲沙猿鶴乎？兩月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諸生卷堂矣，不聞請纓。如此日望興朝之氣象，臣知其未也。今宜以進取爲第一義；進

取不銳，則禦守不堅。當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河北、山左協力，互爲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攻隴右，豪傑並起，賊不難且夕殄矣。陛下何不縞素親率六師至淮上，豈冒矢石、履戎陣哉！聲震同仇，勇憤百倍也。」

庚寅，陞應安撫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加馬紹愉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陳洪範太子太傅，款北。

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以銀十萬、緞絹各數萬行。又賜陷北諸臣及吳三桂詔諭，通和意。懋第言：「臣此行往問先帝、后梓宮，又問東宮、二王消息，當衰麻往，誼不敢辭；但臣銜當議。臣同行之人，不得不言。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爲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縢、歲幣，則名實乖和。以此銜往敵所，將先往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此銜之當議者也。若同行之馬紹愉，即臣壬午年所特料。紹愉赴北講款，奴顏婢膝，許金十萬、銀一百二十萬；敵送之參、貂無數，令復歸。臣疏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廷添一中行說」；而紹愉遂遞解回籍矣。今與臣連鑣出使，可無一言哉！如皇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臣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紹愉似可無遣也」。疏奏，閣部俱請止紹愉，改用原任薊督王永吉。詔遵前旨。

安慮巡撫張亮以闖逆可乘，請解任辦賊，視賊所向進討。尤之。

尋召亮入京議；既而不果，復遣還任。

補原任刑科李汝燦、御史黃宗昌原官。

汝燦，先帝時以建言，處。

命總兵金聲桓駐防揚州。

辛卯，補原任工科陳燕翼原官。

燕翼，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謫。

陞戶科都張元始太常少卿。

壬辰，贈先朝名臣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尚書，補吏部尚書羅欽順蔭。

從禮臣顧錫疇題請也。遠年補蔭，人爭覬覦矣。

定守護鳳陵戍兵五千人。

追諡繼妃李氏「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授進士陳震生等中行職，班三詔。

震生、汪鉉、盧象觀、張玠之、王鳴珂、歐養素六人，皆應授邑令。至是，借

差，改京職；與大理寺丞詹兆恒同班詔四方。

命嚴汰劄付武職；非兵部、督、撫總兵等官，不得擅昇。

原任戶科熊汝霖疏請喚群迷、昭臣分。俞之。

疏言：「當事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鬪穴。噫！此乾坤何等時，不刻刻籌兵籌餉、議戰議守；如何防江？如何守淮？如何控制荆、襄？如何定齊、豫？如何使諸鎮賈勇北伐，毋戀戀淮南？如何使督、撫一意西征，毋懸懸江左而一味招搖構嚷、露齒張拳？始武與文爭，繼文與文鬪。清夜自想，究有何因？是盜已入室而奴且闕庭，主人翁俛首聽之；天下事其有濟哉！」疏奏，俞之。

督輔可法部將四人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皆以功遷鎮帥，加宮銜；而永綬尤桀黠。相與統騎兵百餘、舟二百餘，從可法北征，暫住京口。會浙撫所調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安靜，獨鎮兵橫。偶一騎買民瓜，半予價；民冒之，□刀砍民；兵怒，縛買瓜者投江中，遂大隙。六月二十六日，浙續發防江兵至，守備李大開率之；怒鎮兵衝道，砍其馬，殺二、三人。馬負劍馳本營，鎮帥知有變，率兵與大開相擊；他浙營坐視莫援，大開矢洞脅死。鎮兵乘機焚掠，死者約四百人，罄虜財物。撫臣祁彪佳聞亂，從蘇郡整部伍，疾至。永綬等兵聞風，亟遁。彪佳兵追之，所收貨資、衣甲甚衆。奏聞，命四將由六合趨可法軍前聽核治而已。未幾，移駐儀真鎮，民始安。

革北遷御史江承詔職爲民。

以應按賀登選代題，故先削職籍。

陞四川巡按劉之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本省；以御史米壽圖巡按。

吏科左熊汝霖言：「蜀事已爲書廣陳士奇壞盡，今不宜用一弱不勝衣之之渤」。不聽。士奇爲提學，則談兵；及爲巡撫，則又談文。故汝霖及之。

戶部以兵增餉缺，請勅會議量入爲出；又請開援納事例。俱從之。甲午，命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

從科臣馬嘉植請也。嘉植言：「今日可憂者，乞師□□召兵□□，自昔爲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乎？」又請從逆諸臣倣唐六等定罪。從之。

命各鎮舉用大帥，俱聽督輔史可法題請。

召對北使陳洪範、馬紹愉等，議卹原任兵部尚書陳新甲。尋以科疏，已之。

時左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與洪範及紹愉俱對。上言及款北，紹愉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款成，必無今日」。上問「何以不成」？紹愉言：「使者再往，則款矣。主款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詞臣陳盟朗應曰「可」。上因命卹，並察處劾新甲

者。時諸臣恐殿上相爭，蹈勳臣前轍；遂退。既而工科都李清等言：「新甲受任中樞，楚、豫喪失者爲襄陽、河南、汝寧、南陽、歸德等六郡；卽恭皇帝飲恨上賓，禍亦由此。且又誤聽張若麒言，出關催戰；舉五鎮八萬之精銳，盡喪海濱。今者皇畿淪陷，其病原此。不以爲罪，將舉而功之乎？當日刑部初擬，猶緩以秋刑；先帝竟改票另擬，加之立決。蓋惡其以浪戰誤國，又惡其以泄款辱國；而非以主款死也。乞將新甲罪狀再頒天言，仍昭原擬」。又給事中袁彭年、陳子龍復特疏爭之。遂已。

改吏部員外倪嘉慶爲戶科給事中，察核直省錢糧。

大學士高弘圖薦其有心計故也。

丙申，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官府表裏多出權宜，又以紀綱法度、風俗人心爲言。俱嘉納之。

命速議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慘死諸臣諡。

時靖難諸臣諡雖奉俞旨，然以人遠事湮，又禮部顧錫疇將祭南海，中止。至是，工科都李清復舉崇禎時前疏請之。得旨：「速覆」。

丁酉，以杜弘域、楊御蕃、牟文綬、丁啓光、竇國寧、胡文若補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啓光等統六營至十營。

命推補原任戶部尙書于仕廉等。

從忻城伯趙之龍請也。

淮揚巡按王燮以皇太子及二王皆遇害聞。

時有未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於五月出都，親見闖敗奔，被吳三桂西追去訖。又傳言皇太子卒於亂軍，定王、永王俱於賊走日遇害於吳三桂宅；內皇城宮殿、太廟、享殿各門俱焚，惟存正陽一門，前三門外焚劫更慘。燮據元齡言以聞。聞者流涕。

戊戌，命核鳳陽總督朱大典。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近聞北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委！南北諸鎮非乏雄師，不於此時渡河而北——或駐臨濟、或扼德河，節節聯絡，斷其來路；直待長驅入境，徒欲一葦江南，公然向小朝廷求活乎？且闖賊遁歸，志在復逞。及今速檄諸鎮過河拒守，一面遣使俾北回轅，然後合五鎮全力分道西征殺賊，可以成功。總在我內外文武諸臣凡事實做、急做，無滋議論、無遲時日而已。」又言：「大典雖屢挂彈章，然毀家措餉，宜令充爲事官，北行。」命核議具覆。

撫寧侯朱國弼疏枚卜、會推同五府。不允。

國弼言：「間者兵部會推勳武臣，而九卿、科道與議；獨吏部枚卜會推，臣等

不問。此後必約見任諸勳，虛公商榷，列名上請。詔以朝廷設官，各有職掌，即閣部不得相侵；會推五府，出何典制？已之。

起補大理寺正喬可聘河南道御史，掌印。

大學士馬士英乞休。不允。

以劉宗周疏糾也。

庚子，萬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識者以爲國哀伊邇，宜倣宋高宗免朝故事。

陞開封府推官陳潛夫爲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壬寅，工科左李維樾請改款北爲酬北，□□□□。從之。

命上供應用諸物須內衙門彙奏點過，方發部備用。

工科都李清言：「皇上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艱難。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敝舍，皆從安樂中憶艱難，蓋以勵儉也。若皇上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非然者，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而況半壁之膏血有幾！伏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錙銖亦巨萬之開端；勿謂儉小而不爲，巨萬亦錙銖之層積。」上俞之。

詔諡歷大典，子孫不得擅求；瀆奏者禁。

諡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燾「忠愍」。

懋德，以督戰遇害；燾以城陷，自縊。皆禮臣顧錫疇同里也。

命事係兵機者，照例密封下科。

癸卯，革閩部鎮將于永綬職，帶罪立功；降〔劉〕肇基、張應夢各三級。仍命自今兵將調集地方，俱聽撫臣節制。

追贈開國功臣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等。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

革從逆諸臣職；命法司察有確據者，先行撫、按解京正罪。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北都一案，臣嘗訪之來者，確知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爲從逆獻謀之首，侯恂、曹欽程爲出獄謝恩之首，方岳貢、魏藻德爲見朝報名之首。而湯文瓊以布衣死難，衣帶中藏有「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二語；賊兵以此責陳演，斬於市。應揭出以傳史」。疏奏，命核議。

甲辰，革原任漕道莊應會職。

兵科陳子龍疏糾其貪也。

降從龍內臣屈尚忠、田成等各弟姪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

禮部尚書顧錫嘏疏糾從逆諸臣。命察議。

疏內所糾，乃何瑞徵、周鍾、項煜、楊廷鑑、陳名夏、魏學濂、方以智也。奪故輔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官蔭、總理熊文燦祭廕官銜。

御史鄭友玄言：「延儒之貪，倍於國觀；體仁之奸，又毒於延儒。今延儒、國觀皆相繼伏法，獨體仁以先死逋誅。乞將體仁官蔭、貲產，或顯斥嚴追、或比秦檜醜繆之諛，貌其好惡；勿令國觀獨恨地下！」疏奏，追奪有差。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入京。

丙午，督輔史可法疏陳分設四鎮始末，且請朝臣論是非、疆臣論功罪。納之。

初，四鎮垂涎揚郡；可法不得已，許有警時各安頓家眷。謂之「有警」，則無警時不得駐耳。然以調停故，坐羈北伐；識者恨之。

議旌北都死難布衣湯文瓊。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贖銀。命刑部酌議。

時輔臣姜曰廣見澤清疏，惡其漸干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奉有俞旨，然後下澤清疏，止批「已有旨」而已。既久無言者，乃票「發部」。

戊申，戶科羅萬象請以副榜充貢。不允。

閣臣鐸意也。時請贈蔭者，鐸概持之；然自他輔票擬，又允之。濫觴遂開。

兵科陳子龍陳防守要著。命速行。

一曰北使宜速：「臣料敵今在臨、濟間者以安民爲名，不過建州零騎，或卽我降將。萬一大衆南下，而我玉帛待諸境上，城下之盟，國體益傷！宜勅左懋第、陳洪範等星馳渡淮，先齎勅諭往；而令馬紹愉等護銀、幣續行。沿途將登極詔四行騰布，使諸夏曉然知有共主，則人心尙可鼓也」。一曰河、淮當守：「淮自濠、梁以上，秋冬之際，淺而難守；河自徐、邳以上，歸德、汴、洛之境，荒遠近寇。今我所恃江北障蔽，四鎮兵耳。劉澤清扼守淮陰，劉良左並鎮濠、壽，差爲得策。揚州無藉兵守，高傑之來，安頓家眷；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懷進取，自當速往徐、邳本汛，控黃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亦當移鎮符離、宿州，以便東西策應。其應用糧餉，當先待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斷不可過此月矣」。一曰江防宜密：「數月來料理江防，兵非不多、將非不勇；但患統制未一、分汛未明，船隻鮮少耳。今黃蜚雖未受事，而上有鄭鴻逵之師、下有黃斌卿之師，但當畫分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令其益廣招募；鄭、黃二師須兵萬五千人、船五百號，聲勢始壯。似當卽日給發，令刻期受事者也」。

禮科袁彭年請授楊鳴沅撫、王永吉楚督、牟文綬楚鎮，以備聞逆。命速議。

命拏究四川貢生吳邦策。

先是，邦策寓都門，目擊闖逆變，取僞吏部告示並私記，藏之髮中。至留都，刊「國變錄」；分死難、刑辱、囚辱、潛身、叛逆、授官、誅戮七款，臚列姓名。內職方郎龔彝以崇禎十六年陞辭，而誤刊授職。疏辨，因命拏究邦策。己酉，寧波府通判朱統紉疏請保舉。不允。

旨謂「先朝之壞，壞於保舉；不必行」。

內傳戶部左侍郎張有譽陞本部尙書，閣臣高弘圖等繳御札爭之。不聽。

有譽曾任漕儲道，上召對時，勳臣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是，以尙書周堪廢久不到任，傳陞有譽爲之。識者謂「且啓阮大鍼等傳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工科左李維楸言：「當此軍興浩繁，有譽經濟通才，用之甚當；乃臣同官章正宸請繳御札、閣臣弘圖等合辭引咎，豈爲有譽爭哉！正以中旨傳宣之漸，不可長耳。臣願皇上慎持之。」報聞。

庚戌，命馬上差官催禮部右侍郎黃道周赴任；又命吏部主事葉廷秀以都察院堂上官，涂仲吉、朱水明以翰林秘秩用。

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黃道周等；票擬者，閣臣鐸也。前超陞何楷、今超陞廷秀，遂爲異己藉口矣。

辛亥，上傳〔諭群臣〕。

諭曰：『朕痛九六之運，方資群策，旋軫故都；乃自殿爭啓釁，馴至穴鬪成風。封事雖勤，廟算安在！先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朕本涼德，冀爾文武大小諸臣鑒於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宣起於艱難，丙、魏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分左右、口角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爾諸臣和衷集事，勿頸之交，讐忘廉、藺；同車之雅，嫌泯復、恂。朝廷以此望爾諸臣，爾諸臣以此體朝廷意；不則，祖宗成憲，弗尙姑息！特諭』。

復原任御史毛羽健原官。

羽健，先帝時曾糾阮大鍼、楊維垣；後坐袁崇煥黨，革職。

命高牆庶宗除不軌另議外，餘盡釋放。

命起用鄭三俊、易應昌、房可壯、孫晉等。

從兵科陳子龍請也。可壯後仕北爲刑部侍郎。

命都察院嚴禁各衙門詞贖。

御史朱國昌言：『南京文武衙門，自勳爵部寺及散秩首領皆受詞貪贖，淹禁平民』。故禁之。

壬子，大學士高弘圖等請建中宮。命候皇太后回鑾日行。

舉經筵，以公弘基知經筵，輔臣可法、弘圖、曰廣、士英、鐸同知經筵；詞臣錢謙益、管紹寧、陳盟充講官，張居爲展書官。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急發高、黃二鎮兵餉，以便進取。從之。

元吉言：『高傑聞兩寇相持，欲乘機復開、歸；伺便入秦，奪其巢穴。所乏者，餉耳。黃得功見朝議欵北，力言不可示之以弱，恐長覬覦、恣要挾，辱國匪小。二鎮之論，與欵議相胥。今欵金旣頒，防餉卽宜速措。惟是東南民力實竭，催科一急，鼓譟四起。惟望皇上臥薪嘗膽，以澹嗜好；早朝晏罷，以斥晏安。日進閣部、臺省諸臣，戒絕玄黃，廣收謀斷。凡行間兵事各疏，一一簡出，面商批答；不許所司延諉』。從之。

吏科都章正宸疏銓政十二事。下部覆行。

一曰惜人才：『北都淪陷，忠義志不圖生；天下之才，十去一、二。燕趙豪傑、齊魯英秀、秦晉雄風，不可復問；天下之才，十去三、四。大河以南仕於北者，又以污濫，死灰難然；天下之才，更十去五、六。所留以資中興者，僅在荆、揚、益之間，可不知愛惜乎！廓紘恢綱，無以細過小眚，復從濕束；可不歎於乏才！』
一曰甄督、撫：『督、撫者，吏治係焉、軍政係焉、人才民生係焉。今見在督、撫支撐半壁，孰賢、孰否？宜去、宜留、宜更，必冢臣力秉虛公；庶封疆無誤』。

一曰催俸冊：『吏部俸冊，有年月、有賢否，據迹難移，法成不變。今掌故無憑，親狎屢遷，疎濇不調；雖欲平進，其道何由！必據呈牒咨訪，是易公舉爲私訪、變明試爲暗報也。行催立限，勢不容緩』。一曰慎名器：『國步多艱，方鼓忠智。定策旣茂厥賞，其餘復人自請叙，將使金銀不克其印、束帛不克其錫，何以免瓜果之誚、息繁纓之論哉』！一曰持職掌：『當使用人獨歸吏部，不宜政出多門』。一曰重郡守：『得賢守一，勝雄師百萬；不宜令上制司道、下制司理也』。一曰補懸缺：『長吏員缺，無如今日；宜令該撫、按隨才題授，據成敗而核功罪』。一曰核環賜：『夫用人撥亂，其可使凡俚近器僥倖功名哉！宜將薦剡察覈本末、縷條用舍，酌年資、審才品，應陞者陞、復者復，或別用、或休致；無徇虛聲，隳乃實蹟』。一曰酌行取：『古官宿其業、吏不數更，久任以責成功；近減俸行取及未周一考之士，不曰汰乎！今卽破格掄才，斷宜以年爲准；使羣吏戢心供職、蠲多應之思，而後神羊屈軼可遇也』。一曰肅疆吏：『文武諸臣共寄封疆，則共宜死事。邇者逆賊長驅，望風奔竄；不斬誤國之臣，安激報國之氣！卽有智謀勇決，可效桑榆；亦必先定罪案，徐論才謂。未可遽登啓事，以開倖門』。一曰飭廢官：『宥過之典，與志士更始，所以作天下氣也。然爵見重，「則」士乃勸；法相守，則士知恩。宜令廢官罷吏，務加嚴飭；不許叩國閽』。言皆切中時弊。

罰原任戶科熊汝霖俸。

汝霖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尙未穩！孜孜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字；今改爲「異同恩怨」四字。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勳臣，繼以方鎮；固圉恢境之術全然不講，而惟筆鋒舌鏑是務。且聞上章不由通政，結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結究，用杜將來！至廠衛之害，橫者借以示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時，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思先朝所以失，卽知今日何以得。事急矣，及今爲之已遲，再欲不爲何待！釜遊化爲穴鬪，臣誠不知何說』！疏奏，罰俸。

甲寅，戶科倪嘉慶追論樞輔楊嗣昌調度乖方，請削官、廢。不允。

疏言：『嗣昌當敵入關時，不宜盡調勦寇有緒之盧象昇、孫傳庭等東馳，致寇氛日熾』。時閣臣士英任兼樞輔，故欲寬嗣昌以自爲地；遂不允。

乙卯，大學士高弘圖、王鐸以爭東廠不得，俱乞休。不允。弘圖又請召還督輔可法；報聞。

偏安排日事蹟卷四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車駕祀先師孔子。

禮科都沈胤培言：「恭遇皇上傳制祭先師孔子，親聆天語，責備臣盡職。夫朝廷之禮不同：有視朝之禮，有升殿之禮。視朝，容或面商大政，宣諭群臣。若升殿，非大朝賀，卽大祀典；未聞可以傳宣而有越班奏事之官也。況崇儒重道，宜尙德緩刑；何對越先師之誠未已，遽興肅清奸宄之思！若日食之變，尤有可言。」春秋書災，首謹日食，大概小人凌君子之象。今之蒙氣，強半在下。玄黃勇於私鬪、黑白混於分歧，則意見蒙之；干進者人思躍冶、陳情者章滿公車，則利誘蒙之；而且封事不由銀臺，則蒙於職掌；匿名屢揭街衢，則蒙於風俗。祈皇上獨攬乾綱，專精斧藻；日升月恒，自今伊始」。俞之。

丁巳，命會議先臣于謙功——從吏部尙書徐石麒請也。

先是，謙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徵人于嵩冒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時御史黃澍亦由徽籍移杭籍，故爲嵩後之英謀求改伯；石麒等疏，後澍草也。工科都李清、吏科都張希夏皆以爲不可，議遂誦。兵科陳子龍請優〔□〕涂仲吉、祝淵以臺諫。不許。

仲吉以爭黃道周，廷杖；淵以浙舉人爭劉宗周不當罷，被逮。故子龍薦之。廷推戶部侍郎張有譽本部尙書。允之。

命補河南巡撫及缺官，兼察規避道、府有司。

陞吏科左熊維典戶科都給事中。

起補易應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陞禮部右侍郎王廷垣左侍郎、詹事管紹寧右侍郎。起原任順天巡撫楊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東平伯劉澤清疏攻憲臣劉宗周。

先是，宗周疏出，都中謗紙喧傳，有「吳姓等聚兵句容，合東林爲不軌」語；更言「四鎮方修行署，將入清君側」。縉紳岌岌，旬日方定。越數日，澤清疏至，明已有功無罪；且言宗周若誅，卽卸職——求皇上賜劍！語狂悖。上不得已，溫旨諭之。

蘇松巡撫彭佳請定三吳財賦。

彭佳言：「西北陷沒，財賦皆仰給東南供輸，非舊貫可泥。請委原任廣州府推官顏俊彥與各郡紳士會議更定」。允之。

禮科袁彭年疏糾宗貢朱統纘。報聞。

統糾輔臣曰廣，彭年疏駁之。通政司劉士禎亦言統越奏違制，自求罷斥。俱報聞。

己未，浙江總兵王之仁請開屯金塘大樹。允之。

命優卹薊國公吳三桂父吳襄。

襄，故總兵，留京師；李自成勒襄爲書招其子三桂降，三桂不從，遂並妻祖氏、二子、一女皆被害。至是，三桂貽書劉澤清，期合兵滅闖。澤清以書聞，贈襄遼國公，諡「忠壯」，祖氏贈夫人，給祭葬。

陞編修楊廷麟左庶子、劉正宗左中允。

廷麟以御史邢彪佳薦，轉今職；正宗後降北，復爲編修。

庚申，議起原任薊督王永吉巡撫山東、鳳督朱大典巡撫河南，命吏部堂司面奏。

以永吉現在勘議、大典尙未結案故也。

加閣臣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弘圖太子少師、曰廣太子少保並文淵閣大學士，士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予廕有差。

可法廕錦衣衛指揮僉事，餘俱中書舍人。

辛酉，復召原任司禮監太監李承芳入內，還其原廕。

承芳，先帝時，以罪發南京。

壬戌，陞刑部左侍郎賀世壽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命陷北總兵祖大壽子澤溥隨陳洪範北行。

澤溥至北，留不返。

復設東廠；禮科袁彭年疏諫，鐫級調外。

彭年言：『高皇時，不聞有廠也。相傳文皇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言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是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輒黜；當時已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相繼用事者則邱聚、谷大用、張銳等也；初皆倚逆瑾煽虐，構八黨之寃，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遂騷然。三盛於天啓之季，逆璫之禍，幾危宗社。乞陛下鐫前事之失，以杜奸萌；清銓樞用舍之衡，以絕賄源』。疏奏，責以狂悖，調外。吏科、河南道俱疏救，不聽。

起原任薊督丁魁楚，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楚、豫軍務，巡撫承天、鄖陽等處。

魁楚，崇禎時以失機，戍。

陞光祿寺丞張作楫本寺少卿。

作楫，先爲兵科，以糾楊嗣昌、高起潛謫；浸陞今職。後降北，爲同知。

成原任鄆陽巡撫王永祚。

以棄城。

命提問原任蘇松巡撫王志舉。

坐貪故也。時志舉已仕北爲京卿矣。

癸亥，補原任吏科熊汝霖吏科右給事中。

甲子，內傳催外解錢糧。

旨言：「初，遣內臣往催，因輔臣弘圖、科臣羅萬象等疏止。今軍興旁午，外解無幾；該部嚴催全完，限八月中。」蓋爲遣內臣地也。

革原任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職，法司提問。

以聞變先竄故也。

署刑部賀世壽擬上從賊六等條例。著再確擬。

一、爲賊領兵獻策、謀危社稷者，卽庶僚，不宜末減。一、督、撫、總兵降賊，情罪極重，不宜列二等。一、四、五品京堂及科、道、翰林受賊要職並降賊守巡等官，不宜止於絞。一、庶官受僞命——如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官，又封疆大吏巡方司道聞變倡逃者，不宜止於流。一、獻女、獻婢媚賊及受僞官者，不宜止擬徒；皆明旨所駁也。

督輔史可法疏請各鎮兵餉，以圖進取。命戶部速發。

可法言：「近閱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爲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餉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卽躬率橐鞬，爲諸鎮前驅。」

逆賊張獻忠破成都，僭稱王。

蜀王及撫、按各官俱失所在，總兵趙光遠降賊。

陞禮科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乙丑，命吏部選堪任監司、府、州、縣，隨四川巡按米壽圖行量人地題補。

命法司提從逆張嶙然、黨從雅、薛所蘊等。

從尙寶少卿程正揆言。

陞尙寶少卿徐一范鴻臚寺卿。

命優卹湖廣殉難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等。

萬策爲從逆御史喻上猷開薦闖僞官，將用之；萬策自縊，開先觸墻死。

吏部右侍郎黃道周疏陳時務。俞之。

道周言：「南都定鼎，則福建、江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攜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鄱陽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衢州之比虔鎮雖爲差弱，而建瓩之勢，

〔虔〕、衢相等；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錢唐外；誠以嶺南之餉接濟虔鎮、以嶺東之餉接濟福省，以兩廣之事權分匡贛州、衢州，則臂指形成，藩屏鞏固矣。一曰〔先〕復燕京而後可都鍾陵。燕京雖當殘破，然畿輔人心思明如舊；可多方勸率，刻日收復；此一務也。一曰先召勤王而後可言討賊。今神京顛覆，宜召諸侯師咸集江上，多方激厲，克詰張皇，誓期北伐；此二務也。一曰先討闖賊而後可平群盜。凡群盜之起，皆假闖爲聲勢。宜先大討賊，以計潛弭群盜；則取盜兵、資賊糧，兵不患不多、餉不患不足；此三務也。一曰先理山左而後可復山右。山左、右皆古帝王都，德義所萃，決無捨四十葉天子、臣僕草寇理。倘得張遼、孔伷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坂必聞風相應。山右旣復，眞、保自還。藉此兩翼，則不煩天子待邊；此四務也。一曰先靖河淮而後可定江漢。東平、汶上暴客飛〔馳〕，有司莫禁；舳艫命脈，殆盡是矣。誠索常、鎮之力以佐淮、揚，誅叛魁、散群從，遴選十五以佐西討，如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由是一意以理蘄、黃，〔使蘄黃〕淮揚常爲江、漢兩眼；此五務也。一曰先復承天而後可收全楚。承天，楚之郢都，王氣所鍾；復郢而後，可以東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斷入雍之道；此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固江淮。滁陽，宇內輿區，賊所必趨；誠增池河兵、築大柳城，於擁衛二都甚便；此七務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議鎮守。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

趨關、陝；欲克復河、淮，必先直取徐、宿；欲克復荆、襄，必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盡取江、皖，遼雜瓜、儀；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用武將。儒臣致命，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武臣不敢不奮。誠於風力之司，採其骨幹膽識者以行三軍，猶夙習耳；此九務也。行此九務，而一本於克己飭躬、省刑薄斂，先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邦家而後四海，豈憂闕、獻哉！疏奏，俞之。

工科右馬嘉植疏言朝政。奉旨「回話」；已宥之。

嘉植言：「比者舉動乖張，政事顛倒，進言指爲矯激，論事指爲迂疎；以獻替爲悖妄，以盡言爲近名。臣不願與朝魚水有此景象也，致令東南生氣耗竭，騷然挺險，誰爲皇上共守此一塊土！」語皆切直。得旨：「回話」。適太后回鑾故，免究。丁卯，山東濟寧州朱光、生員孫胤泰、鄉民魏立芳等各疏請兵。

旣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起補原任吏科莊鰲獻、禮科陰潤各原官。

鰲獻與潤，皆以建言謫。至是，起補；潤後仕北。

辛未，陞戶科左奉朝薦禮科都給事中。

原任大學士程國祥子震初疏請卹。不允。

責以居政地時加派過多，爲寇驅民也。

命淮撫嚴遠從逆各官光時亨等。

閣臣士英疏列時亨、錢位坤、項煜、周鍾、龔鼎孳、楊枝起等故也。

皇太后至南京。

先是，輔臣士英詢知太后所在，密啓請令內員及裨將王之綱迎之，令李際遇等護行。及至，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

浙東陽、諸暨復亂。

兩邑向有許都之亂；雖誘殲厥渠，然餘黨尙伏。適朱大典募兵勤王，以餉少，抵杭而潰；剽掠至諸暨，許黨乘之。有司倉皇申奏，旋勦定。

命遠從逆御史喻上猷等。

左都劉宗周所糾也。

陞原任南祭酒文安之詹事府正詹事；補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陳之遴各原官；陞庶吉士陳于鼎編修。

壬申，起陞寧夏巡撫樊一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恢勦軍務。

起陞編修僉事越其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以原任福府長史陶椿齡爲尙寶寺卿。

贈故浙江參政楊師孔翰林院侍讀學士。

改戶部侍郎練國事爲兵部添設左侍郎。

陞太常卿朱之臣刑部右侍郎、通政使劉士禎工部右侍郎。

時原任宣大總督推戶部右侍郎，聞已點；內召文選郎中王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阮大鍼語人云：『我阻之也』。命修西宮。

擬奉皇太后居之也。

癸酉，吏部尙書徐石麒陳銓政七款。俞之。

一〔曰〕定官制：『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宜裁；事紛，則官宜備；時棘，則才宜儲；此在內者當議。又督多，則官尊而費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詘；監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者當議』。一曰慎破格：『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獎借者動求破格。不知新發之硃，光銑初露，驟試艱鉅，則必鋒銷鐔折而不可用』。一曰行久任：『宜仿前朝待況鍾、劉綱諸臣遺意，外職自方面以上過兩考者、或由臺省外轉應還朝者，地方愛戴挽留，加以京銜久任；知推部曹非歷俸五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俸二、三年不得調；庶心志不分，治效自奏』。一曰慎名器：『自軍

與以來，用人多端；廉恥輕，則防維決。纍纍從逆，皆此一念；胡可有此！一日嚴起廢：『用人者當於起之日，嚴辨廢之之因，無爲不肖然灰；使人知一念不謹，遂沈永劫，庶瞿然戒矢』。一日明保舉：『國初，外吏皆由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自保任法壞，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貪濫成風，吏治益壞。宜使在京各官各舉所知開送部臣——列其名次並舉主姓名，開呈御覽；庶乎集思廣益，不負國家』。一日消朋黨：……

……乞皇上做祖宗午朝故事，召見群臣於便殿；凡關係軍國重務，與輔臣、部院面商可否，見之施爲。雖欲各立門戶，又何從得』。疏奏，俞之。

蘇松巡撫祁彪佳疏留鎮臣黃斌卿。命兵部會議。

總兵鄭鴻逵欲調斌卿於上江，以下江自轄；彪佳深惜其才可用，故請留。

督輔史可法奏將北伐。命嚴申紀律；如四鎮縱兵淫掠，一體糾察。

甲戌，命巡撫王燮、總兵邱磊進駐東昌，不得議駐河南。

遣戶科都熊維典督催浙兵餉、金花、錢糧。

陞浙江副使陳曷虞太僕寺少卿。

東平伯劉澤清等再疏劾左都劉宗周。

初，澤清疏下，聞諸鎮獨疏、公疏，不〔一〕而足。越數日，忽下傑與澤清疏

。疏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夫鳳陽無城郭朝市，止有高墻。皇上新承大統，乃欲安頓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乞將曰廣等三奸拏送法司，正其謀危君父大罪」。時督輔可法不平，詰三鎮與劉澤清，皆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俟可法疏下，乃言：「前具公疏，實與良佐等知會。輔臣不專慮疆事而分駁公疏，惟恐曰廣等不得黨勝」。又云：「臣與東林無舊隙，因江北新黨數人苛求太過」。然後知公疏及姓，澤清意也。

命吏部考選廢籍各官及舉貢生監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咨發督輔以補地方缺員。

乙亥，內傳起陞張捷吏部左侍郎——從魏國公徐弘基等請也。

捷，先以薦呂純如，爲言路攻；未幾，又以私書，被發配。至是，弘基等再據劉澤清疏催請，竟起之。

大理寺少卿郭維經疏鄭芝龍功。命部覆議。

丙子，下從逆項焯於獄。

革原任禮部郎中周鑣、工部尙書陳必謙職，命刑部提問。

朱統鏞糾輔臣曰廣，並及二人也。疏下，有「乃心王室」之褒。吏科右熊汝霖、江督袁繼咸皆疏雪曰廣冤，士英不悅。

改兵部主事凌嗣爲山東巡按御史。

督輔可法薦之也。

工部尙書何應瑞言江浮大木，有助殿工。命擇吉興役。

丁丑，命修築雒地陵園，祠官歲時致祭。

增安慶水兵五千人。

封鄒存義爲大興伯，世襲。

存義，皇太后弟。國戚世封，世廟議革；部弗稽也。

命恤死節生員許璠。

璠聞先帝崩於賊，憤激；一溺、再縊，卒死。至是，以進士王曰俞言，命禮部

核奏。時金壇生員王明灝亦慟哭不食死，然無爲言者。

命四鎮得糾有司。

從廣昌伯劉良佐請也。

戊寅，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從閣

臣弘圖等請也。

未幾，刑部擬戍請；詔以永吉身爲督師，國破君亡，豈止一戍！姑戴重罪任事

；不効，加等。

贈原任福府長史黃秉石詹事府少詹事，蔭子。

己卯，命三法司將從逆諸臣會同府部九卿、科道限三日內議奏。

興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皆疏言從僞一案，乞皇上少寬文網，收歸依心；不宜鍛鍊過刻。時以爲二臣疏，皆從逆諸臣寃之也。

起陞拾遺太僕少卿王灤右通政。

加掌錦衣衛事馮可宗都督同知。

補原任給事中馬兆羲禮科、南御史成勇福建道。

轉王一心、高倬各本部左侍郎。

贈原任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太僕寺卿，諡「忠毅」；蔭一子。

熙祚爲張獻忠所執，題詩於壁，憤罵；不屈死。

加戶部郎中袁樞銜一級。

先是，銓部陞樞山東僉事，戶部題留；奉旨：「准留，不准加銜」。未幾，復有此旨。

奉皇太后懿旨，命禮部同監臣韓贊周遴求淑女。

辛巳，改補李模、張煊、李長春、楊一儻爲河南等道御史。

命催山東巡撫王燮、總兵邱磊赴任，兵部侍郎左懋第、都督陳洪範渡河。

授杜光祖等錦衣衛千戶；尋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

授千戶者，凡三人；皆上寓淮時居停主也。

陞光祿寺少卿姚思孝大理寺右少卿。

壬午，命總督丁魁楚一意勤賊，並承德巡撫事於何騰蛟（？）

應安巡撫程世昌請移駐池州。允之。

改原任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尚書，仍以原官總督川、湖、雲、貴，專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封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陞尙寶司丞錢元爨爲本司少卿。

革原任楚撫王揚基任，聽勘。命沅撫李乾德戴罪，赴督輔王應熊軍前理餉。

起陞爲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原任左僉都王志道爲戶部右侍郎。陞兩廣總督沈猶龍爲兵部添設右侍郎，陞應天府丞郭維經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命文武不許薦舉以開倖門，非言官不得上奏以搖朝政。

起陞削籍給事中瞿式耜應天府府丞。

式耜坐會推錢謙益，處。

原任登撫陶朗先子學瞻上疏乞恩。不允。

朗先，曾以賊處。

乙酉，懷寧侯孫維藩子惟誠乞卹。不許。

維藩與故輔陳演等俱被闖殺。

追論先朝桃紅壩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衛僉事世襲。

仰，家居十七年。至是，追論，冒予陞蔭；輔臣士英庇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

閣臣士英因薦大鍼，叢議；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

偏安排日事蹟卷五

九月丙戌〔朔〕，賜原任總兵杜松諡「武壯」。

與劉綎同戰死。

撫寧侯朱國弼請先上太子、二王諡，次及死難諸臣。命禮部議奏。

禮部以太子等薨問未確，姑緩之。

靖南侯黃得功趨揚州，興平伯高傑以兵襲儀真；太僕少卿萬元吉和解之，乃罷。

初，督輔可法慮傑跋扈，故置得功儀真，陰爲牽掣勢。適傑銳復開、歸，請可法將家眷寄揚州；得功謂督輔駐節地，非諸鎮宜居，發牌爭止。次日，率快騎數百由揚城往高郵，迎其宗弟黃蜚；初不備傑也。傑副將胡茂禎馳報瓜洲，謂得功圖傑；傑倉皇發兵，邀得功於揚。得功素勇，傑兵莫當其鋒，乃挫退。時傑又同日出奇師，乘虛搗儀真；得功兵頗傷，遂兩相分拏。元吉急趨調和，督暨監臣亦先後至，諭以大義；乃解。

改新陞南瑞道副使王期昇管職方司郎中事。

閣臣士英意也。

丁亥，督輔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繼渡未便；命詳酌行。

營奉先殿。

鑄「弘光」錢。

授考選博士、行人、推知等官蔣鳴玉等爲科道部屬等官。

戊子，命議纂史官搜羅群籍——從閣臣弘圖請也。

陞大理寺丞詹兆恒本寺左少卿。

改環召御史詹爾選等外衙門用。

爾選於先帝時直言，幾廷杖；閣救，削籍。至是，以孤冷無援，賜環中格。

命原任御史王應斗、毛九華候邊撫缺，科熊德陽候卿寺缺用。

復原任薊遼總督趙光抃、給事中章允儒、劉廷佐、鄧英、傅朝右、黃紹傑、御史王

績燦、李右謙、李日輔、吏部主事吳羽文、王三重等官。

己丑，工科左李維樾疏陳民勞吏弊。命飭行。

維樾言：「民有七害，吏有三反。長吏貪殘酷罰，訟師、劣衿構鬻吞逼，衙役需索，市棍侵漁，勢豪逼扼，遊客抽豐；此七害也。赦蠲本朝之德，而下鮮實惠；是爲恩反；鄉勇本守土之資，而募練無法，不任保障；是爲令反；事例本權宜之術，而奉行不善，祇飽私囊；是爲例反。今欲安民，必先察吏。監司者，守、令之表；撫、按者，監司之主也。請勅行各撫、按釐奸剔弊，留心地方。」

署刑部朱之臣再擬六等，請命絞罪以上提問、流罪以下撫按究擬。

計大逆凌遲處死五條、絞六條、流二條、徒二條。工科左李維楹言：「逆臣一案，經侍郎朱之臣擬議，嚴且盡矣。然「逆」之一字，未可概施。導賊掠地攻城是逆，則偷生非逆；受賊顯爵是逆，則毀形非逆；受賊半職一官是逆，則受辱非逆。伏祈別是逆、非逆兩案，毋使一念貪生，與十惡不原者同名獲譴」。時是其言。

革蘇松巡按御史周一敬、東陽知縣姚孫榮職爲民；仍命追一敬贓銀萬兩、孫榮贓銀六千兩，解充公費。

皆明旨所定，不由部訊。

陞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詹事府正詹事。

閩臣鐸所擬也。

琉球入貢。

湖廣巡撫何騰蛟疏陳天象。命申飭內外。

騰蛟疏言：「邇來紫微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者云：「臣工不和」。且天市垣居臨良位乃金陵分野，座中帝星時隱時顯，明而微弱；主天子危疑不安。願皇上仰承天意，酌寬嚴之宜，令大小臣工和衷體國，幸甚！」

偏沅巡撫李乾德奏獲僞官。旨允獻俘。

命張成福以都督僉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庚寅，追削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官。

以加派殃民也。

命故官子孫陳乞諡廕，通政司不許封進；果有德業、節義當表揚者，禮部察請。
命刑部究周鍾惡款，又命錦衣衛及五城御史驅逐尙寶丞黃正寶等。

朱統鑽糾鑣諸款，多誣捏；吏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喬可聘言於左都劉宗周曰：
「鑣不純」。宗周愕然問故；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默然。

命省右布政一員。

旨云：「右布政空虛無事，從分火耗於左」；非王言體也。

東昌府鄉紳張鳳翔等擒斬僞官，復東昌等府、縣。

時闖賊敗於吳三桂，所在起義；東昌鄉紳張鳳翔及府、縣紳並生民會監軍職方
凌駒、淮鎮副將王國棟，凡擒僞府尹一人、僞州牧三人、僞縣令九人、僞防禦同知
推官各一人。劉澤清以聞，皆命優叙。

辛卯，命撰起居注。

起陞原任淮安僉事劉若金通政司參議。

壬辰，留用例推戶科陸期。

吏部尙書徐石麒疏朗通內被留，故外遷也。卒得留。

予公弘基、伯孔昭一子錦衣千戶。

以迎聖母勞也。

癸巳，革湖廣巡按黃澍職。

澍按楚，賊私狼籍，故糾閣臣士英以蓋其貪。至是，竟批「革職」——士英意也。

陞御史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太僕寺少卿；予實俸，管差如故。

以定策功也。

大學士姜曰廣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驛，賜銀、幣俱從優。

曰廣入閣，錚錚有風裁；不幸爲劉澤清、朱統錚誣詆，遂以此去。

贈故祭酒陳仁錫詹事府正詹事，諡「文莊」。

命修先帝「實錄」，並纂修「玉牒」。

閣臣弘圖疏言：「先帝在祚十七年，遡厥盛美，指不勝屈。陛下悼往方深，採緝邸報、蒐羅見聞，正可授管南董，以成「實錄」。允之。

甲午，左都御史劉宗周乞休。允之；命馳驛回籍，給登極恩典。

宗周臨行，疏言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

傷臣紀。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

戶科吳适請申明祖制，以議論歸言官。報聞。

适言：「頃中興求舊，一陞姜曰廣於揆席、一還劉宗周於憲署，與舊冢臣張慎言同被特簡。曾日月幾何，三臣忽先後去。揆厥所自，皆因含沙爲祟耳。身非言責，遂一言摻大臣進退；則捷幡風熾，而正直氣衰。臣恐廷臣中有如三人者，漸且戀盟猿鶴；卽啓事未列諸臣有如三人者，益復錮夢林泉。去者日多，來者日寡；誰與共圖天下事！繼自今，請申明祖制，以議論歸言官，毋使讒說高張，熒惑聽觀；則大臣益懋於職矣」。

例轉御史黃耳鼎江西南瑞道僉事。

耳鼎奉差按秦，以闖熾不敢進；故例轉。

命黃斌卿移駐九江、鄭鴻〔達〕移駐鎮江、黃暨移駐蕪采。

命巡按御史凌嗣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

丙申，以王之綱爲都督同知，充河南總兵。

丁酉，叙江北文武多年戰功，加馬士英少傅仍兼太子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盧九德陞一級，各予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黃得功、劉良佐各加宮衛一級，廕一子入監。

加史可法仍兼太子太師，越其杰兵部侍郎，張國維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衛僉事。其餘文武內臣，加陞有差。

戶科倪嘉慶請開屯田，限撫標。允行。

疏言：『敵、寇兩強，邊腹皆削。兵少不可制敵，餉少不足養兵；求兵、餉之俱足，無如連絡諸鎮以自強、力講屯田以自贍可也』。

戊戌，諭原任禮部尚書董其昌「文敏」、左副都御史張瑋「清惠」。

諭舊輔臣孫承宗「文忠」、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忠節」，賜祠額「忠烈」。

陞行人司副姚孫架尚寶司丞。

己亥，命戶部等衙門會議省節，以國用匱乏故也。

工科都李清言：『先帝時，何嘗不因敵寇急餉，然猶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欲以一隅贍天下有餘，此必不得之數也。蓋疆宇雖縮，而沿江、沿淮之費無異九邊；祈勅各部察現可徵錢糧通行會算，以入定出，徐俟轉輸』。疏奏，命會議。

戶科吳汪疏陳「憂勤節愛」四款。俞之。

命行人洪維翰催督錢糧。

庚子，諭原任右都御史沈子木「恭靖」、工部尚書沈傲价「襄敏」。

禮科都沈胤培疏請其祖與父也。

陞右通政王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

加原任淮督路振飛右副都御史。

補原任錦衣衛指揮使劉僑管西司、于之英管街道、徐同貞等各僉書。

准牟文綬以原官充總兵，鎮守荊州。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與廣昌伯劉良佐合營進恢復、汝；興平伯高

傑移駐徐、泗，進恢開、歸。

追補建文死節諸臣贈諡，立廟祭京師。

文臣以方孝儒爲首、武臣以徐輝祖爲首。

壬寅，改青浦縣知縣陳懋中書舍人。

燠，常遇帝於風塵；疏請內轉，允之。

陞吏科都章正宸大理寺左寺丞。

正宸屢疏忤時，故遷；優之，實遠之也。

御史游有倫疏陳和衷。俞之。

言「今國家遭變，正同舟遇風時也。故必人人從君國起見，事事爲朝廷究心合謀而算，大與小和，內外有一體之維，師濟見一心之雅；於以雪恥除兇，斷不可必矣」(?)。

准王允誠以後府右都督充岳州總兵官、吳學禮以原官充前鋒、署總兵官馬進忠駐鎮荊州。

浙江總兵王之仁請清察衛軍團練，以資戰守。允之。
癸卯，命閩兵留鎮京口——從蘇松巡撫祁彪佳言也。
福建巡按御史陸清源奏閩、粵寇橫。得旨「會勦」。
畿輔旱。

工科都李清請備荆、襄，以固金陵。命督、撫飭行。

命給河南巡按越其杰餉銀十五萬，爲養兵屯田之本。

甲辰，追贈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諫臣蔣欽等十四人、天啓慘死諸臣左光斗等九人各有差——從工科都李清言也。

諡已故大學士何如龍「文端」。

原任眞定巡按劉憲章自疏請罪。命巡、按提問。

以京城陷，南還。

命左良玉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

命江北監軍少卿萬元吉還太僕寺供職。

予北都死難諸臣贈諡，立廟祭京師。

文臣范景文等二十三人，武臣劉文炳等六人，內臣則王承恩、李鳳翔二人。自
有明二百餘年，內臣無諡；有諡者，自承恩二人始。

命紳衿與齊民較田多寡，一體當差——從刑科蔣鳴玉言也。
命散左中允楊廷麟所募兵。

廷麟聞北都變，募兵勤王；以朱統鑽誣詆，罷之。

命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地方。

丙午，定皇考恭皇帝陵曰「熙陵」。

陞大理寺丞宗敦一右通政，起革職南吏部郎中張鼎延大理寺寺丞。

准張拱日襲封隆平侯。

加吏部郎中蕭士璋太常寺少卿。

命豫督丁魁楚另用，楚撫何騰蛟並撫湖北。

丁未，命北來原任庶吉士史可程在寓候察議。

可程，督輔可法弟；南歸後，子蔚青、弟可遵與婦父韓大忠六人皆被殺。

命諸撫楊鶯、范鏞、越其杰等俱速赴任；糧餉，戶部卽給。

吏科右熊汝霖言：「皇上御宇四閱月，用過幾何人、去過幾何人？今日推一督、明日推一撫，只是討兵、討餉，遲遲吾行，去已無及；則何不就各處兵餉通盤打

算，哀多益寡，然後崇節儉以裕軍需、勵憂勤而鼓朝氣，則一切聲色貨利、筆舌戈矛總銷歸於臥薪嘗膽之內矣。

戊申，命督臣王永吉馳赴山東，同撫臣王燮、王灤料理戰守事宜。

進撫寧侯朱國弼爵保國公。

加陞楊振宗一級，廕一子世錦衣百戶。

旨云：「功在定策」。

命興平伯高傑赴徐州。

加懷遠侯常延齡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

削擬授吏部胡江職。

己酉，陞禮科左張希夏吏科都給事中。

起降原任兵部侍郎張鳳翔添注左侍郎。

鳳翔先任工部尚書，坐累下獄；後起降。

命奉先殿立主致祭。

禮科都沈胤培言：『殿非太廟，上宜設位，以一后配一帝』。從之。

禮部主事張采疏陳四款。俞之。

采言：『皇上正位中興，當事事掃更；獨仍設廠衛，則廷臣交章，不允。臣以爲

徒增一行金使耳。且廠衛皆市井無賴，安能仰體宸衷！權之所在，則利隨之。夫重權莫如用人，誠獎恬抑競、端乃鑑衡，則天下從風，況乎輦轂！餘三款，多可採。以旱，命修省。

庚戌，開事例佐工。

除舊納中書等雜職外，有部院司務、乙榜准貢等，皆新例也。

辛亥，革浙江巡撫黃鳴俊、安撫御史左光先職；光先仍追贓提問。降巡按御史任天成級，調外。

先是，許都攻東陽，知縣姚孫棐啓門迎；鳴俊、天成欲糾之，光先以同里解釋。及閣臣士英薦阮大鍼，爲光先疏侵，心恨。至是，坐以賄庇貪，革職提問；鳴俊、天成亦坐累。

革原任吏部侍郎呂大器職，擢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堂上官。

沾言大器懷挾異心，阻撓定策故也。

命南歸河北、北直、山東、秦、晉各官紳，文臣赴吏部、武臣赴兵部酌用。

實授盧鼎總兵官，鎮守武昌。

命禮部發單公議諸應諡者，無得濫徇。

差尙寶司丞李之椿往浙直催趨光祿寺錢糧。

命察原任左都劉宗周所劾臺員。

除魏瑄、李植等外，又及傅景星、蘇京向北——皆在差南歸，爲黃耳鼎代辨者。

命從逆諸臣不得贖舉。

先是，劉澤清疏薦從逆黃國琦、施鳳儀等，已奉俞旨。至是，御史胡時亨疏糾國琦實受僞吏科，不可借題授職，差朝廷而辱班序。上俞之。

命保舉換授諸宗室回籍。

命副將以下皆騎馬。

時營衛各官橫行，金扇高輿，闐咽道途；職方王期昇請禁之。

壬子，命刑部提問革職御史黃澍。

楚藩中尉朱盛濃承土英意，言其毀制辱宗、賊穢狼籍也。

起補葛寅亮太常寺卿。

准德清、歸安等瀆白編折。

原任詹事雷躍龍自疏請罪。命下法司究擬。

躍龍，以國變南歸。

命追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贓銀。

一馮富而客，鎮臣高傑効之；至是，又以挾資渡江，命江南、北撫臣嚴追。
御史沈宸荃疏戰守兵餉事宜。命部覆行。

言「今之大計，無過戰守兵餉數者。獻踞西蜀，荆、襄之兵無能輕出；敵向東省，江、淮之兵未能即移。且器甲備乎？儲精裕乎？將有李、郭、宗、岳其人乎？則戰未可遽言，且先言守耳。然至於兵以不任戰者充數，何如募之、精之，當百、當十。各府、州、縣近各練鄉勇，可以固圍江、楚。運不北上，則運軍有餘；聞江北有北上班軍，今亦不北上做工。宜練以實伍，所云「戰不足，以守或勝」者也。若餉，難言之。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餉業至二百四十萬；至於江、楚各鎮督撫及京師營兵等歲餉，豈下淮、徐哉！此開屯養兵之政，今日宜酌舉也。若皇上服御、工作可止或減，以爲兵民兩裕地者，惟祈以節儉倡之而已」。

癸丑，命曹州道袁樞、沂州道郭正中三日赴任；如違，拏究。

時北兵向山東，正中留京師，日具條陳；樞以任子升監司，復謀留部。東平伯劉澤清言：「北兵已至沂州，正中戀長安何爲！若樞抽稅滸墅關，奉先帝旨察奏；今公然回部、公然監司，又公然題留。孰云滸墅之錢不靈，封疆至賤；已賣北方，何當又賣南方！」疏奏，當國憚之，故勸限赴任。

禮科都沈胤培奏：恭皇帝專廟未成，宜奉位宮中中小殿，以皇妣孝誠太后配，二先

后俱耐姑事。從之。

甲寅，命奉差戶科左羅萬象回奏；以疏止內臣催糧，致額解不前也。

後回奏到，罰俸一年。

命催豫撫越其杰、豫按陳潛夫到任。

廢孟津監生王鏞、王無黨世錦衣衛指揮。

皆輔臣鐸子弟，以從駕渡河陰。

改總兵李成棟鎮徐州、李世春鎮泗州；加賀胤昌中軍都督僉事充總兵，鎮揚州。

下從逆梁兆陽於法司。

減故輔周延儒贓銀三萬兩。

吏部尚書徐石麒乞休。允之；仍予馳驛，給單恩例。

石麒以外轉科臣陸朗爲所糾，然時情日換，已欲另用一番人矣；遂乞休。初，石麒糾朗，侵及內臣；及予告，閣臣知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豈臣猶豕子也，當以優禮遣耳」。遂得溫旨。後北兵抵嘉興，石麒豫作遺筆，以郡完毀卜身存亡。城破，自縊；二僕祖敏、李成亦隨縊。

命禁諸臣拜客、宴會，專理各衙門諸務。

吏部侍郎張捷署部事（原本，此條附在下卷十月標題行下，而不繫以日。今按十月

事蹟，以乙卯起，正與本月甲寅盡朔相接；中間無所隔，要當是此兩日間事——蓋一面允徐去、一面命張署也。但下月既不繫日，未便憑虛加載；故割附於此。

偏安排日事蹟卷六

十月乙卯〔朔〕，陞尙寶司卿錢元熙太僕寺卿。

廢內臣李國輔弟、姪錦衣衛千戶。

以鄭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等處。

陞羅暉芳前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貴州、銅仁等處。

丙辰，起補右通政梁雲構添設兵部右侍郎。

後降北，復爲右通政。

命河南撫按越其杰、陳潛夫星馳赴任。

陞尙寶司丞李之椿爲卿。

戶部侍郎管錢法何楷疏陳鼓鑄事。允行之。

「錢式，以一錢爲準，作銀一釐。廣收銅，多鼓鑄用。工精，以絕私鑄。廣收工匠，嚴禁渣末之搭，則錢自精。以交納稅糧，責成米戶舊錢重八分以上者，準二文抵新錢一文；七分以下，碎爲銅，交官照時給價。行使低小者，沒其資本：則錢自行」。俱得俞旨。

戊午，保國公朱國弼請賜券增祿，仍世襲公爵。俱不允。

既以贊道無據用阮大鍼，若虞廷陞，以京營建祠不畫題削奪者；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者；虞大復，以哭奠左光斗幾致重譴者；吳孔嘉，以報父仇牽連；周昌晉無他罪，以持論依傍定案者。末又申前一段，則云：「突琛曾以復社發端，抗疏攻臣。天下多事，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復私仇；況臣無仇於突琛乎！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斷送君父；何忍師其故智！且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鍼。當周宗建攻逆闈時，實贊其議；安有引人攻奄，而身反贊道者！賈繼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過新鄉，繼春餞送泣別。已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孽，全生者於囹圄；而反坐罪案，不亦冤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周宗建被逐去相位，而不免於入。房壯麗，敵陷畿輔，投井死節；呂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枉，聲淚俱下，皆死而不得出。記崇禎初年，欽案初定，臣待放國門，張慎言、房可壯過臣，相與歎息；慎言慨然曰：「吾三人他日當事，宜共理此案」。彈指十六年，言猶在耳，豈附會於今日哉！」謙益老於門戶，乃以門戶攻門戶，又以門戶薦非門戶；人皆哂之。

配原任登萊巡撫會櫻。

櫻有清節，先帝時以失城逮獄。因闖逆入京，遁。尋自投法司，故配。

刑部請豁原任吏部郎中吳昌時贓。不允。

旨言其貪穢素著，故不得援恩詔概豁，止減五分之一而已。

與平伯高傑請釋逆犯武懔。不允。

懔以癸未進士，爲闖逆徐州防禦使；張示招誘，書「自」爲「字」、「成」爲「丞」，避逆諱也。

以武職冒濫，命各撫、按察送履歷試錄。

己未，宥原任兵部尚書張縉彥；以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地方，便宜行事。

縉彥先令家眷入京，身處河南；疏言：「集義擒僞，收復多城」。朝議不得已用之，且月給其家米五石。工科左李維楹言：「縉彥闇習失機，寸斬莫贖。當逆賊入宮，青衣候點；維時司官劉養貞哭罵縉彥，謂某日曾勸某處隄防、某日曾勸某處宜堵，縉彥褒如充耳。遭此烈禍，固已難施面目矣。及賊被北困，鼠竄狼奔，草間求活；意中豈復有朝廷哉！今賊臣未誅，反先登用；若法紀何！況賊踪乍退、北騎方張，豈有河北殘疆爲縉彥收復者。縉彥昔列中樞，大權在手，不克展一籌以固吾圉；若今風鶴逃散之餘魂，卽建熊羆當道之偉略，人之能否且晚懸絕若此，有是理乎！燕、吳相去三千里而遙，黃河以北，郵問隔絕；縉彥之從賊、不從賊，誰剖明其心事！集義勇、復城池，果誰見之而誰聞之！夫國家所以厲世摩鈍、誠往懲來者，名與器而已。勅書關防何物，而爲賊臣頒給，則辱在朝廷；兵部總督何官，而

令賊臣竄處，則玷在樞要；文武便宜何事，而委賊臣專行，則恥在官常；吏部筭付何器，而假賊臣填名，則污在符檄。臣恐天下豪傑之士，聞之解體；更恐烈皇帝在天之靈，亦有恫乎不忍聞者！乞收回成命，無爲所欺」。報聞。後北兵入南都，縉彥復降。

起補編成御史張孫振四川道，掌河南道印。

孫振按晉，以干請不遂，糾學臣袁繼咸；又與撫臣吳姓相攻，爲姓糾，遣戍。至是，起補——署銓侍郎張捷意也。

准文選司郎中王重回籍，以原任南吏部郎中劉應賓代。

先是，禮部尙書顧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挑送選司，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都章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人曰：「吾不敢必者，請耳」。至是，言於尙書徐石麒，謂重門多招搖；重遂請退。

大學士高弘圖四疏乞休。允之；令行人護送於驛，賜銀、幣。

弘圖入閣，持論侃侃；如阻內遣及內傳諸事，皆有大臣風。弘圖去，士英始專政；時事日非矣。

庚申，黃河口決。命部議築壑。

命原任大同知府蔡屏周以四品服俸添注職方司郎中，又復原任應天府通判徐樹藩官

皆侍耶阮大鍼所薦也。

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官員，賄足則用；常語禮科都沈胤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卽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則賄求，半飽私橐耳。但令納銀若干於官，應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其謬妄如此。屏周援期昇例；樹藩以助銀二千建堡，故得之。

壬戌，諭原任禮部侍郎張邦紀「文慤」。

邦紀，輔臣弘圖房師也。

蔭掌錦衣衛事馮可宗一子世本衛指揮。

癸亥，贈大學士孔貞運少保，諡「文忠」，蔭一子尙寶司丞，予祭葬。

初，署禮部管紹寧以「文恪」、「文恭」請，不允；有「旣無顯德亦無表」等語。至是，紹寧忽改「文忠」。貞運爲相，醇謹無他長；前二諡爲當。

命再訊繫獄郎中周鑣。

鑣叔原任御史維持、弟原任知縣銓疏言：「臣家門不幸，突出周鑣；因與鍾有隙，私刊「燕中紀事」及「國變錄」等書，自捏「勸進表」、「下江南策」，硬坐於鍾，從淮上達南中，致臣家、臣邑不能洗此「從逆」之名。且鑣於皇上登極時，首倡異謀，另圖推戴；是鍾罪止一身，鑣罪在社稷」。疏奏，令並訊。

甲子，加湖廣巡撫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巡撫全省。

陞四川右參議王鼎鎮尙寶寺少卿。

鼎鎮，崇禎時，以御史例轉。

命提從逆楊觀光等——保國公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禮部尙書錢謙益、吏部左侍郎張捷、兵部右侍郎阮大鍼所糾也。

時「從逆」一案，已經屢訊，止欲攻門戶中從逆者；雖里居之方允昌、繫獄之梁兆陽，衆矢交攢，亦不甚深求。□□是，又合攻觀光等。而於原任庶吉士張家玉，則曰「薦劉宗周、黃道周於逆闖，令其收人望以集群黨」；蓋以此阻宗周、道周也。於史可程，則曰「係閣臣弟，友于素篤；公然從賊，宜下於理」；蓋以此逐可法也。後家玉起兵廣東與北師抗，遇害。廕內臣馮進朝等子、姪一人世錦衣千戶。

謂效勞軍中，屢經大捷也。

命耐祭死難內臣王之心等，予廕有差。

國變後，王之心、張國元自縊，高時明自焚，方正化罵賊死；餘皆被刑者。工科都李清請遷孝康、興獻二帝於專廟，又請祀孝廟爲不祧之主。命下部議。

疏言：「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若祖功，則高廟與成廟當之矣；若宗

德，則舍孝廟何屬！今觀弘治十八年間，凡恤民瘼、抑近侍、寬諫臣，且與劉大夏、戴珊輩日結魚水歡，君臣何異父子！親遠而祧，非並有德者祧之也。若我皇上卽今世宗，而恭帝卽今獻帝；當時張孚敬、桂萼等俱力持考獻，然皆云別立廟，謂「祀太廟則有祧期，而祀別廟則無遷期也」。今者專廟之建議，實本此。夫以世論，獻皇浸通乎祧矣！何如俟太廟告成後奉遷專廟，與恭皇同祀；則使異日得長享血食以慰孝子慈孫心者，諒非世廟所欣然於在天也。且不獨獻皇可合祀，卽孝康亦可合祀；何也？均一追尊耳」。疏下部議，竟寢。

鳳陽地震。

丙寅，命內臣孫元德往浙、閩催內庫及戶工二部一應錢糧。

元德初以造桑皮紙至浙，寔甚；及得是差，恐喝軍民。不及期年，所獲不資。後北兵至，以橐付潘中軍，置江東。江東將士籍之，金瓶高三尺許，滿實大珠。將士十三往返，皆盈橐去；中軍司房乾沒者不與。

起陞工部主事鄒之麟尙寶司丞。

之麟，夙以持議與聲氣左，故察處。

起復原任戶科戴英原官，補兵科給事中。

英以舊輔薛國觀門生，例轉察處不謹。至是，因薦復原官——非建言賜環，

始此。

加考功司郎中梁羽明太常寺少卿，依舊管事。

命內臣田成往杭州選擇淑女。

京師兩進淑女，皆不稱太后意；乃令成出選。群穉女畢嫁，一方騷然矣。

丁卯，雪被糾御史魏琯等。

從黃耳鼎言也。

免辦獸炭。

工科都李清以國用大侈言於閣，請此項宜裁；閣臣鐸曰：「可裁否？」士英曰：「裁之易耳」。次日，批免。相臣之權足有爲若此。計省價凡一千七百兩。

戊辰，令楚鎮左良玉兵以鹽代餉——從閣臣馬士英言也。

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已良玉疏言不便：「於今者三軍方切防勦，若鬻鹽糊口，何時方完？鹽既不可爲粟，兵須轉而爲商」等語。疏奏，士英不悅。時良玉與士英已隱隱樹兵矣。

加總督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

隆使臣體也。後以停行，辭免。

贈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兵部右侍郎，廢子。

以先朝勦水蘭功。

以下從善駐蕪湖，領戎政提督營。

己巳，命議臨淮侯李祖述及朱元臣、陸卿鴻罪——從兵科左王之晉言也。

時諸勳臣持議，每以文武不死難爲誚。及之晉疏出，保國公朱國弼等始慙狼狽，補糾。元臣國勳衛、卿鴻錦衣衛指揮，皆以京師陷，同祖述南竄。

命戶部左侍郎何楷兼工部左侍郎，以便鼓鑄。

予鎮遠侯顧肇迹等祭葬、贈廕有差，令立祠祭京師。

肇迹等十五人，惟成國公朱純臣先被殺；餘皆因闖爲北兵敗，乃與舊輔陳演等俱見殺。至是，禮臣迫於諸勳臣，概依殉國例請。旨下，工科都李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手，非殉也。彼同時文臣中如大學士方岳貢、邱瑜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既無生死之殊，亦無後先之別；何獨有文武之異！無已，將疏內十五臣附祀旌忠祠，不必另建。以蕃民膏，至仁也；以節國用，至儉也；以偷生與就死者別，而又以慷慨赴義與顛沛隕身者別，至明也。一舉而三善備矣。」部覆如議。

鳳陽地再震。

庚午，御史陳潛夫請許定國開鎮河南。命該撫酌議。

國子監監生蔣祐聖、吳蹈昌各進「歷朝實錄」。

加文選司郎中劉應寶太常寺少卿，照舊管事。

再贈故工部尚書沈徽烝太子太保、河南按察使葛錫蕃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

以爲藩、臬時締造恭皇帝藩府勞也。

吏科都張希夏請嚴計處諸臣不得濫薦。從之。

旨末又云：「如有冤陷者，該部明列緣由奏請」。識者知侍門未塞也。

加王遵垣左府都督僉事，充登萊總兵官。

辛未，再贈楊師孔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一贈、再贈，皆以子文驄故。

革原任禮部郎中周仲璉職，法司提問——刑科梁應奇所糾也。

仲璉與故輔周延儒密書，呼「輔叔」；疏指爲義父、乾兒者，過也。

命史可程在寓候議。

從閣臣馬士英代請也。

勅禮部嚴行各城精選淑女。

壬申，戶科吳适請復日講與朝制。命候旨行。

癸酉，命丁魁楚以原官提督兩廣。

魁楚負罪起巖疆，忽改善地；人以爲錢神有靈。

予進士謝于宣祭，減半造葬，廕子。

于宣，太僕少卿三賓子；以闖逆刑死。

命兵部移會興平伯高傑，諭李必忠弗留官硝。

時工部買到官硝，已經傑批放；其麾下李必忠留之。故令傑諭；則諭賢於旨矣。兵部侍郎阮大鍼陳水陸兼防事宜。命申飭行。

疏：『以湖口爲賊自荆、楚東犯之西路，高寶焉（？）爲□偪青徐、窺淮揚之東路，以和□爲闞□開、歸、汝、潁、壽、喻、淮趨定遠、滁州之中路。西路之警，以黃斌卿爲前茅，堵湖口；黃蜚爲中權，趨荻港、皖口；鄭鴻逵爲後勁，駐蕪、采；操臣則駐江口爲援。東路之警，鴻逵堵瓜、儀，蜚趨龍潭，斌卿駐蕪、采，操臣亦駐江口。中路之警，蜚統水師於江北針魚嘴爲前茅，鴻逵自京口趨大勝關、和尚港，斌卿自九江下蕪湖爲左右翼，操江則駐江口爲中權。至上江要害，建德接壤九江、彭蠡，而陳家衝爲衝；於此守之，則池、太安。祁門接壤饒州、浮梁，而三通嶺爲總路；於此守之，則徽、寧安；宸京肩背可以無虞矣』。

陞編修陳于鼎爲左庶子左春坊左諭德，程正揆爲右庶子掌右春坊，編修趙士春爲左中允，簡討張居、司業李景廉爲右中允。

于鼎後降北，復任編修。

賞楊承恩、德承惠各百戶。

余門楊氏所請也；不知何功。

復宣廟吳賢妃尊號，上諡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諡建文故皇太子文奎曰「恭愍」。復皇弟允熲吳王，諡「悼」；允煙衡王，諡「愍」，允熾徐王，改諡「哀簡」曰「哀」。諸公主駙馬皆復舊號。追封皇少子文圭「原王」，諡「懷」。

初，方孝孺等既諡，禮部主事張采言於工科都李清曰：「若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復，諡號猶懸。如普於諸臣而靳於吾君之弟若子，猶缺典也」。清乃疏言：「皇上紹統，以惠廟與代廟並尊；且有加諡，又有追復：典禮明備矣。然就此兩朝中，有明未盡明、備未盡備，尙在母子兄弟間者。一爲景泰之廢太后。察正統十四年，代廟卽位，尊生母吳賢妃；今代廟稱宗矣、汪后亦加尊諡矣，爲帝之生母而旣靳尊諡，且並削原號，可乎？則何以慰代廟正孝之心！以爲明備，孰缺略於廢太后之仍舊者！夫廢而復之者，正也。一爲建文之故太子。察建文元年，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嗣後革除事興，所革者年號耳；原未革及帝號，則亦未革及皇太子號。今惠廟稱宗矣、馬后補諡矣，爲帝與后之元子而踵故號，不錫新諡，可乎？則何以慰惠廟正慈之心！以爲明備，孰缺略於故皇太子之無諡者！夫無而補之者，正也

。一爲建文不以罪降之親王與不以譴錮之皇次子。察建文元年，封弟允熲吳王、允熿衡王、允熾徐王。又察建文三年，載少子文圭生；未幾，三王皆降封，且廢允熲、允熿爲庶人，改允熾爲甌寧王，又閉文圭於大內矣。今惠廟之號諡復，且孝康與孝康后亦復；爲皇弟而或降郡王、或夷庶人，又爲皇少子而不錫王封，可乎？則何以慰惠廟手足毛裏之愛！或曰：「孝康有四女，其可考者爲江都、宜都、南平三主，而其一無考；然皆貶稱郡主，是可盡復否」？曰：「帝子與帝姬，一也；何親、何疏之別」！以爲明備，孰缺略於諸王、公主之或貶或罪者！夫貶而復之、罷而近封之者，正也。乞立賜下例：於皇太子文奎應加諡，則照悼、恭、哀、沖諸太子例；於允熲、允熿復號、亦復加諡，則照甌寧王允熾諡「哀簡」例；於皇少子文圭應加王爵且予諡，則照秦、晉諸王以下例。以此詔告海內，曰典禮明備，是真明備矣。然則建文時之呂太后與景泰時之懷獻太子今貶爲世子者，遂可不議乎？一則應殉而不殉，猶與少子居孝康陵；則有號、無諡可也。一則不應立而立，至欲黜憲皇以自私；則始立、終貶可也」。部復，從之。

命左春坊衛胤文以原官兼兵科，監高傑軍西討。

命諸臣不係從逆外，餘皆斟酌末減——從督臣史可法言也。

可法言：「先帝以堯、舜之君，慘殉社稷。倘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匪

人臣！卽如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同官士英叨任鳳督，未聞悉東南之甲疾趨北援；卽鎮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下。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遂蓋臣子重辜；不惟斧未加，且恩榮疊被。獨於諸臣在北者，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其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數人，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拷者，皆當置弗問。又如管屯、管河諸臣避賊南來，不係受任封疆、掌握兵馬者，皆當以寬典。卽督、撫大吏，亦當權其所處時勢，以爲罪案重輕；其餘隱避北方、徘徊後至者，皆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因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仇；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卽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卽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垢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精理所必至也。疏奏，允之。

甲戌，內傳陞吏部侍郎張捷爲吏部尙書。

閣臣士英意在戎政尙書張國維，侍郎阮大鍼意在捷；以國維爲言官時糾薦皆異調也。內傳忽出，士英撫床驚愕；自此，意憚大鍼矣。先是，捷疏言：『先帝末造，諸臣之心皆壞。渾同之域，自造藩籬；坦蕩之途，橫生荆棘。有用精神，不矢之奉公效職，而耗之結黨行私；兼人才力，不用之任事崇功，而併之護同摧異。積威

所劫，使人不知有朝廷；重賂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文武遷除之格，任意把持；封疆功罪之衡，全憑顛倒。以科場爲壟斷，功令蕩然；以文墨爲糾連，應呼遍地。於是舉貪官污吏之所獵漁、豪紳悍士之所誑逼、債帥驕兵之所淫擄，總而聚其毒於民。人心既去，國運隨之，而禍且及先帝。今日救時急著，非盡反前此所爲不可。閣部大僚，急須濂慮和衷，盡破方隅；舉從前欽案實寃者，分別雪之，或錄之、卹之；其不寃者確，宜概仍之。卽目前從賊之案，污僞最著者，辟之；染逆無據者若干人，末減之。從此與諸臣約：腐爛葛藤，盡情放下；自強作用，眞實講求。然後秉均、後所行，不踐所言也。

保舉宗室朱統額自請換京職；授行人。

統額自比劉向，疏己功不在定策下；又欲援先帝時朱露例，徑授梧垣。見者哂之。

遣刑科梁應奇催^總兩廣錢糧。

乙亥，都督同知李誠矩請取「三朝要典」宣付史館，以昭信史。報聞。

誠矩，孝定皇太后姪也。疏薦原任禮部尙書朱繼祚、兵部右侍郎謝啓光、右庶子余煌、編修吳孔嘉，乞加召環。言「要典」者，始此。煌，紹興人；後北兵渡錢塘，煌自縊。

起陞順德副使張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

初，文書房內員傳令催張弘道，因老不可入見；閣臣以秉貞名上，竟點用。上傳，疑假託也。秉貞後降北，爲禮部郎中。

丙子，內傳改授職方司主事彭遇，爲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閣臣士英所爲；欲布心腹以箝路王也。或曰遇，廩通內，徑取上傳耳。遇既得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迹未離都門，筐篋燦然矣。

誅王裔。

王裔，借名王重儒，僞爲定王。至境，守陵內臣谷應珍詰知爲僞，以聞。戮之。

安遠侯柳祚昌疏訐詞臣徐汧等。不允。

祚昌疏言：「皇上中興應運，奸臣陰懷兩端。問誰朝衣冠謁見他藩於京口驛前而儼然推戴者，詞臣徐汧也。汧自恃東林渠魁，復社護法。狼狽相顧，則有復社之兇張采、章允誠、至貪至橫之舉人楊廷樞；鷹犬先驅，則有極險極□之監生顧梟。皇上定鼎金陵，而彼且安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分地盜賊」，是何等語！乞大奮乾斷，立逮徐汧，革去舉人楊廷樞、惡生顧梟

，先行提問；其餘徒黨，容臣次第指參，恭請斧鉞！疏奏，命已之。

御史沈宸荃疏薦禮部尙書黃道周、詞臣劉同升、葛世振、徐汧、吳偉業等。著馬上差催。

命五城御史及錦衣衛緝逐罪廢諸臣潛京鑿營者——從戶科吳适言也。

時罪廢諸臣投刺白日，亦終無緝者。

命於弘光元年上半年行合祀禮。

先是，禮臣顧錫疇以合祀請，已奉旨。至是，侍郎管紹寧署篆，又題分祀；票擬者愾不憶也。太常少卿沈胤培言：「聖祖合祀之禮，宜遵者四。漢儒董仲舒曰：「郊嘗以正月上辛日，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皇上改元肇事，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以泰壇昭事之精誠，聳萬國尊親之志氣；宜遵者一。周朔建子，冬至園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我朝循夏正，不無地先天祭之嫌。今用歲首開泰之辰，行大報天地之禮，孔順孔時；宜遵者二。世宗遺詔，原有「郊祀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之文。故穆廟時，輔臣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二祖以並配，遵太祖更定之制、體世宗未安之情。蓋分祀者，一時改創；而合祀者，我朝通行；宜遵者三。南都自合祀後，北郊遂廢。今俗所稱地壇，非地壇也；更建方澤功難成，而涵舉分祀於合祀之所，非所以爲禮；宜遵者四。天壇近拱宸居，遙通隄脈；臣知聖

祖在天之靈，必有憑依不舍者。仰祈霽發德音，仍遵合祀」。疏奏，覆從之。命戶部發罪贖款單於省直——從閣臣士英請也。

凡間擬抵贖、贓罰，不拘批行、自理，俱實填入單，進貯官庫，每季彙解。如無欵單，擅用私單徵收，不許輸納；仍許該撫、按察參及地方人執持私單赴闕申奏，犯官罪死。

丁丑，起陞原任太僕少卿楊維垣通政使司通政使。

維垣編戍淮安，至是起。

召管海運戶部郎中沈廷揚料理江防。

命總督王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事，俟陳洪範等歸。

……

……湖上逍遙，誰復爲陛下任馳驅者。若已故樞臣馮元颺，身膺□簡，特晉中樞；徒事貪庸，寸籌莫展。時見部疏徇其陳請，議予祭葬：是使誤國之臣，死生皆可得志。何怪啓睿之徼倖也！乞將丁啓睿立正典刑，以爲人臣負國者戒；仍勅部自後卹典，勿得濫徇」。

命內臣孫呈繡仍爲總監，同登萊巡撫王濬星馳赴任——從東平伯劉澤清言也。

呈繡以分監南竄，閣臣弘圖等欲罪之；呈繡懼，寃劉澤清疏薦，請用爲登萊總

監。鬩爭，不聽。然濼卒不行，呈繡尋召回——其狡計也。

調曹友義管黃河水師、金聲桓豫楚援勤，各總兵官。

免行刑。

予秦、楚殉難諸臣祭葬有差，仍准自行建祠。

楚府長史徐學顏、長沙推官蔡道憲、知嘉魚縣黃良鑑、鍾祥蕭漢、蒲圻曾拭、均州胡承熙、衡陽張鵬翼、興都留守徐壽崇、武昌通判李毓英、經歷任文熙，皆死楚者；秦府長史章尙綱、商雒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死秦者。

予原任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等祭葬、贈諡有差。

標與郎中徐有聲、給事顧鉉、彭瑄、御史俞志虞、副使米廷煥，俱祭葬、贈諡；皆死國者也。四川死事，有知瀘州蘇瓊妻舒氏、吏目趙階升；河南死事，有鄉紳簡討馬剛中、南陽知府邱懋素、左鎮監軍主事余爵、山西糧道閻剛中；途中死〔事〕，有主事劉大年、前南科張焜芳、河間兵備趙挺；俱贈祭葬。又有主事成德父文桂、德妾蕭氏、童氏、妹季白，文桂贈如子官，婦女附祀旌表。

定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餘停減有差。

戶科吳适言：「當今敵、寇叵測，中外並顧。自東、豫、江、淮以及荆、楚、黔、蜀，處處用兵，人人需餉；而餉何在？前此有加派可言，今無可加矣；前此有

內帑可請，今無可請矣；前此猶以全盛之幅幘供一隅之輪輓，今獨以一偏之正供給四應之經費矣。點金無術，兩粟何期！臣以爲今日兵非不足，患選練無方與營伍不實耳。請陛下速勅各督、鎮、撫就見在兵丁實加抽練，而尤信賞罰、同甘苦，乃能臂指相使、緩急相應。夫盡人能戰、是處可守，何用彼屠！沽市兒掛名軍伍，以虛名耗實餉乎，非減兵也！減去其掛籍無用之徒、釐去其虛伍冒糧之弊，則兵不必增而自足矣。部覆，從之。

癸未，起劉光斗補廣東道御史。

原以大察不謹，處。

起陞原任吏科都劉安行、通政司參議劉若金俱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安行提督南直浙江開墾沿海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務，若金提督閩廣沿海開墾屯田、市舶、橋稅、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未幾，復差二內監，其職同；且設數監司，各舉所知充之（按前書例，當自「未幾」以下爲目；原本亦於「未幾」平擡另起。今從舊丹筆，於「御史」畫斷，故下皆爲目；實非通例也）。命凡城破自死及病死、仇殺，不得借名求卹。

甲申，准南贛巡撫林一桂回籍。

陞光祿寺少卿張作樞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

御史張〔孫〕振疏論吳姓、鄭三俊、郝彪佳。不聽。

偏安排日事蹟卷七

十一月乙酉〔朔〕，贈原任戶部侍郎莊祖誨尚書，廕一子。

命改折各衙門上供錢糧，以實內帑。

免議益王。

原任杭州推官黃端伯疏其不法故也；端伯亦免究——和事而已。

命御史差委暫行掣籤法，事平仍舊。

時御史爭營美差，左都李沾苦於情面，以掣籤請——非體也。

丙戌，廕已故兵部侍郎董光弘一子。

起陞原任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吏部左侍郎。

奕琛先坐關說，擬戍；有旨：『禁錮終身，永不叙用』。至是，特起少宰。會推之日，戶科吳适言於朝曰：『今日乃冢臣獨推耳。言官僅備畫題，不敢參駁；何名會推耶？』同官感其言，皆託故不赴；科臣到者，惟戶科署印陸朗一人。

行海屯。

……

宥原任文華殿中書顧大成。

時糾其從逆餉銀九千，免。

予故詞臣沈懋學諡「文節」、焦竑諡「文端」。

兩人皆鼎元。懋學以阻江陵奪情，歸；竑以科場註誤，謫；皆淪落，不竟其用。

丁亥，東平伯焦夢熊疏薦原任浙撫熊奮渭。著遇缺推用。

命陳麟署總兵官，管理江督標下水師。

戊子，陞鳳陽副使張如憲太僕寺少卿。

以與閣臣士英共事也。

准鄧文燾襲封定遠侯。

贈少詹閔中儼禮部右侍郎，不准廕。

桂王薨。

京師旱，命禮部錢謙益等祈雨於天地壇。

以西花園殿爲慈禧殿。

命黃澍回籍候勘。

先，澍疏請楚餉，有「恐各兵索餉南下，震驚人民」等語；已挾左良玉自重矣。至是，因糾馬士英見怨，故提問。良玉陰唆部將群譁，欲下南京索欠餉，保救澍。

。江督袁繼成爲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給之；且疏代澍申理。以鎮臣憐其任勞，士英不得已，批「免逮」，乃已。澍留良玉軍中，竟不歸。說者謂士英之修隙、澍之抗提，皆非也。時繼成既以果疏與當路隙，所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俱置不覆。鄭鴻達五千人既留京口，繼成以陳麟加鎮銜，代鴻達料理水師；鄧林奇加鎮銜，料理陸師；俱寢閣。阮大鍼索六千金，始給一署鎮筭；必再索六千金，始肯給勅印也。此外，白丁用重賂躡大帥者甚衆；京師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諸將士卒解體也。

己丑，鳳陽內臣奏皇陵災，松栢根皆燼。

時鳳陽里氓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識者以爲不祥。

陞原任河南副使張弘道太僕寺少卿。

庚寅，令淮上輔鎮、楚豫督撫嚴備河北。

防北兵過河也。

命溫、台玉環等山三年起科。

授會國棟、牛寬、王文學錦衣衛千戶，世襲百戶。

以護從微勞得之。

予死事彭文炳祭葬、贈廕，建坊曰「一門忠烈」。

彭遇颺請之也。已禮部題廕，以太濫不允。

壬辰，予死難內臣李鳳翰、王承恩各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勅慰德、晉、衛各藩。

癸己，寧南侯左良玉奏華容、石首戰捷。

起陞廣東右布政王驥太僕寺卿。

甲午，諡吉王曰「貞」。

陞楊御蕃一級，廕子錦衣百戶。

追叙崇禎時擒李青山功——實誘其來降，執而俘獻也。

乙未，令遼王寓台州寧海。

端門外火。

其地卽社壇，門東與太廟門對。

丙申，予薊督吳阿衡諡「忠毅」、祭葬廕，建祠——從同鄉閩臣鐸請也。

阿衡因墻子嶺失事，致北直、山東失陷七十餘處而死，置勿論可也；諡、廕過矣。

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常冠價一萬。

時內臣需價三十萬，責於戶、工部及應天府催請甚急。工部會戶部言：『今何時耶？金甌半缺，民力已枯。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現存庫銀，止一千有零。乞勅監臣加意節省』。疏奏，乃定減。

大學士史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象痛陳時事。俞之。

疏言：『痛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歌；痛憤相兼，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北必南窺。水則廣調曉船，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樹降幡。而我河上之防，百不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於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固斷難成也。一旦寇爲北併，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尙張、足以相拒，北必轉與寇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卽卑宮非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而破釜沈舟，尙恐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竄

之事，漢光武不忘萎蕪蕪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執御之臣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前北變初傳，人心駭異；臣等恭迎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人懽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剖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臣恐恢復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實無功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刪除；不意頒發時，仍復開載！聞北方見此，亦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尤宜慎重，端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之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又不能繼；裕餉之道，何術而可？堅子牧夫，荷戈無力；黃顏臞骨，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宜汰也。彩服錦衣，鸞驪馬上；姣童美

女，酣樂營中：是謂奢兵。奢兵，宜戢也。市人游棍，聞報驚心；潰卒逃軍，聞金色變：是謂怯兵。怯兵，宜去也。紙上貔貅，按籍則有；陣中桓赴，核數則無：是謂虛兵。虛兵，宜清也。乞嚴勅督、撫、鎮臣一一申飭，或開屯糧足食，或散老弱歸農；毋以數百萬之餉，爲不戰、不守之兵坐耗而虛糜之也。』

丁酉，准蘇松巡撫卮彪佳回籍。

彪佳撫吳，甚得民心。連爲朱統鑣、張孫振所詆，遂移疾去。及紹興失守，自經死。

命督、撫究山東總兵邱磊。

磊鎮齊，不行；屢旨催促，乃攜累渡河。又攜被逮原任保定總督侯恂同往，督□海北發(?)，然後自以百騎回安東索餉。撫臣田仰時因磊手札有怒憤語，密致督撫可法，言其不軌狀。至是，誘入撫院署，擒下獄。事聞，命可法究奏。斃獄中。

戊戌，加總兵鄭鴻逵宮銜，廕子世錦衣衛百戶。

己亥，贈原任大理寺卿陸世科右都御史，廕一子。

起朱繼祚原官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

察處御史羅萬爵疏糾周鏗。著法司究明。

鑣樞蕪關，有煩言；萬爵蕪湖人，言之甚詳。然以糾鑣故，遍詆東林；至謂己

與阮大鈺、張孫振等有擁戴功——人皆哂之。

庚子，起原任南京吏科給事中屈勳原官。

部題原任工部主事徐葆初改授科員。不允。

葆初，爲人樸拙；初以修陵功，奉旨允改授。及題補科，又以都屬改授祇開侍門，報罷——人謂不謁閣臣故也。

陞工科右李永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潮等處。

時永茂忿忿謂先巡京營，與諸弁爭庭謁禮，故阱使北；然因阱得擢，殆非也——皆謂閣臣鐸以同鄉私之。

准孫惟城襲封懷寧侯。

辛丑，加戶部郎中沈廷揚光祿寺少卿，仍理餉務。

廷揚後在海中起義（原本旁注「丁亥四月事」）被擒，不屈；同事三百餘人駢斬於蘇，無一降者——人比之田橫云。

陞大理左寺副王文企太僕寺丞。

文企，舊科臣；崇禎時，以言謫。

加監軍道宋劼、兵部郎中李猶龍俱太僕寺少卿。

加刑部尚書解學龍一級，蔭子世錦衣千戶。

追叙崇禎時江右捷功也。

壬寅，未任光祿寺卿許譽卿乞終養。允之。

譽卿見時情不合，故乞身去。部覆：『仍照新銜給與誥命』——亦異數云。

諭原任兵部尚書呂維祺「忠節」，給祭葬。

維祺里居，死流賊難。

原任禮部主事周之璵進「玉牒」。

予故刑部尚書沈演祭葬，贈太子太保，廕子。

准錦衣衛百戶張竊之入錦衣借職。

其後，以僉事掌南鎮撫司；張鳳翔子也。

甲辰，加考功郎中梁羽明太常寺少卿。

後與父雲構俱仕北，爲吏部主事。

陞詹事府正詹勳禮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沈延加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劉同

升右中允兼修撰、陳之遴左中允兼編修，同劉正宗管理誥勅。

贈原任山東巡按宋學朱大理寺卿，廕子。

濟南之陷，學朱死無確據，故卹典至此始得。時同死提學翁鴻業，子疏請，又

見駁。

乙巳，令永禁換授改陞；有敢復行者，許科、道糾參削職，遣邊外永遠充軍。

明旨自撰一律，閣臣鐸之票非也；且罪何至永戍！

丁未，命張鳳翔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直水陸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鳳翔後降北，仍爲侍郎。

陞浙江參議盧若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加副使耿廷鐸太僕寺少卿，監參將沙定洲兵由建昌入川勦賊，受督輔王應熊調度。北兵陷宿遷——尋以復聞。

兵至則逃，去則稱復：積弊如此。

予鄭彩庵一子錦衣衛百戶。

授黃魁世錦衣衛指揮僉事，黃政、黃芳各千戶。

一輩以護衛微勉。

授李胤蘭錦衣衛百戶。

河南承差，以微勞官。

命內臣高起潛提督江北兵馬糧餉、沿江水師。

起潛先泛海至淮，令入京陛見；至是，乃用。

罷職方監軍。

以多佯濫故也。

己酉，令九江總兵黃斌卿駐皖、池，兵用皖餉。

斌卿鎮九江，偵知左良玉難制，不肯久駐；遂改。

庚戌，命都督許定國鎮守開封、河、雒。

命提問巡撫何謙、丘祖德、會化龍及總河黃希憲。

御史沈宸荃言：「今東、豫兩省爲提約經理者，王永吉、張縉彥。永吉先失機負罪，先帝拔之爲督，宜何如效死爲報！乃擁兵近甸，不能勤王救敗，惟知一逃；置之極典猶輕。縉彥先考選部屬，先帝時爲中樞，亦宜如何效死爲報！乃身居帷幄，不能固城衛主，覲顏苟活；加之寸磔非枉。幸蒙皇上軫念封疆，寬恩使過；則二人者，皇上白骨重肉之人，可不效曹劌、孟明收功三敗哉！奈何永吉觀望逗遛，徘徊淮、海間；未聞荷戈，先請誥命。舊勞乎，昔日之罪無可追；新銜乎，今日之功無可錄。且何急於榮父母而緩於勤君上！縉彥不聞一矢加遺，狼狽鼠竄，聞於東按南來；糾連義勇，收拾河北之謂何！豈一復衣冠，貪生負國之心復出，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謝皇上與臣民也。不圖一奮，貽戮萬年矣。若薊與昌平，皆三輔也；永吉罪在難逃，何謙更多一失地陷諸陵之罪。至京城陷失、先帝遐升，凡在守土皆宜

厲秣兵馬，俟新君之復仇；乃賊塵未揚，先去爲望：則東撫丘祖德、河臣黃希憲何以自解？皆不得令之山頭望廷尉也。疏奏，與不列名之登撫曾化龍一併提問。興平伯高傑請籍原任大學士周延儒、鳳督朱大典、翰林吳孔嘉家充餉。不允。

大典、孔嘉皆饒於財，而孔嘉又以合時局議起。高傑武人，諸疏皆聽線索於幕客；非其志也。

大學士馬士英請徵酒稅助餉。令戶部議行。

總兵杜弘域所陳也。官給票，每斤納錢一文；惟土酒半文。纒大小，各照例派納。納課後，名糟坊——爲官店，免雜差。違者，依私鹽律究罪。

辛亥，起補原任御史會倜山東道。

倜，崇禎時逮削。

起原任山東巡撫王國寶光祿寺卿。

復原任刑科吳希哲原官，補工科給事中。

希哲，先以察處。

城金山關山。

京口監軍主事楊文驄請之。

命速結「從逆」諸臣案，以四議參六等。

工科都李清言：「今者「從逆」一案，倣唐六等定罪矣。然今法與唐法異；何也？彼議於東都既復後，此議於北畿未平時也。或從闖、或從奴，能令如達奚珣、陳希烈輩皆跣足搏頰縛大理對簿否？然則如之何？曰：「無假之筆耳」。夫孔子之懸筆「春秋」也，豈能盡一時亂賊，皆伏兩觀誅哉！止緣書「弑」、書「叛」，不貸於素王三寸管；而迄今肉已久寒、骨猶新痛，則此筆之風霜亦烈矣。故臣願今日司三尺法者，吾頭可斷、吾腕不可移，堅持此筆而已。若現在繫獄諸臣，惟有法司議耳。夫一時伏，血有時枯；而千年點臭，毫無時死。明有天日，幽有鬼神。故臣又願今日司三尺法者，無亂此筆，亦無輕此筆；上者辟、中者戍、下者配與杖，一以明允爲功。爾然，則從闖、從逆諸臣遂有死法，無生路矣。一曰殲闖。若欲殲闖，當爲晉顧榮。其陷身，陳敏惟日以函首送雒，題「逆賊顧榮之首」爲恨。於是與甘卓合計誅敏，而榮卒歸晉；如是者，無罪。一曰誤闖。若欲誤闖，當爲晉朱序。其陷身苻堅也，從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於是謝玄乘其撓亂，以八千破百萬衆，而序卒歸晉；如是者，無罪。至從北諸臣，又有別矣。夫闖仇而北功，若身羈異域、心眷天朝，則弭兵息民，亦所以報也。一爲宋王繼忠是，故刺死也，因兵敗臣遼；然卒以通好，被任。一爲宋祁宰是，先以醫術補官者也，因汴陷，官於金；然卒以諫南侵，被殺。夫如是，死卹、生宥矣。此臣又於六等外列爲四議，以

爲從闖、從奴者啓一始失身而終報國路也」。疏奏，命如議速結。壬子，命蘇松督撫張鳳翔會同監臣孫元德清查東南錢糧。

時監生陸佐霖言東南正供錢糧，多爲吏胥侵蝕故也。人以爲奉元德意。

興平伯高傑疏薦吳姓、鄭三俊、金光辰、姜垞、熊開元、金聲、沈正宗等。報聞。監軍侍講兼兵科備胤文因傑薦言：「姓，按豫、賑秦，都留去思。及其撫晉，勲賊著功；防河無漏，晉人尤德之。有能、有爲、有守，此所長也。獨一生大病，在認東林太真；高予己以君子，輕絕人以小人。附己者，雖盜跖，亦指爲伯夷；不附己者，雖伯夷，亦指爲盜跖。當壬午、癸未時，流賊盤踞荆、襄，姓奉督師命，逗留三月；平生氣概，一朝都冷。先帝若誅以抗違，誠不爲枉；薄與一戍，此至仁也。既幸邀先帝之仁，則此時更不須追論姓罪。扶危濟難，今曷可無姓！惟願姓自今後，遇事則從國家起見，遇人則從人品起見；更勿以「聲氣」二字排陷把持，則不負先帝之恩矣。三俊，清心若水，勁節如山。但入骨之病，亦認東林太真。加之秉性執拗，偏聽成癖。人曰某是東林，則信爲腹心；某非東林，則嫉如仇寇。至貪奸萬狀之吳昌時，亦因「聲氣」二字破格拔擢；識鑒謂何！若起掌閒曹，用標清範；三俊，其可少哉！光辰，經濟遜姓，孤高亦讓三俊；而把持門戶，頗與相同。當周延儒再起時，光辰與姓擁附，一手握定，使爲己用，而後漸激水火：比所短也。

。然才非庸伍，守又廉持；去其偏心，便成佳品。琛，於昌時起陞儀郎，日疏催赴京，譽爲賢聖；此畏門戶而不敢不入，遂至冒昧耳。若令儀眞十年，清標惠政，儀人感之。其爲給諫，方號敢言；錮諸林壑，豈曰憐才！臣嘗嘆國家敗壞，皆由在廷臣子全不務做實事。東林、浙黨，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具無益之口舌；卑者以立黨排陷之威，爲納賄招權之藉。東林之君子多，而小人亦不少；但東林小人皆借君子名以欺人，而人畏之。浙黨中小人多，而君子亦不少；但浙黨君子，東林亦必指爲小人而傾害之。一勝一負，相攻不下。惟望皇上明斷於上、諸大臣虛懷於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所裨時艱，非淺矣。』疏奏，得旨：『切中膏肓，令部院申飭』。

復原任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官民。

京按豫，以黯聞，又從逆；因列澤清薦，矇復。後降北，復爲御史。

癸丑，貸原任湖廣巡撫王聚奎。

以任事已壞，兵餉俱無，免議；亦緣爲黃澍所糾，復與澍訐故也。

保國公宋國弼等言兩浙財賦重地，不宜建藩。命禮部覆議。

國弼等自務定策功，忌潞王近處肘腋故也。

甲寅，起陞原任河南左布政楊邦翰太僕寺卿。

邦翰者，以居里笑非(?)。吏科都張希夏曾面詰吏部尚書張捷，捷不能答也。戶科吳适疏劾監司陳之伸、夏時亨、郭正中。下部處分。

言『之伸癸未遷兗東道，聞警卻回。方在出闕，乃乘國變，遽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時亨以處分縣令，營補夏邑勸農知縣；遽稱嘗題加副使，通省勸農。夏初聞國變，南逃；又當賈詔差入豫，無何矇稱憲長，借題迎護，躡陞江右方伯。正中罷職州守，借危疆爲名，得起授東省監司；日事條陳，竟不至境：皆可道不法之尤者。又若章曠、黃國琦，既濫行於監軍，宜令削秩圖功，許前非；不效，則二罪俱坐。既嚴飭以鼓嚮往，更方禁以絕效尤；庶朝廷尙有紀綱，而臣子猶知法守。至於大貪□問之曾應瑞、失地潛逃之樊師孔，飾辨巧營，濫入章奏，均非政體』。疏奏，吏部復：『之伸，降級調用；時亨，以僉事圖功；正中，削道銜；曠與國琦，俱奪職，充爲事官』。一時輿論翕然快之。

偏安排日事蹟卷八

十二月乙卯，予殉難諸臣諡、蔭世錦衣者，令兵部酌覆；非有軍功，不得濫與。加兵部侍郎練國事尙書、原任尙書白貽清太子太保，各蔭一子。贈故陝西巡按李應期太僕寺卿，罷蔭。

皆以勲寇功。

原任通州副總兵王伯時請追論「妖書」及「三案」諸臣。

伯時自稱隨封恭皇帝，知前後事最真；因疏：「皇祖神宗時，宮闈內治皆賢文母，但冊立東宮稍緩。蓋緣孝端皇后年茂，明諭閣臣待嫡。若諸臣果從國本起見，言非不正；但謂非加之「易儲」名目則無以爲功，必欲傾陷孝寧太后暨恭皇帝於不測。讀皇祖慰皇太子有「逆惡捏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之諭，言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時緝訪雖嚴，奈庇護多，上終以貫盈劣生嚙生光充數，而吞舟畢竟漏網。及東宮已立、恭皇帝之國，可無他議矣；乃乘瘋漢張差突入東宮，而王之案以提牢主事指無影招詞，作本犯口供。又賴皇祖聖明，召諸臣於太皇太后靈次，太子、皇孫並侍於前，委曲宣諭；有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可見皇祖骨肉間俱有不安；則奸黨逞此兇心，將置祖

后、皇考何地？時臺臣劉光復越班趨進，大言曰：「如聖諭」。皇祖怒其狂妄兼震驚太后神位，因逮詔獄。一時轟傳「能諫」，不知所諫何言。癡人說夢，大都類此。迨皇祖升遐，遺詔命冊皇貴妃爲太后，衆奸堅執不從，隨移居一字號殿，贖賚什物十失五、六。至熹宗初年，猶牽詬不體；凡能指謫祖后、皇考者，卽稱爲風力。卽此舉動，無非欲謀陷祖后、皇考於莫可言之禍耳。臣又憶先年有三大案，賢奸顯著。如挺擊之案，主之者王之案、何士晉，駁之者劉廷元、岳駿聲、楊維垣也。紅丸一案，主之者孫慎行、張慎言、吳姓，駁之者徐景、溫□、霍維華、王志道也。移宮一案，主之者左光斗、魏大中，駁之者賈繼春也。今皇上承統，祖后、皇考尊崇諡號；若取「實錄」一覽，祖后受朋奸陷害、身處危疑攢□之地者，幾三十年。今日報復，當不在闖賊後，應爲洗雪。速頒詔布告中外，「實錄」、「通紀」一更正，野史、日抄盡行□削。或另入一篇，以揭朋奸離間之謀。仍舉皇祖聖諭與諸疏自供，按一併追論」。得旨：「已經大赦，姑不深究」。

丙辰，工科都李清以敵、寇相持，請申飭中外亟圖自修。從之。

疏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光武有言：既得隴，復望蜀。人若不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宋高紹統藩服，僅有天下半；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永有爲有，而不以祖若宗之全

有爲有，故足耳。若皇上於今日何足有？以河□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復！雖然，昔人不又云乎：「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夫亦謂內者，甲兵頓、畜精乏，將士懦且驕；竭力以圖功，則功無不舉耳。臣以爲事難浪試，而志無中輟；則竊有味乎子晉之揣勾踐也，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則無荒於觴、荒於色，兼無荒於瓊宮。瓊臺之觀，與南金和寶玩，皆此物此志也。況今何時乎？宮闈已化於杜鵑、園陵漸蕪於狐兔；登城北望，慨然流涕，斯正其時。且不獨此也，臣又嘗嘆我朝有二亡：惠廟以仁恕亡、先皇以英斷亡；皆不以失德。然昔殉主接踵，今從逆比肩；先皇在天之怨恫，比惠廟更□。所望皇上籍甲枕□，縛兇豎□下，刺心血以祭先皇陵，則此痛可伸耳。昔夫差初立，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殺父之越王乎」？其殺越何決！然究也志倦垂成，以荒遊自誤，而勾踐乃得以辛苦乘其敝；此亦有初〔靡〕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既弛於上，則諸人必逸於下。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盛；臣忘中原矣。望使徒慟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滄；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馬上，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樂可老！將若□俱忘中原矣。誠如是，將列聖之幽恨何時舒？先

帝之深仇何日復？臣願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宋之南遷，就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而今則獻、緜交熾兩川，危若累卵；且汀、潮、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遽安？猶太言之也。乃所差可幸者，敵、闖交鬪，南牧不遑；網「繆」未雨，惟此閒暇。若彼操鵝蚌二矛，我馱漁人一鬪；時乎！時乎！後將有不及圖者」。疏奏，命通行申飭。丁巳，進誠意伯劉孔昭、東平伯劉澤清皆爲侯，加監軍僉事張文光太僕寺少卿。

皆以定策功也。文光後降北，復爲錢塘知縣。

禁巡撫不許拏訪；拏者止許正法，不得追贓。

先是，劉澤清疏裁江北按差，不允。至是，極陳拏訪之害，有「家家民內不勾几背皮包、几擡槓箱」等語（？）。遂禁之。

命督輔可法調度行間，俱先發後聞。

命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專督五城御史嚴飭保甲、訊察奸宄，以清輦轂——從戶科吳适議也。

适言：「維經□輯都城，已有成效。宜責成彈壓，以從民望」。因薦黃鳴俊、熊奮渭、李茂芳堪任督、撫，不宜淹抑。

戊午，陞御史鄧起隆太僕寺少卿。

准原任刑部侍郎朱大啓騰一子。

命明年合祭天地，以太祖、成祖並配——並配，非禮也。

授睢縣民白可儉錦衣指揮僉事。

以顧恩故。

錄開國功臣郢國公馮國用裔光彞爲世外衛指揮僉事。

國用與弟勝皆有功，獨爲不濫(?)。

己未，陞兵科都黃雲師大理寺右寺丞。

復原任右諭德韓四維原官——尋調用。

初傳四維從逆，已授修撰。至是，疏辨，復原官；以忠，又褒。工科右戴英言：「四維，先帝時曾受人千金，保舉非類。事發，調別衙門；鑽營百計，再入木天。至「從逆」一案，惟四維彈射爲多。乃云「題封岷藩，三月初十日(?)」令下，卽出都門」。夫舊例：四月中旬，部方以封差題；四月二十六日，方傳制，領節冊。或服物未具、儀文未成，尙須守候。今日三月初六日(?)，則去題封時猶閱月；整裝出都，何其遽也！至援衛胤文例爲言，正自有別。蓋胤文祇受刑辱，實未僞命；豈得同年語哉！疏奏，四維復調用。

庚申，〔□〕建文諸臣止予贈諡、不得乞廕，以滋倖濫。

補服闋御史高允□雲南道。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騰蛟以原官總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楊鶉回部管事。巡按山東御史凌駒入朝。

廣東僉事唐階泰自疏加級。著罰俸二月。

禁錦衣衛僉堂擅受詞狀、拏禁平人——從御史秦鏞言也。

鏞疏言：「京都重地，法行自迎。今形格勢禁，殆非一端。如金吾緝事，原有專司。今則僉堂等官並侵職掌，奸徒竄役，遍地拏訛，冒名恐嚇，所在而是。詞訟問理，巡城專責。今則部司、戎政、總理、都督各處受狀，動拘小民，牽罪誣杜。凡此弊風，總累首善。若三輔要地，亦內也；民力已竭，全恃寬租薄賦，固結招徠。乃有無知之人乘國家之急，假託條陳，妄肆紛至。兩浙，亦內也；財賦之地，不建藩封。今南中諸藩遍布浙直，設處供應，既累民財；遍處藩滋，亦傷國體。至於外威不近，臣豈能悉數，姑舉其大者。如寇之大仇未雪，乃安心寢問罪之師；北之和議未成，乃拱手讓河北之地。將帥大臣已裂土封□，乘諸利假便宜矣。呼籲之疏，□逼聖聰；亦宜稍示裁抑。如封疆大吏、朝廷命官，或委□不去，或召不來，或又有所避趨；而朝東暮西、此去彼就，綱紀墮壞。總兵一官，原爲鎮守要地；今不爲地擇人，乃爲人擇官。勅印旗牌，紛紛請給。副將以下，皆不屑爲。監紀一官，

原□贊畫兵謀，兼令文武一體；今則添設多官，非假燃灰，即圖速化。封疆一案，功罪略同；何以□虛戴罪之名！此入爰書之案、從逆一途，輕重稍別；何以一入廷尉之室、一登啓事之堂？凡此，皆不順不威之大者」。疏奏，通行申飭。

安遠侯「柳」祚昌疏請以定策功，爵賞閣臣馬士英等。不允。
壬戌，興平伯高傑討賊程繼孔，斬之。

繼孔以衙□作亂，□爲鳳撫馬士英擒；乘國變逸去，復亂徐州。督輔可法與傑密討，令□將賀□昌等擒斬。捷聞，戶科吳适疏：「錄優叙行聞，諸臣激勸軍功，以比必邊防」(?)。從之。

命各省直提學官嚴□武生，以清學宮——先帝時所立也。
刑部尙書解學龍先撫江西，因有司拘熊文學等家甚急，株及族戚；故請寬禁。

後學龍罷，復行拘；有司罔知適從矣。
癸亥，給追贈諸臣章溢、傅友德等誥命。

贈原任應天府丞過□訓府尹，停廕；予原任兵部侍郎彭汝楠祭，停贈廕。

時乞卹甚多，閣臣鐸以爲杜其蔭，則自絕。然賁緣者又間得之，故終不止。
陞編修吳國華右諭德。

革管杭州南關主事林日光職，仍提問追贓——內臣孫元德糾其串同奸棍、加稅入私也。

元德又查出新舊餉缺額一百七十五萬、鹽引價欠三十三萬，於是兵部一應新舊錢糧俱令清察；亦聞臣士英意也。

甲子，宥失事巡撫陳睿謨助餉收贖。

罪在失陷襄陽；以納銀二萬，免。

陞兵科左王之晉本科都給事中。

後降北，爲蘇松道；旋乞休。

起補原任御史馮明玠、沈向俱廣東道。

明玠，崇禎時，按山西；以北兵入，削籍。向，則吳昌時例轉者。

……

……

祔祭恭愍皇太子、吳悼王、衡愍王、徐哀王、原懷王於興宗陵，改諡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

工科都李清以惠廟稱宗，宜入太廟，止疏請祔祭恭愍以下；又言：「孝陵張后，既諡，宜改」。部復，從之。

鎮守河南總兵李際遇叛，降北。

際遇西當潼關以扼闖、北，守大河。至是，聲言借北抗闖，與北爲一；北兵遂渡孟津——既入中原，則開、歸不可守矣。

丁卯，陞河南左布政尹伸太常寺卿，陞尙寶司卿顧光祖太常寺少卿。

復原任御史周亮工原官。

亮工自北歸，爲錦衛緝下獄；疏辨，復官——閣臣鐸力也。復降北，爲淮揚道。戊辰，北兵陷海州。

起陞原任山永巡撫李希沆兵部添設左侍郎。

陞湖廣參政高斗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

築礮礮堡、板子礮堡。

二堡皆各水匯歸江流最狹處；阮大鍼所云「二合」也。

禁錦衣衛縱役擾民。

時衛訊丁象乾一案，內干連數人，疑吏部書役所匿；番役遂登堂索之。尙書張捷呵使退，不從；咆哮彌甚。捷怒，疏參其橫；然僅云「姑不究」而已。

己巳，准銅陵開採。

命戶部議漕折定價，布示省直；革小單私耗之弊。徵完銀兩州縣徑解餉部若載運軍

行月糧兌餉(?)——從戶科吳活言也。

行稅契法。

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釐；給與弘光元年契尾一紙，永爲世產。行一年止——職方司王期昇所請也。

改戶部主事武備於吏部。

舊制：降謫官，無在吏部者。備嘗謫幕廬州，今又以陪推點；人謂閣臣鐸意。廕內臣李國輔姪李守貞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以微勞功也。

命督、撫、司、道等官有巧騙規卸者，吏科參來重處。

吏科都張希夏言：『臣屢接塘報，知和議未成，不勝愁憤欲絕。當合舉朝精神悉歸併一路，非計兵計餉、遏北禦寇之事，勿言；非忘家忘身、弘才大略之人，勿舉耳。無奈人心滋巧，機智橫生；朝廷爲封疆求真才，彼遂借封疆作騙局。其間有騙督、撫之法：逢人說劍談兵，到處挾金求薦；聽其虛聲，眞若忠義滿腔、甲兵夙富者。及督、撫到手，又別有安排；非借需餉而延時日，則假條奏以掩逗留。迨至事會既失，自然舉步難前；回京別用，正中深謀。盜爵祿而欺至尊，莫此爲甚！其次，則騙司、道：明知死灰難燃，不得不藉危途以活機軸。當其毅然獨任，若東西

南北，惟君所命；及其路徑既通，則齊、豫、江、淮，任彼那移。究若追追河上者，不聞縱一葦而凌萬頃。法紀彰明之世，能容此乎？其次，則又騙推知：題雖名曰「危疆」，心實則在希倖。至於狡猾青衿、市井無賴，亦思邀山□之□。弁髦名器，貽笑鶉梁，實自近日始矣。臣以爲伐其萌，須嚴其令；杜其終，當慎其始。今後凡點用督、撫、監、司於有事之地，謝恩後卽令束裝就道，勿再陛辭、勿候領勅；餉不妨源源而來，勅亦可兼程卽去。計其路之遠近，定其限之遲速。如事尙可爲、故意遷延，比至時移勢殊，亦以失陷封疆之罪罪之。若危疆推知之考，何以偏見之布衣、諸生！製錦何席？刑名何事？乃可濫授匪人以滋倖竇乎！卽貢、監與曾出任者，亦須察年力、驗才品，勿謂人所裹足不前者，便可令其快意以往也。從之。戶科熊維典以民窮差繁、恐滋驛騷，請停止催餉各差。不許。

督理蕪、采太僕少卿宋□請開採銅陵縣銅鉛，以資國用。命自行督理。

疏言：「銅、鉛之產，與金、銀不同。採金、銀則利重而效速，人所必爭；銅、鉛利薄而效遲，可免耽逐。且開採之地，必用兵防護；今卽以營兵輪護，兵不更置、糧不別增，於計甚便。」從之。

命削沔陽知州章曠官職，戴罪充爲事官，赴監督軍前效用。

命訪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又令分別察議「逆案」，量與酌雪——皆從通政

司楊維垣言也。

疏言：「忠孝」二字邇年不甚明白，之屈膝李賊作幾許極不忠大不之事（？）。

如張差挺擊一案，誰不知其爲風顛，而必欲強坐爲刺客。倘差爲刺客，則皇考母家必杜□主使之誅，而彼時藩邸亦將有株連之禍；光廟既不遂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感溺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之王之宋耳；只圖博一非望之功，而使累朝父子、兄弟無一可者：於忠孝爲何等！次則李可灼紅丸一案，平心論之，亦正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爲行□。倘此藥爲□，則是光廟不得考終，熹宗不能正始；不但彼時首輔方從「哲」不能謝責，即次輔韓爌亦不宜再相、劉一燝亦不宜得諡，而先帝亦久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後之孫慎行耳；只圖遂彼報復之私，而使累朝父子、君臣無一可者：於忠孝爲何等！次則爲李選侍移宮一案。夫移宮亦止送往事居之常，而不當造「垂」簾聽政之謗。謂非此謗不能速其移，見吾功；然致光廟不能保其櫛沐、熹廟不能酬其撫□，甚至□管冲主者，不歸之數年有□之宮嬪，而歸至妖淫於外事之客氏。首此難者爲一小臣楊璉耳；只圖遂王安專擅爲群小□援之主，而使累朝夫妻、子母無一可者：於忠孝又爲何等！當時大臣不附此，則不能保其崇階；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躋於要路；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護身之符；貌賢者不附此，亦不能襲塞責之常。談居游衍之餘地，若不訂從前之誤，何以破後來之迷！此

「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頒，天下事之必不容緩者也。但使當年作俑者服罪九原，何妨今日吹聲者□□一面！伏惟重察，宣付史館」。又言：「先帝，□精主也；實不宜有今春三月禍！其不幸及此，實從前不忠、不孝之臣害之，而始實起合黨。一舊輔韓爌，爲衆擁戴，毫無建明，只造得一本「逆案」；而所欲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亦只造得不確、不公之案。如寧、錦之捷，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關御史；則洪如□豈非魏璫私人乎？不入此案者，以如鍾曾首□門戶故也。建璫祠，各撫誰不被□者！張鳳翼豈非建祠於保定者乎？而亦不入案；公平、確乎？乞皇上將前「逆案」□復審定，第欲訂之，不欲翻之。蓋翻者謂此案之全差，不但造此案者不服，即臣等亦不服；訂者求此案之至確，不但脫此案者快心，即仍舊者亦甘心。夫公乃確、確乃允，乃可傳之無□□，所以成先帝之美也」。疏薦已故劉廷元等、見存周昌晉等、從公發憤王永光等。奉旨：「吏部察奏。惟真正黨惡害人、建祠頌美者，不許輕議」。

御史何□疏糾禮部尙書顧錫暉、兵部侍郎徐人龍。報聞。

都督陳洪範使北歸。

先是，洪範與懋第等至德州，有「使臣所過弗敬，命來京朝見」等語。懋第慨然曰：「吾抵淮一疏，業云以死許國；寧死不屈也！」次河西務，先遣使持帖與內

院商御書入城禮。內院馮銓，我故大學士也；辭色甚□，却帖不納。不得已，前至張家灣，遣書攝政王，始遣禮部官又奇庫來迎。鼓吹，御書從正陽門入，懋第等隨之下鴻臚寺；時十月十二日也。次日，禮部官四人至，徑索御書，謾語進貢；懋第等力折之，始退。午後，內院剛林至，踞椅坐，盛氣以待。懋第三人出，欲令席地坐，不從；大聲呼椅，與對坐。林問今上卽位故；又問先帝遇難，江南何無一兵相加？懋第等曰：『諸臣聞變，正欲北行勦賊；而貴國先之，恐驟以兵至，疑與貴國敵。今始相酬，並約勦賊耳』。語畢，以不受御書告；通使曰：『因言御書，故不受』。懋第等折之曰：『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林顧視懋等，色不悅；指曰：『汝喪服云何？』洪範代答曰：『以母喪故耳』。遂謾語，欲發兵；洪範曰：『今以禮來，兵往耶？』懋第曰：『且莫小視我江南』！林不答，去。次日，有自稱戶、禮部官者至，摩挲蟒緞、稱兌金銀，獨御書不受；且云「應朝見」。懋第等曰：『天朝使臣，一揖耳』。留半月，始遣歸。懋第等請祭告祖陵並葬先帝；不許。又請留銀二千兩，委官督工；亦不許。令□丁促之，遂行。懋第等三人□□間用，每懋第、紹愉乘馬，皆不令遠行；洪範或乘輿，偏間令前行，頗疑之。至倉州，果追懋第、紹愉回，令洪範歸報。初，洪範等次靜海；舊錦衣賂養性爲天津巡撫，遣兵來迎，與相晤。時順天巡撫宋權，我故給事、又巡撫也；參養性私南使，革□逮問。吳三桂

等因懼，不敢見；而懋第又執不屈，語甚堅：故終不得其要領也。懋第等至北京，移駐太醫院；乃密疏言：「臣所奉勅書，首重慰告十二陵，會議奠安先帝、先后山陵事。因彼不受御書，遂至相格；不能赴昌平一步，惟遙望涕泣而已。至奠安先帝、后山陵，原奉勅諭令謝陞、盧世淮會議；乃陞爲□內院，世淮雖受勅書，駐德不敢來矣。臣等自十月二十七□兵，隨向南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關，相向泣曰：「此行原爲祭陵、哭先帝而來；不允，何以報！」遂草儀注、整牲品，於次日五鼓，先望祭祖宗、列聖帝后，隨望祭烈皇帝、烈皇后訖。雖造次不敢不□禮，而我堂□祖陵，使臣遠奉君命而不能一叩首山前，是臣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先帝、先后值社稷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梓宮□土尙未成禮，又臣等所悲號流血而欲絕者也！至先帝、先后梓宮一事，沿途訪問，言各不一：有言葬田貴妃墳內者；有言□道未□完，草草掩葬者。因遣加銜游擊楊王春等密往昌平山陵一帶探問，得其回報內稱：先帝葬處名翠草山，原□田貴妃葬墳；夫頭江大領夫五十名起工，正開隧道。又有監工內官黃高等開土，已見石門。王春自稱行商百姓，望石門叩頭數十，將隨帶紙錢焚燒，流淚不止，旁觀皆感傷。隨拉江大道側，細問前事；江大云：四月初一日，流賊用人三十六名舉先帝柩至此，停紅棚內；又用人十六名舉同皇后柩，並停。昌平州鋪行百姓共歛錢三十千，以開隧道；又有本州駐節戶部孟主

事，同知州共看葬。四月初四日，入穴；先帝柩在中、周皇后柩在左，移田貴妃柩右。今攝政王恐未葬入穴，因此開看，便於修造碑亭。又探得各陵殿宇皆存，格擲物不全；昌平東門外私樹去大半，紅門內樹木亦動些須。又報先帝隧道寬二丈五尺等語。臣等聞報慟哭，隨於二十四日五鼓望先帝山陵，率各官叩頭訖。此臣等不能親叩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東宮、二王的耗，沿途訪問，言各亦不一：有言流寇向山海發兵，人皆見皇子兩位出者；有言流寇敗回，在通州西門內見一位，有父老涕泣進□者；有言寇西遁時，人親見挾一位在馬上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官口稱：先帝皇太子到禮部，隨令人密□，報稱有不認者。不認如皇親周奎、太監賈應庚，百姓皆痛毆；凡認者、保者官民十數人，□皆即殺訖。又皇帝公主住周奎家，聞年十四；爲先帝手□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太子者，見在刑部；□以爲假，而道路百姓之口多以爲真。臣等羈留此地，旣不能面問眞僞，又無從向□置一語。此臣等所聞東宮、二王之消息也。時洪範至，有疏言「皇太子因□兵將至，先爲賊子弑；止挾二王馬上行，迎戰。永平失利，二王亦受害」。與懋第異——然無實據也。

命訊癩僧大悲。

大悲，徽人；爲僧於蘇。忽狂言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吳王。命府部、科道

等官同法司會審。

庚午，追叙原任巡按貴州陸獻明功，加陞一級，遇缺起用；仍蔭一子。

閣臣士英，貴州人；故私之。

命寧南侯左良玉早□襄陽，以通鄭、宛。

良玉請列銜督、撫前；從之。

總督王永吉疏陳兵餉兩匱，時□難支。命諸臣速行料理。

疏言：『方今□虎視於東、寇□於西。人但知逆寇未滅，憂在心腹；不知□方來，禍在眉□。人但知藩鎮勢重，不肯合力疆場；不知藩鎮兵孤，未能獨力堵勦。人但知將士輻輳，方且征進有餘；不知火器短少，正若防禦不足。人但知防河急守門戶，可以保護江南；不知防江更屬根本，不可稍疎戶牖。人但知兵力單弱，境上實少雄師；不知餉額空虛，舟中先有敵國。民無固志，兵有離心。誠思及於此，危如朝露；尙何侈言撻伐哉！乞勅下諸臣內外一心，早求良策』。上俞之。

辛未，命蜀中漢土官兵文武將吏俱聽督、撫應熊節制，巡撫亦聽選用；應加銜各官，皆先行後奏。

壬申，加輔〔臣〕士英少師。

禁各官薦舉。

從刑科右錢增言也。

命總督王永吉專防江北、張縉彥專防江南，有警相救。

癸酉，准內臣馮進朝移廕甥男。

誠意伯劉孔昭再疏辭侯爵。允之。

時文武大臣自士英、國弼以下咸口務定策功；惟孔昭泣繳成命，時論賢之。後亡命入海，不知所終。

命都督牟文綬督漢土官兵與督輔應熊合勦張獻忠。

命陳洪範赴督師軍前，以便襲應（？）。

督輔可法疏言和議難恃，戰守宜急圖。優詔答之。

疏言：「臣向所望者，和議復成，我因合□力圖賊，遂其復仇耳。今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北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國亡，莫不因和自誤。今□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已廢却一半；況意氣相激，化成恩怨、釀為殺運！近年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為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

爲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怒，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
睚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
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禍
，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置均衡；中朝之舉措咸宜，閩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廟
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有李、郭，宋室再造時有韓、岳、張、劉；諸鎮何讓
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
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勇、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
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諸鎮不能救先帝於難
，何等罪逆！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仇、尋鄉鄰鬪也。今和敵不成，惟
有言戰；戰非諸鎮事，誰事？必皆以皇上復仇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惟敵是
圖！未至，何以伐其狡謀？旣來，何以禦於河上？某當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
爭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
刎頸定交，子儀釋恨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閩外之同心也。然閩外所視
廟堂，廟堂所視主德。我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念、一圖事，尤望深痛
憤。大渙綸音，諭諸臣以怡堂不可安、積習不可狃；在內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
然機；在外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一振厲間耳！

。時吏科都張希夏見諸臣日尋報復，亦言「當以光復故業爲大翻案、以蕩滅闖賊爲眞報仇」；然莫能省也。

甲戌，贈刑死工部主事李逢中太僕寺少卿。

起陞原任應天府尹祁逢吉光祿寺卿。

懷寧侯孫惟城疏□舊輔吳姓、原任吏部尙書鄭三俊。不問。

時因高傑薦姓等，故有此疏。於姓言：「其奉命護陵，逗留縱寇」；三俊言：

「其以賂用吳昌時，獨亂銓柄」。惟城新襲爵，人皆謂劉孔昭等教之也。

諡翰林院編修胡守恒「文節」，廕一子。

賊破廬江，守恒以城守見害。

吏部奏起爲民陳爾翼——既而不果。

先是，忻城伯趙之龍疏薦「逆案」太常少卿陳爾翼，下部起用。戶科吳适時署吏科，抄參其非；之龍怒，疏爭之。适因言：「祖宗典制，惟科臣專封駁，未聞以勳爵參者。爾翼誦稱魏忠賢用命，而內外諸臣各盡其心；所據者，欽定爵書耳。若薦崔逆爲本兵，爾翼實有是疏，則勳臣代供矣。以諂魏逆者爲公道，將魏逆在今，亦應昭雪而後可。卽近者以薦崔逆者爲公道，將崔逆在今，亦應推用而後可。卽今者錄用一、二，咸反處昭雪而後擢補，非謂兩逆功臣盡當推轂也。明旨有云：「眞

正黨惡害人、建祠頌美有實跡，不許輕議」；勳臣猶不聞乎？若一經勳臣條列，遂盡登啓事；則封駁之省臣與甄別之銓臣，俱可罷而不設：是悖旨自雄而弁髦祖制也」。吏科都張希夏言：「廢臣入國，明禁森然。乃等大膽僉邪，敢貌視君父，不謁陵、不見朝，公然釐金挾刺，望門投謁；及謀成事，就仍復潛歸，形同□賊。至封駁之任，是臣專責；孰知駁人之人，反爲人駁！職掌爭侵，是非無主」。然吏部尙書張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通政司楊維垣由逆黨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應雪而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啓事也。

乙亥，命山東巡撫王燮駐淮安府安東縣，無警防河；登萊巡撫王濬暫駐淮上，以候委用。又省原派山東餉銀三萬、東登二撫銀米三萬。

初，燮與濬皆以□事超擢，慨然任行。已見北兵漸熾，遂疑憚不進；屢經科臣黃師雲、梁應奇催參。工科右戴英又言：「臣近聞山東人心不忘本朝，鄉勇團聚不下十餘萬；若濬與燮早渡河收拾，自不難爲我用。今督、撫重臣逗留如此，於地方何望！臣謂二臣初意，原不過騙官。迨官已入手，則向兵部索兵、向戶部索餉、向工部索衣甲器用，借種種不能應手之事，以曲遂規避；而疆事已大潰。臣謂昔壞東省者，虜與寇也；今壞東省者，濬與燮也。若不嚴行處治、立正斧□，恐尤而效之，未有止息時」。明旨屢催，竟不行也。至是，遂決棄三齊，聽二人駐淮。工科都

李清曾言於閣臣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

東平伯劉澤清言原任兵科時敏復原官，開屯大瞿山。

敏，崇禎時已例轉金華知府；未出都，降賊。以澤清薦，反復原官；工科右戴英力言不可。得旨：「開屯不效，一併治罪」。革候考平湖知縣陳台孫職，命撫、按提追。

時中書宗灝俸未及□，已涎吏部；同鄉刑部尚書解學龍意在台孫，灝怒。至是，以巡鹽李挺疏糾其欠課，遂革——或云：灝中傷之也。

丙子，再贈侍讀學士丁乾學禮部右侍郎，令與諡，仍廕一子。

乾學，天啓時以程策忤魏璫，削奪；諡竟寢。

復原任給事中虞廷陞、御史周昌晉等原官——從通政使楊維垣言也。

科臣虞廷陞、郭如開、楊兆升、臺臣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曹谷、袁弘勳皆復原官。惟水佳胤以御史例轉，候京卿缺用；原任吏部主事李寓庸候服闋，起任巖劇。寓庸以貪，今屢掛彈「章」，故吏部尚書張捷游移其辭，不別也。內惟兆升、佳胤與弘勳非「逆案」，廷陞、昌晉各案中「閒住」，餘皆「爲民」。時各已故。復原任給事中羅志儒、丁允□、方士亮、御史張懋禧、李瑞和、蔣拱宸、吏部郎中

葛舍馨各原官。

皆言官所薦也。拱宸，先帝時號侵東平伯劉澤清，清遣人刺之途；以不遇，免。至是，聞其復官，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啓事；鎮臣之能奪銓臣柄，如此耳。

命宣城人劉振修「六部誌」。

振，平生博學，集國史成書；窮年矻矻，閱錄無暇晷。惟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獨云「要典」謂當。非其所借之人，不當非其所借之言；是或一見也。

增南贛兵二千人。

山東士民丁耀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接應防之。

廕死難巡撫衛景瑗、宋之馮各一子錦衣衛百戶。

免總督丁啓睿充爲事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廕一子。加丁魁楚兵部尙書。

俱因擒劉超功。啓睿與弟啓光，後皆降北謀補官，同見殺。

刑部尙書解學龍以「從逆」諸臣罪案請，命再議。

有身陷北庭或甘心從北、或不忘報效俟二、三年後定奪者，何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熊文學、龔鼎孳、葉初春、戴明說、孫承澤、涂必泓、劉漢儒、薛所蘊、衛同祚、趙京任、劉昌、張鳴俊、高爾儼、董紀、孫襄也；有一等甘心從賊應磔者，宋〔企〕郊、牛金星、張磷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

志陞、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芳也；有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者，光時亨、鞏煇、周鍾、方允昌也；有三等應絞擬贖者，陳名夏、楊枝起、王承曾、原毓宗、何□先、廖國遴、項煜也；有四等應戍擬贖者，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鑑、陳羽白、劉大鞏、郭萬象、裴希度、申□□、金汝□、張懋爵、吳達、黃繼祖、楊廷鑑也；有五等應徒擬贖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繆玩、呂兆龍、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傅振鐸也；有六等應杖應贖者，潘同春、王于躍、周壽明、向列星、李桐、徐家麟、吳泰來、張琦也；有存擬另議者，翁元益、魯□、郭充、吳爾燠、史可程、左懋泰、王自超、王之牧、白胤謙、龔懋熙、王阜、梁清標、楊棲鵠、梅鵠、李化鱗、張元琳、吳崇烈、侯佐、吳之琦、鄒明魁、□魁、朱國壽、許作梅、胡顯、趙穎、吳嵩、劉廷琮、朱積也；有已奉旨錄用者，張縉彥、時敏、衛胤文、蘇京、韓四維、黃國琦、施鳳儀、龔彝也；有已奉旨尙未用者，姜荃林、張正聲、顧大成也；有報已故者，吳家周、吳學廉也。疏上，得旨：『光時亨等應否仍須緩決？陳名夏等贖絞果否蔽辜？侯恂封疆罪案未結、又從僞命，何止一戍！宋學顯以待從之臣授僞通政矣，剛思受僞令而揚得意；方以智係定王講官，今定王安在；何止一徒！且潘同春等既受僞命，豈可但擬一杖！至癸未庶吉士何瑞徵引見逆賊，人人汗僞；豈可復玷館閣！方拱乾原未從逆，著與雷耀龍、吳

履中等另本擬！皆明旨所擬也。然漢儒擬戍家居，雖仕□原未降闖，於此案無涉；而彝已出都，又刑部誤入者。尋於彝豁。

復御史楊仁愿等原官。

仁愿雲南道、徐養心江西道、向北山東道、成友謙浙江道、劉憲華河南道。

削應天府尹王廷梅職級，冠帶辦事。

梅先爲浙江左布政，餉銀有欠，爲內臣孫元振所發也。

皇太后移居新宮，命婦朝見。

戊寅，命於弘光元年二月初擇日成東宮、二王殿。

禮部以歲初多慶，竟未議成服而國亡。

允張縉彥言，定總兵王之綱、許定國、劉洪起、李際遇防守信地。

之綱歸德至寧陵東，定國寧陵西至□陽，洪〔起〕祥符至汜水；際遇專守河南

，有急相救。

魏國公徐弘基卒。

贈太師，諡「莊武」，廕世錦衣。

己卯，贈殉難甘肅巡撫林日瑞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

日瑞死於賊。

加鄖陽巡撫徐起元兵部右侍郎、湖廣巡撫高斗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各廕一子。

以城守拒賊功也。起元，一榜；後降北，爲左副都御史。

命兩廣總督沈猶龍勦漳、汀賊。

庚辰，復原任吏部尙書王永光宮銜、工部尙書姚思仁原官。

辛巳，改明年郊祀於冬至。

御史沈宸荃言：『祀天不可緩，請遵前旨』。不聽。

壬午，命張繼彥以總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王之綱、許定國、李際遇恢勦河北、潼關等處；越其傑以原官撫汝寧、南陽、黃州三府，督劉洪起、黃鼎、毛顯文恢勦楚、豫；凌駟巡按河南兼督各鎮，兼理河北、山東招撫；陳潛夫另用。

陞應天府丞瞿式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地方。

正推萬元吉，式耜以借推得；蓋忌者陰而遠之也。後爲留守粵省□事，與尙寶司卿張同儻殉難最烈；論者方之文信國云。

陞四川僉事馬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復原任浙江巡撫黃鳴俊冠帶。

陞賈登聯都督僉事，充四川總兵官。

廕內臣孫象賢、孫珍各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偏安排日事蹟卷九

大清順治二年正月（弘光元年）庚寅，補光祿監事丁允元吏科、原任兵科方士亮刑科、〔楊〕兆升兵科、南吏科郭如闇戶科，御史周昌晉、袁弘勳俱廣東道。

允元，崇禎時以不繳紅本，處。士亮，從故輔周延儒督輔，坐累，配。如闇、昌晉，雖以時論傍時致掛「逆案」，然不聞躋遷，且少有所排陷；故得雪。弘勳，爲人輕鄙，與復官，濫也。後允元降北，爲蘇知府。

癸巳，加助餉王司木增行太僕寺卿（？）。

命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凌〔駟〕防守虎牢。

時北兵渡河，撫、按退屯潁、壽、沈丘間；故促往。

命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堵潁、壽與〔興〕平伯高傑守歸德、徐〔州〕。

大學士可法疏言：「我與□所隔，僅一河耳。河長二千餘里，非各鎮兵馬齊力得禦，不能用也。故高傑欲自赴開、雒，而以黃得功、劉良佐兵馬守邳、徐。久知敵之乘暇必在開、雒，無如兵力不能遠及何！今敵已渡河，則長驅而東，刻日可至；禦之河以北，艱難百倍矣。兵在河上者，月糧壓欠，苦饑寒；當歲暮時，每名求銀一、二錢過節，亦不可得。臣標兵如此，各鎮兵可知。傷心時事，有淚空洒！今

敵既南渡，併力攻寇；而兵力及我，只不過兩月間。況敵中傳言，久有「正月南侵，東西並犯」之說！今攻邳之軍未還，濟寧現集糧喂馬，意豈一刻忘江南哉！若非廟堂上多發糧餉，以得功、良佐兵堵頴，高傑兵守歸、徐，大家齊心、勿分彼此，臣恐江北之禍即在目前。江北危，而江南亦豈得安枕耶！」命依行。

命興平伯高傑提兵與總督張縉彥直抵開、雒，進據虎牢；仍令戶部速發糧、銀接濟。

初，傑爭揚州，督輔可法頗爲所窘；後感可法忠□，頗傾心□依。而靖南侯黃得功以傑往相構，猶懷疑不解也。至是，傑聞李〔際〕遇降北，遂致書可法云：「爲今日計，似宜速調黃、劉二藩緊防開、雒，則傑可以全力注徐、邳。若二鎮憚於險遠，宜徑調赴邳、宿防宿；傑量提兵直趨歸、開，鼓勵中州□就近聯合堵寇敵□，且急圖完雒、荆、襄以爲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枕」。又具疏侃侃言之，與書意略同；內□「臣以一饑軍忍餒忍凍，惟力是視；誓欲收拾人心，再整土宇。近見黃得功有疏，猶介介角口；臣置若不聞，但一意以君父仇恥爲先，誰實堵禦防河而較論長短爲哉！」時總督張縉彥議與傑合，而可法疏亦云「傑抵開、雒後，有賊勦賊、無賊禦敵。但所急需者，飽□之糧餉耳」。詔從之。獨得功故意猶存，不肯遽往邳、宿，爲傑後勁；而東平伯劉澤清又挾橫難任，故可法調劉良佐當之。其調劑

，亦云苦矣。

甲午，監軍僉事耿廷鐸力辭□□。允之；命以參政管遵□監軍，督滇兵辦賊。陞尙寶司丞鄒之麟應天府府丞。

御史鄭瑜疏□原任鳳督朱大興。報聞。

命東省諸臣慕□來歸者，吏部諒才敘用。

從御史凌〔駟〕言也。

雷，命諸臣修省。

命督、鎮差官不許下縣催糧，有司亦不許擅□，候解部照款接發。

時各鎮諸餉不敷，以差催爲名，沿途截刼；故令禁之。

乙未，降革職四川右布政王夢錫一級用。

夢錫，先帝時以糾多賊，革職。從輕議者，吏部尙書張捷兒女戚。

太常寺卿葛寅亮疏言懲貪獎廉之法。命部院速議行。

疏言：「神廟時，甲科官盡皆自飭，鮮計賂遺；鄉科亦多自愛。惟他途之朽□汚下或然。今甲科中，比比而是。司□者，出納皆有扣剋；鞫獄者，輕重多以賄成。卽掄才之任，交易若市；而地居清要，又或借潤於居間。源之不清，流如何潔！凡爲外臣，無不括民脂以遽進取。故桁楊桎梏之下，富則破家析產、貧則貼婦賣兒

，怨讒交騰；大法小廉之風，蕩然矣。國法非不知，而同氣相引，儼然混列清華，揚揚自喜；即敗露歸林，廣田園、美宮室，足娛一生；人亦競艷之。彼視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更自媮快得計，而寧復顧國恤也！故貪者必置之重典，賊務纖悉嚴追；若壞法賊重，即宜藉沒家資，並喪其所自有。效值軍需告急，民力惟艱；免加派之煩，以此相抵，實大有裨於國用。至於廉官節介性植，取與必嚴，固士君子持身自愛之道宜爾。然餅罄壘恥，室人交謫；勉以自立殊難。故養廉之道，自古不廢。乃今俸□折□鈔，業已甚薄；且艱予不給，而又搜括無餘地、捐助有多端。在貪者僅出餘□，愈得藉口以咨其貪；廉者至損生計，莫能資身以成其廉。要惟天秉忠誠者，清之不濁；而世多中人，轉相仿效，安望天下皆廉官哉！是必悉反乎此。卽俸薪之折勢難遽復，亦宜量斟以有待。聖祖於選官，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而於貪者必嚴法不宥，令追賊所得；不但有資充餉，亦可復厚□廉吏。抑揚之間，所關風勵非小矣」。

授睢陽民李承胤錦衣衛指揮僉事。

刑部尙書解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俱允之。

學龍既奉前旨，將光時亨所駁等罪，各加一等。惟六等潘同春等以候選小臣受僞無據，仍歸原擬。疏末請停刑，蓋爲時亨與鍾綏須「與」死也。恐閣臣士英不悅

，或再駭；適士英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往見，止過閣臣鐸密商。疏上，批允；有「詳慎平允」之褒。待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己，怒。會訊僧大悲獄，阮大鍼與張捷、楊維垣等言「且晚當訊僧有疏」；學龍遂移病。大鍼入，士英幕多微小興，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薦；乘機中之，有以也。

加皇親都督李鉞鉅太子太保。

清學田，輸銀入官。

革方拱乾、雷躍龍、吳履中等職。

工科都李清疏陳新政。命申飭行。

疏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改元換號，與天下更始；則願皇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無徒以南朝天子自況也！昔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囊括南北，所手勒屏間、且晚吟哦者，惟「南朝天子愛風流」爲戒。臣願皇上力追高皇共勒斯民，無以賞花釣魚，遽侈宋宗太平之盛；且以臥薪嘗膽，時存越王辛若之忠。異日恢復功成，與高皇開創並謂金陵有兩聖人焉，皆起東南而有西北，厥功懋哉！雖然，漢賈生不云乎？「群下之衆，而王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萃於群下也。但無恥俱苟安，則王上最病」。咏斯言也，非群臣責而誰責哉！夫責諸臣以平奴、盪寇，猶曰「斯事重大耳」；若責以賄賂無營、情面無徇、水火玄黃無過戰，惟兢兢整綱飭紀

、信賞必罰，則又誰不能況乎！王，猶天也；乃甫經申飭，忽爾弁髦。如監軍、監紀不宜濫，設則有飭；而題請如故。希贈、希蔭不宜濫，乞則有飭；而封進如故。賞功、酬勞已極攸厚，不宜再三請，乞則又有飭；而上自勳戚重臣、下及護隨冗員，干冒無厭。聾聵耶、藐抗耶？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近臣如此，何以責外臣！若尤而效之，視爲固然；則萬一敵、寇揚塵中外益急，而呼兵兵不應、呼餉餉不應、呼將若士又不應，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蓋以崇禎十七年爲單□之初，則收拾人心，一大機括也。步太急則踴故，當以兼容並包者予天下以風和濡之象；所謂「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者以此。以弘光元年爲中興之始，則又整頓人心一大機括也。水太濡則犯故，當以震厲奮迅者示天下以當烘電掣之象；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以此」。疏奏，命通行申飭。

鎮河總兵許定國叛，襲殺興平伯高傑於睢州。

初，定國久據睢州，意憚他徙。會河南總兵王之綱開鎮歸德，內不自安；有言其送子渡河，招北兵南渡者。適傑至歸德，欲以威攝定國，招之會；不應。□復約撫臣越其傑、按臣陳潛夫等往睢，定國始郊迎。時其傑以爲不可入城；傑心輕定國，縱馬入。酣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塘報通敵、送子事示定國；國愈疑，無離睢意。傑促之，怒；□遂於十二夜伏兵放礮，大呼。縉彥與「其」傑等皆倉皇走

；惟傑臥未起，擁至定國所，被殺。先是，傑以定國將離睢，盡發兵駐縣，開封存者內丁數十人而已。定國先多覓妓，選四艷□傑，而以二妓偶一丁寢。及礮發，一丁已爲二妓掣，竟敗。次日，傑部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走降北。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稱快。然此行志甚銳，故有惜其死者。

戊戌，補原任御史李瑞和貴州道。

先是，瑞和爲死難左都李邦華糾，削職——以按浙不檢也。

陞吏部主事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內臣高起潛請開丹陽練湖助餉。允行。

謂開之爲田，可變價五百兩（？）。

庚子，陞兵科左錢增刑科都給事中。

癸卯，令汰內地監紀、贊畫等官與借名加級各武弁——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復已故閒住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李思誠原官。

工科都李清請也。丘志弘私賄崔呈秀爲嫁禍，致削奪、追贓。兩僕一死、一戍，猶坐住。故辨復。

誠意伯劉孔昭疏糾御史王孫蕃、劉憲章。命部看議。

先是，御史陳良弼等皆以定策功加銜，孫蕃因病不與。自辨決計，因聞者嗟向

隅耳。憲章以巡關南歸，得還原官。而山東巡撫余日新先下獄，故孔昭兩糾之。然情同法異，不止憲章；而孫蕃則以糾償糾也。

以大工成，錫輔臣可法、士英、鐸、應熊銀、幣，予工部尚書何應瑞等、內臣韓贊周、武臣馮可宗等陞賞，靡有差。

文臣得蔭者，工部尚書、侍郎三人，俱入監；內臣蔭錦衣指揮者韓贊周一人、同知者盧九德等九人、僉事者喬尙等八人、千戶者李國輔一人、百戶者□國泰等三人。

甲辰，命剛「三朝要典」。

原任□□□孔嘉疏言：「『要典』一書，史臣持論甚正。後崔呈秀無端附和，增入一疏，貽玷簡篇。乞行刪正」。允之。

議起原任戶部侍郎宋之普——既而罷之。

之普爲戶部侍郎時，曾薦錢謙益等，冀取容門戶。後吏科都章正宸厭薄，抄參之。至是，賁緣御史張孫振、黃耳鼎，疏薦求起用。終以見惡劉澤清，故寢。後仕北爲戶部主事，陞常州知府；澤清惡得其正者。

起陞原任山東參議張時暘尙賈司丞。

阮大鍼同籍也。

起陞原任右通政馬思理爲左通政。

思理先爲右通政，坐仲吉救黃道周，下獄。至是，起。後北兵破福建，思理自縊死。

蔭內臣張師孔姪世錦衣千戶。

以乞憐微勞得之。

命吏部侍郎蔡奕琛以原官進□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初，奕琛抵任，□上疏自辨；內言：「臣向者偏及風聞，牽及禮臣錢謙益；今謙益休休雅量，盡釋猜嫌，引臣共濟，方愧深嘆爲不可及！臣獨何心，敢留成念！然當日力阱奕琛，欲以受吳中彥賄相加者，實謙益也。」人兩哂之。至是，入閣。時誠意伯劉孔昭等欲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書右丞相例入閣，以輿論交辨而止。准禮部右侍郎謝德溥終養。

德溥母逾九旬，懇請。允之。

乙巳，降溧陽知縣李思模五級。

時定約贖，赴考童生以三兩爲率。思模言本縣童生大半赤貧；坐阻格，降。

陞大理寺右寺副張淳太僕寺寺丞。

淳，崇禎時爲工科，以累謫。

贈原任登萊巡撫陳應元右都御史，蔭一子。

先，應元子乞蔭，不許。至是，又以貧緣得。明旨無常類此。

贈刑死御史馮垣登太僕寺少卿主事、鄒逢吉太僕寺丞，予祭、蔭子。

賜兵部侍郎阮大鍼蟒衣。

以黃年琦兵部主事，仍監軍。

時充爲事官之令方新也，遽有此授。

丙午，戶科吳陳體元新政五事。俞之。

一曰詔旨不可不信：「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所遵守。邇來事變錯出，間多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雜；誅殛之典，初嚴而終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寬者□日上；重爵賞矣，而請蔭乞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延遲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臣謂甲申五月以來，新綸美政，宜勅該衙門恭加詳訂；舉一切大事有關治要者絕去二三，炳垂史冊。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遵」。一曰人才不可不核：「人才爲治所從出，頃者典籍無□，錢神有徑，人思躍冶。初仕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牘日廣，啓事日勤；果盡從君父封疆起見否？臣請自今以往，求才務寬，而用才務嚴；寧重嚴於始進，毋致追恨後轅」。一曰

□材不可不儲：「將帥之略，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請自今嚴飭中外：蓬華之彥，非韜鈴之略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弗登。技勇騎射，實實講求；無人不奮於武威，無刻不激於同仇：□材不可勝用矣」。一曰國法不可不伸：「人心所以不壞，賴有公誼維之、法紀振之。頃皆主附逆之徒，卽盡膏斧鑕所不足惜。今聖明祝網，既垂法外之仁；臣恐此輩輦金翻案，奸狡百出，漸何可長！亟請嚴飭禁止。卽從前計典處分，其挂議輕者猶可榆收，而大貪、大酷斷不可□登進之階」。一曰言責不可不明：「祖宗設官，外有六曹、內有六垣；俾表裏相維，大小相制。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豈六曹蔑視封駁，而可稱法體乎？臣請勅下該衙門率遵祖制，重言責卽以飭官守。更祈陛下急謙言，凡條奏有當者務措於行；毋使批答徒勤，而實效罔著。凡此五者，皆鼎新急務也」。

江楚總督袁繼威陳兵餉實著；並請亟毀「要典」，以斷株累。

疏言：「竊臣逖稽往牒，代有中衰。成周維鼎雖遷，侯服環拱如故；宋中原雖失興元，隴蜀尙足爲江、楚屏蔽。今秦、晉久成寇窟，荆、襄未歸版圖；蜀省始爲獻賊攻陷，繼又爲闖遣叛將馬科襲踞。黔、楚、江、粵，禍漸剝膚。我舊京不受戎索，辱我使臣，牧騎窺逼河干；則形勢之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寇不可玩，罪在必勦；敵不就和，法在必戰。然淮陰之略不世出，睢陽之節難輕責。然人臣以爲

帝王御人，以誠謀貴□全。責寧南以勦賊，必裕寧南以餉，使君者行預有三月之裹；責四鎮以禦敵，必使四鎮戰守實有可恃。南者有以應乎北，北者自不迫而南；此須廟堂實實打算，不可一著鬆暇。今者履端受賀，人以爲拜乎！稱觴之日，皇上當以爲臥薪嘗膽之日。乞痛念大恥未洒，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爲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淫之費，可省者省之。更乞勅諭諸臣，亦痛念大仇未洒，後私□而同王仇；以伐木之和平爲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爲可戒！臣每嘆三十年來只爲「三案」葛藤，血戰不已！前此諸臣，當分任其過。若「要典」一書久荷先帝特旨焚毀，諸臣卽非屑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崔、魏殺人之書！臣請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昔平、勃迎立漢文，功在漢室，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功在唐室，不聞攻擊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大臣公忠善謀、翼贊其功。臣請乘此春和布政，再下寬大維新之詔；解□扉疑入之網，斷草野株連之藤」。上俞之；言惟「要典」不允毀。

御史李長春疏言南運與北運不同，請改漕糧爲民運，仍減兌費以裕軍餉。命戶部

兵部請廕死難左副都□□□錦衣世廕。命再議。

議。

旨言：「錦衣世蔭原酬軍功，濫蔭者比比」；乃獨斬殉國一臣，可慨也！

革刑部尚書解學龍職——以保國公朱國弼等糾其庇逆故也。

國弼言：「先帝大變，實殉□社稷；則凡我臣子，即當共殉。若復□汙僞命，不但忘先帝，更仇皇上：是李賊固賊，而從賊之臣亦賊也。既已爲賊矣，又安分差等哉！即強以□等分之，亦皆失當。如陷虜諸臣，姑暫免收拏，限三年定奪；是矣。其第一等見在從逆者，只云俟緝獲正法，不言收奴；豈從逆之罪，轉出陷北下！抑姑留逆孽，爲彼交通地也？此失刑者一。二等仍擬緩決，如光時亨、周鍾獻下江南，妄覬首功，曷嘗肯爲須臾之待而仍以緩死縱之；何待於二賊厚而於先帝薄也！此失刑者二。三等擬贖絞，云只欠一死，非有他腸。如項煜等欲爲李賊之管仲、魏徵，是以子糾、建成視先帝矣；而云「無他腸」可乎？侯恂既負有封疆、從逆二罪，即宜加等；而反以後罪略前罪，是汙僞轉爲滅死之路矣。且贖徒只可贖雜犯，死罪徒非爲此輩議。此失刑者三。四等擬贖戍如宋學顯等，或是服辜；若渺法媚賊之梁兆陽，何示僅麗此款！豈錢神有靈，可使中興無法耶！此失刑者四。至存疑另議一項內開：癸未庶吉士應副考功核別奏奪，據部疏前云何瑞徵受僞，今可知；卽有一二從他官□緩者，與京官何別！豈猶欲今日降調用之耶？徒開倖門，使濟濟臣工與李賊僞官同朝，辱莫大焉！此失刑者五。如已奉旨錄用者，果其現□事任，尙可

以後效責之。如巧立名目，今姑爲免死之牌，旋且爲□灰之籍；野心滑路，正未可保也。此失刑者六。每亦見彼保救僞節度使武懷者，未嘗不儼然風化之堂，亦未嘗一挂糾彈之口；遂敢冒清議爲之，致使屢旨詰責，忽化褒嘉乎！換日移灰，可恃可駭！時河南等道御史亦言：『先帝死社稷，此千古來未有。舉國翹首，望大司寇操此三尺先誅內賊，後討外賊，爲新朝興復先聲。乃推諉半年，夤緣百計；人人出脫，語語遊移。當時請降、勸進、開城、獻策、受僞、分符、提兵、追餉種種罪狀，一筆□殺。借口在北者，以爲聲援；卽繆獎竄歸者，以爲效順。要知□來諸人乃賊棄之而來，原非棄賊而來。據學龍云「只欠一死，實無他腸」；夫從賊之腸，何腸也？而倘有甚焉者乎？學龍爲此語，眞別有肺腸者也。據學龍云「正法南還，何以處未歸而降北者」；嗟嗟！敵寇豈終不□乎？方將尺組繫領□之闕下游魂，暫假何必借之比例。學龍爲此語，何其輕天朝而小視中國也！據學龍云「或不絕其歸漢之路」。此輩當日在朝，不能爲朝重；今日在北，亦不足爲北重。絕之不來，正是投界有北。學龍爲此語，何與若輩戀戀也！先是處刊「國變錄」之吳邦策，已隱然爲從賊諸人留一地步。嗣後援引唐家六等定罪故事，殊不思唐家六等爲有君在，故寬臣以不死；今先帝在天，從逆之罪至無等也。祇有誅之上可加，並無誅之下可減。乃議戍、議徒、議杖、議贖，簡極重難掩、無法出脫者，則挂名北中；擇在獄不

赦、無法解免者，則緩決歲月。據學龍云「御□改元，春和祥集，爲宜停刑」；獨不思舊年先帝遇難，正春月也。爲時幾何，而學龍遽忘之乎！據學龍云「金作贖刑」。先是失陷封疆者許以納金不死，已輕賣去江山矣；今又欲納金許從賊者以不死，不又將以祖宗之法輕輕賣去乎？嗟嗟！賊在封疆，猶可言也；賊在朝堂，不可言也。司寇何官？乃以包天之膽，恣意舞文！端揆何地？乃以障天之手，昧心罔上！昔黃道周於杖母逆子，誦其文章義氣；今學龍愛無君亂臣，惜其遭逢不偶；何聲氣連而議論合也！臣等誓不與賊俱坐，豈可與黨從賊之學龍同列！乞勅部院、九卿、科道從公速鞫。皆俞之。時諸臣欲去僉都郭維經，又欲去閣臣鐸、尙書黃道周，故正題與借題並行。國弼疏，則副都楊維垣草；而河南等道疏，則府丞鄒之麟代草也。惟吏科都張希夏糾疏，稍後遂爲中書朱統鑰所糾。得旨：「姑不究」。

復吏部主事龔省矩原官。

省矩，崇禎時以選事爲廠校羅織自盡，其妾亦同死；人皆冤之。

車駕迎皇考御容從大明門入，百官朝服侍班。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朱國祚各一子。

紹軾爲內閣，曾與同官馮銓挾移怨冤殺熊廷弼；至今恨之。

起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先任者，爲逐沾地也。時掌道張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且達吏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是名高；沾不能從。

丁未，御史沈宸荃疏薦原任給事中□周□、倪仁禎、原任御史徐殿臣等。章下吏

部。

□以請建懿安皇后坊，仁禎、殿臣皆例推。是銓可以「復原官」擬「原任」，吏部徐石麟命寢之。

命吏部錄用原任山東巡撫郭景昌。

卽曩旨所謂「朕在藩邸聞而惡之」者，乃知非上意矣；同鄉閣臣鐸所票也。景昌後以薦赴北，降官參政。

給御史加太僕寺少卿張孫振三代誥命。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卽停。孫振以御史加僕少，復援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職。至是，矇封三代，功司無敢駁者。

陞太常卿葛寅亮大理寺卿。

革陞任糧道陳亨職，身書役李纘雲等七人，俱沒其家。

餉務主事蘇觀生言：「守松江留銀不解，書役等作奸故也」。戶部尙書張有譽

言：「續雲等未經鞫問，豈無差別」！戶科吳适亦言：「陳亨仁心潔履，人孚民望；請虛公勘明，忽一背輕」。不聽。

戊申，刑科都錢增疏劾張縉彥、時敏、蘇京等。俞之。

疏言：「法不嚴，則無以塞亂臣賊〔子〕之膽；法不嚴且平，則又無以□亂臣賊子之舌。若身任中樞全城與殉難俱虧之張縉彥猶銜列司馬、身廁言官，先後降賊之〔時〕敏、蘇京猶名掛臺省，夫樞督何任、諫官何職？若蒙面□顏，不立賜梟斥；則諸逆方囊頭桎足就訊公庭，而此數人或高牙大纛、或紆紫揚青，猶作山望廷尉，彼何以服！乞皇上大震霆斷，勅下法司：務將從逆諸犯確覈嚴訊。至張縉彥等急須感奮圖功，爲贖罪計。倘復悠游玩□以致賊寇彼猖，貽君父憂，則罪並論，立膏斧鑕；所當並勅法司明列案末，以觀其後。功成，則宥罪；功不成，則正法可也」。

○疏奏，得旨：「使過諸臣如無實效，自有大法」。

督師大學士可法以弘光初元，請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用愛人、勤政講學，以資廓清。嘉納之。

己酉，改工部主事熊人霖於吏部。

人霖，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遇子也。先任久島令計處（？），□得爲銓部始此。修興宗陵。

內臣移文工部，請易綠瓦爲黃；故議修。

庚戌，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清仕路。下部議。

時八座之間，多有衰白。疏內所云「向人笑語，勉爲鼓掌搖唇；歸對妻孥，不覺筋衰力倦」。又言「既在班行之上，雞皮鵠面，攜手同行；將見田野之中，扶顛持危，接踵而至」：皆實錄也。

贈南工部右侍郎張守道工部尚書，廕子。

命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賜肩輿，著遵祖制騎馬；坐蟒、斗牛，非奉欽賜，不許僭用。其途次應迴避衙門，俱照舊制。敢有□冥僭越的參治。

辛亥，監軍侍講衛胤文請罷設江北督師。不聽。

疏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總督，一柄三操。不若去督師史可法，專用高起潛爲提督；或用總督王永吉，令督師還朝」。又言：「張縉彥爲北所迫，渡河而南，兵馬無幾；宜另用」。

加監軍侍講衛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高傑所部經略關、歸防勦軍務。

准戎政尚書張國維歸省，侍郎李希沆代署京營。

贈遼東巡撫丘禾嘉右副都御史、山東巡撫馮任右都御史，予廕、祭葬有差。

偏安排日事蹟卷十

二月甲寅朔，贈刑死主事鄭逢蘭太僕寺卿，予祭；不准廕。

命北京錦衣衛各官逃回求改南者會否從賊？不得輕題。

允內臣田成挑選淑女嘉興、紹興二府。

乙卯，命改思宗廟號，並議東宮、二王諡。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疏言：「臣記泰昌初，曾擬神宗「恭宗」，以「恭」之取美名耳。但因晉、隋諸恭帝皆以遜位諡，則美反爲疵，易「恭」而「神」，變之正也。若「思」之爲諡，亦晉人諡亡國列禪者。一昏庸、一英明，異行同號，雖美亦疵。乞勅部酌議，或易廟號；或以「烈」爲廟號，而諡另議。若謂明詔旣頒，難於中改；則何不乘此東宮、二王將議成服，而以更議先帝廟號者並議東宮、二王諡，然後同詔海內，矯正前誤盛舉，亦往例也。」允之。

命京營整理兵馬，親統六師刻期西討。

丙辰，陞工科都李清大理寺丞。

陞太僕卿王曠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高斗樞另用。

以斗樞在圍城，不能遽出也。

陞加銜文選司郎中劉應實爲太僕寺卿。

時兵部侍郎阮大鍼意氣軒驚，侵擾銓政，其門如市。輔臣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籤者。重以應實賣官鬻爵，恃二人爲牆壁，吏部尙書張捷畫題而已。或夜榜大鍼門曰：「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其爲人若此。惡應實以郎中加銜常少不實補而越陞，非舊典也。

補原任南御史徐復陽陝西道、御史陳以瑞河南道。

復陽、以瑞爲御史時，曾連糾門戶，致累累削奪；人皆尤之。

浙江巡鹽御史李挺疏糾運使梁招孟。命會同撫、按察奏。

挺巡鹽兩浙，需求無厭，招孟勒票不與。挺怒，提書役。招孟入見，大言幾飽以拳；挺錯愕避之。疏糾招孟貪。挺亦尋爲兵科錢源糾，人皆快之，獨掌道(?)。諡桂王曰「端」。

命宣諭臣王鐸入闕。

鐸當去輔高、姜在位時，內傳與衛甚力。又力言蔡奕琛、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每語同志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不則，覆瓶耳。誓不學周延儒、溫體仁輩以貪奸貽吐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逆」爲公所暗

摘，御史劉光斗又倡言攻之；不得已，一日三往，兼見、兼調停於內。疏方留中，尋宜諭入閣。鐸詩筆俱工，爲人樂易可親；凡票諸臣疏，皆「爾」之。一日，去輔姜曰廣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後於內，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尤多。丁巳，復吏部尚書張捷子伯駿原官。

伯駿，崇禎時爲通政司經歷；錯買禁器，緣捷故重擬。至是，因楊維垣言復。陞原任山西僉事錢繼登光祿寺少卿、尚寶司丞周瑞豹本司少卿。行人朱統纘疏攻江西巡按周燦，並及姜曰廣、楊廷麟等。不問。

先是，統纘疏糾曰廣，牽及燦；燦疏辨，詆統纘爲讒夫異謗。統纘怒，言「曰廣誣聖德有七不可，又爲九十七臣中之不花押者，何云謗？」又言「廷麟集兵謀爲不軌，一以熊文舉在虜，可以聲援；一以曰廣在上左右，可以內應；一以燦江西巡按，無敢發伏」。其語無賴。得旨：「不究」。

復原任編修吳孔嘉原官。

孔嘉父，爲族人吳□春所害；故借魏忠賢以報，致掛「逆案」。論者以此原之。

准原任湖廣巡撫王揚基冠帶閒住。

贈南祭酒許士柔少詹，廕一子。

戊午，陞工部右侍郎高倬刑部尚書，轉吏部右侍郎□盟左侍郎，改戶部右侍郎王志道吏部右侍郎；加兵部左侍郎阮大鍼本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防。

陞禮部郎中吳本泰尚寶司丞。

吏科右陳燕翼疏陳中興大義。從之。

疏言：「臣□見數月以來躁競成風，廉恥道喪。士大夫輩但見得官爲榮，而不以失義爲辱。纓冠進賢，卽希華要；旣膺民社，復濫京銜。監司之遷轉如流，危疆之督、撫遞換。贊畫、監紀，幾半天下；而兵驕將悍，所傳如故，且多分旣馬之肥。玉圍金娶，填咽巷衢；而躍馬橫戈，雅謝不能，祇驟長呵騶之氣。北遣疆臣，徒逍遙於河上；南歸亡虜，且縱橫於新朝。書左盡由辟召，何數短薄、髯軍；罪撫次第登壇，應盡孟明、曹沫。無例不破，有過皆仁。竟喪亂之後，而人材反多；抑不死之餘，其動忍彌甚。尤可笑者，黃扉臺長，憑闔外爲去留；多史繡衣，望江藩爲負固。凌夷旣極，長此安窮！抑臣近因覃恩濫及，而滋有慨焉！臣觀今日請襲、請廕者章滿公車，必不肯纖毫掛欠朝廷，彼爲子孫之謀則忠矣；而因此動念東宮、二王落處，實能爲人子孫黎民之保者若何！移封、移贈者數期取盈，必不忍一念遺憾血屬，彼爲祖父之計則周矣；而因輿情一矯望天壽諸陵、先帝先后寢園幽闕，朝晡

之脯糒者若何！平生歌舞，誰憶不歸之人！華屋生存，罔道西川之路。平陵下士，一盂飯不忍忘恩；一朝握手，不替成說。從未有十七年來身所比肩逮事之舊主，一旦蒙難如彼其烈；而曠昔三九侍從恩渥諸臣，未久已度闕置之，不復較理。乃如之人負恩頑薄，而尙望其殫思畢志詳事陛下者也！屈指舊恨忽三年，再逾數月，漸難提起。一時賢達，毋亦□□。是閉門討官，聚頭贖貨；雖言言討賊復仇，而事事壞法亂紀。譬如人家，父母有難，而其子弟、妯娌且相與較手澤、問田莊；一物不均，則相與詬誶兇訟，誤以怒罵爲痛哭。嗚呼！遠矣。今敵賊相持，勝負未決；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將吏，不聞一籌一策，用間用奇。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二十餘年來用兵敗道，踵習不瘥。今日在事諸臣，亦何須論同、論異，論彼、論此。但向西行畫取一步，踏斷闖逆之根；更向東來遙寄一盂，洒淚昌平之土。中興奇男子，誰復過此！不然，要不免因時活計，偷取一切富貴已耳。跛眇相嘆，庸有既乎！疏奏，命部院亟行申飭。

內臣李國輔請開採雲霧山。命會同撫、按勘奏。

戶科吳适疏言七不便，且謂「正統年開採，故激成大盜鄧茂七、葉宗留之亂」；然勘奏如故也。國輔時領勇衛營務；及奉命開採，士英以營務題授其次子署理。庚申，准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在籍。

後北兵破福建，兆恒據開化縣嶺頭山起兵，拒戰於陣見害。

陞御史李長春太僕寺少卿。

辛酉，隆平侯張拱日疏糾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命自行回奏。

維經居留都，久得民和；上□之。至是，府丞鄒之麟涎僉院席，與大絨等百計媒孽。適迎□恭皇帝御容，維經以病未出。越二日，見朝；遂唆拱日糾之，有「恭皇往爲諸奸媒孽，維經不欲觀效盛典，猶去年姜曰廣、張慎言不欲策立皇上」等語。□閣票議處云「必有所願者」，御筆更也。

命臧臣世襲侯伯原非典例，以後不得濫請。

諡楚王華奎曰「貞」。

降營將袁誠一級。

以縱兵截餉也。

壬戌，出久推不至左給事中陳泰來等缺。

時戶科右陸朗欲轉左，言於吏科都張希夏疏請出缺。有旨責泰來等觀望，命議處。內楊時化已任北，李如璧以蜀陷阻；惟汝燾不至。

命故官子孫陳乞年遠無稽、品望不副者，不得一概贖覆。

兵部主事蔡屏用請以節制之師省兵，以恭儉之規足餉。納之。

癸亥，准顧其謙襲封鎮遠侯。

蔭劉有錫錦衣衛千戶。

以隨皇太后駕也。

甲子，起降原任大理寺卿葉紹顥太僕寺卿。

紹顥，先以京察不謹處。

工科吳希哲請命各官自陳。允之。

時起用諸臣多耄，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則暗刺易應昌等；而希哲所云「筠心桂性，末境方饒」，則又爲楊維垣、鄒之麟解嘲也。

起陞原任吏部員外郎陸康稷文選司郎中。

初，禮部郎中吳昌時擬調吏部，忌康稷同鄉先輩，恐已起舊厄己，遂擬外轉。至是，康稷疏言：「先帝甄銓曹時，已奉旨留用，特爲昌時所阱」。命推補。

命修惠宗與先帝「實錄」。

先是，工科都李清言：「今日修史何先？唯修先帝之「實錄」而已。夫先帝歷年十七而惠廟歷載四，其「實錄」易編耳。止言當時珥筆諸臣，搖手革除，於是化國書爲乘，而子虛烏有皆佐筆端，則史彬「致身錄」其最也。若非先臣吳寬集內載彬墓誌甚詳，而安知從王之說庸，又安知從亡數十人皆庸之親。脫今日不舉先帝「實錄」

錄」亟行披輯，恐淆亂不止「致身錄」矣。且此十七年間或黑白互淆、或玄黃逆戰，墮辟堅於廟堂，而封疆之藩籬反坫；則逆闖之伺隙以入，止此爲厲階謂！宜早成是錄昭來玆，俾千載後知咎有所歸，而不至以故宮黍黎爲宵衣旰食之聖主咎；則暴諸臣罪，正以揚先帝美也。臣所知者，惟舊輔蔣德璟精心時政，富於筆記；宜令彙集成編，表送史館。而此外或採閱揭、或採部復、或廣集臺省諸諫草，仍遣詞臣、行人數員分省搜輯；凡郡邑故集、諸名公卿副本，皆宜博致」。疏奏，部復從之。再舉考選，授林有本等科道、部屬各官有差。

科七人：林有本、沈應且、張利民、韓接祖、錢源、徐方來、莊則敬；道九人：黃錫袞、劉襄、郝錦、畢十臣、王大捷、夏繼虞、郭貞一、王□、張屯罷。惟來集之以科、姜應龍以道俱抑部，而十臣、貞一又以部改道；皆閣臣士英意也。

諡皇太子慈煥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

吏部議補行人胡麒生科員。不允。

麒生往附聲氣；至是，以原擬科員冀復舊擬，爲戶科都熊維典疏駁之。遂疏訟「逆案」冤，辨故輔溫體仁誣至「堂堂言路，不容站足」。時閣臣奕琛與同邑，勿善也。御史郝錦疏言：「麒生以北闈關節革職，十二載並無考校禮科。今蒙皇恩還行人原職，乃得隴望蜀，異猾神鑽；逢要路便作奴顏，覲美官可以弋獲。或笑或罵

，或泣或歌，面目總不由己，神情若在懸空。廉恥既無，官箴烏取！疏奏，命吏部核議。

乙丑，浙江巡按彭遇驥請用遼將、招海軍，爲戰守備。不許。

時慮其招致游移，生擾內地也。遇驥出都，多攜劣衿粟監、破甌神弁，給以劄付同知、通判、推官、參將、守、把名色，許之召募，受賄不貲。又攜家杭州，出入衙門皆內戚也。

命汰衛所班運職操等軍，以餉銀濟軍需。

丙寅，准兵部右侍郎徐人龍回籍，准兵科陳子龍終養。

初爲浙江官會訊蔡奕琛一案成獄，方嚮用側目，遂乞侍養歸。子龍後同吏部夏允彝等起兵抗北師及與吳勝兆謀，被緝；赴水死。

命倪嘉慶以戶科新銜察核錢糧，仍兼四品服俸。

遣禮部尚書黃道周祭告禹陵。

道周臨行，疏言：『唐室天寶之難，李、郭討賊，二十五月而復；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討賊，二十九月而復。若建中之難，李晟、渾瑊討賊，則不十八月復。所以然者，李晟、渾瑊用奇，郭子儀、鄭畋用正；人心之玩愒不同，盜賊之盛衰亦異也。今人心盈憤甚於往年，賊勢偷離亦逾曩日。今欲東收兗濟、北略漳河、西

取應安，然後問洛陽之鐘簾、歸承德之松楸，上觀天壽；此曠日持久，其道良難。必如臣愚，得一沈鷲之將，簡士三萬、春糧一日日（？）出轅榆韋橋，東踰破車，度歷胸、歷博興，直上鹽山、滄州；此間千四百里皆荒曠，如升墟邑，惟臨胸、安丘、樂安、陽信間稍有屯聚，可因糧而食，走七晝夜至武至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雖有勁敵，望宣、大關門而遯耳。然後致陛下哀痛之意，祭告洒掃上十三陵，與長安士民拭淚而覲北廟。還分兩道：一下臨清，以收兗、濟；一下邯鄲，以取漳、衛。其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耿弇所發憤於祝阿、劉裕所歡呼於大峴也。燕都已奠，陵寢已安；然後修洛陽之鐘簾，歸承德之松楸，底定中原，如循襟領而扱衣帶，不爲勞矣。必候寇賊蕩平，從容觀變，發東南以取西北，力殫於仰攻，志衰於畫守；薪膽之勤，不知更幾歲月！乾元中和之勳，猶未可冀也。凡用兵如〔用〕藥，久頓則腐；用將如用□，久頓則銹。以銹澁之□付於鈍手、腐蛀之藥潰於下方，雖庖丁俞附，無以中其湊會矣。念春秋一時，閭巷黎老猶得登於丘壠，洒掃墳墓。至於禹陵三千餘載，猶蒙輿朝□念，寵以太牢；而天壽諸陵，往年缺然。追憶往時謹從祀官驅趨瞻拜，能不悲！是臣所不獲已，發爲東道出師、收復陵寢之說也。』

督輔可法請〔以〕高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不允。

傑既死，可法以傑前鋒部將李本身勇，請用爲提督；朝議未許。未幾，黃得功

等疏至，云「閣臣不知是何肺肝，用傑部將爲督」！目〔無〕督師矣。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還儀真；上遣內臣盧九德等諭之，乃斂兵。

得功銜傑不已，聞其死，引兵移儀真；名云備傑潰兵，實欲割地也。時傑寓揚諸將士一夕數驚；朝議恐傑部將之守開、歸者顧家屬還，致敵、寇乘隙，亟請九德等捧諭止之。得功奉詔，斂兵；人以爲不遠之復。

闖賊李自成爲北兵所敗，棄西安，走襄陽。

江督袁繼咸疏：「爲北敗雖可喜，實可懼。北未及謀我者，闖在耳。闖賊旣敗，江南誰事長江！上下宜早爲備」。總督王永吉亦言：「臣近聞西安已破，流賊敗走漢中，不勝踴躍；繼又不勝憂疑也！北乘虛擊賊，所向披靡，其氣必驕。向屢入內地，未逢敵手；今見國家新創，半年以來未能出門一步，其心必懈。懈與驕，皆犯兵家之忌。若簡饒勁馬步一枝，直走開、歸，進窺曹、單，防其抄襲。以淮、揚爲正兵，以驍勁馬步二枝疾趨沂、濟爲奇兵；電擊星馳，計日可復二城。若二城旣復，亮、濟、臨、德遂成破竹。兩軍輻輳，聯絡掎角，攻其無備，必建□。蓋當此內外凋匱時，須破〔釜〕沈舟，決一死鬪。倘動欲萬全求必勝之策，實無此策。臣不勝踴躍者，此也。若謂長河、長江未必眞稱天塹，一番挑激，彼必速來；殊不知敵方虎視中原，意欲併吞天下，特與逆賊相持，不暇傾巢壓境耳。今西安破陷已眞，

敵既入陝、寇復入□，以□秦、晉、東、豫、荆、襄胡馬進退自由，前無所牽、後無所掣，全副精神總在江南；縱不挑而激之，能保其不投鞭而問渡哉？臣不勝憂疑者，此也。乞勅下部議：如當決戰，便須乘此機令速挑馬步數萬、備辦糧餉，□道進兵；若兵馬、錢糧不能應急，先宜固守，亦須處處堅牢、事事著實。防江者當代防河者籌□；河如長在，便可作江上藩離。若從晉、豫上流渡過開、雒，則徐、碭、潁、亳俱是平原，安得有河可守？可餉當代司兵者焦勞，士馬飽騰，則戰氣自然百倍。今長戍荒原，在在枵腹；一或潰決，更以何兵爲守！昔齊人有「乘勢待時」之說；今有勢可乘、無時可待，過此以往，事變愈多，日益□亂矣」。初，永吉於十月遣遊擊賈以睪往京□偵探。至是歸，稱建州精騎盡往征闖，北直、山東一帶皆單虛；故永吉及也。事竟寢。

命裁減九江額餉六萬。

時閣臣士英、戎政阮大鍼皆與江督袁繼咸不協，責繼咸縮兵就餉額；軍中偶語起。繼咸疏爭之不得，力求罷；言「朝廷既不行臣言，又不放臣去，臣惟有以身死封疆；第如社稷大計何」！不允。

丁卯，住福建巡撫張肯堂俸，命勦賊自贖。巡按陸澄源候考核，調新陞正膺郭之奇外任用。

明旨責其玩視地方，專構小隙也。之奇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蔭方孝孺〔裔孫〕樹節翰林院五經博士，景清蔭酌議。

言清雖忠於建文，然挾□犯蹕，得罪文皇故也。

予關陝殉難諸臣贈蔭。

省城，則巡撫馮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統；榆林，則右布政邱任、中部知縣朱新□、原任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齡、原任副將尤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癸、楊明、原任副將惠顯、潘國俊、李國奇、原任遊擊孫貴、尤□昆、見任遊擊姬繼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經國、見任守備白任衡、李宗叙、見任守備左勉、惠漸、賀□雷、楊政璋、掌印指揮李文琨等；慶陽，則道臣段復興、知府董玩；商州鄉官，則原任吏部尙書南企仲、誥封副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山東巡撫王道統、山西參政田時震、禮部主事南居業；蒲州鄉官，則原任磁州道祀萬齡；慶陽鄉官，則原任太常寺少卿麻僖；咸寧縣舉人，則朱誼衆。內都任尤世威，合門皆縊；而朱新趨一未配妾，亦投繯死。惟榆林以力抗，闖逆爲所忿；城破，自指揮、千、百戶及士民死者數萬人，皆不可考矣。先是，御史霍達於崇禎末年旨未及復；至是再請，故卹。

贈甘肅巡撫湯道衡兵部右侍郎，加子遇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云勦虜功。

勒禮部尚書顧錫疇致仕。

御史張孫振疏其居官狼籍，持議偏僻也；內云：「溫體仁在正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先帝御諡『文忠』，而錫疇輒擬追削，逢迎門戶。彼行與諡謬者，莫若矯誣三朝之孫慎行；而錫疇何不一駁耶！鄭鄮忍心杖母，由慎行引入詞館；起用一日，聯舟並進，震孟結爲死□，倡和呼招。獨體仁摘發，功在綱常，便可名曰「忠」。乃錫疇於鄭鄮之死友則特諡之，而爲先帝執法之臣則削之，何也？乞將錫疇□□削去濫諡，復還體仁諡」。疏奏，勒錫疇致仕。錫疇先以署銓議，爲章正宸、熊汝霖糾；至是，□爲孫振與何綸糾：兩岐夾攻一人而已。

轉姚思孝大理寺左少卿，陞太常少卿沈胤培右少卿。

復監督勦寇太監□元斌、司禮太監王裕民原職，予祭葬，廕弟姪一人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元斌與盧九德嘗督黃得功勦寇，又勦李青山於山東，頗有功。御史王孫蕃嘗爲州守，及選御史，劾其所部淫掠；先帝命逮之。斌疏辨，孫蕃復言：「疏未下科，斌何由知；應有漏洩禁中語者」。時上方怒漏傳邊報，乃並裕民下獄，死西市。至

是，雪。

戊辰，予北使兵部右侍郎左懋第母陳氏卹典，准錄用原任吏部員〔外〕左懋泰。

時懋第久留北，欲授官，誓死不許；圍守愈密。未幾，又欲取懋泰至，授官；懋弟貽書力阻，惟命葬母，他不及。至是，督輔可法爲請母卹典，兼錄用懋泰。從之。懋泰當闖逆破京師，不能死；懋第卒，抗節死北。

予原任刑部左侍郎陳以聞祭葬。

以聞，先帝時察處爲民。

准常沉襲封上饒王。

准御史李模在籍養病。

模見時事日非，故決意不出；人服其識。

己巳，復原任御史李嗣京官。

嗣京先爲吳昌時所□被糾，議處。

河南巡撫越其傑乞休。不許。

責其以道臣簡用、官至部堂，一味諂卸也。

庚午，加兵部員外耿章光尙寶司卿。

原任山西巡撫如杞子。

命更讓皇考恭皇帝諡——從太常少卿張元始言也。

元始以「恭」爲請禪主諡，請改「共」。

辛未，命有以縉紳、士民家產□媚鎮將及宗藩、勳戚等家者，立正大法。

以高傑勒詐巡撫朱一馮，故禁之。

以左諭德沈延嘉兼洗馬，管司經局。陞檢討賴垓右中允、原任庶吉士張星編修。

星，崇禎時以累閒住。後降北，爲淮徐道。

予東平侯劉澤清弟源清諡「武節」，仍加祭。

源清，戰死。

壬申，禮部尙書錢謙益疏修「國史」。

疏言：「萬曆中，閣臣陳于陞請修全史，開局纂修，旋即報罷。大抵官多，則拜除不一；人衆，則考要難稽；文雜，則貫串無緒；古人所以有「頭白汗青」之嘆也。臣壯歲登朝，留心史事；三十餘年挖揚討論，差有頭緒。昔宋臣司馬光編修「歷代通鑑」，以衰疾乞就冗官；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卒能成書。臣願比先例，卽家開局；或書成徑進、或按期繳納，仍聽閣臣總裁改定，奉詔頒行」。疏奏，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謙益博覽群書，尤精文學；搜羅考核，備極苦心。人亦以此服之。後國亡，史稿盡付絳雲樓一炬，殊可痛也！

復已故閒住太僕寺卿徐景濂原官。

天啓時，景濂爲御史，以首駁「三案」，例轉；時給事中王志道獨是其言，具疏救之。後挂「逆案」，緣此。

起戶部左侍郎吳光義原官，管右侍郎事。起鳳督朱大典兵部右侍郎，陞左僉都易應
工部右侍郎。

光義老而溫，爲鎮臣勒助餉所苦；故謀起以避之。

陞蘇松副使陳洪隘太僕寺少卿、廣東僉事清尙寶司少卿。

洪諡爲守，與松守方岳貢齊名；今始陞。

予錦衣衛劉僑祭葬。

僑，天啓年掌衛，以議獄不肯媚璫，罷。至是，以糾黃澍，故得優卹。

癸酉，陞工科左李維樾本科都給事中。

准兵部尙書管左侍郎練國事解任——尋卒於京。

國事方正，有特操。與魏國公徐弘基先後卒，幸也。

撤高傑兵回，命廣昌伯劉良佐赴防歸德、總監高起潛駐揚州。

保國公朱國弼疏糾原任淮督路振飛。命部院看議復。

振飛督淮時，李逆方張。上扁舟河干，不納，矢石載道；銜之。通政司楊維垣

久戍淮安，振飛其梓里，待忽略；不快。至是，國弼料其不法，且訐振飛「鳳陽天子氣」一語；未幾，行人朱統鑣復糾之。俱命看議，蓋迎合也。

日月赤——占者以爲兵氣。

戶科吳活疏陳吏治五患，請嚴行釐飭。允之。

甲戌，進大學士蔡奕琛文淵閣大學士，廢子，給誥命。

贈吳士奇工部右侍郎，予廢。

授錦衣衛千戶□祥指揮，子孫世襲千戶。

以舊勞也。

乙亥，追封皇弟由槩穎王，諡「冲」。

……

御史袁弘勳疏罪「三案」。命已之。

首及已故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姓、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勘議。末及袁繼威，謂其公然祖述，倒身帖逆，罪甚；□將□案內諸奸並究。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閣臣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思永固福祿而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阮大誠也。初，大誠里居時，欲與河南國子監生侯方域交；卻之。適左良玉

憚流賊逼，託言就餉南京；大帥以方域與良玉善，誣爲內應。方域以書誚之，內云「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若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所宿恨」。至是驗。加督輔可法、總督王永吉、鎮臣劉澤清、高傑銜各一級。

以邳州禦敵功也。

丙子，復原任宣府巡撫沈榮原官，仍議卹。

崇禎時，榮私與北盟，爲內臣王坤糾；故戍。

補原任吏部員外葛含馨考功司郎中。

爲明歲大計地也。

淮慈爇襲封崇王。

更上思宗烈皇帝廟號曰「毅宗」。

署禮部管紹寧疏言：「諡法、廟號不妨互相。如我朝有睿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況卜世無窮，嘉名有限」。詔用「毅」。

補李元功中府添註僉書。

元功便嬖故輔周延儒、溫體仁，曾挂彈文。至是，又爲閣臣士英昵；人號「三相應天」。

贈死事武臣沈壽崇都督同知，子孫襲錦衣衛百戶一輩。

子。
丁丑，贈死事知府王行儉光祿寺卿，予廕，祭葬；潛山知縣李胤佳太僕寺少卿，廕

陞吏部郎中來方煒太僕少卿。

……

吏部余颺、科馬加植、道高允效、沈宸荃也。颺爲阮大鍼所惡，言於吏部，勒令例轉。嘉植，南渡數疏頗錚錚；尙書張捷言其居北科時，與廖國遴等一行人也。允效與宸荃，皆持議不附；時掌道張孫振惡之，故俱外。時孫振嗜賄，某御史面乞某羞屈二指；孫振以爲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二百金至；忽對客大言曰：「若堂堂御史，賄差當糾！」某御史失聲色而走。

諡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文莊」，廕一子。

加陞內臣韓贊周二級、李國輔一級。

以殫心營務也。□贊周性鯁直，在上前每多規切；及移疾私寓，士英等益無所憚。尙側目國輔，謀去之；屬所私以開採事□會往□國輔見科臣駁疏，請止其行，不聽。後贊周京城不守，自經死。

工科都李維樾請早建太廟。命工部議行。

命止瀛、黔入援兵。

以乏餉故。

□宗室監紀朱蘊猷、朱繇荻爲民。

以其詭卸危疆，入都與營也。

寧南侯左良玉疏救江督袁繼威等，言「要典」宜焚。諭解之。

初，繼威以江上兵薄，鄭鴻逵兵船不還，須更造；檄九江道葉士彥於江流截買。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繳檄不肯買。繼威以令不行，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威，且謂繼威腹弁胡以寧勸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開督鎮交也。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畏，乃疏辨，並明與繼威無隙，詆耳鼎受指使；末又云：「臣讀邸報，未見兵何如強、財何如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帝焚典而亂臣賊子亦懼」。時攻繼威者遂謂與良玉唱和，脅制朝廷矣。繼威力詆士彥，屢疏不休；議者亦病其氣盛。戊寅，禮部主事吳景直請開館設局，纂修「三朝實錄」。俞之。

其說祖「三朝要典」，附時趨也。

聞賊李自成兵至承天。

御史周昌晉補糾漏案楊汝成、宋之繩、曹溶等。命法司併覈。

汝成以左都李沾至戚，故免議；糾汝成，意在沾也。

己卯，改浙江巡按彭遇颺於江北、江北巡按何綸於浙江。

遇颺至浙，所擁紳弁兵以千計，橫甚，強市於民；民愬之，輒縱兵。衆怒，群噪署前；遇颺出兵掩殺，死者七十餘人。事聞，故調；竟不之罪也。遇颺後降北，爲漳州道。

准張承志襲封惠安伯。

命戶部未還錢糧，仍責撫、按；不得濫委閒曹，以濫搔擾。

命□張拱日左府、孫維城右府、鄧文堯前府，各本僉事。

庚辰，禮部失印，署印管紹寧具疏請罪。

御史張孫振請改元考察。下部院察例具奏。

時東林列仕藉者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雖京察有期，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光斗、袁弘勳以資深不得，皆恨。大約首除異己、繼掃中立，終則自相蹄噬矣。

起陞例轉御史熊紀太僕寺少卿。

紀，萬曆間以察處王之寀例轉，累陞至參政；皆不赴。

命「逆案」無得濫雪——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孔昭言：「璫昭雪，專爲陰行贊導，原無實迹者言耳。若獻媚有據，豈應翻

案」！從之。

准戶科左羅萬象在籍養病。

後北兵入江西，萬象與左都鍾珩等五人至南京，皆自誇爲孫之鄉所舊，懇洪承疇題入朝。尋勒回；識者羞之。

補閒住兵科左虞廷陞吏科左給事中。

廷陞，逆璫時有「要典旣成，粉囂宜息」一疏，挽救良苦。尋被璫削奪，且疏糾孫居相；而「逆案」中誤謂「糾趙南星」，尤枉。至是雪。

壬午，〔□〕首輔士英太保、鐸少傅，加署職方王期升太僕寺卿、員外耿章光尙寶司卿，餘內外部科官加級有差。

以剪降賊渠程繼孔也。

命部院看議左僉都郭維經——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也。

初，維經署大理寺，刑部以僞防禦使武懷招送押，初未解審也。次日，疏上，維經疏救之。至是，國弼言：「懷受僞命、僞印、僞牌票，何務何疑！維經救懷疏中已自吐未審，何以懸斷無死法！且一則曰「可乎」、再則曰「可乎」，把持要挾，直辨其不可也」。又謂：「防禦使印，當問甘受與否；淫奔之女已出奔矣，又何問其甘淫與否？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同懷速訊」。命看議。

起陞廣東僉事水佳胤尙寶司司丞。

佳胤以訟「逆案」連察，故御史也（？）。

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

加趙懷民太子太保，麻一子世錦衣衛百戶。

命「從逆」各犯及雷續祚一案著法司速行訊結——從吏科林有本言也。

疏言：「續祚不孝、不忠，宜早付一決」。

偏安排日事蹟卷十一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命勸議吏部主事夏允彝、文德翼——御史徐復陽所糾也。

兩人以南渡草創，從「讀禮」中補銓曹；然未抵任，非其罪也。吏部復二人能，降調。允之。後北兵破松江，允彝投水而死。

命看議御史陳潛夫。

吏科林有本言：「彭遇颺藉持斧之勢，作蛇豕之盟。其出都也，舳艫接於河干；其入浙也，妻子頓於境上。一輦金而入幕，卽有兄弟之稱；凡給筭而橫行，盡爲盜賊之狀。近有自浙來者，述其滿省北將、遍地筭弁。或寄食編氓，或派餉巨室；明吞暗劫，輒云親屬。更可異者，去冬有「富強不費兵餉」一疏，題薦至四十七人；來歷不明，踪跡詭祕」。且曰：「十七人外，更挾三十饑鷹，以資四十七人之擇。浙民幾何，堪此荼毒！宜乎以變告也。若陳潛夫以推官入賀，營改巡方；今又卸肩回道。旋丁父艱，半年可李，儼然讀禮侍御。當日躡改，或冀其收拾兩河爾。今效安在？」疏奏，止令陳潛夫看議；遇颺不及也。

命議諸陵忌祭。

時諸陵帝后忌祭皆設孝陵，太常少卿張元始言：「本陵正祭僅八，而諸陵望祭至五十百一（？）」。前饌未徹，後期踵至；縱橫隧道之上，非所以嚴昭事也」。謂「凡遇忌辰，宜祇備牲醴，致祭於奉先殿。惟遇五節，則總設一壇，祔祭諸帝后於孝陵」。從之。

御史劉光斗補糾漏案吳邦臣，並及陳名夏、方允昌等。命一併提問。

疏言：「諸臣再迎西□，旅嗅北鞞；數月而兩易冠裳，一身而三呈頤類。前途如此，後效可知；豈宜予以錄用！至漏案吳邦臣等，宜勅諭諸臣各據確知，補牘入告。陳名夏竄迹他鄉，方允昌逍遙故土；若縱而不緝，何以服在係之心！」疏奏，允之。

御史袁弘勳疏雪傅樾、高捷、史葦、陳殷、張文郁等。

葦按淮揚，貪，死獄、沒產。殷、文郁，供工部主政，以三殿工超擢部堂、京卿，故旨云「不得輕議」。若樾，連糾左光斗、魏大中等雖過，然糾狎邪汪□言差快人意；況以糾逆璫議，致服□後終。當世不虫，何云「逆案」！吏部尙書張捷每聲其枉，然不啓、亦不雪。或曰先經楊維垣糾，意非許也。

原任大學士李標卒。

陞吏科都張希夏太僕寺少卿、御史周昌晉太僕寺少卿。

希夏，後謀北刑科左，以被糾不果。

陞兵科左羅志儒禮科都給事中。

志儒，後降北，爲安廬道。

乙酉，陞通政使楊維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僧大悲伏誅。

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御史高允茲未例轉時，曾疏言：「大悲一案，其狀似癲、似狂，其言如夢、如嚙。先帝必無十二年封齊王之文，□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藩封貴重，寺人驕蹇；招內「潞王下位迎接與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正不知有風影與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在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或令潞藩與李承奉並紹芳諸人明白回奏，以釋群疑；或三審既明，即便正法，了此公案。伏乞皇上霆斷！不然，葛藤不斬，弓蛇自疑，一波復作；起桐封之危疑，滋委巷之裨說，開□網之□端，可乎哉？」會謙益、紹芳各具疏辨，而上亦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遂誅大悲於市。時御史張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使線索」。又云「豈是黎丘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非上寬仁，大獄興矣。

丙戌，改詹事府尚書錢謙益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

丁亥，命復故輔溫體仁諡、蔭；文震孟諡仍舊，不必議奪。

命皖撫歸併應撫，屯撫改爲鳳督；王永吉帶撫淮安，衛胤文兼撫徐、揚。

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英殿，面諭會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北來太子真僞。

先是，去年十二月間，有鴻臚少卿高夢箕僕木虎自北而南，中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驚詢，謬云：「我王子」。既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深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聞娓娓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疏聞；繼謂此先帝胤，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濶步。夢箕姪不能禁也，懼；書達夢箕。夢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進朝追回，至紹興方及。至是，奉上諭：「朕念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若果係眞東宮，朕尙無子，即□養他。但昨遣內臣李承芳、盧九德前去審視，回奏「面貌不對，語言閃爍」。卿等可會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正宗、李景廉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

兵部侍郎左懋第密疏至，亦言虜中有一太子。不知真偽。詢之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爲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爲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誤以「孝經」爲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書小字於旁爲「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尙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廉，亦不識也。又兵科左戴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鞫吳昌時，攜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衆猶無言，惟閣臣鐸大言曰：「假」！使退。未幾，左都李沾同數人升階，始□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木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據實奏聞。

上召對群臣。

卽會審之午後也。上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卽迎入大內，仍爲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時左都李沾持「僞太子」手奏疏奏者再，上皆不願言也。徐命取視，付法司再審。兵科左戴英疏言：「王之明雖係狡獪，然年力尙穉；必有大奸之尤，挾爲奇貨，將開群疑。凡宗藩之錯居內地、督鎮之分闕外藩，莫不喜談

樂道；別有一種錮廢管紳、橫議處士，專意造言，不風且波。況業有假者在，則更不難文致。竊謂此獄宜稍需時日，使天下共見爲假；毋速結頃刻，使天下妄意爲眞。卽已付法司，而一切提防尤宜慎密。蓋之明之來，必有群奸護至；計此時必潛伏叢藪，暗中探聽。知計不行，又何顧一之明，不尋「滅」口之計。乞勅法司嚴之又嚴。若主使之人，務在根究必得，乃可昭示薄海」。疏奏，命法司審。

大學士可法請召回□巡撫、總督衛胤文（？）。

戊子，革新推四川巡撫馬乾職，撫、按提問。

督輔應熊糾其淫掠不遵也。

命督輔王應熊以便宜行事；違節制者，用賜劍先斬後聞。

川陝總督規復保、順二府，楚撫亟復荊州，鄭撫扼守大寧、大昌、達州、東鄉出路，沅督扼守平溪、四衛出路，廣西協助貴州；並鄭陽悉聽督輔應熊節制，共圖掃蕩。

應熊疏言：『蜀之四境，西北與陝西之漢中州縣相比，東北與鄭、襄相比；而正東則出峽之路，抵夷陵、荊州矣；西南由建昌、畢節以入雲南，正南由永寧、遵義以入貴州，東南由思南、鎮遠以抵辰、沅矣。今寇據成都，已無孑遺。若轉而南向，則望腹於滇、於黔也。雲南巡撫必移鎮於附近川界適中之地，而命將率兵出建

昌、畢節之兩路；貴州巡撫必移鎮遠、永之間，而命將率師出綦江、納谿之兩路。此在部議原題疏內，已具其概矣。議者謂李賊在陝，張賊必不北嚮。然目前李賊所遣馬科自七月入蜀，虛喝保寧、順慶官民而制之；一旦爲張賊驅去，則張賊不畏陝寇，亦可見矣。臣故議川陝總督臣樊一蘅宜提兵規復保、順二府，牽賊北顧，使不得以全刀注於南；臣得據南邊一路滇、黔之力，相機以擣其空。然無餉則無兵，又若無一、二堪任大將者，是以未卽舉也。賊若不能南、不能北，則仍趨夔、巫，未可料也。湖廣撫臣宜恢復荊州，以控其東。鄖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之出路，以控其東北。偏沅督、撫宜守沅州以上、平溪、四衛之出路，以控其東南。若貴州軍力單薄，應以廣西助之。鄖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界，與川中事體極爲關切；則廣西、鄖陽應許臣得節制，庶緩急可以呼應。臣尙未見勅書開載，不知臣於川陝總督、偏沅總督二臣各職掌何等？但一四川而有三督、撫，其體統號令所施行、將領兵餉所取用，必井然秩然；然後事權一而法紀明，事乃可辦。又言：「秦隴、巴蜀，天下之首也。李賊處秦、張賊處蜀，宜以全力注於此寇而徐議制敵。當李賊北犯時，空壘而往，西安城中賊不滿千；若秦中豪右起而圖之者，據咸陽、塞潼關，而吳三桂之兵、山西河南之兵急與之搏，賊窮無所歸，當授首矣。縱之入關，使賊轉生計；而我坐失機會，可惜也！然賊狼狽實甚，尙未卽□。宜因此時厚集

兵力於蒲坂，扼河東、拒商維、守鄖陽，使賊不得東；時時揚兵，示欲入關搗其虛牽制之，使賊不得西。嚮以重蜀中之毒獨，命一面防陝寇、一面制搖黃，而復竭力與張賊從事；此乃舉天下所不能。當之毒盡注射於一□，豈得不以全力予之！若蒙皇上早賜百餘萬之餉、十四五萬之兵以□此賊，則蜀事舉而并力向陝，凡山西、河南、鄖陽諸路亦并力西向，則陝寇可□；而寇平而敵可制矣。疏奏，皆俞之。

己丑，命吏部嚴清選法。

一、推陞必照俸薦；一、取選悉依次序；一、除授非邊遠危疆，不許破格；一、司務爲九列首領、通判係牧民□位，不宜濫開事例，卽行停止。已選者改授一□銜；職方僉事並內地監軍贊畫，卽遵□可嚴汰。又以咨薦多屬借題、廣文濫及例貢，又各官多有應入大選而混入急選者，悉宜禁。時吏部選郎陸康稷初任，頗加意剔釐。而閣臣奕琛曾掌選事，頗悉諸弊；故票擬詳明，一時吏弊稍清。然覘於勳臣、內臣，不得自由者尙十之二、三也。曾有某部官巧營內臣求陞徽州知府；康稷爲嘆憤累日，卒不敢違。

北兵至鄆城，又抵西平。

命非資深望重者，無得濫陞京堂。

初，京卿一席，量許添註。至是，疊趾駢肩，朝班日增；故禁之。贈工部侍郎林如楚工部尚書，停廕。

吏部請贈故山永巡撫陳祖苞兵部尚書。不允。

祖苞，先帝時以失機擬辟，尋斃獄；故不與東撫顏繼祖等同戮。先以子詞臣之逆疏辨，復官。至是，又請贈；不允。之遴後降北，復任侍讀學士。

命黔省勤王兵赴督輔應熊軍前，入川勦賊。

寧南侯左良玉遣使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遏勦。

良玉疏言：「闖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敵勢亦急追；應勦賊，亦應防敵。臣兵合則多，分防則寡；乞刻發精兵，水陸會勦。」言甚危切。

命內臣喬尙總監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

所攜中軍外，復有理刑錦衣千戶；不知何制也。

撤浙江催糧餉、緞匹安鄉伯勦衛張國材回京。

時清察盡孫元德，故撤之。

庚寅，陞刑部右侍郎朱之臣兵部添設左侍郎、太常寺卿劉應賓通政使司通政使。

應賓後降北，爲皖撫。

翰林院編修張星以寒食屆期，請遙祭諸陵及先帝。命禮部議奏。

時城內外徧帖云：「端陽競渡，弔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爲先帝、后銜憤賓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輩各於郊外結社酌酒，以志哀恨」等語。太常少卿張元始感其言，因疏言：「皇上允詞臣張星疏，擬於太平門外遙祭先帝。臣愚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王於側。每年忌日，舉以爲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辰不同」。謂「應勅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並停止嫁娶、各衙門輕重刑罰；一以誌故宮黍離之歎，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函逆闖首告先帝靈，而此禁始可弛也」。疏奏，命禮部併議。辛卯，御史張兆熊疏陳致治去弊之法。尤之。

疏言：『名器至重，豈可巧營！邇來辨復雲興，以設官專爲使過之地；陳乞蠲集，豈特恩徒開僥倖之門！甚而冗員猴冠載道，欽命狐假成風。今而後，核實而澄汰之，可乎？易名、祭廕，所以褒死勸生。何至人盡美諡，令千古之華袞不榮；家遯多廕，□一時之簪纓接踵。甚至「從逆」之子，亦得敘功；久朽之骨，猶希翻案。今而後，請核實而嚴斥之，可乎？陳言補□，所以竭誠盡職。自事權不一，因譎張而起。薦牘視爲奇貨，武弁亦操月且；條議侈口知兵，子衿咸騙冠裳。今而後，請核實而殄絕之，可乎？天地生財，止有此數。邇來開採四出，山林恐滋伏莽之奸；催使分行，郡縣徒苦供應之擾。今而後，請責撫、按以杜分擾，可乎？朝廷有

一事，始設一事之官。今庶僚添，大僚亦添；少卿添，正卿亦添。公堂無座、職掌無關，何補匡濟！今而後，議停止以杜濫觴，可乎？銓曹原稱水壺水鏡，臺省更號鳴鳳神羊；若先含垢叢庇，何以程材指佞！邇來錢神過巧，大典不光。今而後，嚴申飭以杜倖進，可乎？語多切中。

北兵至上蔡。

命五城等衙門緝緝訛言——從御史王懷言也。

懷疏言：「皇上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績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號稱某王子、明日號稱某皇后，甚有狂妄豎子希踵王郎故智，實由二人譏訛新政、造冒宮帷，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浸假魚腹藏書、狐嘯叢野，乘間竊發」。末言「朱統鑰天潢一派，不忘王室；阮大鈔帝心特簡，矢忠圖」；劉澤清作國長城，憂深肘腋」。人醜其言。後懷仕北，歷陞應撫。

壬申（？），命封疆失事諸臣不分存沒，俱著法司分別議罪。

從戶科沈應且言也。

壬辰，陞工科左吳希哲吏科都給事中。

陞參政耿廷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革鴻臚少卿高夢箕職，命同王之明、木虎等集百官廷訊。

先三日，薄暮傳旨：訊僞太子一案，限次日奏。左都李沾猶循例委御史，於是張孫振、何綸、夏繼虞三御史登大理後堂先鞫——非體也。時虎新自杭城至，及見夢箕，猝被執；孫振搜其懷中，得夢箕姪成家書一封，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等語。孫振遂挾爲奇貨，亟奏聞；乃命各官鞫之明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訊，忽靖南侯黃得功提塘前，出所刊一疏；有「先帝子，卽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卽識，亦不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命三楚各有司如期徵解，以濟軍需；違者，著太監何志孔參來重處。

初，志孔因御史黃澍，面糾閣臣士英。至是，反奉溫綸，蓋士英欲以此調停左良玉也。

命戶部行浙直各督、撫嚴察所屬有徵漕糧本色上倉彙徵折色者，參來重處。

蔭孫昌祚、于國寶錦衣衛指揮僉事，季天培指揮同知；俱世襲。又蔭田惟芝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千戶。

命禮部將僞太子王之明會審一案同東宮、二王諡號，速頒曉諭——從御史成友謙言也。

□兵至潛江口，馬步甚衆。

命內員屈尙忠、錦衣衛馮可宗鞫問童氏。

先有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爲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背爲記；今在寧家莊」。語甚鑿鑿，良佐妻信之，跪拜如見后儀。良佐素怯妻，聞之亦信。童氏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怠，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啓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至京，人以爲賈；命送鎮撫司鞫。初審云某；及刑拷，乃云周王妃，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禁內而拷之獄中，非體也。

癸巳，命考江南劉委弁流，凡由兵部、督、撫給奸猾不才（？）與由他衙門濫給者，俱爲民；不法者，拏究。

從工部楊兆升言也。

廢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一子入監；予世錦衣者另議。

先是，李邦華、王章已廕世金吾。至是，兵部爲范景文、倪元璐等請旨，以爲「諸臣多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先帝斬焉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命另議。

命各鎮屯田有效，比捷功優叙。

命戶部嚴核錦衣衛冗役，以省糜餉。

旨謂：「祖宗朝文武廩祿，俱有定制；不應俸給外，又加公費。又該衛旗尉儘堪服役，不應每員更設跟役，致人冗糜餉」。錦衣衛馮可宗請募番役，亦不許。

晉南安伯鄭芝龍官銜，予銀、幣；鄭芝豹等加陞另有差。

甲午，罷加納翰林院侍詔、典籍、五所經歷等官，俱銷歸中書。

旨言兩部開納事例，須照顧國體、銓規故也。

乙未，准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回籍。

命吏部核議。

元吉拮据四鎮，以勞稱；糾之者過。之椿爲吏部時，徐耀猶爲龍溪令；謂黃緣耀入銓，誤也。

廕內臣高尚義、劉進忠世錦衣千戶，曹柱石等弟姪世百戶。

御史黃錫袞疏參原任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尚書張縉彥。詔勿問。

疏言：「學龍受梁兆陽數萬金，以黃弊破板（？）；縉彥聞許定國殺高傑，單騎逃避；俱應提付法司」。報以「已有旨」。

丙申，刑科徐方來疏糾原任大學「士」吳甦、光祿寺卿許譽卿等。不聞。

疏言：「姓聞先帝之變，謂「失德失政，宜爲亡國之主」。又因金光辰獻三萬金於高傑，乞其疏薦。「譽」卿昔在科把持吏、兵，有「許子不憚煩」之諺。又娶名娼王微，聽與舊狎遊飲，爲賣奸之正人君子」。人哂其言。

准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賀世壽回籍。

工科吳希哲疏言：「世壽曾署刑部，勘問「從逆」；乃伊子王盛實以太僕寺丞受僞官，何以服「從逆」諸人之心！」疏奏，命法司察明。世壽緣此去。賜掌翰林院曹勳銀、幣，回籍守制。

御史郭貞一疏參通政司劉應賓。命自行回奏。

疏言：「應賓當先帝丙子年貪緣掌選，黷貨無厭，降南禮曹。尋營臘南考功，又復謀轉南鑿秩；爲御史劉熙祚所劾，先帝嚴旨罷斥。然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灰燼、重握銓衡，「有言」其縱子及壻，招權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選，每日於楊中書家對銀兩者；有言其恩例副榜，揀擇地方、考定危疆，依舊送監者；有言其前人之推補，未幾扣除出缺，經手之題註已明，兜憑勒索者；有言其任子之聲價未必皆芳，而多獲名郡者。嗟嗟！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者，不過江□數十縣、甌越諸省數百縣而已。年有選、月有選、日有選，今皆以官爵行賂，其何瘳之有！非錢皆不可得官；非取之百姓，又不可得錢。蠹

蛄聲聞，夜行有虎。哀此黔黎，群羊墳首，何物可供乎大夫之求者！以貨賄言之，竊賄爲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爲奸。奸、盜之名爲大凶德，固當籍家資以佐軍需，投饕餮以禦魑魅；又惡可司帝命之出納乎！乞論賊正罪，以警墨吏」。疏奏，人皆快之。

命戶部開局廣集心計之臣，講求屯、鹽、漕三項，以資國用。

兵部主事陳震生疏陳時政。報聞。

疏言略曰：「樽節之道，當自君身始。宮殿差構各工，自宜暫緩。由此類推，宮中省一分之費，卽河上受一分之惠。況今事例雜開，有前代行之而本朝從不踵舉者，如權酒酤之類是也；有本朝未行並前代未聞而創舉「者」，如納銀准考之類是也。事例出於萬不獲已，復有增加；情急勢窮，則大變將作。況中貴出而聽用之冒濫者多，部務煩而奉差之驛騷者衆。似宜清減，以省需求。臣歷稽往牒，無不以輕役減賦興、役繁稅重亡；燃燈膏盡，其焰乃滅。夫民命，國之膏也」。數語皆切至。

戊戌，予禮部左侍郎贈尙書瞿景淳廕。

時已有旨「天啓前諸臣不予廕」；以景淳文章、德業冠絕一時，特予之。實授李希沆兵部左侍郎。

命總兵方國安扼防池口，以固上游。

總督張縉彥奏復南陽府。

命黃斌卿以原官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斌卿至是，一年五調矣。

復山西巡撫耿如杞原官。

初，如杞爲職方時，黨於兵部尙書張鶴鳴，力詆經略熊廷弼；人皆尤之。及以不拜魏璫生祠坐辟，風節矯（□□）。後爲晉撫，以北警入援，駐德勝門；而總兵張鴻功潰良鄉，坐是同辟。故雪之。

己亥，徙崇王於福建福州府。

諸藩散處吳中者，俱別徙；禮部因崇王自請遠徙，選差刑科都錢增奉勅獎諭，以風勵各藩。

命頌先帝、東宮、二王及懿安皇后諡詔於天下。

懿安諡詔，至是始頒。禮部尙書錢謙益爲詔云：「旣慷慨以損軀，亦從容以就義」；得之矣。

更諡恭皇帝曰「孝皇帝」，頒詔天下。

命覆訊王之明等。

時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孫振；左都李沾雖堂官，無如之何。夢箕到，咸以甜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並指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爲史可法買硝磺，有欲借此陷可法者。至是，夢箕一無所及；惟口誑之明，仰天嘆曰：「我爲無賴子所誤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乃以提高成等請。命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護養，弗驟加刑；侯明告海內，然後正法。

庚子，起察處浙江右布政顧燕詔。

與察處原任兗州知府官繼蘭等，俱以不謹雪。

降衞史郭貞一二級，調外。

劉應賓素與馬士英、阮大鍼等比，恐不處貞一，則言者蜩起。至是，應賓疏辨，兼詆貞一營求考選，挾憾妄言；謫之。應賓偵知貞一疏出科臣吳适手，因恨适入骨；與大鍼共圖報復矣。貞一復出疏辨，右通政宗敦一拒不受。

追封故國公朱純臣舒城郡王——援英國公張輔封王例也。

初，毅宗聞城破，傳硃諭至闕，命純臣總督內外諸軍，託以東宮。會闕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卽日被殺。至是，忽命贈

王，比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竄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純臣以自爲地也。又贈鎮遠侯顧肇迹鎮國公、永康侯徐錫登永國公、西寧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侯鄧文明淮國公、懷寧侯孫維藩懷國公，彭武伯楊崇猷、安鄉伯張光燦俱贈侯。南和伯應襲方履太爲南和伯、襄城勳衛錦衣千戶李國祿爲中軍都督府僉事。外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等五人以應襲者未至，侯另題；會國亡，不果。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廣昌伯劉良佐合力拒北兵。

辛丑，准首輔士英辭太保銜。

命三品以上京官俱從公糾拾——從吏科都吳希哲請也。

江楚總督袁繼咸疏辨袁弘勳。命專意防勦。

疏言：「頃接邸報，見臺臣袁弘勳有疏追論『要典』三案侵及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考恭皇帝之老友，父子、兄弟歡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偏等；然皇上中興□赦，海內嘉與維新。弘勳必欲□羅往事，鍛鍊深文；挑煽殺機，尋釁泉壤；掩君相寬和之盛美，伸一己報復之私臆。平且自反，得無甚乎！總之，皇上所欲闡揚者，列聖之慈孝；弘勳所借攻擊者，人臣之私仇。若非聖主覆載爲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忍言者。臣始終願皇上堅持聖志，採臣前疏

；命諸臣〔□〕私鬪而急公讐，無以有用精神，耗無根口舌。疏奏，人服其議正；然弘勳疏已不行，專意防勦可也。

陞應安巡撫程世昌太常寺卿。

往例：巡撫無陞太常者。因爲民阮大鈺先往，謂世昌不親答而送刺，故恨。至是，將重處；世昌託大鈺壻救解，乃已。名陞，實抑之；且爲朱大典地也。

遣禮科左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

進總兵劉洪起太子少傅，賞銀、幣。

以屢著戰功也。

命嚴訊「從逆」各犯；未到與續參諸人俱嚴提。

壬寅，上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群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祔祭。

時群臣多哭失聲；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昌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

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各大哭。將散，阮大鈺始傳呼而至。督輔可法疏言：「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慄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尚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天崩之變。嗟呼！爲臣子者

，尙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偷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頂踵、戮力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廣；而心腹之憂轉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略。闖賊東逼，一矢未加。清夜捫心，恨不卽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仇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不諱。誠恐久之，則玩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凜。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既降書其名氏，今微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尙徑削其秋、冬，在帥師敢仍存其爵位！所以者，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爲臣子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罪以謝天下，非臣誰責！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明布大義、弘張天討，務期掃清氣穢、復神州，庶強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甫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追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生攻擊。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誠問山陵安在？先帝、后梓宮安在？血胤安在？猶暇爭論閒是、閒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殷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講門

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子一心，專講「春秋」復仇之大義。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亡而國家亦難曲貸矣」。

癸卯，陞應天府丞鄒之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吏部〔□〕江督袁繼成刑部右侍郎，不允；以陪推原任浙江巡撫羅汝元爲右侍郎。

時疑繼成比左良玉，屢疏與時局抗；託爲「均勞逸」之言，欲移之內——蓋將伺其入而甘心也。上不允。越數日，再推戶部侍郎，終不允；遂用汝元。汝元先撫浙江，海賊劉香爲亂，失機，處。

東平伯劉澤清奏李明睿自北歸。

明睿當闖逆入都，曾被夾；後仕北，爲禮部左侍郎。其諡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諡周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譴逐，遂泛海南歸；疏中所言「闖敗後，北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渡海逃歸」者，皆飭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數日，竟不入覲；識者非之。澤清疏言：「明睿不附聲氣，乃自北而南；陳名夏素附聲氣，自南而北」。遂奉旨察奏。時名夏入北，已爲吏部右侍郎。

加湖廣巡撫王驥提督軍務，兼理糧儲。

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

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楚含糊而已。回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明始刑。時上恐諸鎮心疑，命其提塘官潘茂斌等隨審。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邱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然御史張孫振等猶持閩、楚語甚堅；獨大理寺卿葛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閣臣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刑部尙書高倬擬稿，必請正院寺，三御史亦往；獨孫振縱筆塗抹，手自爲稿入告，皆其擬也。

命兵部著鎮臣黃得功提塘官將得功原疏立燬，以絕奸煽；敢有仍前僞言者，兵部擒拏正法——戶部侍郎何楷言也。

初，王之明以僞太子至，楷同驗。時見阮大鍼等軒驚狀，密語工科都李清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子至，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賈，方請燬得功刊疏。刑科都錢增亦言「十惡之條，莫大於無將；參聽之法，莫憤於朝審。初看驗於衛臣私寓，則之明之詐冒已炳；再會審於衛司法堂，則夢箕之導愈彰。手書現存，百喙難解！今讀聖諭云：「朕痛念先帝身殉社稷，血胤猶存，當體天地祖宗之心，加意撫養」。仁哉，聖心乎！若果係先帝青宮，相見一堂，其執手

抱頭、一言泣數行下者，不知如何酸感宮府！夢箕欲遠送僻遠爲存活計，是誠何心哉！「明視朕爲殘忍寡恩之主」，斯論一出，夢箕何地可以自容！律以國法，立刑何辭！乃皇上猶以爲一日成案，不如千秋信史爲確也；文武大小諸臣之質審，不如薄海內外愚夫愚婦之傳頌爲公也。玆既公矣、既確矣，臣愚謂之明猶可貸須臾之死，而夢箕斷難偷一刻之生。今試再詰夢箕：如果係東宮，便當奏聞朝廷，安頓撫養；如何要送僻遠所在？跪誦天言，更於何處饒舌，惟有點額耳。且自夢箕陰謀敗，而一番訊奏則一番詔諭，雖石頭豕蠢，亦當頻聆慈愛聖諭，而恍若有醒；況在血氣心知之倫，能無感動！伏冀勅下法司刻期定案，盡斬葛籐；再傳示閣部諸臣，亟行彙錄宣付史館，仍鑲板成帙，頒布海內」。皆從之。

甲辰，封黃九鼎維中伯，加黃金鼎都督同知。
俱故后戚也。

寧南侯左良玉再遣使告急，命袁繼威整擄兵〔□〕，相機應接；仍詔黃得功、劉良佐並應、皖二撫俱戒嚴，以候調遣。

時闖賊離襄陽至潛江渡口，離省僅四百里；左營遊擊韓反接見兩岸中流皆賊，馬步走回先桃鎮。良玉恐犯武昌，乞亟發各路援兵合勦；益以不支矣。

乙巳，再叙殿工，加督輔可法太師、首輔士英太保、次輔鐸少保；又加舊輔弘圖、

曰廣各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何應瑞少保。餘部、科加級俸有差；內官韓贊周等俱各賞銀、幣不等。

祭惠宗孝愍皇后及太子、諸王於興宗陵。

以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故帝后皆祔祭於陵。二百餘年，一祭而已。存問原任南戶部尚書于仕廉——誠意伯劉孔昭請之也。

仕廉在籍，至不能舉火。

丙午，復故輔溫體仁官階，並議雪故輔薛國觀等。

從兵科左戴英言也。國觀性粗悞，與門戶相仇；故爲吳昌時所阱。然無黷聲，追賊則過。會國亡，不果雪。

加兵部右侍郎朱大典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地方——後北兵破金華，大典自焚。

命工部勒限造奉先殿琉璃瓦。

命以王之明、童氏二案「審明略節」宣布中外。

初，二事紛紛，人皆言上之薄，閣臣爲內臣之奉迎。至是，劉良佐復言之；有「太子先帝遺血、童氏皇上宮闈所係，謹涕泣保留」等語。旨言：「朕前后黃，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諡。且朕先爲郡王，何有東、西二宮！至先帝與朕，初

無嫌隙；豈有利天下心，害其血胤！但太祖天潢、先帝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溷亂；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因命法司以「略節」播告。時上慈寡斷，內外群小日橫，致流言喧民間。故一太子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弘圖、徐石麟、劉宗周輩又無立朝者，故愈辨疑。上不得已，發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蓋初聞太子至，議保全語也。然亦無信者。

丁未，准罪廢諸臣輸銀復官。

北兵破歸德，巡按御史凌嗣及其姪潤生死之。

初，嗣不肯附闖，倡義臨清，復東昌一府。北兵破闖，授□科。嗣伺間南歸，授御史。初按東省，已非我有；再改按豫。抵任未一月，叛賊許定國、李際遇等已勾北兵抵歸德；群官皆迎降，獨嗣不出，欲飲毒。北帥宣言「不生致凌御史，屠城」！嗣嘆曰：「與□□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遂單騎往見；姪潤生，亦義形於色，執轡相從。北帥諭之降，誓不許；拘於別幕。嗣慨然謂潤生曰：「吾與若艱危備歷，猶欲據此一塊土，爲江南藩籬。今已矣」！乃遺書北帥，言「節不可屈、武不可黷；宜歛兵江上，畫爲南北。不爾，當素車白馬，飛□濤以擊爾輩」！復作絕命辭百餘言，與潤生同縊。北帥曰：「忠臣也」！禮葬之。而府、道兩官之降者，皆以「不忠」被劾。潤生儒服從戎，人尤義之。尋命優恤；以國亡

，不果。

戊申，左良玉舉兵反武昌。

先是，江督袁繼威密遣戶部侍郎何楷、戶科倪嘉慶等書，言「良玉勢成畸重，寵溢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加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爲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帥叩頭，獨馬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有言舊講僚方拱乾出嘆息聲，幾得罪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借諸臣視，非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蘇州召驗，亦未以嘆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主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盡」等語。及再疏，至乃云「束身赴國，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迨下錦衣衛刑鞫，窮詰之楚、之閩狀；中外競駭，謂大獄將起。時黃澍在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闖逼；力贊良玉反。遂借太子爲名，焚武昌東下。

戶科王鏞疏糾工部右侍郎易應昌、太僕寺卿楊公翰。命已之。

應昌，素負輿望；至是耄矣，□郊外。戶科戴英糾之，不辨，亦不抵任。至是，爲王鏞所糾；次日，遂謝恩，亦不辨。人以爲鳳德之衰。

命軍機重大事情，方從文書房封進；餘仍由通政司。

命禮部將各藩赦處浙直者，俱另議他徙；其藩祿額數，並酌定具奏。

命總兵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命戶部將催餉各官郭符甲等卽盡行撤回；其催漕者，一併察覈。

蓋慮其擾民也。惟督銅官紀騰蛟等暫留；仍令該撫、按察其有無騷擾，俟差竣奏奪。

御史劉勳疏糾在獄光時亨等。命速行問結。

疏言：「臣捧讀「大仇未復，無涕可揮」之旨，知皇上創鉅痛深，志堅恢復。而今疆場之事，日復一日；履不及於窆皇、車不及於蒲胥，宮闈及腥，二東望絕。以申包疾號之師，蹈高克翺翔之轍。臣恐朝氣日銷，兵日惰、餉日虛、器械日頓，羸馬日損；倘能閱歲時，老師匱財，何以匡復！主封疆使過自贖之臣，失之東隅，則當收之桑榆。前者棄甲而來，不問丹漆；今則交綏而止，率彼虎兇。若復兵不先入、功不立奏，以贖罪爲藏死之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毫釐呼吸，時不再來！此臣所以痛念復仇，願效他山也。抑臣尤有追恨焉。先帝廷議南遷，閣臣將行而光時亨力阻，不果；乃先帝以堯、舜之資議，作太王之避固，有恫乎不得已者。阻之，誠是也；然天崩地坼，血漑滿宮；衣劍□聚，曾無正寢。而時亨不肯以一死謝先

帝，星移物換，罪人未誅；在天之靈，目將不瞑。況今山陵未掃，一望陸沈；撫今思昔，淚盡繼血。乞勅封疆諸臣奮力同仇，日切先鞭之思；使過諸臣斧鉞在頸，宜切後時之懼。並嚴諭法司明刑飭法，立正逋誅之典。疏奏，俞之。時諸臣皆以阻遷罪時亨，獨勦不罪其阻遷而罪其不以一死謝阻遷，洵平論也。

命吏部將京職五品以下官員，照嘉靖、萬曆元年例會官考察。

時虜、寇交迫，國已累卵。部院猶徇御史張孫振言，以京察請。東平侯劉澤清疏請已之。報聞。

安遠侯柳祚昌舉原任尚寶司丞范鳳翼等。章下所司。

鳳翼與禮部尚書錢謙益善，欲與起用，吏部尚書徐石麟寢之。至是，又以祚昌疏薦。

命於次月初二日辰時頒殺宗皇帝、孝皇帝及東宮、二王諡詔。

督輔可法疏諸臣亟化朋黨，共圖征討大計。俞之。

疏言：「屬者天方降劫，遘效閔凶。眞主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誼，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七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廓清勝著。今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

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已廢卻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年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而置之均衡；中朝之舉措咸宜，閩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鎮，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諄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之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先帝之罹賊難，何等慘苦？諸鎮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仇、尋鄉鄰鬪也，忍乎？今和敵不成，惟

有言戰；戰非諸鎮之事，誰事？必皆以皇上復仇雪恥爲心，簡乃車徒、穀乃甲冑，朝營夕算，惟敵是圖。其未至也，何以伐其深謀？其既來也，何以禦於河上？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恨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閩外之同心者也。然閩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德。我皇上中興未就，大仇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綸音；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此敵謀叵測、我武未揚，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厲間耳」。

命法司行所在撫、按嚴緝原任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夏——從東平侯劉澤清請也。

疏言：恂巨貪漏網，降賊逋誅；復令伊子方夏交通於己，重賄夤緣。故命並緝之。

戶科張利民疏糾給事中時敏。命緩之。

旨言「候與屯不效，議罪」。

御史王大捷疏糾原任鄆撫陳睿謨、楚撫王聚奎、沅撫李乾德。命寢具奏。

旨言：「睿謨、聚奎□荆州失陷時尙未抵任，乾德現理餉；俱不必深求」。

己酉，陞光祿少卿錢繼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督江防軍務。罷巡鹽御史。

營大善殿。

晉黔國公沐天波官銜二級，仍廢子入監。

左良玉疏糾總兵方國安。諭解之。

時國安側身閣臣士英，每至京，輒酣飲其第。至是，良玉奏其假已旗號，力攻之；蓋欲借爲兵端也。

命嚴汰各督鎮監軍、監紀等官，以後不許妄題。

贈興平伯高傑太子太保，廢一子世錦衣百戶。

工部尙書何應瑞請加派錢糧，以資濬河。不允。

旨謂一經加派，便相沿爲額，祇供官胥侵蠹故也。

庚戌，補考選黃端伯禮部儀制司主事。

贈光祿寺卿史弼工部右侍郎，廢子。

命大理寺左丞李清祭南鎮、光祿寺卿王應寧祭南海。

禮科都羅志儒請定毅宗陵名。命禮部酌議。

時志儒商之大理左寺丞李清；清曰：「既改新廟號，宜以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辛亥，贈故輔李標少傅，蔭子尙寶司丞，命予諡。

以國亡，不果。

復原任御史劉呈瑞原官，補廣東道——刑科徐方來所薦也。

呈瑞，崇禎時巡按順天；以北兵入，削籍。

陞太常少卿張作楫光祿寺卿；王應寶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

作楫後降北，爲光祿署丞。

命臺省疏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御史陳以瑞疏言：「故輔溫體仁之清忠，與周延儒懸殊。即當天啓朝故輔魏廣微亦自矯矯，因逆璫逮楊漣諸臣於詔獄，獨揭球璫怨，拂衣去；亦豈得與卑穢顧秉謙同日而語」。疏末，又薦黃承吳、陳獻策、郭必昌等。故奉旨嚴核。初，以瑞當天啓時，攻門戶甚力。御史張孫振欲俟其至，畀以掌道。至是，對御史喬可聘深悔其過，孫振喉糾，皆不應怒而止。

壬子，准督輔可法辭免太師。

命廷試貢生仍分送國子監，不得沿崇禎例授官。

命設官蘇松海口，以收洋稅。

閣臣士英所請也。

廕左良玉一子世錦衣。

廕丘越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北兵破潯州太和縣。

陞都督方國安一級，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士英署兵部篆，視金吾不及敝袴；濫請者甚衆，不能枚舉也。國安，爲士英私人。

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

以北警頻聞，命督輔可法馳扼徐、泗。

偏安排日事蹟卷十一

四月癸丑朔，革御史王孫蕃職爲民，劉憲章法司提問。給死難諸臣申佳胤等三代誥命。

減臨淮侯李祖述祿三之一，以祖券免死。罰朱元臣俸二年。

加淮安侯孫維城太子太傅、襄衛伯常應俊太子太保；應俊仍蔭子。

准高傑子元爵襲封興平伯。

衛胤文欲聯高營心，故請也。

命嚴緝「從逆」侯恂。

劉澤清糾其遣子求解、重賄賁緣故也。

杖犯人詹有道一百，仍立枷三月。

以擅闖宮門，口出穢言。

革錦衣衛僉書趙世臣職，掌班等提究。

時僉書等官准狀拘人，兼以人役詐騙，先有旨詰掌錦衣衛馮可宗。至是，世臣復准狀，故糾之。

丙辰，惠安伯張承志疏糾文選司郎中陸康穆。詰責之。

康稷掌銓公執；勳臣干請不遂，嗾承志糾，語甚(?)。

先，勳臣楊鶚撤回，適薦鶚可仍撫荆兼督黔、蜀；有「聞與鎮臣良玉慷慨同仇，共矢夾輔」語，遂輔臣奕琛稟旨「回奏」。時傳良玉已反故也。

准徐允爵襲封魏國公。

左良玉兵破九江。是夜，死。

時江督袁繼咸聞闖賊南渡，恐由岳犯長沙，則袁、吉危；乃以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據袁、吉，已登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將家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集，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理。諸將斂兵入守，相機而行」。繼咸曰：「入城示弱，不可」。乃逆弁郝效忠則已不待命，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恚。有灝陰躡繼咸足，遂不復言；與良

玉成賓主禮別，約不破城。繼威歸，集諸將城樓，洒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已說寧南易檄爲疏，屯紮候旨矣。」時繼威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桂善，潛弔其兵，夜入城縱火，世勳與效忠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入城，殺掠婦女，財物俱席捲去。繼威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威以爲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秘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留後，急移兵東。

北兵陷泗州。

初，北兵破歸德，猶盤桓未下；徐州兵民咸驚潰，督王永吉急調閣標及甘肅團練救之。忽奉密旨「急撤入衛」，於是各兵經趨江上，徐州寂然矣；乃□上言：「北兵已入虹縣，距泗州僅二百餘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闌入盱眙。查盱眙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連塘可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不但淮、揚難支，且向江干間渡矣。乞勅總督衛胤文、提督劉澤清等以全力守徐、泗，保全江南，尙存門戶。卻以江南全力防寇、防北，庶不致四面受敵也。」至是，失。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誠意伯劉孔昭帥師禦左良玉。

良玉兵既下，方國安時鎮池口，倉皇報「良玉反」。阮大鍼遽張示於外，極詆良玉父子濟惡。良玉一面舉兵，一面祝士英生辰，數日內，疑信相半也；大鍼與孔昭請帥師出。而黃得功北至，亦云誓掃「大逆」；大鍼出以示人，人心稍安。然皆不知良玉死也。

丁巳，命予原任都御史劉廷元等贈諡、祭葬，廕子；徐大化等贈祭葬、廕有差。

時現存唐世濟等以次第起用，左副都楊維垣復疏及死者，謂「宜亟卹」。於是吏部尙書張捷言：「欲白後案之臣罪，先明前案之臣忠。前案者何？三朝以來有張差、李可灼、王安諸案是也；後案者何？魏忠賢伏誅案內有真黨惡、真害人者是也。自神祖中年，東宮未立，言國本者自是惠愛生論；及國本既定，言者不止有君老附世子之嫌不避也；猶可言也。標我之名，必毀人之名；躐我之位，必傾人之位。始於一時之風影，成於衆口之吠聲。上誘君父，下誣同朝；不可言也。其曰某趙宣、某許正，本無是事，群附和以實之。其曰某建祠、某誦德，原有的確，而扯及無干則誣矣。今前、後案所錮與門戶所擯，如憲臣楊維垣疏列劉廷元、呂純如等，皆可誣爲賊、指爲群黨；豈知紅丸議起，正終正始之論止有三疏議單有數十人、不持時論者十餘人而已。劉廷元首以「風魔」定張差案，其爲舉朝側目者此二字，其善處

先朝骨肉者亦此二字。呂純如參閻藩時，內臣高□手劍劫撫巨驅車馳至，徐把臂奪劍，遂定其變。忤時齊志，輿論惜之。黃克纘顧命之際，以親見折紅丸之謗；霍維華玉几之際，烹廟口稱「信王」，維華高聲承旨，出召先帝而社稷定。徐景濂紅丸、移宮一疏，明目張膽，發舒三朝慈孝。王永光爲太宰，鐵腸冷面，璫焰時（？）一疏數千言，侃侃論列。許鼎臣爲考功，亦倣此意；撫晉時，終日焉□殺賊，多俘勦功。徐紹吉網羅三案，勒成「要典」，分別諸臣功罪最著。至於徐大化、徐揚先、章光岳、岳駿聲、范濟世、徐卿伯以至憲臣疏所未及尙有楊所修、劉廷宣、姜應麟、陸澄源、王紹徽、徐北魁、喬應甲，總皆獨立不懼，不傍門戶臣也。而章光岳清修勁骨，尤稱表表；楊所修正色昌言，罷官居家，罵賊遇害。臣竊有進焉者，前爭國本與辨慈孝者，豈非同忠於光廟？而何以袒分左右？惑也。前罪王安與後罪魏忠賢者，豈非惡惡同污？而何以仇若敵國？又惑也。王德完持國本之論，於廷杖之下大呼「中宮安，則皇長子安；皇長子安，則天下安」！倘身後之卹典未備，可無念其人乎！輔臣韓鑛以顧命親見，折禮卿經年臆說；宣付其疏，是非遂定。後來定「逆案」雖非，然前疏所關不少；今「實錄」未採，可廢其言乎？憲臣爲諸臣發憤，或未暇及此；故臣等敢平心貼出，補此一段公案也。時全予者，廷元、純如、維華、德完、克纘、永光、所修、光岳、紹吉、景濂；准贈蔭、祭葬者，大化、濟

世；贈官、祭葬者，揚先、廷宣、鼎臣、駿聲、卿伯、應麟；復原官者，紹徽、兆魁、應甲、澄源；共二十二人。廷元、所修、紹徽、北魁、紹吉、維華、純如、濟世、駿聲、大化、應甲皆案中「爲民」，而景濂、楊漣則「閒住」也。惟賈繼春列維垣疏內獨不及，或以其翻復；而應甲撫秦貪，又不列原疏。人以爲濫。左夢庚兵破建德縣。

陞廣西按察使葉重華太常寺少卿、廣西僉事林銘鼎光祿寺少卿。

加誠憲伯劉孔昭太傅。

命御史夏繼虞巡按應、安。

繼虞先令懷寧，阮大誠所暱也；故用之。後降北，爲安慶道僉事。

戊午，實授梁雲構兵部右侍郎，起陞原任陝西巡撫李喬兵部添設右侍郎，起原任光祿寺少卿周宗文原官。

喬，先撫陝西；以按臣糾，戍。

命江督袁繼咸以訊王之明「實錄」昭布中外。

初，繼咸以太子一案見疑左良玉，恐召大釁；乃疏言：「太子眞僞，非臣能懸揣。眞則望行良玉言；僞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解中外惑」。疏未達，而良玉已反。至是方達，故卽命繼咸昭布；蓋疑之也。時督臣何騰蛟亦同時

言之，然無深求者。

左夢庚兵破彭縣，沿途殺掠甚衆；舟楫連二百里。命提童氏隨役解京復質。

初，傳致童氏者爲庶吉士吳爾勳。至是，命提訊；因效用督輔可法軍前爲請，得免。襄衛伯應俊隨上藩邸亦疏童氏皇嗣絕影響（？），然外疑愈甚。初，閣臣士英聞童氏至，曾擬疏欲上；言「皇上元良未定，奸黨宗藩尙懷覬覦。若果眞，當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不得。宋高宗母章氏、后邢氏皆爲金擄，章氏終迎歸，邢氏亦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居民家，何嫌也！」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僞」，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信；人終不信也。

己未，陞光祿寺卿祁逢吉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

逢吉素與周鏞隙，逢人肆詈，故得遷；又說兵科王士鏐糾史可法、郭維經、韓贊周等，或沮之，乃止。贊周識大體，雖司禮首員，然以從龍屈尙忠等橫，持之不得；移病而已。

左夢庚兵破東流縣。

加湖廣巡撫王驥兵部右侍郎。

時甫離京師也。

沒守制太僕少卿張如憲銀充餉。

如憲聞左良玉內犯，倉皇出都，資裝甚盛。守門內臣發現珠璣燦目，群攘之，立罄；僅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解印封尚在，然以秉憲潁州與閣臣士英兵事（？）故，故僅沒銀充餉而已。於是內臣以宦橐爲奇貨，日肆搜求矣。戶科張利民疏糾如憲；報聞。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會同黃得功堵勦左孽。

時督輔可法亦集兵策應；未幾，渡江，將抵京師。會傳上游事訛，可法母留京師，咫尺不得見。說者謂士英首輔自命，恐可法至，恥遜班行也。

命愆門禁。

庚申，准張國材襲封安鄉伯。

棄光時亨、周鍾、武懷於市。

先數日，御史張孫振鞠時亨與鍾，命笞之。時亨等曰：『殺則殺，可辱耶？』孫振大罵，重杖三十。□□□□因左良玉叛，人心洶憤；忽傳聖諭：『光時亨因李

明睿不同聲氣，力阻南遷；周鍾以詞臣降賊，仍敢無禮於先帝。武懷受賊僞命，爲賊任事，牌示有據。著卽照原議會決。其餘擬斬的，發雲南金齒；擬絞的，發廣西地方充軍；各終身。軍罪以下爲民，永不叙用。有矇矓薦用者，以本犯原擬之罪罪之。三人遂駢誅。後北兵入南都，孫振亦迎降；行過市，市人語之曰：「若非前訊周鍾等掩面號呼爲「逆賊」，詈不已而秩者耶？今亦作此面孔，何也？」孫振無以應。

賜周鏞、雷續祚自盡。

旨言其結黨亂政，謀引兵別圖擁戴故也。先是，左良玉內犯，疏言：「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闈；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罪一。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詔獄論罪，借起廢起復原官。他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等叛逆，皆用之當路；罪二。己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尙書；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罪三。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傷非盛德；罪四。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鏞等，煨燼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平生

不快意之人一網打淨；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鉞一手拏定，抹殺的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士英等大恐，故兩人及禍；臨命時，特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乃自盡。初，少詹吳偉業已奉差行，與戎政尙〔書〕阮大鉞別；大鉞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爲政。再，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鑣無死法；惟雷縝祚當正大法耳」。又御史張孫振以必殺時亨、鍾爲志，曾言之刑科都錢增，兼及於鑣；增訝曰：「鑣，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增心不平，故以乞差行。朝行，而數人暮及。

命督輔可法督李本身扼盱眙，進守徐州；劉良佐駐臨、淮，守壽州，以防北；黃得功渡江防勦。

旨云：「上游急，則赴上游；北急，則禦北」。亦岌岌矣。

辛酉，命黃得功督駐兵於荻港、蕪縣、三山，俟有警再進。

時左兵連破郡邑，猶無確報；或言左，或言牟文綬兵假充左兵搶掠。適御史黃耳鼎僕自武昌至，謬云良玉坐鎮如故。士英悅，請假祝生辰；或嘆曰：「若此聞先

一日，光時亨不死矣！蓋以爲信然也。

命新赦梁兆陽赴靖南侯黃得功軍前，白衣自效。

得功請之也；新旨不復問矣。

癸亥，進封郡王章澄爲襄王，封潘氏爲王妃。

陞刑科左楊兆升戶科都給事中。

兆升，崇禎時爲南禮科。因南垣□北垣後，合糾吏部左侍郎張捷薦「逆案」，獨兆升不從，故察。至是，捷決意予環；雖吏科都張希夏抄參，罔恤也。不月餘，遂擢今官。後以請緩薙髮，爲北來知府宗灝立捶死。

改兵部主事李毓新試兵科給事中，仍管職方司事。

甲子，准原任總督楊鶴以原官留駐常德開屯，並聯絡土司。

擇於「十」五日選中宮。禮部尙書錢謙益請並選東、西二宮。命候旨。

乙丑，准原任推官周之夔〔□〕原官，仍候考選。

之夔，先爲蘇州推官；以太倉漕糧與同年庶吉士張溥、原任臨川知縣張采左，引目疾歸里。巡按福建陸清原糾其不法，列款甚多。之夔疏言清原本吳昌時社黨，爲溥等修隙，故陷己。內云：「祖宗三朝，孝慈仁聖；尙敢造本無之事，上謗宮闈。我皇上天與人歸，大統攸集；尙敢懷二心、持異議，謀危社稷。黨人手段

若此，況區區微臣哉！時御史張孫振，清原房師也；欲言清原之糾非是，故之變勝。

赦「逆案」戍犯李承祚罪，准還京。

從禮部尚書錢謙益請也。

……

左夢庚兵破安慶。

時傳黃澍從亂，巡撫張亮被執，城中殺掠甚衆；閣臣士英方擎觴，忽聞問，卮墮地。

命刑部速刊王之明情詞，付贖諡詔使臣逐郡宣布。——從御史張兆熊言也。丙寅，南安侯俞通源裔國勳請還祖爵。命吏部奏核。

國源父子、弟兄俱以功勳，且殉節；量予恩，非濫。惜國亡，不果。復原任爲民吏部侍郎林棟隆原官。

棟隆坐故輔薛國觀累，爲民。

命欽遣及赴任各官俱請旨驗放商賈小民不禁。

命兵部尚書阮大鍼、應安總督朱大典等巡抵河口，相機扼勦。

廣昌伯劉良佐入衛。

戊辰，詔賁江楚總督袁繼成。

時繼成疏言左良玉稱兵，堵止不得。故「賁以身爲大臣，兼擁重兵；何云不得！」

北兵分道南下，總兵李成棟棄城走；督輔可法請召對，命已之。

時北兵已迫，或言北、或言許定國薙髮假充北兵；中外猶泄泄也。巡按何綸疏正文體，閣票云：「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糊語」。

命移王於湖州。

時以輔臣、總憲皆湖郡人；絕窺伺也。

命移周、魯二藩於江西、廣東，擇郡安頓。又召惠王並桂王子安仁、永明二郡王赴

初，諸臣日憂路王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剪。惟工科都李清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子之生。若其未生，有親藩在；彼疏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會國亡，不果。

新陞廣西總兵黃斌卿連破叛兵於灰河、大同等處，以捷聞。

斌卿新命離九江，忽聞左兵叛，以旋舟追上□□五□□□□等鼓以忠義，厚犒之。自初一至初五，連戰皆捷；前後焚舟百餘，溺死千餘人。並獲其奏檄書牘甚

衆；內貽禮部尙書錢謙益一牘，有「廢置」語。斌卿初欲奏聞，恐爲諸人禍，乃止。遂具疏報捷，颺舟赴廣西。

蔭總兵劉洪起一子錦衣衛百戶。

庚午，撤總督田仰回，以王永吉爲總督兼河道，巡撫淮安、鳳、廬等處；以鹽法都御史錢繼登兼巡撫揚州。

仰，後降北。

加御史鄭崑貞尙寶司少卿仍舊。

復已故爲民左庶子丁進原官。

進險躁，以南闈累。

送原任河南巡按陳潛夫於法司。

潛夫以京城破，歸里。後北兵破紹興，潛夫沈妻、妾於河，投水死。

復已故行人韓敬修撰。

辛未，加兵部主事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起陞尙寶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贈工部尙書張輔之太傅，廕子。

左夢庚兵攻池州，拒卻之。

初，夢庚擅總□任，佯語江督袁繼咸曰：「先父不幸亡，今至池州候旨」。繼咸曰：「如此尙可爲！抵池，庶亦得朝命」。密以疏聞，道梗不得達。諸兵將果復攻池，池郡以拒。

晉黃鼎官銜一級。

壬申，詔□左良玉逆狀，罪止大戮，脅從罔治。

吏部尙書張捷等請之也。疏並及袁繼咸，指爲同謀。時同鄉太僕少卿萬元吉亦密語御史喬可聘曰：「有之」；一時無以辨也。

贈原任南贛巡撫洪瞻祖兵部尙書，蔭子。

癸酉，上召對群臣。

時南北交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皆楊人也；奏「左良玉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佐兵，還留江北防守」。士英侍上御前，戰手嘗曰：「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若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至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舉朝皆失色，有「賈似道棄淮、揚」之誚。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命罰六科都給事中俸。

時九卿、十三道合糾左良玉公疏已上，兩得旨；惟六垣疏未上。吏科都吳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以防江公疏上；有旨責六垣無疏討良玉，故罰之。

予原任禮部尚書吳山蔭，仍與諡。

准禮部左侍郎管紹寧回籍。

紹寧始失部印，繼連爲同里主事賀儒修所攻；故去。後爲北常州知府宗灝所殺。

總兵鄭鴻逵奏破亂兵於江中，獲馬千匹、舡二百餘隻。

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妻邢氏率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餘兵於十四日盡焚瓜洲營，趨鎮江，殺放所掠者而更掠；鴻逵梟其先渡者十七人。高兵盡以糧艘載輜重、婦女南向，鴻逵復拒之；礮沈其舟者半，半東下入海。

北兵入瓜洲。

高傑兵潰，民方返故居；忽北至，遂入城——揚南北皆敵矣。

甲戌，命驅江北岸及濠河官民船、儀真鹽艘於南。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家鎮太平，一意辦賊。

進靖南侯黃得功左柱國，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幣。

得功奏：大破左兵於銅陵，解其圍故也。時左夢庚部將李國英縱兵打糧，與官兵格鬪，夢庚兵多傷；遂以大捷聞。諸將憤憤，將合力趨蕪、采；袁繼咸曰：『如此是終欲爲亂也！』而斥黃澍等誤國。貽諸將札，譬以大義；不聽，則赴江流死。中有惠登相者，係繼咸撫卹時招安；是其言，諸鎮將乃議還師。閱日，朝使至，方知北兵已陷泗，逼儀、揚矣。

命總督王永吉救揚州。

乙亥，起原任廣東左布政姜一洪太僕寺卿，湖廣按察使惲厥初、福建左布政胡爾琿俱光祿寺卿，浙江按察使王夢錫太僕寺少卿，各添註同禮部尙書錢謙益。

北兵破揚州，知府任民育死之。甘肅練總兵劉肇基逆戰，及原任兵部侍郎張伯鯨俱遇害。

揚城頗堅，督輔可法在焉；北兵從西北隅以大礮擊破，遂入城，死者甚衆。肇基抗敵，力殺數人，無繼者；遂見殺。可法或云見執，叩之不應，見殺；或云不知所之。民育衣冠坐堂上，兵至不屈，碎其尸。伯鯨誓守危城不出，遇害。

陞御史劉光斗大理寺右寺丞。

後降北，復爲行人司副。

丙子，留任巡鹽御史李挺於浙江，命都察院無得推缺。

旨言：李挺任內欠課銀二十餘萬，不許離任；實庇之也。

丁丑，命諸將有縮朒起竄、一舸窺江者，不論兵、賊，立行掃除。

錫襄衛伯常應俊、內臣高尚義宴，出師。

戊寅，陞浙江水利道李自春光祿寺寺丞。

追贈故兵部尚書于謙臨安伯。

時于之英以賁緣，幾冒伯爵；御史喬可聘等以非謙系，無畫題者，遂止。追封

謙。初，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陞御史霍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等處。

達後降北，仍爲御史。

命內臣盧九德救揚州，總督王永吉、鎮臣劉良佐、劉澤清等合兵援揚。

揚州已破三日矣。永吉後降北，爲大理寺卿。

己卯，陞尚寶司少卿王鼎鎮應天府府丞。

兵科右吳活疏列維揚戰守機宜。報聞。

遣保國公朱國弼祀孝陵。

以忌辰也。從此輟祀矣，嗚呼！

革兵科左吳活職，命錦衣衛監候。

適言：「頃聞建德、東流失守，是賊、是兵、是爲誰氏兵，未有確據也。近接塘報，云荆鎮牟文綬兵；又云銅陵西關之焚掠、南陵城外之圖劫，是方國安兵。文綬驟膺大帥，沿途觀望；苟復縱掠，尤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無馳勦、有焚掠，是拒虎進狼也。乞勅監軍按臣確察是否。兩鎮兵馬再若違延，懲以失誤軍機律」。疏奏，閣臣士英以不糾良玉而糾文綬、國安，擬旨切責之。至是，輔臣奕琛劾適黨叛，遂下獄。次日，御史張孫振復補糾，言「適爲東林衣鉢、復社渠魁，又文震孟、姚希孟的派。宜立正兩觀之誅」。皆阿輔臣意也。初，張希夏爲吏科時，移適代守吏科；如楊兆升、戴英等不宜以察處賜環，「逆案」陳爾翼不宜以薦崔呈秀爲本兵錄用，皆希夏命題而適擬稿；然希夏不認也，故衆怨皆積於適！其胎禍以此。又適爲浙江刑官時，與陳子龍等會訊蔡奕琛一案，按臣左光先題覆，得嚴旨「永戍」；故銜恨光先、適爲最云。

庚辰，贈操江都御史唐際盛兵部右侍郎，廕子。

陞常鎮副使馬鳴震尙寶少卿。

加錦衣衛馮可宗左都督，進宮銜一級。

辛巳，陞鴻臚卿徐一范光祿寺卿。

後降北，仍爲禮部郎中。

加贈故戶部尚書畢懋康右都御史。
命戶部右侍郎申紹芳督催江南錢糧。

偏安排日事蹟卷十三

五月壬午朔，陞原任吏部郎中李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陞兵部郎中楊文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上江再捷，進封靖南侯黃得功爲靖國公。

陞御史徐復陽太僕寺少卿。

丁亥，北兵自瓜渚薄鎮江，總兵鄭鴻逵力禦之。

越二日，報鴻逵據京口，與北兵水戰大捷；戎政頒賞有差。

加總兵劉肇基二級，廕子錦衣衛千戶。

庚寅，〔□〕兵潛師渡江，我師潰；鄭鴻逵、楊文聰遁。

江上相持者三日；會是日大霧，北兵乘霧自七里港渡，霧□見有兵駐江上，未知何兵。及飛矢如蝗，群驚曰：『北兵至矣！』步兵倉皇列陣甘露寺前，北兵以騎突之，悉潰走。閩、浙步兵焚掠至丹陽入浙，鴻逵等以舟師入海。

辛卯，車駕夜狩太平府；依靖國公黃得功也。

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江信至，中外大震。上，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

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次早，猶有入朝者；見內臣紛紛四竄，始知駕已出宮。先是，四月中督輔可法屢疏告急，士英惟票旨「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一舟渡，南北聲絕。遲至二十九日，兵部始得報；民間猶未知也。朝廷方恃長江天險，轉官、予蔭，若無事然。兵科吳适曾詣兵部商防江大計，職方王期昇答言：「長江之險，北兵決難飛渡；何足深憂！」适向同官歎息而已。至是，城守無備，一朝狼狽，通國恨之。時士英見事迫，深恨阮大鍼、張孫振誤己；孫振往見，叱不納。然無及矣。

壬辰，馬士英出奔；亂民擁立王之明於京師。

上之出奔，士英猶不知。惟戎政侍即李希沅先知，遂行；士英猶後之也。凡攜家者，皆瞻顧不能行。初，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真也。至是，二、三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群往趙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百「姓」劣「衿」三人，乃退。執之明，繫。廣昌伯劉良佐無拒北意，惟南門外縱兵焚掠。百姓恐攻城，徹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啓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禮部尙書錢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擬啓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群黨家，又令力勸士英標下用兵幾盡。初，

輔臣王鐸青衣謀遁，識者指罵曰：「若膺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鬚髮盡禿。搜至之龍處，洵欲撲殺；之龍伴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張孫振懼及禍，極冒士英黨翼身，免；人皆笑之。

甲午，北兵至大教場，紮營城外；文武官俱迎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禮部主事黃端伯、戶部主事吳嘉胤、中書翼廷祥皆死之。

是日，劉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將伏不敢動。文臣錢謙益、梁雲構、張孫振、劉光斗、宗灝等五人——武臣趙之龍先迎，後皆續往。時兵部侍郎李喬、大理少卿姚思孝已薙髮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王賜食飲，席地啜之。龍，靖難功臣趙彝後；至是，首啓門降。誠意伯劉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兩大學士王鐸、蔡奕琛也。惟維垣先命二妾投井，一妾從之；一妾不從狂奔，命追執之，亦沈井。正衣冠，自縊。端伯安坐私寓，不報名；兵至□，執其妾而捶之。端伯傲然不視；曰：「殺卽殺，誓不投謁！」被殺。嘉胤先奉差出都，聞北兵渡江，復廻車寓城外僧寺；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命二僕攜冠帶至南門外方正公祠前，整冠四拜，縊於樹。一僕欲解救之，一僕曰：「不如令主人盡節！」遂死。廷祥遺書與子，誓不事二君，又引馬世奇、劉理順兩師死節自勵，諄諄以老母爲念，言

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捷，初聞變，擬積薪自焚；已不遂，復走縊鷄鳴寺。倬，以北豫王將入京，左右侍郎約倬出迎，不從；縊於寓。徽州監生吳可箕題詩明志，亦自縊。某鴻臚不繳印，爲蒼頭所見，殺。一丐者題詩鷄鳴寺，自縊死。戊戌，北兵進守皇城。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禮部尙書錢謙益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並坐；指諸臣曰：「此眞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南，乃北廷所遣；以攪惑臣民也。

北兵奄至太平府，靖國公黃得功、總兵翁之琪戰敗，死之；上遂入北營。

初，豫王至城外，卽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上已至太平，猶寂然。朱大典、阮大鍼入見舟中，俱入閣。得功見上，誓力戰報。未幾，得功兵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知不濟，自刎死。副總兵翁之琪，亦投江死。中軍田雄入上舟，上降北；馬士英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上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求無死，且求往見。豫王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上戴僧帽、著藍布袴；馬（？）。

尋入城，諸臣往見，一揖一叩首。上對諸臣泣，衆皆泣。尋北狩。

左夢庚挾江督袁繼成叛，降北。

初，馬士英以封爵略諸鎮，購黃澍；諸鎮益不平，陰畫計降北。繼威孤舟，因叢棘中命人語鄧林奇等：『不可爲此不忠事！』林奇與汪碩畫、李士元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威。時逆弁郝效忠方與惠登相合營，佯以登相意，遣使迎繼威赴其軍，去入江省爲後圖。繼威信之，乘風往。將及湖口，夢庚遣悍弁李致和挾舟行甚速；距九江三十里，則北兵營在。繼威見八王子，不肯屈；曰：『某國重臣，受累朝厚恩；豈肯事二姓！』乃拘以北；職方李猶龍以署皖鉞行、黃澍以署潯道行矣。繼威後至燕，以不屈遇害。

偏安排日事蹟卷十四

六月，劉光斗、黃家鼐以北兵撫命至江南，巡撫楊文驄遁。

是時蘇、松等處各邑多起義者，文驄勦兵入蘇，擒家鼐斬之。尋見北兵大至，仍遁入海。

原任滄墅關員外程良孺被殺。

良孺，右春坊正揆父也。南京破，未解任；先薙髮降，以原官管關。時士民方以起義爲名，良孺遂被殺。

長洲諸生顧性之儒服投泮水死。

甲子，〔□〕兵至杭州，潞王及巡撫張秉貞以皇太后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被執，死之。

馬士英挾皇太后渡獨松關，沿途肆淫掠。至廣德州，州人拒之；攻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民聞之懼，按、撫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湖小瀛洲。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兵府爲行宮；群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薄暮，城中置寧、太平二坊民競以炮竹投樓外；士英方宴，驚走，以二樓船藏湖心亭。至曉入朝，用精甲百許自衛請。

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朝罷傳旨，乃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宗周、章正宸。時江北巡按彭遇驥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錢糧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汝霖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安在？輒來此」！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俱倉皇到，則「□」得功兵敗死。以次日請潞上監國，不受；太后召，泣拜，終不受。惟迎太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等計迎欵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文驄、鄭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終不許。至十三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急渡錢塘，按臣何綸、撫臣李挺亦行。惟撫臣張秉貞縋城入，偕王出迎貝勒；錢塘知縣顧咸建亦佯迎，旋遁。執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其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初，上旣失國，咸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勅獎王，獨語太常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王居杭時，常命內官下郡邑廣求古玩；又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筒護之；其爲人可知矣」！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初，孝廟於天啓七年卽位，一日，召諸閣臣入內殿，密諭云：「今日有一異事：清晨，某內官來報，說某殿柱上置一黃袱；取視，內一紙云：「天啓六、崇禎一，還有福王二十七」

。此妖言也，合根究」。閣臣揭請焚之，乃允。時來宗道爲閣臣，揭現存家；所云「崇禎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禎名下，則福王正得二也。王自崇禎十七年登位，至弘光元年滅；凡二年。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閏六月，〔□〕攝政殺明使臣兵部侍郎左懋第及其同行五人。

初，懋第抵燕，議見攝政禮。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不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毅然曰：「我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彼建屈膝之言者，皆中□也」。時懋第亦以勅書內「不屈膝，卽爲不辱命」一語故，持初議甚堅。及追回改館大醫院，懋第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鬼」。至是，聞南都已陷，懋第等皆泣，盡哀；然攝政亦無意殺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叩勸懋第早降；懋第怒，勒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社稷。攝政遣兵入院，勒諸人剃頭降；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落」！時用極與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不屈，遂執下刑部，重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不應。執見攝政，懋第仍服母喪，偕用極長揖，南面坐。攝政〔□〕懋第以僞立福王及勾引齊寇狀；懋第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言僞立！山東豪傑皆忠義有爲，前就見我時，亦勉以大義；亦□土寇」！旣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薙髮勸降

，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有死而已！』攝政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部也。三尺童子，皆知節義；況我大明人耶！』攝政命捶其頰，用極嚔血呼曰：『士可殺，不可恥辱！』攝政復從容曰：『汝等不怕死，信忠臣也。然降，當不失富貴！』懋第曰：『薙髮，不如斷頭！』攝政命左右拽出，復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曰：『無問我懼不懼，且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我寧爲大明鬼耳！』將刑，顧謂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但恐有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叩首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忽沙風四起，屋瓦皆飛，捲布棚於雲際。觀者近萬人，皆爲流涕。

七月，唐王稱號於福州，改元「隆武」；遙上王尊號曰「聖安皇帝」。明年五月，王遇害於燕京；潞王等數十人俱見殺，王之明亦伴死。

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詬嘆；謂「諸臣無肯爲我用者」！於聲色，罕近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閫、外壬相倚爲奸，皆歸過於上。如端陽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以穢言。且謂嬖童季女，死者接踵；內外喧傳，罔辨也。及國亡，宮女皆奔入民家，歷歷吐狀；始得其實。又舊輔吳姓寓居溧水，曾見大璫，詢及宮中事。言上飲酒宴樂，有之；縱淫方藥等，傳聞非確；惜爲馬士英所挾耳。蓋緣士英

爲御史黃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立，由臣及四鎮力……」。……其言（？），爲兩泣久之。其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又言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三朝要典」闖擊事與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爲人矣。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二種

思文大紀

弁言

南明隆武帝諱聿鍵，太祖第二十三子唐王極之後。崇禎五年，嗣封唐王。九年八月，京師戒嚴，王率護軍勤王。部議以擅出境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南都立，大赦出，禮部請復故爵，不許，命徙居廣西之平樂府。弘光元年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勸潞王監國，不聽。時鄭鴻逵、鄭彩、蘇觀生皆會於杭，逵、彩與王語及國難，王輒淚下，乃命所部衛王入閩。既而潞王降清，二鄭全師歸閩，遂與巡撫張肯堂等奉王監國。旋於閏六月丁未（二十七日）卽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明年八月，清兵入閩。辛丑（二十八日），帝被執於汀州，尋遇害。永曆帝立，遙上尊號曰「思文皇帝」。十一年丁酉春，上諡曰「紹武襄皇帝」。

「思文大紀」八卷，皆記隆武朝事。起弘光元年六月唐藩監國於閩省，迄次年九月清兵陷福州、曹學佺等殉難；據事直書，不加論斷。書中頗載當時詔諭奏疏，皆爲直接史料，尤爲可貴。

是書不知撰人姓氏。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謂：「舊稱戴笠耘野所撰，未敢臆斷」。又謂：「據楊鳳苞「秋室集」，是書一名「三山野錄」，又名「思文紀略」云。（百吉）

思文大紀卷一

弘光元年六月，靖（虜）伯鄭鴻逵、禮部尚書黃道周等，擬奉唐藩監國於閩省。十七日至衢州，六師聚會，王乃秉鉞徇師而誓曰：「嗟爾有衆，咸聽予言：昔有胡元，腥穢宇宙，汨爾黎民，以爲被髮左衽；黎民哀痛，無有甘食。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驅而出之，還於朔漠；天下欣戴，如出昏窖而覩日月。於今二百七十八年，帝十七葉，未有失德。而寇賊乘釁，覆我二京；將復汨我黎民，以爲被髮左衽。幽明人鬼，咸用痛心。予自早歲懲忿是患，不憚危苦，以撻茲咎；而天未厭亂，不達鄙懷。今兩京遞覆，蠢爾又至；臨安監國不競，士民瞻烏。予念崇禎在御十有七年，勵精圖治，惟是舉錯拂於民心，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懲勸無章，以至今日。今諸夫子、君子閔念黎元，欲爲立主，不可以倖卸；衰鉞之用，兆始於今。爾夫子、君子各率多士，廣乃德心，其尙桓桓，如熊如羆，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纘我太祖之業。其有摧堅陷陣，拘執醜衆，獻力自著者，皆不惜茅土，奕世帶礪，盟之河山。其有私作寇攘，踰垣牆，誘臣妾，逸馬牛風，俱有常刑。其夫子、君子或不念上帝及我太祖，虞貳爾心，私卽惰淫，自營威福，暗干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今以始，同力一心，以匡帝室。勗哉多士

，咸聽予言」！

又百官恭請監國，諭曰：「孤聞漢家再隆，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胡元，功在百世，方十七葉而虜彝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二十年以來，賊寇洵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比方一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涕泗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憂板蕩哉？今幸南安、靖〔虜〕兩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舞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玄德皆起於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爲仇，而能正名舉義，躬承大統。況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應卽投袂，知明明赫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祐其子孫，猶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者罔不興」。傳曰：「得道者多助」。自今孤總六師，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二十日，唐藩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厲，以迄於今。邇以賊寇陸梁，覆我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浹。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

嶠。嗟乎！以爾神靈雄偉聰睿甲於天下，生爲俊傑，子雨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胡馬，靖彼犬羊，猶撥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斯；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玄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間關號召，不遑啓處。惟上帝眷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爲叔媯，襲封後，卽舉兵報仇勤王；啓行，以寇梗還國。崇禎九年，奉遷降之命，以越關擅斃送高牆。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變，烈廟身殉。五月十五日，福藩卽位金陵，詔改來年爲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聿鍵）於鳳陽高牆。十二月，賜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閒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至湖州，又至嘉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碩德、吏部尙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國，堅辭謙讓。乃睿撰揭帖，倡奉潞藩。又得慈禧太后之命，潞藩隨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勸進，面陳方略，不允。靖〔虜〕伯鄭鴻逵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闖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適遇靖〔虜〕伯會同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奏啓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寧，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數天而污左袵，人鬼恫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玄風聞於主鬯。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當寇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況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沙蟲，棲遲則家成荆棘。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續高皇之緒者也。矧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云云。六月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啓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代世篤忠貞；孤罹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奮血性，期圖報不負君親；敦請勤王，討父仇爲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鑾雪恥；但愧微渺，徒耿赤誠。春秋之義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賢序實無一稱。監國之請，面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斷不敢當。共體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再闢，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維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輦蒙塵；南轅之返無期，左袵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臣仕，親在君王。拒群工之敦請，令諭雖極冲虛；救萬姓之倒懸，監國終難他奉。伏乞

仰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扈之朝，以肅王綱之度；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至渙離。張我六師，掃清彝寇；躬行九伐，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封疆日促，狂彝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遲。但孤靜淡自天，口虛非當；前諭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啓，業已具揭，但奉潞藩監國矣。彼則以賢以序，眞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彝謀，他啓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共球之思愈迫。恭維唐王殿下，聰明宣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久樹桓文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通姚姁之權。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宇之歸。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則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固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樞，以臨魁柄。將義師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醜虜望風，靈武親聖人之烈』云云。六月十五日疏上，時潞藩已具降書矣。令旨答云：『覽啓，諸先生懇懇懇懇，謂皇鑾旣時不易返、潞藩復懼清改圖，以孤勤皇雪父，大義久昭；况分國本於高皇，視孝陵情尤關切。監國必難他諉，三請辭意益殷；令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口異，內外沸鼎，交請敢再堅違？孤罪滋重，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卽諭地方官速遣專官謹守。然於出令用人，在途猶難草草；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云云。

二十四日，令旨：『諭浦城縣：將孤發下旌直銀五兩，賜欽命禁旅勇衛水師總兵陳有功』。復諭之曰：『孤覽爾啓，爲之慨憤。自允監國之後，若一日孝陵未見，一日西

北赤子未援，一統舊疆未復，卽是孤負祖負民，如劍在心、如湯沃背，斷不與寇盜並立於天壤。該將啓內勸孤節儉愛民，足徵忠讜。孤鑒千古：凡真忠臣，必明指君之過舉，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過者，卽僞忠也。孤纔至閩，見此啓本，卽是中興名疏。着發此啓於靖〔虜〕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浦城縣知縣鄭爲虹進大明會典一部、縣志一部；典史陳國元進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本縣印佐迎送上司，止於郭外。敢有再行違諭迎送者，察出一體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蓋從典史陳國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

書坊送綱鑑一部、續稗海一部、浙江通志一部，給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人民於建安，監國令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彝。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慚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清迫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不獲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萃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云云。

令諭靖〔虜〕伯鄭鴻逵出榜安民於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一年，毫無煩擾；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氈綵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骨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之罪。隨待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賈，敢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察啓請究，定然細打八十，割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爾官一體遵依，毋負寡人拳拳至意！」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極詔共四通，並繳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嘉悅，留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萬盼先生速至，便議戡定戰守並監國禮儀，不可刻緩。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人主之本心，典非溢格，不准再辭。着卽祇受，稱孤恤軫至意。」

令諭靖〔虜〕伯鄭鴻逵給守關兵餉二月。諭文曰：「昨據先生啓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卽允，兼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因親覲；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責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概應支糧餉，除前欠糧未支併先生賠捐己資代給者，併通算爲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將兵二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與現今六月一

月，並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真誠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賭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將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冊一本，並歷來各將照級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並今自某月欠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內即造進來。其發過犒銀並支過該縣兩月餉銀，散完之後，再行造冊。一面具啓、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宮生內長，從不諳習軍旅併軍國大事，惟先生極力輔孤不逮，以全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

福寧州小民罷市激變。時聞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札福寧以抽洋稅，通州士民鋪戶粘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九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疋、漳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盥手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並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逵手信，慎重之過，恐武備未周，致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即會撫按司道及縉紳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

，皇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差官鄒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腋，稍雨卽有水，當以布政司爲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睿慮。其諭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齎去，未及取啓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牽誤，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也』云云。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啓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啓所進衣着二十疋，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芝龍上箋勸駕監國，恢復中興。上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勳猷咸著。前靖〔虜〕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是倚。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盡忠，在朝則孤之心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前託總督守巡之任，孤倡血誠掃彝，再復兩京，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於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業預料理有緒，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卽孤

不可辭監國，萬勿再辭。今孤傍徨無倚，切囑至諭，曲體孤心。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備於擇吉之前。實期明祀再續，臣民復覩漢官。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珽、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宗支首重於維城；嘉紐儲祥，嗣服莫先於監國。殷憂啓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誼既班於臣子，念敢厚於君親。凡底雲天，共增慶慰。恭維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治化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滑水之芳。錫玉輅以□榮，執桐圭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師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褊，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於代邸。情克勵於膽嘗薪臥，勢務充於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於集蓼，喜忽動於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翳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向東西南北之

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興，佇慶遊麟巢鳳』云云。答云：『孤允藩院公啓，定於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咽喉。先是，驛遞具有坐駕大船，祇候延建水次。上却不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宮眷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岸旁觀者，皆舉手加額，以爲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鄭芝龍迎上於舟次，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驛朝參。

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時駕臨該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唐藩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靖〔虜〕伯臣鄭鴻逵、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屯鹽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僉書臣陳纘、臣王承恩；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尙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燕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穿素服待罪。皇上寬仁，憐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且欲

亟用之云。

面諭：「省城行在，聞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搬移並修理未能猝辦，暫於總兵府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一百五十兩（係淮揚巡撫呈送），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即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議派修理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二百兩者。曹學佺對南安伯鄭芝龍言：「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有審駕未臨，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以爲然，給示禁止之。首以何楷爲戶部尙書。同日奉令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尙書得人。茲衆卿在廷，即僉擇其可者」。於是咸舉臣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叩頭懇避賢者」。皇上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等官俱屬要緊，可即推之」。上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面允在籍文武，公舉戶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鉅以識微。孤於崇禎乙亥親閱邸報，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於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攝署既不可責成，今又時刻難待，不可拘定。俟於監國之後，何楷陞戶部尙書，卽日到任理事，不可刻緩。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部卽會同何尙書

確議擇推，先設福建清史司郎中一員，以便呈堂行事；餘俟再議。併該部即推攝文選司郎中一員。此吏、戶兩司印，速鑄。戶部堂上官印，尤爲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翰林院待詔，專理審覽書籍事務。兆熊字念葛，福寧州人，歲貢，任浦城訓導。聖駕入關，卽爲扈從，後出使溫、台。上稱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上命於水口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亦有未及聞而不與者。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御舟次洪塘，登岸，擇吉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無鋪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爲天子來，更靜於縣官云。

戊時，奉令旨云：「孤今監國閩省，遵照祖制，舉用閣部等官，虛心聽納，惟慎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負國害民者概不敢用外，藩院諸衙門既會議確當，卽允所啓，分別攝事還職。何楷先資陞授，另有旨了。計開：內閣（舊）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新）黃道周、朱繼祚、丁魁楚。戶部尙書何楷，掌禮部右侍郎劉若金，兵部右侍郎張肯堂、李永茂，協理戎政右侍郎陳洪謐、盧若騰，刑部左侍郎鄭瑄、曾櫻，工部右侍郎周汝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徐世蔭，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

浙江道御史黃錫袞，雲南道御史郭貞一，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陸懷玉，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兵科右給事中張利民，太常寺少卿曹學佺，光祿寺卿林銘鼎，欽天監博士謝堅、黃漢白、吳太音，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禮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緊極，各啓朝者不忍違其葵誠，但必概從簡便，大小鄉紳並在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舉貢生員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禮，續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奉啓，恭請冕旒袞龍各式。諭司禮監察發龍袍袞服尺寸，速造；冕冠着照依「會典」。

令諭司禮監：『帝王御用，袍膳爲先，內監乏員，輔官必備。隨駕承奉官鄧全着陞尙衣監右少監，管理冠袍帶履等事；奉御羅奇着陞尙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宮雜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禮監：『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鳳鳴、張玄度，該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並接本官四員，盡與閒散官銜。吏部議啓，卽日受事，勿誤』。

太常寺少卿臣曹學佺朝見，進啓一通。上目之曰：『此海內宿儒也！孤在唐國，聞名久矣。茲幸在此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意』。因賜坐，賜茶。

按學佺啓內三款：一爲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防不繼；一爲禮成之

後，卽宜遣堵〔虜〕伯鄭鴻遠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賊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示以赦辜復用之意，暫紓民患。三者皆實着可行，故特隆眷顧云。

上傳禮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天地、太廟、唐國宗廟，俱用太牢，陳設簠簋籩豆如禮。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攝禮部臣劉若金照會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曹學佺撰述。陳設俱遵旨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神牌位，設立太廟。令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爲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憤痛。旣議監國於茲，必先祭祖，方敢攝政。速於該省擇一公所，扁曰「行在太廟」，以備屆時行禮』。

謹按周易云：『享於帝立廟，萃渙之義也』。此舉關係不小。

初七日，駕入城，暫以南安伯府（卽舊督府）爲行宮，百官慶賀如禮。百姓焚香恭迎，歡聲載道。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瑞泰字幼安，侯官人，熟於掌故，大中丞鳴宇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奇）疏獻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辭，溫旨答之云：『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在閩巍然如魯殿靈光。所進書籍，雅體孤心。如此京職，原敦□勸，不准

辭。仍候登極後，即行召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頒詔書。於福寧州回，值兵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復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數也。

睿製縉紳、戎政、儒林三便覽序。戎政文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苞苴不入司馬門，天子始得真將之用。真將得，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文背而武胸也。分則體用，合則一身。文蔑武、武蔑文，亦必不能獨立矣。孤故曰：文蔑武，爲自蔑。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民兵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蔑武，而弊曰賄、曰凌。賄曰賢才也、凌曰節制也，皆大誤也，皆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也。然必節以廉、制以禮。廉服其猛心，禮馭其悍氣也，自尋常之將言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兩鄭，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師其心，此天地間之閒氣，必有爲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爲用，令其心服，節制斯在；不然，激而決裂之，祖宗宗社危矣。目今劉弁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戕民生，奸臣之肉，其足食乎！孤真僞嚴而真是求；真大將，孤不難親拜而授鉞者。立見孝陵，復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一統，報我烈廟深讐，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國報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王公豫待立功之全半，詔列甚明；惟我天下英雄，速圖自奮。戎政刻佈，文武吉甫，即副孤之切望，成孤中興之烈也。」縉紳文曰：「孤惟帝王之御

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治不獨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於得賢將相，終於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強彝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汗隆，機握於帝王之字量。字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狹，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矣，可不慎哉？量既容，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固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於霸；宋不能容，強終於弱。然必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天，日月何出乎？孤故曰：帝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有乎東林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矣；四黨成，一隅矣！自今孝陵夷踐，孤心淚血千石。監國閩省，創設百司，約率衆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旰夜，惟賢是求。臥薪而望孝陵，嘗膽以圖一統。真量真識，四方共鑒。蓋洪武廿四年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嘉歷協銘圖」，往時未詳，於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疆，仰答我上帝之庥命乎？縉紳刻布，一哉王心；萬國臣民，願來協助。彝典酬功，信如皎日。語意神涵，天下亮之」。

命參將金綺齋捧監國赦詔書，宣諭金、衢。

勅諭吏、兵二部，起大學士蔣德璟於泉州。勅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

勿必得匡贊之臣，始可或從行、或分任居守變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於先帝，久飮其經綸，況學博古今，度具忠亮，着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授行人張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云。德璟以足疾辭，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奉藩，聞之國儀方廣德尤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眷倚舊臣。南京之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朕雖莫當明主，堅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徬徨，盼卿如渴。昨虛傳卿奉詔至，朕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着速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恐朕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經濟名臣，堅不朕顧，朕誠薄德；還念高皇，定不准辭。十日之內，斷望卿到，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文武臣僚，恭勸登極，乃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卽皇帝位於南郊。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末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旣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於立君；寵綏之方，本於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大小汎汎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志而慰群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卽位鄴南，卽以是年爲建元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卽位漢中，卽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維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卽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俟恢復，以勸勳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級。別需表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給。行在所有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示朕纘緒爲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是年爲隆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於行在午門外，宣讀詔書，臣民跪聽者數千人。先是五鼓，聖駕自督府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

咸以次入，觀者如堵。平彝鄭芝龍戎裝騎馬行於駕前，定清鄭鴻逵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即入行宮，百官鵠立，如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袞冕玄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二叩頭禮，繼又行二十四拜焉；亦海濱一曠觀也。

改布政司爲行殿，匾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

諡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

以按察司爲平彝侯府，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衙門爲吏部，海道衙門爲戶部，提學道衙門爲都察院，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租民房受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爲天興府，以少卿銜攝知府事。蓋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爲天興，從吏部主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得廠。

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先是，辛巳颶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始落成，似有待聖天子崇祀先師，爲中興國學。鄭澤等准貢入監，馬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如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節。

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批點藍硃；至十六朝實錄，尤爲要典。勅諭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汗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荆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於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彝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尙賴文武臣民勇効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報，再無食言。特諭』。

同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通，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各用物件，惟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並不許用錦繡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尋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澹愛民至意。違者卽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於便殿。復性喜書籍，搜閱不□，丙夜不休。

御書自敘云：『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賢妃出。洪武三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國。傅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爲憲王。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子，第三子舞陽王習封爲莊王。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襲王，無子，二弟浙陽王亦絕，三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敬王，追封恭靖爲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歲，蒙世廟存問。子順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封世子

。長子，卽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在內官宅。母毛娘，生朕於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生祖之母爲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卽將朕與父入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爲叔鳩，朕誓報仇。賴有司之持公，天啓心於祖考，請於烈廟，奉勅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報仇。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咨，寇梗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遷之命，責朕以越關擅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宮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卽與議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之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爲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爲治國；九年十一月奉譴，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爲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上歡然。卽日召對便殿，談恢復事宜稱旨，譽之曰：『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卽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永定土寇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竊發。時因南京國變，劣生叔光等遂集亡命數千

，往攻大浦等縣，回屯錦風審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勢益鴟張。知縣徐可久練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搗其巢，擒斬二百。餘黨解散，叔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屬：凡有「清」字，俱去其點，概用「青」字。以清國號大清，上不特惡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雪恥復仇之意，於茲可見。

廣東大浦縣流賊萬人圍攻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備，乃引去。

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士英在金陵，賈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唾罵。清至金陵，奉聖安駕同行。勢逼不能顧，棄之。又奉慈禧太后之杭。杭人不容，勢逼又棄去。獨擁輜重，與部下將士數千奔逃各處，方國安、朱大典咸數其誤國之罪而驅逐之。聞今上卽位閩海，又謀入關。平彝侯鄭芝龍素與士英善，以其不卽降清而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上下其議於廟堂，議云：「士英蠹國債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眷私兵以致寇，爲凶暴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賈君於中道。繇昔言之：誤我聖安皇帝，誤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共誅；繇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藁街之辜，矯虔狼戾，罪在興朝，當爲興朝之所共討。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關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收衆賊，奏效非難。倘有桑

榆之勳，略寬銜檄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上以爲然，故行文於各關，凜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爲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講。
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於便殿。

以唐王某爲監國、鄧王某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鄧王府。
命工部造御前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江，以父老遮道懇留，不得已復返乘輿。議者咸謂國家之失，在此一着。蓋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溺救焚。遲出關一日，則人心「早」一日瓦解。惜哉！特設儲賢館，以蘇觀生爲翰林院學士，專理其事。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於此。雖館中課無虛日，而砥砭似玉、魚目混珠，所收者多羊質虎皮。可慨也！

殺貪酷浦城知縣施燦（中有羅織之故，兼以問官挾隙，遂至極刑，或有冤之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破武平。時城南西街猶在演戲，有奸細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恒、上饒縣原任廣西南寧府知府楊聞中上賀表推戴，溫旨答之。

二十二日，以大學士黃道周聯絡江西，救徽援衢。

按輔臣海內人望，衆所皈依；清節忠猷，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楊嗣昌時，已挾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宵小用權，議論多舛，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適江西義旅嚮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卽，分道而進，滅奴復仇，機會難失。我爲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往；欲藉輔臣重望，鼓舞天下有心豪傑。識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出必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前監紀。士超字玄卿，閩縣人。祖榮，正統初薦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尙書；復以討曹賊功，廕一子世襲，實世懷忠義之心者。士超雖爲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之。士超見兵餉寡少，遂傾餘橐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行。其父璧，官防海參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初一日，命工部所頒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工部尙書鄭瑄上言：「樂器繁多，錢糧缺乏，閩南匠拙，難以猝辦；乞照冊立親征儀仗三分之內，酌用其一，以仰體皇上撙節德意。」勅從之。

初二日，天壇齋宮享殿，擇吉上樑。

初四日，頒新刻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於各郡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千兩。

初五日，令天興府鑄戶部十三司印信。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原重七十七兩，該司職專錢糧，印務繁多，篆文用久，朦糊失真，故命禮部重鑄，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命中書頒勅書一道、旗牌八面於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

命禮部頒祖訓五十七本於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工，務令熟記遵行，俾聖謨遠播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刻祖訓之至意。

按大學士林欽楫等謝表有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羹牆憑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作創，允矣中興。恭惟皇帝陛下，天符握赤，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鼇嶺，白水啓宛城之駕；起半壁天以息龍火，黃衣耀閩海之祥。世統上續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卽心法可以萬年。刻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制外，篇篇盡爰琅函；若緯武、若經文，字字禹圖軒鼎。宣威布德，自宮禁以逮彝蠻；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政府。煌煌大冊，曄曄宏謨。九重方且率祖以攸行，多士亦用秉文而覲德。此真擬興朝之永命，而肇一統之洪床者也。臣等念切憲章，身慚文獻。圖呈金鏡，欲勒貞觀政要之編；名企玉書，竊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自聖，新又日新。因時制宜，聲爲律而身爲度；德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遍臣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云云。

勅錦衣衛堂上官：「國家新創，禁門啓閉，一以更定漏盡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於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執者並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究」。

勅工部修理殿後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虜〕伯黃蜚銀印。時浙江塘報：蜚在湖州，屢破逆寇，故以五軍府印未合式，卽改造賜之，文曰：「靖〔虜〕伯印」。

發恤民庫銀三百兩。再鑄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着中書分頒，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文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填御名。至期，遣大學士行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文人眞像。溫旨答之。

初九日，禮部請例應致祭於大社大稷，異壇同壇。大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太常寺恭進祝版，親填御名。祝文曰：「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大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蒸民，萬世永賴。時當仲秋，禮嚴報謝。謹以玉帛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后土句龍氏、后稷配，神其尙饗！」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予維土穀兮造化功，爲民主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

迓迎。想神之來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拜年豐」。初獻壽和之曲：「氤氳氣和兮物遠蒙，民之立命兮荷蔭功。予將玉帛兮獻微衷，初辭醴薦兮民福洪」。亞獻豫和之曲：「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恩厚兮拜祥光」。終獻熙和之曲：「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臣民率土兮盡安康」。送神安和之曲：「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望瘞時和之曲：「捧肴羞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時以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遙拜。命定清侯鄭鴻達恭行攝代於外。

太常寺奉聖諭於宮門設鼓，一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臣齊集排班。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與巳合，乙、丙、丁相會爲日、月、星三奇照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着禮科給事中陳履貞去郊外，親迎平彝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沐一日，卽來勤政殿召對。

命禮部造「承旨發行科部」一條記一顆，與錦衣衛正千戶世加一級承旨房辦事張鳴鳳。蓋以發本承旨，慎密所宜，木記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關防。

欽天監奏進隆武新曆，勅下禮部速刻頒行。舊例以二月進曆，十月頒朔。

惠州流賊袁王總殘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平彝侯標下將官黃延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剿，仍勅撫臣劉柱國相機調度，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功。

十一日，原太子少保禮部尙書翁正春孫男進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起至穆宗莊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上御門親餞太子太師肅虜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旗牌、勅書，復賜以銀幣。一時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復御製詩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神京。將廉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終始封勞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眷，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將將，不知將何如將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其所以期望於斌卿者至矣。又按斌卿候餞午門時，定清侯鄭鴻逵解所束玉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者，其在斯乎！

差官齎欽褒銀牌勅書：一賞泉州府推官張若羲、一賞福寧州知州徐丙晉。發手勅與吳松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舊漕撫督路振飛。

按詔內第十二款有「守困恩官路振飛，訪察莫遇，日夜思念，非僅一時豆粥麥飯之感」！故久中以昔會聞其寓於洞庭，蹤跡可據，願往訪之。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荒，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上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績選大漢將軍二十人以備郊天大禮用，月給米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鎚儀仗，俱着工部製造。

十三日，冊立皇后曾氏。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攸在；日月麗體，生物之健順斯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建極於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高皇聖澤，勸進紹統中興，於前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卽祭告祖宗，諡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後，卽於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爲皇后於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冊寶冠服未備，同朕登極之日，僅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於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差勳輔大臣平彝侯鄭芝龍持節，定清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冊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卽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府學廩膳生員曾文彥爲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於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陽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中許世憲持節捧冊寶封朕爲唐王、封皇后爲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皇后忠謹貞淑，與朕同善修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弘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賢，遠不愧高曹向孟，近無忝於孝慈皇后。朕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爲

天下忠君之母儀。朕託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敷五教、播訓三從，四海同臻王化，萬國共仰王風。華彝隨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百官命婦進賀中宮，司禮監着內臣禮官引進在行宮外，候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於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侍。

命擬齋捧遠差恩命官銜十四員，吏、兵二部照銜速當題授。

賜平彝侯鄭芝龍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體統行事。

下邵武府知府吳文煒、推官朱健於獄。初，上未至閩，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眷出署後；彼此不和，互相揭出。上以其爲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倡亂，罪不可原，吳殺而朱絞。

廣信府知府解立敬碎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有勞績，加級銜以寵異之。

諡榆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西郊二周忠烈祠。

勅禮部造靖彝伯印一顆賜方國安。

追諡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也。

午時，勤政殿召對澹溪王並諸子及奉新王四姪。議行保甲法。閩縣一百零八鋪、侯官一百三十二鋪，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並互察奸宄，逐鋪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患。張肯堂爲巡撫時，嘗行是法，茲再重申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勅書。

工部營繕司造寶纛一座，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勅上游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探虔中消息。時傳虔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搬移家眷，暫住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能相安，訛橫日聞；宣言賊至之日，返戈相向。閣臣林欲楫、朱繼祚、蘇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虔事。吏部尙書張肯堂上疏救之，尋得溫旨。

着文昌王府教授葉人龍齋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錫以欽差職銜。

令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催永勝伯鄭彩來，作速督兵赴虔，萬不可刻緩（時議由漳州上汀州出南贛，以抵江右）。欽□部劄，准如數給與永勝伯鄭彩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名。

台州府魯藩不受詔，相見陳兵。

勅諭錦衣衛：「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爲擎捧函簿，所謂王

之爪牙，務要人人精壯。其衣帽俱察照兩京制度，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設管事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三員。其南、北鎮將撫官等，定清侯察照兩京全設定制條奏。鄭芝豹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達遠近，分守宮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再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名。五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率，總於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任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止令於各堂官行屬禮。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則又管軍不管尉也。其五營，名曰「禁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等營關防」，曰「錦衣天武中等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戶之軍名之曰一威。旗尉千戶，亦併給與關防。其禮部造關防，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關防：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一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寸；文用鳳頭直柱紐、武用獅頭直柱紐，紐長四寸。地字號關防：紐長三寸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寬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直柱紐、武用劍頭直柱紐。人字號關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用圓頭直紐、武用方頭直紐；寬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

，則俱止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人三等。每等紐子及長、闊、厚，俱比關防遞減二分。此後禮部鑄造，永爲定規，著爲令。大小文武內外衙門，切切欽遵。有踰尺寸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門，各派六十二名；井樓、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季統轄，務令晝夜嚴防。至不時察覈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國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視例。

徽州紳衿起義師禦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弟同知林貞；奉旨：「提兵援徽，亦見急難。近聞徽郡有金聲等軍聲已振，林棟所募鄉勇果否精壯？着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仗」。

勅諭肅虜伯黃斌卿：「君臣孚信若眞，則在近有如父子天倫之喜、在遠更有舉目身遐之感。卿今遠出，朕亦必取卿之親人，近朕左右。功成，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蔭，而不與卿乎？卿兩弟，准卽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爲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按斌卿莆人，先以倭功叨世蔭，旋以水師戰功又叨世蔭。茲賜上方劍，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剿，恢復南都。因其懇請移蔭，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萬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

檄參將周之藩領一千五百名卽日到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總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催郭煒速到，准以原銜加一級，與陳秀協勦。

給勅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豹時鎮漳、泉、興、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清侯鄭鴻達爲之□□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復命兵部多發劄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且有甚於吝』。真煌煌天語也。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統領大兵，繇杉關接應虔撫，收拾撫、建等處，爲恢復要着，以彰天討。時益藩潰圍而出，因象兵之□，恬不知怪，建昌遂爲賊有。南豐、廣昌亦獻策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隣臣夙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若不急出勁兵，救還建、贛爲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卽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瀆，遂棄天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定執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層上，始稱翠華之名。

(疑缺)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督理糧餉、贊理靖虜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文聰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瑞。正直隆華之伊始，寧云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彝，歡騰朝野。蓋自統肇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滁陽鞭指，鐵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於商周，咸謂過矣；十三宗太阿繇己手，賢於堯舜，不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彝，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悲，兩京胥賊。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依，兆協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帝子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出；雲幙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聖水，幾至於六宇無民；雲興霞蔚過錢塘，因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似三犁倏清彝穴，向北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羶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於今爲烈。臣質本駑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報韓，子房之椎未

墜；奈天不祚漢，曹沫之恥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況春從天上，衰衣曾錫翠雲裘；香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負罪，賴龍文待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玉體齊捐。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並收，羆虎一聲還鳳闕。采薇作誦，慶中國之有聖人；天保興歌，卽外彝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之曆矣』云云。

思文大紀卷三

〔十一月〕十五日，上於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禮。

十六日，祭告太廟。

十七日，禱祭。

命工部造大銀鉞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鉞上龍吞口；硃柄，畫金龍纏柄，長五尺。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餞正先鋒鄭鴻逵、副先鋒鄭彩。登壇，授鉞。工部先期於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一丈、四圍木欄，上設上帝牌一位、太祖牌一位。上先御翼善冠，至臺所。百官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禮，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禮；畢，趨出，易戎衣。上服武弁服，陞臺，先於神牌前行五拜禮；畢，上立於神牌位之西稍前，南面。鴻臚官贊「授鉞」，御先鋒北西跪，兵部官取鉞跪。上命授鉞，兵部官承旨，立於御先鋒之東，以鉞授御先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於西。鴻臚官贊「叩頭，興」。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餞。光祿官及內員傳賜餞酒，御先鋒跪受餞。候上誠勞軍畢，贊：「叩頭謝恩，興」；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親御甲冑，於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

，揚兵就道。執鉞官奉鉞在御先鋒前行。上解甲胄，仍御翼善冠袍回鑾。

按是日風雨晦冥，幾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馬之患。識者知爲不祥之兆云。

勅諭行在勳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戶部侍郎王觀光既各有選用府州縣官催糧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禮之銜，兵更兼戶、戶亦兼兵，俱各遵勅行事。吳震交以出征兵部侍郎帶管出征吏、戶、禮三侍郎事，王觀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管吏、兵、禮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陳履貞亦改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蓋軍中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銜者，取其便於府縣官無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舉也；出征戶部科銜者，取其便爲兩勳到處催餉，令兵不饑寒也；出征兵部科銜者，取其軍中令知國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禮部科銜者，取其若有叛逆誤國之人，真願悔過立功贖死，即許以實殺真寇、實取陷城，即准便宜赦罪錄功，併直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旌表，復奏恤恩，併遵「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之勅命也。內閣卽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宮懿旨：命司禮監覓女厨十名，務要選備精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選，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

十九日，遣平彝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

按會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廟見，內外執事，俱着太常寺備行。以內官人數不多，且皆不諳大禮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天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上具皮弁服出，陞座傳制：『以□日大祀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祭分爲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居東向西），月一壇（居東向西），星一壇（居東向西），辰一壇（居西向東），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雷雨一壇，太歲一壇，陵寢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仍定分獻官一十四員。

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貼。

命閣部朱繼祚、蘇觀生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周之夔等五員；內臣魯奇、王進朝專供筆硯，上親臨軒策之。策題曰：『朕逃稽皇上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悍秦盡掃古制，世道人心爲之遞降。歷代之受惠，莫過於群臣朋黨之最大。於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前漢之黨，肇於弘、石，馴成於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萬之頌，致開新莽之奸，黨害亦已甚烈矣。後漢之黨，起於細微，清濁分鑿，遂有桓、靈之禍。然後、廚、顧、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歟？西漢之黨，同歟？否歟？唐黨始

於憲宗，究竟牛、李何別歟？豈河北賊更易於黨賊歟？唐文宗之言，是歟？非歟？末流至南牙、北牙，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爲龜鑑者，可得其慨歟？宋之分黨，本於熙寧，成於元祐，極於哲、徽之季；然仁宗年亦有戒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其時稱治歟？大明開天黨，肇於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蓋人主之心隱，卽人臣之黨符也。邇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啓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眞和衷而共濟乎？且魏□之狠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以逆，甚不稱情。乃其黨亦快指東林而洩憤，始於怨友，終於怨君。一隅若復中興，必此肺腸盡去；去之道何繇？標本以何爲治？朕今亦曰：「去寇易，去黨難」。然黨不去，寇不驅也，審矣。爾等胸中，成說久著，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慷慨直陳，以觀猷盡。寸晷之際，上帝臨汝矣。肫肫待爾，其恭承朕命焉！」又賦詩一首云：「西風問天地，山巔眺素雲。物外何所有？順此希夷心。出處一故我，四海徹冲襟。嘯歌亦帝籟，溪面吹沍沍。空洞千萬古，總如寸一眞。善聽呦呦鹿，遠調在疏林。我思將可見，畫易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諭儲賢館：「欽選賢才之號，惟召對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某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

下天與府通判周纘祖於獄。

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驄父子。楊文驄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鼎卿文曰「協復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楊文驄給與欽令官銜曰「欽命恢京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勦鎮合濟中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鼎卿銜曰「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時肅虜伯黃斌卿途遇文驄慶賀登極章疏，並繳鎮東伯方國安、總督朱大典、東陽縣生員趙忠禎各禮與文驄者，斌卿爲上之，故有是命。勅諭文驄曰：「爾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面識。數月以來，頓成奇變。朕在嘉興，聞爾在蘇殺寇於群心潰散之時，朕曾數賞，不負識監。靖「虜」奉朕問關至閩，監國登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祖，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勦鴻遠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弭未萌之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慰。業卽欽授爾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鼎卿亦進官銜。今覽奏賀，並詳敘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卽朕之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勦輔，先清東浙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勸進各學生員，廩准貢，增准廩，附准增。時勸進有數十箋，亦有混奏冒名者。左都署禮部事何楷奏請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對廩、增、附來歷，庶酬忠抑

競，於大典爲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體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盧兩僞令；奉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禮部察議旌表閩縣、永安里民女林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勵薄俗；南北進賢冠之叩獻彝寇者，聞之當汗顏。

准遼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廩給，着道臣王芋、州臣徐丙晉酌議具奏；國儲匱乏，雖不能厚，亦不可缺。黃斌卿至福寧上疏，道王窮困之狀、賢能之聲，故准移入。

(原缺)

戶部侍郎李長倩參其委署侯邑封印不開，竟往水口掣鹽，以致百姓輸納糧餉無權可投。後又申救，不允，竟坐贓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嘉興，並賫勅諭二舊輔臣錢士升、冢臣徐石騏（後亦不果行）。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主讓、古田知縣吳士燿、汀州知府王國勳。奉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

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於四川。州彥，重慶人，初爲光澤令，以墨聲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前職銜，捧詔于役。

贈四川撫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士奇，漳浦人，字兮甫，號平人。富於文藝，言論侃侃，天啓乙丑成進士。當成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居，猶罵賊不屈，身被百創，磔死階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見其平日之所學云。或有尤其雅好講道，疏於軍旅者。

建寧府浦城縣四區三十二里百姓保留本縣知縣鄭爲虹加監察御史銜，久任以造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疏。上命吏部察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學生員蘇峽爲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臣黃景昉受簡先帝，敏慎弘亮，才堪救時；舊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卽着吏部補本起用。仍着中書舍人陳翔遵旨前去晉江，敦聘二輔臣來。」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賫勅諭往江西聯絡倡義之師；並「□」詹事劉同升兵部右侍郎勅書關防。復諭之曰：「爾此行着顯破情面，明豎擔當，大展忠猷，令人指日。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之人，爾之不善，卽朕不明；爾之有爲，亦朕善用。江民憔悴於貪政久矣，切切以朕

「先教後刑、先請後發」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說話。至諭切諭，想着記着！」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登極監國兩月，政令全無記載，後世何徵？卽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劉以修輪值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編摩。卽日傳行入直」。又賦詩一絕云：「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啓詞臣。直流千載乾坤縱，方見儒天自有真」。其篤好斯文，出於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頒與本科添設給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以何九雲爲翰林院編修。九雲字□悌，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冢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牽詆？卽着湔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威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爲誣讟」。

上定馬士英爲罪輔、爲逆輔。時士英欲入關，有爲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尙書黃錦以爲言，故定其罪爲逆。

按太常寺卿曹學佺著有罪輔不可入關公揭，曲盡其議；故爾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聞禮緝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勅守關將士毋得盤詰失時，致生奸

究。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爲該撫功過。錢糧卽於所屬調用，不得套視。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於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

以考選推官周之夔爲翰林院編修。御批對策云：「之夔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到，允堪詞令之選」。

以太常寺卿曹學佺爲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威廟實錄；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亟舉十義士林化熙、張綸、黃弘光、姚毓靈、梁春暉、張伯彥、姚毓震、薛濱、鄭邦良、陳鴻謨等往富室大家，倡義勸輸。上以國用不足，從之；並諭十人：「當體王兆熊爲國真誠，超卓清品，矢慎矢公，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從優議敘」。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葬。公字肇復，號劍津，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簡要。有嫉之者，出參四川行省，有功於蜀，再起四川副使。時草寇張獻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緝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闔

省；蜀王疏薦之，遂超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適與同年督臣楊嗣昌議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不堪逢迎！』遂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繼之。公日諭百姓：『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緹騎亦憐其寃。抵京下獄，遂飲藥卒。長子鳴俊上疏鳴情，遂有是命。鳴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上賜以金扁曰「義冠閩臣」，復官武選郎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兩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群情號呼事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假難昧。朕今興啓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並求雪父寃；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萬赤金，豈可翻易一事？若實蒙寃，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況近事乎？况明臣乎』云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爲直言者勸。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於朱作楫，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國是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關朕躬的，朕自省察；關於文武各衙門的，着實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着加陞一級以勸直言者！』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丐於一、二同事故人，遂巡後至，遂稽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都門，始獲先帝烈皇帝召對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遭遇先帝聳身案外，視臣者再、問臣者二，果脯茗酪，捧出內家；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然猶爲權力所阨，僅循次補臣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咸出其門。臣嫉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入垣，卽極言其賣官鬻爵，並羈縻劄督，陰脫門生范志完縱彘入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閣臣：先帝日置臣疏於袖中，經不發票；其念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汗不應敝功，力駁臺臣黃澍之疏，稟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不滿五月。然臣雖諫，而先帝猶手臣疏，目視延儒。爾時閣臣吳甡等，冢臣鄭三俊、憲臣劉宗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其慷慨陳言，亟據忠憤者；或有謂其眞孤鳳之鳴，勝讀出師表者。臣率使抵家，塞胸直氣，道路榮之。無何，里中縉紳之禍起，通國縮朒。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遭摺撫。今顧瞻里中，尙不免談虎色變。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臣里者，一也。」

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之役，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何，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薦臣，荷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於七月，入朝於十一月，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年論澍，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澍後來有借題翻身、回心反正、抗拒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歲舉兵東下，過師池陽，搜索舊銓鄭三俊不遺餘力；蓋三俊亦嘗劾澍者。觀其搜索三俊，計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當年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持爲戒

。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二也。

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該科記着並會覈議」之旨者屢矣。臣雖頑鈍，人非木石，寧不感奮？然其所建者，率強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燥進如飴；片言彈駁，卽恨深寇讐者也。猶憶寶捧之後，陛下欲覈用一人，臣餉漕部議，半字未加。邇來蒙恩，得意之後，遽修前郟。扯臣殿廷，裂帶批頰。臣於此舉，未着片字，猶橫遭侮辱若此！若眞言之，禍起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三也。

然雖如是，臣竊觀陛下兩月來用入行政，臣未嘗頃刻不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劾忠於萬一也。臣猶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於蘇氏，師其忠鯁；竊不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權驅駕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老氏亦言：「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凡若是者，言皆不貴示人以太盡，而使邪佞輩爲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權借閩中爲漢中耳。普天推戴，悉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斤道此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後凡擁戴與同盟等字面，雖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規格已狹，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帝王口中。是臣之直言所欲劾忠者，一也。

定清勳侯一見決策，奉駕來閩，使明朝再造、海國奠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

然尙餘後來一步，爲恢復復仇之舉，始覺竿頭更進，圓滿無憾。今日報功，自當稍留餘地，微寓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勳臣有百年億世之量，而後氣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二也。

祖宗用人，從來銓部反覺無權。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莫可憑信。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人那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進者咸懷燥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遐邇觀聽，仰窺聖意，直欲三、五盛王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搏抗規局，真可謂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如一事未當，多益爲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四（四字疑誤）也。

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卽位靈武，慮皆於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搏心賊志，專意治兵，度於他務，亦皆不暇旁及。今漫漶數時，若似皆以陞官雜務，耗其專營，而於用兵吃緊時日，反坐無事。表裏匪頌，物力亦爲裁汰。是臣之直言所欲勸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值彝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鮮有當意者，於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欽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乘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手奇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空絕域、塞應明詔者，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美髯豐下者，卽爲將材；舌滑脣油、走空如鷲者，卽爲邊材。金繪顯列，糜費無算，言之痛心！陛下試觀從古皇皇汲汲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眞品？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戒不免。尙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麵；辨析窮研，如鑲空影。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僞、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寬以文網，庶幾積

久白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夸大者，悉不可聽。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六也。

吏道以貪廉爲歸，臣節以順逆爲案。計典間雜私怨是矣，而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概許全翻？北案或有傳聞疑似，而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污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鍼、陳鑑、張振、劉應賓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翻盡計典，用盡從逆者，而國隨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爲、人心不容壞盡」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恤也。已事無及，可爲哽噎！若是者，非欲陛下誅既往，但欲慎將來耳。不然，是乾坤之兩番改易倒置，而祇爲群諸不逞者燃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陷，皆諸奸黨怨望失職，利其深入，以爲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七也。

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浙、江右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聲憤發，破產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群情，倡激忠義。而閩之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閣部先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錙一顆，動皆仰給朝廷。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幾成市道。夫江右之與兩越，譬之人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痿痺，則置之而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敵。萬一右臂不仁，左臂豈能起乎？且安知無天功可貪，而徘徊觀望於一試者？臣竊以爲今日團練鄉兵一着，在在郡縣，所宜專責一人，着實舉行。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飭治，以〔□〕官兵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舉一頭目人，自連結布置，如捍怨敵，庶幾先聲可奪奸魄。不然，徒貪目前官爵近便之可樂、鄉居家室三窟之可戀，而先後糜爛，究竟同觀，淫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眉睫，顧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八也。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初時，高風未播，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樊英、殷浩同譏？惟爾時漢帝容之，列諸外臣，使之高睨千仞，以隱助王化。夫以帝王之勢，屈官一故□人，何啻□□，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爲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城市；乞璠登壇，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或能僱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擢掇做官。一隅幾何，堪此橫溢？即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濫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來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職方地下走」之譏，可爲痛戒！夫柵囿之內，豈有鸞鳳？□□之旁，安□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立天地。若其平居，不能自勝於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膝？目今開國之初，承兩朝末流廉恥頹喪之後，但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九也。

我朝立法，所繇遠過漢唐、度越前世者，其最大莫如尊禮孔孟一事。使人緣帖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荷擔學脈，所以列聖眞儒輩出，如河東、崇仁、餘干、新會、姚江、泰州、甞江、吉水諸賢，間出於時，鼓吹休明，揚扈聖化。故其一時門牆派衍，泉流末□，人皆矍然知心性之所自來、名教之必不可樂。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能自勝於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祖中葉以後，學脈衰微，然猶若曉燄晨星，耿耿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斷然不濡首利欲，爲安心立命之奧。其高者，乃以氣魄聞見空慧雜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觀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確苦，安若窮士，宜有得於光明緝熙之學識，誠千古道學宗主，□因此時會所急，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聞人間機械，沉溺蔽澗已深，一旦驟□之證顏、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一於孟子浩然、曾子反身處指其入

路，而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學於司馬、張九成致於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輩，實用四字不着。嗟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實體此四字，而有不能滅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十也。

凡此十事，皆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舉，內媿不安，集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楫三年鯁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媿不如作楫直。當賞以臣官，而臣當拜疏讓賢之餘，又復蒙恩改臣翰議，臣復何官可讓？則亦惟有內媿而已！伏惟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格冗長之罪」云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對面沙洲者五晨夕，宮眷咸在。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午門一座、奉天門一座，兩邊通着，黃繩爲約欄。奉天門外細樂一起，午門外單大樂一起，大明門外雙大樂一起。早晨大鑼一下，御營管事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奉天門，用大鑼一聲，奏細樂一次。又鑼一下，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鑼鼓吹與前同）；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礮三聲，前後用鑼，雙鼓樂吹打。內官高傳門外錦衣衛官校齊喊，門始開焉。

以平彝侯鄭芝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禮、林中桂、張孝直，數百里恭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上嘉納之。

。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且給予序班冠帶，仍賜號爲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時古田縣一都水□小民，亦有輸助，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祖救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乃河南兵備副使邵起差官入賀者）至京，知爾在鳳。咸念疇昔賜爾手諭，以跡毀形，爾當速聯英傑，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爲宣布，不負朝廷。朕親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邵起爲總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賜尙方劍，兼巡撫河南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時邵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恢復府縣地方，卽准邵起擇才授任，務安百姓云。

十五日，勅恤民庫及御營禮部：『凡遇親王迎駕者，發銀六十兩，伸朕慰安親親之意。著爲例』。時東會王肅昶迎駕，着受慰安銀二十兩；以親征元，免朝。

命周燦新賈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溫、台、寧、贛四處開讀。並順賈手勅一道，與輔臣黃鳴俊。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辭朝，朕躬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尙滯福寧，殊可異也！況卿不由衢而從溫，廷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駕行詔併諭魯王書，併示於卿，其善宣朕意焉。餘與周燦新議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照會典內出使禮行。以時值行間，不必賀也。遣侍講吳戴鰲、鴻臚寺卿楊廷瑞致祭於天興府古田縣水□地方並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勅御營兵部：『速與平彝侯議造盔甲一萬副運至御營，以爲破虜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爲清所陷，並門徒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四人縛送南京。時輔臣未領朝廷帑金，苦心聯絡，激勸忠勇，糾合義旅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金、衢，安插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僞官，動以百計。且救徽、援衢，厥有成功。適衢撫某與輔臣議論不投，忌其師屯境上，遂密疏其短於朝廷，輔臣初不覺也。繼而請兵不至，始知其繇。乃與士超議曰：『朝廷置鄭兵各路七月於茲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與清俱生。清不爲少却，然彼衆我寡，後軍觀望不進，兵盡矢窮，輔臣陷圍中。士超知勢不利，率玄水等突圍而入。其部卒勸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答曰：『我受國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誤國耶？』並陷圍中。士超等知勢不得生，乃罵不絕口，後曰：『我奉命擒汝，不料爲汝所擒，快殺我，得報朝廷於地下，足矣』。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於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於得土地數十州郡也』。時輔臣欲盡節

，士超從旁從與曰：『此去南京不遠，倘得面數洪承疇老賊誤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爲然。遂屈節而行，作詩四首云：『陋巷慙顏、闕，行籌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定飄搖。厝火難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晏晏坐花朝』（其一）。『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隱綸。更無遺憾處，燥髮爲君親』（其二）。『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閒人得安閒？乾坤又半壁，未忍踏支山』（其三）。『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爲誰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怨空山淺，雞鳴終夜陰。南陽江路遠，悵作臥龍吟』（其四）。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思文大紀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鄧二王監國於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上不受賀，具祭太祖自罰。群臣俱令帶罪圖功，仍降自責勅諭於群臣云。

初二日，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彩疏陳之。上命會同該督撫計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其捐助事宜，地方官照例勸諭，不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賚犒賞銀往江上，酌量頒發現在戰守兵丁，刻期迎駕。溫、處等餉，確遵派定前議。

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徽州已復之奏，稍爲可慰。又建昌警信之奏，應援宜速。國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齊心先發，暫往鉛山。一爲鄭彩聲援，一俟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心切拜孝陵，更念威宗未葬、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猶隔，朕之根本未全，何顏君臨天下？昨據楚督何騰蛟有荊州恢復之報，則河南聲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達，非遣重臣，朕懷莫慰。况撫安新降兵將，更與督撫相成。輔臣觀生擁戴甚早，忠猷可嘉，即着出南贛，比方鄧禹之行，特賜定銜曰「欽命瞻奉南北帝王山陵、安定燕豫兵民文武、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調度直閩川廣、恢復江浙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御營禮部速鑄銀印一顆，文曰「瞻奉南北山陵、安定兵民文

武、便宜行事、恢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十日行，朕係御門親餞，御營該部遵行。特諭」。

概免勘合夫馬，以甦驛困。

勅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南。朕方倚卿以蕭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平彝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二王爲居守，卿以勳輔爲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勅填註，不可錯誤！」

隨征各官有當減者、當增者，命吏部尙書曾櫻會同御營諸臣按冊確擬奏奪。

命兩廣撫臣丁魁楚隨瞻奉山陵輔臣蘇觀生往楚豫圖功，另推其繼者。

上諭：「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操，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旁轄，如鄖陽撫臣及南贛撫臣原有舊例。下游撫臣，興、泉、汀、漳是專屬，惠、潮是旁屬；潮州撫臣，惠、潮是專屬，漳南是旁屬。亦古義所謂犬牙相制之道也」。

罰舊糧道夏尙綱萬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陸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勸廉之風。尙綱有死灰復燃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會、瀘溪、延津四王春宴銀十兩。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繇，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

惟是無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僞。朝廷懷於朋黨，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萬古鑑衡，以御天下。楊鼎卿父子戴朕甚早，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輔臣以當痛悔其誤陷聖安之戾。諸臣萬疏千章，豈奪朕心公論？靖彝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即與輔臣、舊臣相見，未盡之情，還俟面奏。楊鼎卿父子還始終調聯，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諭御營吏部：『朕念遠臣間關可憫，楊文□素負清名，可擢爲兵科給事中；顧之俊謬謬自任，可擢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鳳該部速速擢用；丁時魁、傅作霖，聽輔臣觀生題銜任用。輔臣擁戴忠猷，倚任甚重，再與定銜云云。其隨行並地方文武，四品以上題授，五品以下徑授後奏；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先行後奏。文武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皆以賜劍從事。速速給與勅諭，必收一統全功。特諭』。

梟奸細陳四寶、程陞，發僞示僞票於御營，並議敍副總林明龍勝功。

勅靖彝侯方國安一意恢杭、閣部朱大典協力復徽，功成膺懋賞。時國安、大典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凱力爲調停，以古廉、藺爲勸，共圖恢復。至是上疏陳其始末，故有是勅。

兵部侍郎唐顯悅奉命抵越擒寇，沿途撫散盜賊，地方安靜，優旨答之。復命道臣湯

來賀催解粵西餉銀十萬兩以備軍儲。

命憲臣陸清源充爲正使，致書魯王，聽其自擇一人爲副。時清源有廣播王言之請，因發御製文及前勉答魯王書稿三百冊、親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昭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一念不篤親親之意。

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鼎卿捍寇用，毋得目擊坐視，以誤軍機。時鼎卿疏請藥器，上以閩中所有俱載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崔芝就近應之。

衢廣都督同知蔣若來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關防，所領兵馬，候朕出關調用。

上駐蹕延津時，有議遲出關者。吏部主事曹元芳一疏，「舉兵須圖萬全」，意欲上之速行也。答之曰：「朕旣統師啓行，豈有停止建寧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卽自先驅。駐蹕金衢，還相機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插雜民，行各府州縣村落深爲得法，上嘉悅之。着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萬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遭寇殘害處所，地方官遍行粘布；其腰牌內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僞。

守關大將施福解獲清兵僞官朱盛德一名，上着法司速行審明正法。

趣泉州布衣蔡鼎，到日召對御營。鼎有推算望氣之學，曾徧歷邊塞，言論灑灑不窮，府縣起文薦之；茲又以病辭，故有是詔。

平彝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銃全；上受之，不報。

上喜左都督楊鼎卿固却魯藩令印，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魯二使臣啓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建、甌兩縣交過銀一萬兩，定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正、二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安家衣甲之需；着撫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郭煊、陳秀：『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寧，違了期限，定正軍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與鄭平彝同起豐沛，鄭既貴顯，微與不睦，二將亦遠遁海外，茲平彝欲藉以守關，故屢言於上，上特旨趣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誥廢。時誥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爲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篤大臣也。

諭左都御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即參來重處！』

起揭重熙原官，着其聯絡建昌；俟事稍平，即來陛見，以應大用。

吏部尙書曾櫻首薦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云超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卽以監軍道起用，須面徵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撫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雜稅盡行停免，久有明旨。下游官裔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存！着允茲嚴拿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收實益，以壯敢言者之氣。從大學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權貴，事關補袞，亦須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導駕，照兩京舊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時京、省俱有表箋，大學士朱繼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吏部尙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上曰：『此真安攘大略！書冊留覽，暇當爲卿序之』。

詔授陳學孝監紀通判職銜，照舊在本鄉團練鄉兵。

勅諭御營禮部：『速擇駕行日期，不許違誤！』

諭輔臣朱繼祚曰：『君臣一體，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近，卽大臣亦從畫一。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體、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禮備至，乃始以堅臥之套，必待朝廷

幾次溫旨，如請伊、葛之才。至到日又一籌不展，推諉因循，毫無愛君之真情，心存假恭之舊例。嗚呼！高拱不作，張居正已往，朕今身任中興，舉目不知所倚，深可痛傷！看今日之狀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聖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推委之於中書，或將緊要勅書不自作自寫，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票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擔當決斷之事，上則推候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具在，祖宗大法，朕必不敢私徇，斷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迷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令內閣出入之門，着將外門速速嚴鎖，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速速遵行。機務正繁，輔臣德璟還，即日入直，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體遵行，毋忽！

按此諭備寫輔臣養望推委情態，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獻諛，以上實心愛民，請立生祠，以祝萬壽。詔責之曰：「朕紹大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入閩，上無血性擔當之倚、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妄建祠之事？且卽中興一統，亦斷不學喪心文武，剝了民財，還受獻諛生祠之事。鄭獻可速速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旨！」

國姓成功領兵出大定關，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清侯鄭鴻逵軍抵衢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煒催延、建二府借助銀兩，張調鼎催汀、邵二府借助銀兩，如不破清面，失誤軍機，各有顯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並請面奏。上許之，復答云：「逆寇猶狂，廣信地重，着且料理堵剿。朕今暫在建寧，不時即要出關，即於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芳奉命安撫浦城，極言營頭郵傳之苦。上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可知。以後勘合馬牌，斷宜少發。如有給劄參、游、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共遵守」。

諭巡關御史鄭爲虹：「不得因人言推諉關務，即着前往仙霞巡防。王兆熊參列事情，該撫一併虛公奏奪，毋得偏徇」。

催陳天榜、張晉徵各領本標兵丁飛守信地。

命百官具吉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朝門外，俟朕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時靖江王僭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幸臣顧奕、吳之琮、楊國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並顧奕等送至行在；又復照護宗室，賑貧雪冤。詔褒異之曰：「卿調度兵將，悉合機宜，成功甚速

，朕心喜悅，立頒殊賞。靖庶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私。亨甄冊命，曩服賫送維難，已命製鑄，遣廣西試臣陳天定、林明興帶差行禮頒行了。土司赦罪加恩，脅從文武，一概寬宥，及雪濟殘虐宗民，俱照前旨行。其從逆顧奕等，俟解到正法。惠、潮寇警，已着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剿，與卿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功」。

賜闖賊黨郝搖旗名曰「永忠」。時闖賊李自成爲清所迫，走居鄂地；風霾警之，又遁入九宮山。餘黨十萬悉爲伏兵所誅，自成自刎。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搖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誅云。

擒僞官假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魏〔黨〕一案，復媚□宋禎漢原官。詔曰：「媚□一案，止因議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東林陷誤北京，魏黨陷誤南京，厥罪惟均（疑有闕文）。乃官賜祭一壇。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於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爲心，勿再釀激黃澍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云。

詔加福建鄉試舉人十名，以爲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時上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鄉試。平彝侯鄭芝龍以兵興過費，賓興之典宜少暫停，語甚剴切。上不從。以「

鄉試不宜改期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體」云云。

翰林院編修周之夔乞監軍討賊，報國自効。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誥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參將鄭芝虎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滋民害。

催陳秀兵一千名督發前來，不可在汀就近調發；並漳州召募一千名員，着平彝侯鄭芝龍催齊速至。朕專待二處兵到，便可出關云云。

召平彝侯鄭芝龍至行在面議軍務，曰：「朕親征剿清，實欲恢復疆覬祖，義不容緩。至於固守關隘，動出完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卿，亟望即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鄭鴻逵：「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剿」？以後塘報，還開明於某地方接到，庶朝廷便於策應。若清之聲東擊西，狡情已自可見，卿宜着意料理」。

勅永勝伯鄭彩策勵將士，以收榆效。時彩已失律敗師，又思以鄉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分給聯絡義師，以俾守禦。上以此固是應急一着，但鄉勇只可借聲援，其衝鋒對敵還須官兵云云。復勅彩「開造現在兵數冊，並分首從衝鋒四等，以便給餉。還着策勵圖功，固守關隘。果建恢疆之績，自還世襲之封。賞罰人主之大權；朕方痛自刻責，至公無私，並罰內外諸臣，豈爲卿一人而行其法耶」？時彩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堵禦清□，以待王師；曰：「朕蹕臨建水，指日出關，以恢復杭、徽爲急着。汪沐日文而能武，爲輔臣德璟所保薦，自有良籌。到（下疑有缺）」。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遼餉自難遽蠲，着照舊徵收；但不得別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劉廣胤、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招撫闖寇。時闖寇四散，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遴以爲言，故勅廣胤同應遴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剿堵。「務要操縱得宜，俾一意投誠，實爲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還嚴州。時因彝警，益陽王倉卒至衢，並未奏啓；故勅其速還，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蘧爲金衢巡撫，墨衰從戎。時李蘧疏陳衢地顯患，並懇辭就職。上以爲：「巡撫之擢，出朕欽定，不許再辭；着卽墨衰供職，以消除虜氛」。又諭之曰：「三衢爲入閩咽喉要地，豈堪顯患隱憂，叢集於內？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爲急，安得縣職妄用吏員？總之，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養兵、勇以禦敵、剛以不撓，始爲合格。李蘧素饒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衢爲要地，撫爲重臣，還着加意擔當，安民治兵」。

，以俟六飛□至，面諭方略』。

復舊輔臣張居正原廢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鼎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曰專咨訪、六曰嚴部覆。上嘉納之。

諭定清侯鄭鴻達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自古唇齒之喻，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還着用將選兵，出守江山，並令郭燝速到。領兵將官林壯猷速同陳鼎於關上會同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嚴保江山，聯援金、衢。然後督守關隘，又不可阻急報而隔遠臣』。

降鄭鴻達一級，改太師爲少師。時因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輔臣路振飛廢一子錦衣衛五千戶世襲。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訌，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上過淮，得於目見，且有舊德，故特隆寵命以示非私也。

犒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並表裏白金賜之。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嘉忠功。朕今親征，暫蹕建水。特着奉陵輔臣頒銀一百兩、表裏四疋，並交虔州橋稅一千兩，犒卿兵將。道遠賫之不易，至可領也。朕答魯王書並元且勅諭，善爲宣示；及雲貴恩詔，委卿代頒。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彝典具於明詔，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薦禁旅都司僉事加三級胡上琛「文武兼優，江右之役，請與偕行」；上允之。

手諭楚督定興伯何騰蛟，賜賚甚厚。勅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復江省、繼靖南京，並撫鎮劉承胤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封公、復北京者封眞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恤民庫發朕膳銀二百兩、表裏八疋，輔臣順費，至可領也。發銀二千兩犒師，標兵各將，路遙莫致，姑准於虔州橋稅速發行。盼卿功成，與卿今年金陵握手，勗之亮之！特諭」。又諭云：「楚粵雲貴近有異聞，卿可以援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肉之情，尤所殷望」。

新擢科臣吳聞禮爲上游巡撫都御史，准於銜上加「便宜行事」四字，以重事權。提學御史毛協恭繳進同鄉各臣書疏，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舉。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時刻勵爾志，毋徂偏安！」

建寧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止，建民輸將甚苦，不堪復應他求！」上許之。

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凌躁。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朱銑鏞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銑鏞雖有

薄勞，豈可以縣署爲傳舍？爲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是以競引競之惡趨。薄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定行重處』云。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至御營，專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卽來賜對供職。刑部總務司員外鄭逢芳報解施燦之贓銀一千零三十餘兩，着恤民庫察收。

按施燦之獄以逢芳成，而施燦之贓亦責逢芳完，七千而始解一千。後來之追比，當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禁官兵擾害民生。時刑科給事中胡顯極言：寧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禁止。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救現在之民，欲殺害民之寇，豈有擅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於天子、兵數不報於本部、兵餉不由於司農，人善自縱而憚拘簡，致民盡自斃，禍及國家。江北各鎮，近鑒甚明，知不可改。今親戎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究外，今先着御營兵部行文該撫按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御榜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還勉効忠義，迅圖滅彝，副朕除暴救民至意』。

勅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著兵二千，以補客兵原數，務期有勇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卽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借助有差。時汀州傷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瘠薄可念；又欲行借助之法。下游按臣高允茲以爲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清流、歸化准免其半，上杭

、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銜，遇要緊道缺推用；以其新任地方，卽能奮勇定變，足見偉略也。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杭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虔寇後，多方撫綏，革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五里彈丸之地，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爲地方除切要六款，故屢邀溫旨云云。

封琳漢爲陳世子。琳漢，今上胞姪，追封鄧王聿鏘長子，生於崇禎四年。六歲時，卽遇今上蒙難，相別已久；其父王已殉節於南陽，諡曰愍，卽曰陳愍王。令御營具冊寶冠服，臨期傳制，以展親親之義；隨令隨征，盡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與世子作講讀，導以禮儀。

諭督剿蜀寇兵部尙書王應熊：「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之艱難，託非常之親信。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卽朕躬之有罪，亦者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卽告。況四川爲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自然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機務，卽假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興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碩畫。朕自慙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勵除雪之

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葬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躡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託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老師置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改堵胤錫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賜以膳銀百兩、表裏四端。手勅褒譽，並諭以陳可立、繆舉速爲匡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臣曾應遴、陳泰來，速備兵迎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蓋，兵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與伯何騰蛟爲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須防宵小交構，戒之記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可憑。人傳李賊在於北殺魯，雖不足信，尙待卿同督臣再有奏到，纔好告廟宣捷。定與伯印，先發一顆與督臣，差官順賚，恐有不到，故今另鑄，託卿再賚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軍印信二顆，順賚與郝永忠、張先壁恭授。再給楚督臣、撫臣、鎮臣勅各一道，委其與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雲南、貴州詔尙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爲順頒。恤民庫賜路費三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

。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託；一力擔當，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善視搖黃諸寇。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上答云：『卿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僞印爲功。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殘忍，手斫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我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於搖黃諸寇，罪原輕於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爲我用。若能以搖平獻，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機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檄擁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爲過。世伯之頌，卿當領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若不拜表擒逆，高廟神靈何倚？况朕繼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與中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禁雲山禪寺僧宗德聚衆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實心愛民，不欲徼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骨遠矣。

詔改福京都察院署爲唐王府。王初居北門，以病改今所。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列陳關外急着。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正着，但隨機應變，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閣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二事，關切朕躬，深爲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聞，徒開倖竇，俱近日弊習，允當裁汰融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偏，朕所罕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上答之云：「太祖櫛沐之天下，兩都督武林三誤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請，繼統危難，全賴內外臣工，洗心實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幸彞寇規模全是草竊。但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神，實實愛民、實實治兵，人心天意，與復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與雲臺之例云爾。」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興府添設管鑄通判一員。

上閱甌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爲今日閩疆禦備之要着。下部看議着實舉行，毋忽！」

加林宰兵部尙書銜，致仕（吏部尙書曾櫻薦其年德俱懋）。

以□□張夫爲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支銷正項

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剿。朕親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按今上與各督撫手勅，俱惓惓出關；其倚賴之意，藹然言表，惜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眞臣負君矣。惜哉！

欽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籍貫、二年貌、三武藝、四隊伍保結。一移兵部，一進御覽）。

勅兩廣事例銀五萬兩付定興伯何騰蛟，爲收拾降兵取江、克京之用。

聯絡恢剿兵部尙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上以「粵餉爲御急需，萬不可留。但今卿剿事方殷，量留五萬，湊前五萬，以成剿局。速立復江省，以迓乘輿。餘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並行勸輸酌用」。

二月，戶部左侍郎李長情上言：親征餉需，宜開加納事例。上從允（廩生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學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學士蔣德璟乘馬一疋。以其老成舊臣，綸扉倚望，兩辭不允，其亦晉康侯錫馬蕃庶盡曰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報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之。上以：「小民

果有冤情，何不申理該管衙門？乃敢橫行無忌，殊干法紀！着下游巡撫臣同潮撫嚴行禁戢，以安地方。」

初九日夜，雨雹，大如拳，敲擊窗門有聲；閩地數十年一見。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迎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輔勳士英、國安疏王本末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爲有過。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堪；又圖遂昌，尤礙法紀。着地方撫按官速速止王回巖，以明大義！」

勅平彝侯鄭芝龍云：「永安關隘甚多，何可無兵扼守？所需兵冊，何將爲近？何將爲遠？還着察明，以便立限。水師船僅百隻，未足搗巢，亟須卽行修造。毋忽！」

勅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時嚴州告急，三衢震動，鄰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舉。

都督同知郭燿疏請糧餉器械，着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處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以麗水、青田、縉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養兵將；以龍泉、遂昌、松陽、□□、□□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驄養兵將。時二臣互有爭執，復手勅與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而涉於爭

，不如分餉而歸於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再勿爭競。其兵馬五款三等冊籍，限四十日內造進；過期不至，造報不實者，停糧記過。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徵，以息民力。兩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支糧，仍着該管官具疏參奏」云云。

按此勅洞悉官箴民隱，其策勵二臣之意，藹然可見。

思文大紀卷五

勅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時金衢道臣疏陳：「衢郡士民驚竄，庫藏空虛。藩宗烏合之兵，盤踞於內；淳、遂鴟張之寇，蹂躪於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云。

歸化縣復徵崇禎十七年銀糧，以備王師。時已行蠲免，詔禁止之。

清流縣因主佃混爭，聚衆激變；縣官諭散，爲定租斗。詔褒之。

輔臣蘇觀生兵過將樂，居民無擾；復陳內地隄防宜密。上稱善。

勅輔臣陳洪謐：「盤湖、董家店、百丈嶺皆係要害地方，何以不全設備？」

衢、嚴報警，勅尙寶司司丞陳鼎速催兵將出關，勅印不許繳。

諭兵部尙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於卿見之，具見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俱經朕之手眼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卽於封上搭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應卽先批發；以後卿卽記着」。

江楚都督汪碩畫上言：「逃兵肆掠，無官安緝，深爲可憂。致與地方奸棍勾奴通路，貽害尤非小可」。上深然之，勅該部速行文嚴飭。

兵部尙書朱大典辭閣銜，不許。大典擁重兵於金華，與國安勢不相下。上勅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玆賫和本至，乃加閣銜，大典疏辭。上諭之曰：『卿忠誠幹濟，勞苦功高；在輔臣振飛固有同心，而朕心實切眷倚。宜祇承明命，以慰朕遠懷。』

兵部尙書朱大典疏薦使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思苦慮深，學純力定』。上召對，稱旨。

勅諭樞臣郭維經，速催蔡鼎、凌超卽來候對。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荆本徹、鎮臣黃斌卿、張名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勸激；餘將帥各陞級有差。

十四夜，福州開元寺失火，延燒靈源閣居民百餘家。

議以荒蕪田地聽民間開墾，三年後始升科充餉。上以爲然，令撫按行各屬通知。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

三月，施福、林順兵到建陽。

命平彝侯鄭芝龍專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

革鄭彩職，令平彝侯追繳永勝伯印、征□大將軍印、黃鉞劍併各勅書。

許小民被清強迫者豎義民旗，自爲別白。一時網中難覓，以藍、白布裹頭，兵將不得擅殺。有能殺寇歸降者，一如詔格。

勅肅虜伯黃斌卿：『卿孤兵久處舟山，援餉不繼，朕每以爲念。今得張名振資助萬金，剋復蘇松，可望其大焉。烏銃、火藥、硝磺、鎗刀、鉛彈等項，一併給發。』

平彝侯鄭芝龍進浙直水陸地圖，上曰：『觀圖備悉奇正之着，五路併出，與合太湖義兵爲策應，使西與將士爲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取，毋但僅託條陳！』
禁將官胡來貢官兵打糧焚劫。

勅惠潮巡撫劉柱國：『加意綢繆二府，以爲中興根本；惠州更宜消弭於蚤。』
揭重熙兵扼龍鬪鋪，□□□□□□出關，上嘉納之。

汀州多寇虜，李言願捐家起義，扈駕西征。上諭其招募，先靖本里爲要。
勅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

沙縣山寇李昌元等擁衆千人，兼以不軌之衆，聲勢浩大；上令兵部立行調兵撲滅之，後旋就撫。

永安寇警頻聞，定清侯鄭鴻達刀疾勦援，上嘉納之。又勅：『仙霞一帶爲卿汛守要地，尤須嚴行愆飭，毋徒委會德扼防。』

掣回汛守分水關副將林順兵赴邵武，協同郭燾、陳秀驅賊圖功；令擇能者交代，不可疏虞失守。

下游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宜周。上曰：『泉州新舊兵一千一百餘名，歲

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一錢及典鋪、車鋪、澳船、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爲要」。

諭唐王聿錡、鄧王器壘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閩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蠲免恩詔』。

命督師傅冠提標旅兵出湖東，所載火藥器械，勅沿途州縣撥兵護送。

平彝侯鄭芝龍清察出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四縣無礙穀價銀六千四百餘兩。上喜，復命黃日煥去同安、安溪、德化三縣並七府一州四十餘縣再出清察，各要無擾官民、有裨國計。

發三、四月份餉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兩七錢與十營官兵，計九千二百三十二名。勅：『廣西起存銀兩，每年總額細額及內庫金花銀兩，至今未經造冊開報。其戶口、田賦、兵馬、文武在籍、在任並舉監生員及賦役全書，通着行在戶部行文付桂府差官，責成該撫按詳察開明，付試官陳天定、林明興覈到，違者定究。特諭』。

翰林院檢討黃慶華先後奏明捐助已解、未解之數約二十六萬餘兩，復奏彝寇急宜勦滅，免至糜餉，及「和斷速密」四字。上嘉納之。

勅廣東督撫按：『禁豪右擅立銅錫絲漆私稅名目，以蠹國害民。府州縣嚴示曉諭，犯者殺無赦』。

羅浮山寇聽撫，監司王應華主其成，上悅之。謂：「應華忠信服人，良可嘉尙。其解散之法，亦須酌處妥當，永杜後虞。」

上將取道於汀，汀人後。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土著而備緩急。上可其議。

楚兵復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餉部侍郎李長倩以爲言。上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方，着以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無得紛爭。」

裁去捧衛官跟役月糧，以省虛糜。

督師閣部黃鳴俊疏陳戰士脫巾告急，上准於就近學院吳國述同少卿李維樾事例各項內動支，報部銷算。

諭大學士熊開元：「卿以聰明執持，受知簡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着調理安痊日，卽來行在辦事。馬借人乘，尙爲厚道；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何必繳進？着留爲病好進朝之用。」

着中書李開英敦趣輔臣路振飛前來，以副倚重。

晉禮部尙書黃錦太子少傅，以示優重老成之意。

勅浙東巡撫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勅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爲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脈，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心更短；累我百姓，苦

竄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騷尤甚，朕所痛恨！溫、處、衢之免應副，已奉明旨；其金、嚴、紹、寧、台五府所當一體恩恤。非是緊急軍機，一切不許應副。如有抗旨害民，三尺具在；該撫恪體，以蘇我民」。

靖江庶人亨嘉械至延中。上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疏虞。仍勅刑部侍郎馬思理安置靖庶，還要酌議妥當。所刻靖案，作速頒行在閩親郡各王，並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誤」。

命縣官包象乾、劉以修、熊興麟往汀州募兵。

命陸清源解犒賞銀一萬兩赴靖募兵。

三月初一日，〔虜〕械輔臣黃道周、監紀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五人至南京，不屈死。時洪承疇總督江南，知道周賦性鯁直，一見必爲所詬，乃託故不與通；命僞操江陳姓者來見，說之曰：「老先生海內名公，清兵且敬之若神。天命有歸，何自苦若是？且洪總督與老先生同鄉，一見必可富貴，共成鼎革勳猷。況大衍易數，先生所素明，豈不知今日事耶？」道周閉目掩鼻不言。陳因問之曰：「老先生何不一言轉禍爲福？」道周乃曰：「爾何人？」答曰：「陳某」。曰：「爾亦大明臣子，吾有目不忍視爾、有耳不忍聞爾，復忍與爾言耶？」陳復問曰：「先生掩鼻何爲？」道周曰：「腥氣難當」！陳乃大慚而去。清知其無降志，曰：「不如成爾名」。乃同士超等五人斬於

市，尸猶僵立不仆。京師爲痛哭者五日，清仍厚葬之。先是，士超臨刑時，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誤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倘使我見奸臣之面，死亦無憾』。復囑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鬼陰殲之可也』！

吏部尙書鄭賡唐以上有出關之念，有阻之者，上「聖駕雖不臨浙」一疏。上答之云：『朕用浙人不少，尤痛念浙民，何忍置之？督撫鳴俊駐衢，亦以固閩門戶，相機進取。朝廷原無中制，樞輔大典、勳臣孔昭既任復徽，固朕深願。督撫即不必合力，亦何嘗不與同心』云云。

肅虜伯黃斌卿救憲臣張肯堂家屬孫入閩，上嘉納之。時清已破松江，不屈而死者則有夏彝仲允彝、章次弓簡。夏曾爲長樂令，章曾爲羅源令。

以鍾炆爲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

勅諭行在吏部：陳子龍擢爲御營太僕寺卿、楊廷樞擢爲兵部主事，以酬其太湖起義之忠。

甌寧縣耆民徐元秋疏陳募練義兵，以備戰守。上諭之曰：『朕刻期出關，則天興、建寧卽朕之關中、河內。爾所奏大有條理，卽着新撫臣吳開禮照奏內儲穀、練兵二事，實心舉行。効劉晏之轉輸，助中興之大舉』云云。

催國姓成功、輔臣傅冠速出分水關，以復江省。時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湖西官兵將

抵南昌，故有是趣。

欽賜李錦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御改名曰「赤心」；並封其母高氏爲「貞義一品夫人」。按詰勅諭文：「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賢，昔日託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眞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訓也。近據地主督撫連章報其至誠歸戴，業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昌，然後面錫鐵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之貞。爾以善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旣萃於爾門，忠義必恆於功業。特賜爾封爲貞義一品夫人，給與恩詔；仍着有司監坊，敕文用淑贊中興。朝廷風標萬方，爾門芳留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請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疋，令聞遠被，以顯綸恩。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一德明良於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一統功成，爾子拜爵於奉天殿，爾身受恩於坤寧宮，史冊昭然，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四月初一日，時關警頻傳，人心感亂。勅唐、鄧二王力行保甲之法，以保固根本地方。

金華府以行宮造成，迎駕，上嘉其忠誠。

都察院左都御史田闢疏請急撤聯絡宣諭招募之使；以其久使在外，迄無成功，徒糜廩給而已。上惕然云：「自今當酌量慎行也。」

寇毀永定關門，詔敕兵部馬上檄陳秀、郭熒星速馳出關，以勦外捍內。

太僕寺少卿凌超疏陳急做實做，不出「君謀臣斷」四字。上稱其「留心世務，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上臨贛之議尙爾猶豫，以南昌未復、湖西未平，贛卽寇衝也。禮部主事劉□議用黔楚江右等兵於臨峽諸路，設營制閘，以資策應；且各闡營百萬泛駕之馬，不可以近乘輿。上深然之。

移清湖深坑提塘於衢州江山，以便偵報。

上覽兵部主事張儼「定廟算而後動」疏，歎曰：「此疏洞晰軍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上謂德興王由枵曰：「江民苦兵，甘爲彝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括於「有髮爲義民、無髮爲難民」十字。若朕之罪，已悉於元旦詔諭中！」

勅撫臣劉廣胤收拾寧都石城一路，輔臣傅冠、知縣臣浦益先收拾建寧一路。該部馬上飛檄去。

諡原工部侍郎董應舉爲「忠介」、工部侍郎林如楚爲「恭簡」，咸與應得祭葬焉。

禁官兵不得擅用封拏船隻。以民間食米全資運載流通，凡往來船隻，一概不許封拏，以絕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私徇輕縱。

上謂近臣曰：「靖彝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歸向又敦切；勳臣劉孔昭，世臣中

深明大義者，辭公爵而來投誠，朕所嘉尚；科臣劉中藻，奉使開詔，骨力堅挺；臺臣鄭遵謙，起義獨先，歸戴最早；勳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勦顯功，而舟山扼守，待時而動；在朕均依爲腹心手足，有何疑貳？卽諸臣識見稍或不同，亦何嘗有意攻擊？內外文武臣工，各宜仰體朕心，共襄大計，毋開嫌阻可也。

部院吳春枝疏陳：『三關分守需兵一萬二千，需餉二十萬兩，取給京邊借助及額餉洋稅等租諸項，原自有餘。隨征兵將定額一萬，須先措辦半年之糧，先資撻伐。後駐蹕西江，收拾人心，則糧餉自有所出』。上稱其確論，實實可行云。

雲南巡撫吳兆元疏辭勅書印劍，上諭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撫戡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敘』。

勅王兆熊修補永安關，動支附近州邑正項錢糧。

勅諭閣部諸臣：『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大比之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宜定五月內關中鄉試，浙東附試，另卷以便各省同來會試。行在禮部禮科確議奏行。特諭』。

加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爲右都。先是靖庶僞詔頒行，鏞固却之；且勵兵固圉，至是

以拱戴疏至。上欣然加銜，以答忠義云。

陝西道御史錢邦芑請往金、衢、嚴、湖監軍；上喜甚，仍益以杭、嘉、蘇、松等處，發恤民庫銀五百兩與之，並給以勅印。

雲南土司木增助餉三千五百兩，賜以卿銜，給以應得誥命。疏中無隆武年號者，以其發之在先也。

命大學士何吾驥詣平彝侯鄭芝龍朝房會議兵餉云：「此番議定，再不紛更。卿須竭誠意以感動之！」

革鎮臣黃斌卿伯爵。以其久扼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也。

囚魯藩使臣左軍都督裘兆錦、行人林必達。魯藩以公爵封芝龍兄弟，兆錦、必達奉藩命而來。上以其招搖煽惑，欺侮肆行。兼以芝龍兄弟愧憤不出，故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質。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准復原官。

上諭輔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避，潰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搖動如此，深爲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軍臣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清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楚通城王與吳易起義東湖。

上諭吏部主事鄭廣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力行已久，豈爲難事？若王言屢易，

時勢使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爲心切覲陵。爾言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

督師黃鳴俊解僞官鍾淑哲一名，上命刑部審明正法。

賜戶部侍郎湯來賀新銜關防勅書。來賀疏陳文武率恣空談，寡做事，慷慨請纓；上採納之，予以新銜曰「欽命總督江浙徽寧等處專理湖東恢勦便宜行事行在兵部兼戶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所允兵餉卽准取用，併粵中隱滿未盡錢糧可充兵餉者，都着一力擔察。似爾忠正，豈可多得？成功之日，朕不負報』。關防、勅書三日內奏頒，併令其料理水師四百隻。

以郭煊爲御營振武營，陳秀爲威武營，黃克輝、洪旭爲勇武營。

江西東鄉縣生員監紀魏人龍進救時箴，上稱其雅俗共賞。

諭唐王聿錡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暫駐延津，正規進止。以戰守總無成算，文武仍不同心；餉絀兵單，內憂外懼。朕不得不廻環却顧，計萬全之着。兼以農事方殷，驛路艱苦，朕愛民切切於念，豈忍重困？王必能知朕意，毋惑謠言！』

召守建陽兵將林順至分水關與陳天榜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大學士蘇觀生疏陳迎駕兵一萬，上勅其『責某兵至順昌，某兵至歸化、清流、汀州，務要十分安靜，毫不擾民，始慰朕心』。

勅汀州知府汪指南修葺行宮，供億諸務概從儉約，不許多費勞民。

進朱大典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仍鎮守金華。

勅督臣萬元吉從西路進兵、撫臣周定初等從東路進兵，以一枝屯建撫，以偏師出瑞洪。更檄楚督臣何騰蛟等出九江，合兵采石，立限殲奴，毋使日久糜餉。樞臣吳春枝、部臣湯來賀，速從長計議。

上謂左右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怯禦夷而勇殺民、巧凌躐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四月初五日上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上不受；曰：『朕奉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循於內、武擾害於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群工慶祝耶？惟行在公所，總用太牢一分，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於旁！』

按上一免元旦之賀、再免壽旦之慶，是真切於復仇雪恥者歟！

勅諭行在吏部、都察院等衙門：『考察國家大典，所以別賢否而明吏治。今朕中興，適逢大計。憶昔神廟末年，南北兩京掌計部院各分黨類，遂成水火朋黨之始。今部院科道切要喚醒積習，去朋黨之私，以至公黜陟服天下。卽逆寇聞之，亦必敬重朝廷有人。如或仍蹈前弊，責有所歸。』

召劉柱國入行在，爲添註右侍郎；以道臣程珣代撫惠、潮等處。

清迫崇安，上勅施福速速領兵出關驅勦，着輔臣德璟同去。施願慮遷延，德璟復疏趣之。上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玉守新城何異乎！」

賜豐城侯李承祚杖，出入朝班。

諡陳用賓爲「襄毅」。

勅平彝侯鄭芝龍巡行各關，繳還犒賞剩銀三千兩。上嘉其恪慎。

勅諭關務殷繁，輔臣振飛奉調日久，着內閣中書官敦趣入直佐理。

特簡科臣袁彭年爲首垣，佐行察典。

陞科臣劉中藻爲太僕寺卿，奉勅聯絡勦輔督鎮，贊議金、處兵務。

勅諭軍師蔡鼎曰：「朕原速期幸虔，以迎兵未至，故調國姓成功、輔臣冠護駕前行。今于華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疊來，則國姓、輔臣正可用力湖東，不必調到湖西。東西並舉，朕親節制於虔，江省之復可必。着國姓、輔臣速約各鎮鼓銳前進。鉛山告警，必行兼顧，以鞏崇關」。

居守福京吏部尙書曾櫻擅離福京入覲，請對；上切讓之。

勅諭行在鴻臚寺：「朕奉大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離阻，愧恨甚深！方圖竭勉，壽日斷不受賀，文武亦免遙祝；但願與朕同心覲祖救民，不在區區跪拜也。再行申諭

，着卽恪遵』。

頒給廣饒巡撫周擴關防。

上游巡撫吳聞禮自請防禦分水關，上嘉其忠奮。

泉州山寇嘯聚，翰林院兼御史黃慶華率同鄉倡義保障，地方藉以安寧。上加級以寵之，餘各紀錄欽獎有差。

陳子龍以前僉都御史加太僕寺卿，楊廷樞以前職方司主事兼山東道御史。

命輔臣德璟察覈建寧屯田數目；其屯兵選調，着撫臣吳聞禮相機行。

工部尙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烏銃。上曰：『國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命身，烏銃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至此！姑且不究』云。

按瑄以庸才而尸大位，保身家妻子之念重；故自皇上登極以來，無所建白。所薦二、三人，皆閩地之錢神有靈者。上目之「無骨力」，知人哉！

平彝侯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上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託？據奏，卽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於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勦守並行，大害大禍必然隨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藩籬不固，止靠家門堵賊。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次議奏

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成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守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決，曠延時日，卽朕自誤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蒼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其四萬之議若定，卽着輔臣吾騶、櫻令戶、工二部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每月一萬八千兩，四萬每年共約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奇。先將閩糧正項、雜項和盤打算明白，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對，限本日內回奏。』

流賊入永定，城空民竄，積屍成山。巡關御史鄭爲虹以爲言，上傷心久之。

命建祠祀江西忠烈死難曾應亨、黃端伯、蕭漢、李大覺，名曰四忠；以曾筠、徐蜚英配享。時有王錫者，亦同死難，勅禮部都與他諡，以表臣節。

行在欽天監進隆武三年曆樣，着禮部頒發該督早行刻布，以符典制。

勅諭邵武正在用兵，知府慈煥仍着留任。

勅諭行在戶部：『湖西新兵安危甚重，允發粵餉三萬，刻不可緩。速着恤民庫發五千，該部發二萬五千與湯來賀，速速飛解。』

處州府貢生李瑞唐疏陳恢勦三策、治安五要。上覽其疏曰：『以搗淮，爲恢金陵、復江浙之神着；以出兵九江，爲破南昌、固嶺南之急着；以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州，爲上下應援之緊着；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於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

諸務，深明洞曉，應是學古通才」。

上勅諭楊文聰曰：「大明寶祚，啓自太祖。兩京覆陷，凡爲太祖親孫有能攘臂先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於先後，名分尤不在於叔侄。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爲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爲孝，後立以壞祖宗爲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佞舌可以顛倒？楊文聰受知最早，殺蘇寇以明大義、勸魯藩而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函輝啓稿，不堪一笑。鬼蜮滿紙，宜靖彝侯參奏以「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愛侄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尙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得覲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給與祭葬，諡曰「文忠」。

水口地方寇盜殺官劫餉。上曰：「此軍目中全無國法，長此安窮！着上游巡按御史勒限緝拿。違限，地方官一併治罪」。

上曰：「黃土隘之失，元體中不受紀律，輕戰殞身。雖云寡謀，殊可憐憫！着與死事李茂德八賢俱加恩恤，以愧怯懦不前者。軍師蔡鼎調度未宜，殊難辭責；還同郭、陳二將協力禦勦，以冀榆收」。

上覽戶科給事中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

兵將退縮、左藏罄懸、臬嘗凋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爲念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舉措刑賞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是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絃，臣亦須猛省！

命天興府照舊織造歲緞。

福京解到火藥器械四十五船，上着行在工部工科驗收，並勅延平府縣正官擇地安頓，以佐撻伐之用，毋致疏慮。

勅大學士傅冠曰：『朕委卿恢勦湖東，調遣峒兵諸務，責任甚重。繼用湯來賀爲地方事體煩劇，郡邑焚燹，分路緩急應之。但來賀尙旅南安，待粵兵粵餉。卽從永安出關，卽可料理軍務，聯絡義旅，勦彝復疆。朕所眷注，豈有陰鏃巧中，得行挑搆者乎？揭重熙、雷起鰲、劉名奇等原出卿所薦，前旨甚明，俱聽卿同心調度；還與切爲申飭，毋負朕倚畀之誠』。

新到官軍四月欠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兩，准以粵西銀給之。

以總兵官包象乾鎮守汀州。

以大常少卿方士亮、翰林院編修何九雲輔導唐王。

勅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示云：『臣民擁立朕躬，志誓救民雪恥。逆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爲道旁築舍。今徵士蔡鼎回報關上情形甚確。國姓

成功巡關回來，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二十八日之行且止。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併以此六字祭驗臣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興，並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議罪，餘必立斬以徇。朕心通於上帝，臣民仰體欽承」云云。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船可資戰勝禦敵。以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着，下部議之。

閩縣、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上爲之感歎云：「卽位十一個月，無時不思靖虜救民。飛蹕旣久，豈得回鑾？固知入虔□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實多矣！」

上諭都督俞懋功曰：「武臣不許薦文臣，恐開覬覦弊竇，前已有旨；爾其克遵之！」建臨諸生請聖駕再臨建水，上曰：「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農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耿耿於衷！」

勅于華玉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夜，思救湯火之民。于華玉豪爽忠敏，才敵萬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間草木不驚，方爲扈駕時雨之師」云云。

嚴禁永定、光澤二縣米穀私販接濟。

石、寧、建、瑞四邑亂民結聚，藉口投兵，大費料理。上令籍其能勇者爲兵，汰其老弱者歸農，該縣官自爲收拾。

福京解加貢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令安民庫察收；免沙縣借助及舊欠銀兩。山寇竊發，災及萬家；上聞而惻然，故邀是免。

思文大紀卷六

溫州饑，小民白日搶奪米穀。上曰：『此豈漸可長乎！着該撫速行銷弭，毋使滋蔓難圖』。

發恤民庫銀三千兩與湯來賀，順賚往犒滇兵。以前賚未到，茲補賞之也。

着御馬監官察收安撫雲貴御史陳賡所進馬匹，俟御覽了，付該監善養備用。

禮部主事吳鍾巒請首克南昌，選鋒銳進，最爲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往歲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上以爲然。

上以天輿根本重地，城守不可缺。前標兵八百名，已經平彝分派各門，務當嚴飭教練，以重防守，再益以三衛屯丁足矣。

都督賀君堯疏陳因兵獲船裕餉，且清奸宄而杜接濟等事。上曰：『此策最良，惟在行之得法，毋滋騷擾可也』。

上勅督師兵部尙書朱大典曰：『民不得已從清，情實可矜；而拓復疆土，全藉武臣力。卿與諸督鎮當相機勦堵，期於兵能易暴以仁、民能去逆效順，便足稱王師矣』。

侍郎湯來賀差官解助粵東硝磺四千斤，上令轉發福京工部製合，立刻馳解軍前。

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廣胤疏請駕臨，以行宮刻期告竣，茲不勞民傷財。上答之云：

「朕駐蹕虔南，收復江右，卽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祇以閩省三關嚴商守禦，乃爾耽延時日。太廟、奉先肅修備舉，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

天興府福清、永福、古田、羅源四縣山寇涂紹、王可等恃險連結，恣行抄掠。上令知府事熊華國躬親督勦，至是功成，乃勅其善後毋狃。

禮部右侍郎曹學佺疏陳聖駕駐延津，所有關切四事：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例銀兩許以生鐵准價。上嘉納之。

勅福京所存行在之印，俱繳御營用。福京部院堂司，暫用銅鑄，冠以「福京」二字。

蕭家渡、玉獅嶺一帶，綠林盤踞山腰津口，白晝劫掠，失去解助銀二百兩。上聞而駭曰：「近畿安容有此！着知府熊華國練集鄉勇力任之」。

上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祛術蠹、清隱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陪稅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國者。着逐款力行，遍爲嚴飭。有踵前弊者，監司守令府佐立行糾參，以副委任至意」。

提問不法內臣戴照。上游巡撫吳聞禮糾照貪婪蔑法，上命輔臣鳴俊先行提問後奏。令兵部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上諭：「朕聞浙東兵將更端吞噬，劫掠士民，貧富俱無安枕，如朕身親罹水火。浙

中士紳在朝者，速議拯救善策」。

勅順德知縣蔡柟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撫綏。况履殘酷之後，倍宜施恩者乎！惠良興治，以俟報績」。

沙縣草寇既撫復叛，百姓慘受荼毒。

禮科給事中龔善選疏言：「大勢攸歸」云：「楚留辰州，蜀留遵義，江留贛州、南安，浙留金華、溫州，殆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待者乎？」上然之。

浙江御史湯棻請發海師，直搗吳浙。

上令凌超進閣，佐閣臣看奏章；言官合詞糾之，即止。曰：「朕愛其才可用，故俾進閣；在朕左右，非作票擬也」。

令兵部主事李言前往寧化、清流，解散亂民。時二縣百姓烏合糾衆，號爲長關；又託名曰「田兵」，以較斗爲由。恐搶掠成變，故着李言察所害何在，即與銷除。

上勅督輔黃鳴俊曰：「徐世蔭身任節鉞，不能驅寇安民，乃先移鎮逃走，情迹難掩，成法自在。卿不必代其邀請，以開僥倖之風」！

清屢窺伺贛州，督師兵、戶二部侍郎湯來賀請先安此而後他圖。上壯之，曰：「南贛是數省咽喉，狂寇狡窺百倍，已欽命冢臣郭維經率兵馳援外，據奏該督憤切請行，不拘文法，所見甚是，准如請行。仍將見聞情形，不時飛奏」。

勅平彝侯鄭芝龍撥兵遣將，扼守江山，壯衢聲勢；未可盡卸遠調之擔，自撤藩籬。上諭兵部郭必昌曰：『田關情罪甚重，朕因卿請，待以不死，已爲過矣。今乃無端呼籲，皆由田關巧謀；國姓既不用此兵，卿還善爲處置。俾此兵立功，田關方可開罪。不然，則中其小計狡謀矣。』

以僉事傅振鐸分巡建、邵、汀三郡，兼轄兩省光澤、新城十縣。着令悉心制禦，鞏固巖疆。

嘉興起義舊冢臣徐石麟殉難死，上聞傷悼之。其子爾毅疏稱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仍官爾毅爲中書，勅再從厚加恤，與同難侯峒曾一體行。

上諭吏部尙書郭維經曰：『此番考選，朕親簡定，或偶聞於心之言、或見其有一二勤勞可取；皆由朕心過急，痛念民生。倘有未當，卿宜執奏，以收成命。事協至公，斷不可忤』云。

新撫永安、沙縣山寇頭目一萬一十三名隸陳國祚標下，聽國姓成功節制。

着晉江縣學生員蘇峽領手敕，同內臣周文燦往尋定清侯鄭鴻逵，以慰朕心。峽疏陳與鴻逵有道義之交也。

冊封趙王，命撫臣盧若騰、學臣吳國傑就近行禮。時以清迫衢州，人心搖動，正遣師救援，無暇遣官具符節也。

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因地震建言，上曰：『此疏詮釋□□，言之皆關係朕躬者，固當書於座右，以便朝夕觀覽；卽大小文武臣工，尤宜勤於寸心，各自省躬，共弭災變』。諭平彝侯芝龍曰：『卿痛弟傷心，復力疾料理兵將；君臣兄弟，倫誼兩全，朕所嘉尙』。

以施福、黃興守崇安，林順、曾法守仙霞，歲滿准與更番。

上謂輔臣曰：『陳經邦先朝名碩，講讀著勞；准蔭一子入監讀書，以彰朕崇儒術之意』。

敕諭閣部院寺科道各衙門：『朕以太祖親孫繼統，無一時不以太祖聖心爲心。批答文書之後，偶取輔臣德璟所進新纂玉牒觀之，朕心有大不安者兩事：一爲建文君（今追尊惠宗讓皇帝）之親弟吳王允燿、衡王允熿、徐王允熒，乃懿文太子（今追尊復稱孝康皇帝）之嫡子。燕兵進京後，皆爲成祖降廢。此萬世綱常必不可顛倒者，斷宜追復，仍加諡號。若成祖所給之降號曰「廣澤」、曰「懷恩」、曰「敷惠」、曰「甌寧」，俱不當用，以仰慰太祖之靈也。至於惠宗，君臨四載，恭儉仁孝，實是繼體賢君。嫡子文奎，已立爲皇太子，宜加諡號，以明典禮。至於惠宗少子某，出鳳陽者五十餘年；若遵祖制，應有親王之封。今乃生遭齒辱，以至殞身，至今仍稱建庶，斷當速速改正，追加封諡，以存千古至公，非挽回天意人心之一端乎？一爲太祖皇子諸王，分封二十四國，內有齊王博

、谷王穗，俱在永樂年間各以罪廢，降爲庶人，除國削爵，身不善終。雖二王有以自取，然其情各有不同。谷王穗始奉惠宗委託守城，乃激烈一時，開門迎敵，後復謀爲非分。是穗之罪不在蜀王許其不軌，實在獻金川門戶之一事，致惠宗之出奔，陷成祖於不義；仰體太祖情法之平，仍與降廢，稱曰庶人，誠不爲過。惟朕追念太祖創業艱難，谷庶人穗當從靖江□□爲法，替其身而爲戒，繼其祀以存親。齊王博雖云不法，激言致禍，時勢實然。先廢後殺，罪不至此，何其慘也！宜復齊王之封，仍加「恭」字爲諡，祀之宜繼，斷斷必然。允熲追復吳王、允燾追復魯王、允熈追復徐王、建庶人文□□追封潤王，四王概加追諡曰「哀」、曰「悼」、曰「愍」、曰「懷」，並惠宗皇太子追諡爲「和簡」，都着行在一面榜示行朝，令天下曉然遵守。朕俟十五日拜告於我太祖聖位前，庶全三百年未明之大義，垂千萬世倫理之芳模。仍宣付史館，改正實錄。特諭」。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張肯堂勅書一道、旂牌十面、鳳紐銀方印一顆（文曰「總制浙直中興恢勦部院之印」、尙方劍、坐蟒，便宜行事，專理兵馬錢糧，節制撫鎮。

上諭餉部侍郎李長倩曰：「戶部掌邦賦，責任甚重。大師飛挽方空，中興事業尤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畀至意」。

總督萬元吉、御史黃廣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圖恢剿。上曰：「東南只此幅員，民生止此膏血，不難於調兵、難於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敢，必先議餉銀出於何處，然

後召兵不難也』。

左都御史張肯堂請餉三萬兩。上議以二萬五千兩。責成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於近處州縣催用，更五千兩責成黃日昌於安民庫備用。

國姓成功請給新到官兵月餉，上令於邵武近處另給，該部即行文去。

勅鹽官清理鹵政，嚴禁私販透越。時獲私鹽十萬斤，變價四百餘兩，發恤民庫察收。西路鹽商合詞奏達，故有是禁。

贈翰林院編修林必達左春坊右庶子，予祭一壇，減半造葬。念其經筵纂修，著有令問；分考京闈，得賢□治也。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餉部責任甚專，倚畀甚切。兩粵元年金花正餉久徵在庫，應奇速往，勿避風雨。到日即遵照勅書內事理，合同道臣顧元鏡、關守箴分委省府官，立刻飛解報完，然後再起二年之額。其勸農、察苦、諭安、懲貪、練勇、鼓義六款，俱着嚴飭舉行。務須民生樂利，地方安堵。有司不得加取民間，豪棍不得乘機肆擾，庶二、三年間徵輸廉肅，大資中原撻伐之用，朝廷自有厚酬也。」

工部左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近取實局。上目爲「老成格言，朕當書銘左右」。

強寇萬餘人攻圍程鄉，勅兵部飛檄該撫速當守禦殲除。

歸化縣青衿子民閉城二日，不令于華玉兵進城。

安置靖庶人於連江，勅奉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若有毫釐疏虞，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辭。

勅監軍兵部侍郎于華玉原帶親兵五百八十四名並標官三十四員與羅登輔所領兵一千二百二十八名，准暫住順昌。張思選所領兵一千零八名，暫任歸化，俟駕行扈衛。

上勅督輔蘇觀生曰：『有卿行役，朕擬卽幸虔，以慰徯待。奈閩士浙民戀戀難釋，不得不不少爲遲留，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齊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至措餉艱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致虛耗糧糗。湖西正在戰守，着於梁應奇餉內發三萬兩接濟』。

工部尙書鄭瑄等議：以元、二兩年司料額銀內，將天興、興化、漳、泉、汀、邵六府、福寧一州每年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零悉解居守，專供造器買硝等項存留起運之用；以延、建二府四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解赴行在，以備不時答應之需。上允行。

平彝侯於泉州建寺曰「報恩」，上賜爲「勅建報恩禪寺」。僧官贍田，俱如議遴選置買，以永梵修。

江南布衣翟翬疏進直言，上曰：『此疏於古今得失之局，亦有所窺；至切朕躬處，

言言藥石，誠可嘉尚，隨便准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全非彝寇之能；止因兵民扛恨，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卽促國脈。卿直仰體朕意，實令民安。新兵譁擾民，乃未經節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讒謗」。

准太常寺少卿楊錫璜以禮致仕，給與路費二十兩。錫璜曾爲唐府長史，上潛邸時，相得甚歡。及卽位，超拜是職。時年已八旬，故以禮遣之；仍勅該府縣月給米四石、夫四名，以稱始終優禮舊臣至意。

瀘溪知縣李翔抗節死難，追贈爲兵科給事中；特諡「忠烈」，給祭一壇，廕一子入監讀書。

令吏部議一要地要官以任雷赴驚，另給勅印，盡其展布。

廣西逆酋農國琦聚衆陷城，逐令建府，反叛昭然。巡撫晏日曙率官兵破之，生擒國琦等。令審明正法，傳示各酋不必獻俘；脅從解散，以示寬仁。有功文武各官陞賞有差。

兵部主事孫□疏陳「釋夫歸農、放船運米」二事，上謂：「此疏殊合朕愛民至意，該部速速舉行」。時上不果行，役夫船隻羈候日久。

寧德縣哨船防海，時有議移他用者；上以額偏不多，仍照舊設防爲是。

上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卽止』。

上勅揭重熙與輔臣冠同事、何三省與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大分，翻多掣肘，號令重出，莫知適從也。時湖東寇合，亂民逼逃，有致恨於苟簡自便、政令不一者，故云。

准禮部尙書黃錦給假三月往潮州，與新撫臣商度機宜，然後乘勝出虔。以謝良有所募三千之衆，聽其調用。犒賞銀兩，即在本地措處三千兩。

四川成都府推官劉□疏陳「合滇黔以聯輔車，一事機以省牽制，開屯田以安兵農，練鄉勇以資戰守」。上嘉納之。令部臣虛心訪明，毋以故套了事。

勅行在兵部：『衢廣警報狎至，堵禦宜速。吳浙人望方殷，虔蹕未便卽行。該部速會同新撫李遽密察贛州迎駕各兵。來的將領，宜善安插加恩，以爲新撫標下練用；未來者，速行文立止。至湖南餉銀三萬兩，速差官解去，勿得稍緩須臾。輔臣觀生還着任虔調度，以安危疆。特諭』。

給已故吏部右侍郎蔣孟育新銜誥命，廕一子入監讀書。又謂其「懇善好學，終始如一」，謚爲「文介」。孟育，龍溪人，萬曆己丑進士，久歷翰苑，所著有恬菴集三卷。

勅李明忠調用狼兵。時有議狼兵可用者三、不可用者二，故又中止。

勅新授廣信撫臣周損預先料理整辦船隻各項，以便不時進發。

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實際少」。上深以爲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挽之，毋僅託空談可也！」

給發守關都督陳秀藤牌五十面，烏銃發價與之自鑄；以原鑄者不堪，仍勅繳回改造。

催福京工部速解班鳩銃來軍前應用；其戰被亦酌議製造，以防急需。

閣臣黃鳴俊疏薦義師曹明遠、汪忠稷等七人，上令部臣從優敘擢。

道臣倪祚善治處州，勞績素著，兵民相安。上令其加銜久任，以惠一方。

上諭兵部尙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轉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甚是！朕自今當急省改」。

准兵部主事邵明俊回天輿，製造戰器。時明俊自陳，有精微要法火攻奇異器件，且又願捐資措辦，故允其請。

勅諭江西巡撫李蘧：「自任報稱甚重，其所屬地方准照贛撫事例，兼轄汀郡、郴、桂、惠、潮等處，仍准領用劉廣胤尙方劍，另寫敕來行。此諭」。

以太常寺卿王忠孝帶管通政司事。

上諭嵩滋王曰：「覽王奏練鄉勇、廣積貯，皆綢繆急着，其本在精擇守令而久任之

。有治人方有治法，收豪俠、慎遷轉、憫勞吏，俱屬嘉謨。守內關宜用土著，於時務更切。申飭力行，不可徒付之空言』。

上諭輔臣曰：『朕爲天下生民之主，未能拯救蒼生，心實歉然。況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聞沿途閩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着該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驕縱害民』。

寧化縣長關地方，競立社黨，橫行不法，目無有司。上聞而惡之，着地方官嚴行曉諭禁止，以消隱禍。

上勅副總兵傅復曰：『覽爾奏：湖東居民無山可入，始以畏死之故，不得已而順賊；既以順賊之故，不得已而拒兵。展轉傷民，朕心惻惻！又云：不忍以召募數人坐困孤城，銷磨義士之氣，願與陳丹一心辦賊。俱見忠忱奮勇。今湖東之事，一委輔臣廷麟、督臣來賀，還着實力共事，用心圖功，速復無、建，自有重賞。關防既鑄，着卽頒發，以便行事』。

諭戎政尙書吳春枝曰：『還禁旅以壯根本、覈虛冒以清軍費，正卿部之事；卿宜力行之！』

御史朱盛濃疏請實行訓練兵卒。上曰：『兵宜練，必練心、練膽、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可徒放礮吶喊，如兒戲故態。着申飭行』。

上諭太僕寺少卿凌超曰：「覽爾奏，甚有源委，所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機動」等語，俱有成算於胸中。吾久不見凌生矣！着卽隨便召對」。

勅總兵曹志建回鎮防守，免來迎駕；副總兵張安不必入閩，卽往辦寇：後俱爲督撫觀生留守贛州。時以贛南重地，寇警頻聞，志建參張安兵無紀律，以爭渡小故擅殺貧民；故上兩止之。

勅令黑夷十名隸戎臣吳春枝管下訓練，照例開糧。至鄉兵精練奮勇者，通准作御前親兵。

火藥、火器二都司關係攸重，以李芝蕃協佐鍾澄川、陳宗器協佐王開勳，以原銜都司溫弘潤、韓應琦總理教練事務；皆從戎臣吳春枝之請也。

諭國姓成功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敕，確託卿父子。玆覽卿奏，言言碩畫，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禦兵餉器中，統惟卿父子是賴。銀關防准造，卽以此爲文。造完頒賜，以便行事」云。

兵部主事兼御史陳所聞疏陳「清勢逼迫」。上曰：「吉安失事，清以退爲進，奸細必布滿萬、泰、章、貢上下。着督臣萬元吉、撫臣劉廣胤作速嚴飭各地方官分頭堵禦；輔臣觀生嚴守贛州，卽檄粵鎮周仕鳳挑兵三千，速下萬安堵剿；道臣李含樸留兵一半，緊

守梅關各隘；鎮臣劉承胤既至茶陵，卽宜整擻速同萬元吉勦搗，更見勞績；督輔臣廷麟還速督所部兵出泰和、萬安，一鼓擒奴，毋疏防禦；陳所聞着速赴贛州，與督撫協理守禦，事定後卽行復命。行在兵部馬上分路飛勅遵行』。

手勅督輔觀生：『目前收拾吉安、綢繆贛州，中列五要計，皆恢勦切着，宜遵行毋忽』。

督輔觀生疏陳閩兵始末。上曰：『閩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易受我操縱，卿謂我無重兵，則威不立；無糧與餉，難禁不掠，事勢誠有必然。卿促張安去虔，地方獲寧，通商撫民，令各安業，朕心悅慰。各兵群處寧都，自應量與措餉。前有贛庫備用銀三萬兩並湯來賀追解湖西餉銀三萬兩，可就此中分給。卿還與督撫諸臣詳議行。卿在虔中調度，朕心可免憂勞』。

勅唐、鄧二王毋得私受啓本：『凡官民奏章，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體。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重治。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進，以擾士民。違者，通政司治罪』。

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榼死之。

海寇突入內地，焚燒課船。上勅平彝速行勦滅，以靖邊海地方。

鎮海、平和二縣山寇竊發，上勅下游撫臣程响作速受事辦理，務以一賊不遺爲功。

勅上游巡撫吳開禮：「守關官兵敢有擾害居民，不拘何營，卽同施福立行正法」。定彝都督郭燾疏陳病故兵丁三百八十一名另募補額，上嘉其實心精覈；曰：「病故兵丁殊可憐憫，其月糧准給爲棺斂盤費。至每名日給食費二分，登程日倍之。俱依議行」。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小城釀亂激變，賊黨聚衆焚劫」。上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酷，署官貪汙；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變，何一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之堅旗，群盜之響應，禍始於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縣官有無贓跡實察別議外，今當先拿猾胥，以服潢池之心；次部署官兵，以充戡勦之用。守道柴世埏速會同鄉紳督率郡邑，撲於始然，勿使滋蔓！」

上謂御史王國翰曰：「覽爾箴規朕躬，語多切摯；朕自嘉興採納，應改圖的改過不吝。其澄敘大小文武臣工，俱得其梗概」。

着太僕寺少卿李維樾督率忠勇營副將李芳迎駕之兵先到衢州，與督輔鳴俊協力守勦，以待蹕臨。其海上額設之兵自應量補抽調之數，該撫盧若騰從長議行。

木增准晉銜太僕寺少卿、木懿准加銜四川右布政，以爲邊遠土司倡義急公者勸。

定鄉試於六月。上謂首輔吾鵬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興。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許游移一日。監臨

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同去。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宜，卽於五月抄報竣，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務用甲科知推，不足則就甲科中行官禮聘。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着地方官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見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生，照例着禮部考選」。

吏部尙書郭維經疏籌浙直第二機宜。上曰：「兵貴神速，先復杭、徽，豈非至願？衢、嚴擇重臣，孰有踰於督輔鳴俊、大典及靖彝侯國安、誠意伯孔昭其人者？若居中調度，則全在中樞。所請克郡以郡封、克邑以邑封，前已有旨。由海出兵，又須陸路接應，說得是。朕原憫念東南，忠略誰可委任者？卿卽舉其人以應，朕自有鑒裁」。

衢州清迫，貴州道御史葉向□以爲言。上曰：「三衢告急，須以督撫之報爲憑。臨事未可倉皇，用心乃能共濟。勳臣劉孔昭久已勅其援衢，曾報四月朔日出師會勦；包鳳起已抵遂昌道中；楊文驄近奉開諭之命，然可遣將赴援；郭貞一四員，止合隨地監軍；王濃、朱名世、朱名卿自應各率鄉勇，共護衢疆。此外如方國安，亦應分兵協勦，共固閩京門戶，斷無束手坐視之理」。

檄鎮臣周仕鳳提兵救援湖西；蓋因就地調遣也。

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可憂」。上目其「切中時弊」。

監軍御史陳蓋疏報「西彝納款」。上曰：「安承宗旣悔禍投誠，面訂輸賦青田、通道

走驛，又勸獻方物，准賜與府名曰□□，並頒給印信以寵之。

封廣西鎮臣陳邦傳爲富川伯，以其有擒靖江庶人之功也。

勅行在兵部：『國姓速令郭燧守住永定。調陳秀、周麟、洪正、黃山速速往救贛州，有功重敘，有失重罰。淮州草寇，着鄭泰、蔡昇用心扼勦，無致蔓延』。

勅按臣朱盛濃：『屢請陛見，今撫臣周損之任，盛濃標下兵將着盡付周損代管調度。盛濃准隨三、五人進關，來行在賜對，面陳方略』。

命中書官催輔臣光春增志入直辦事，不得遜陳。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達堪爲御史。上曰：『御史爲朝廷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達堪巡粵佐，即着允行，仍與加太僕寺少卿職銜』。

上曰：『關外百姓渴望王師，李蘧、周損着卽星速前去，以慰後思』。

五月，清圍廣信，警報頻聞。上以茲地關閩門戶，自當急用援救，移勅與督輔廷麟、元吉等商酌行。

上謂：『蔡鼎募兵有名無實，大負朕躬委任至意，餉銀斷不容輕發』！
勅光祿寺免行端午節事。

上命錦衣衛官招募極有勇力者十名，作御營標下用。

上謂金衢巡撫劉中藻曰：『選練精兵，可取於苧蔡、菁蔡、畚蔡三項，此議誠是。取用之後，卽當給示，免其差徭；仍勉令與百姓相安。兵數准一千名，衣甲銀兩准於該州動支二千兩正項，務期兵精而餉不糜』。

上謂輔臣曰：『延世之賞，非恢疆拓地，大有軍功者未可輕議。朕懸此以待諸巨矣！』

吏部員外兼兵科給事揭重熙疏陳江右義師響應，數踰六千。上曰：『是舉實爾忠誠所感』。

上謂召募滇兵監軍御史陳賡曰：『吉安失事，起於鄉勇引寇，他兵坐視不救，深可痛恨！然滇兵戰而不勝，猶愈於一戰而逃者。爾還策勵自効，收拾餘兵，共固虔地，不得以困挫自餒』。

勅崔芝船到舟山，盡以運回之物，照數給還黃斌卿。時芝自杭潛回，多攜銃器船隻，故云。

上語文選司主事徐芳曰：『朕實心救民殺□，至從前債誤，皆出任使非人。爾職典銓曹，爲國擇一賢能，奚啻勝兵數萬』？

清臨廣信。

兵部侍郎于華玉疏陳「汀、贛唇齒，須全力注意，以鞏巖疆」。上覽其疏曰：『具見

謀略。前因虔中告急，特遣冢臣郭維經以總制行，計程已抵汀境，于華玉正當每事相商。所稱上策，待制臣疏到即用。朕志切救民靖□，不回福京，親發大誓。現在劍城委首輔及樞臣練十標營，以壯禁旅。

撤回羅登輔、謝祥昌各鎮兵，以固長汀。

擒斬仙游縣山寇林熙寰等百餘人。上曰：『賊首纍纍，誰非赤子？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憫念！』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閩關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撫按在事諸臣王應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麟長、王芝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華國、曾英、曾勳、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戮力殘疆，奉揚威名。上曰：『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盡使職，着即前來復命』。

上諭靖彝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績勞，爲江上諸師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猶鑒孚。卿無可問之嫌，朕豈聽讒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同德一心，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醜彝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不必爲浮言所搖。且聞卿遵諭，同舊輔馬士英節制張鵬翼、阮大猷等江海諸師，具見和衷敵愾，朕所深嘉』云。

富、德、源三縣大捷，斬寇獲船，全恃鎮臣方元科竭力支撐，傅明德、田勝、涂有

聲協助。靖彝侯奏至，上悅。

給太醫院徐淑卿銀三十兩，令在延平府開設藥鋪，以濟貧民。時寇裳輻輳，暑氣薰蒸，人多患痢疫諸症。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勅部院張肯堂差官發銀，往浦城平價糴米以濟軍民，關市牙埠不許生端阻撓。

琉球世子差官航海入賀，併貢方物。上謂其忠順可嘉，船准入港，餘各照例奏奪。並敕地方官照管安泊，以示柔遠之意。

鎮臣黃蜚一家殉難，准予祭六壇，再加二壇，並行原籍建坊旌表，以示勸焉。

勅兵部侍郎劉士楨曰：『卿父子破家起義，爲國肇□，奮不顧身。失足捐軀，尤可愜念。准卽優恤，以慰忠魂。卿當同督輔諸臣戮力保虔恢吉，朕暫駐師延津，稍定卽移蹕章貢，君臣相見有期矣』。

上諭平彝芝龍、輔吾騶、吏兵戶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急而從清，不獨淳、遂、開、□爲然，此爲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爲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寇膽自寒。中興恢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吳聞詩着授兵部員外，前去徽、寧，有功再擢』。

頒忠勇將軍銀方印一顆與施福用。

初九日，廷試貢生，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

廣林桂林等府、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滯也。

肅虜將軍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上覽奏曰：「輔臣道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爲愴懷！翁龍楠現在何處？着該部再行訪察，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並與察恤」。

福京米價騰湧，試御史劉霖懋以爲言。上令閣臣喚霖懋究其何故，並議一長法奏來，以蘇民困。

山寇圍永安，知縣徐啓霖獲奸細翁春、羅容手辦之，不能倉卒定亂，致闔城如沸，殃及流寓，一概溷殺。詔切責之。

上勅靖彝侯曰：「清寇常山，我兵抵常救援，復被馬步冲殺，下河淹斃，損傷多人。衢郡一任長驅，官兵縮朒如此，何以支敵？卿其飛催督輔大典標兵馳援，復召顧應勳馬步兵從金、衢應援，毋致疎虞！」

以南平縣庫銀二萬兩，着戶部着的當官解到贛督軍前用。

南平知縣劉宏祚疏陳『南平未設驛遞，凡有夫役二十八坊婉爲號召，殊非體制』。上曰：『地方困苦，驛遞艱難，朕行且發銀僱夫，何況其他？自後遇有地方難行事，一面具本從文書房奏遞，務期民安』。

禁地方官官買。上曰：『上帝命君，惟爲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貪風流行，民始不安。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害民之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尙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五六；全無良心者，直標票取寄。吏書緣之，奸孔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急救民生。在外則都察院榜示所屬恪遵，副朕仁恤；違者，必置重典！』

勅下游巡撫吳之屏：『爾留心地方，厘切固圉，以泉、興二府每石米派銀一錢，務足千兵之數，亦屬可行。須着實訓練，以裨益地方，毋但有名無實』。更諭各縣里排：『朝廷正供，自有定數。不許加增，亦無容損減。速先額餉，以充關守之用』。

思文大紀卷七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爲萃士。勅於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選年青質美者十二名，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着翰林院編簡一員，提調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者分條欽考，以熟記有識者，立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爲中興廷試貢元，准與卽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貴、兩廣，或疆殘家破、或路遠流離，俱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該科仍引各生於朝門外公同註定地方學職，次及福建諸生，此天理至公。且於選中酌其道路遠近，勿致難行，以示朕篤念斯文、嘉惠天下至意。

頒賜平粵伯鐵券於丁魁楚。

寧德、福安、壽寧等縣土寇橫行。上勅撫按道府刻期勦定，擒渠散脅，以靖地方。勅崔芝親繳魯藩旨印，純忠可嘉。今海師倚任方隆，卽與掛平海將軍印。

上謂群臣曰：「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之，鎮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下！首爲推戴大臣，卹典着於五月內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俱幼穉，更可憐憫！前賜銀圖旣繳，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賈吏部給事中朱作楫旌廉天字銀牌二兩曰：『作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垣掖，能却暮金，真濁世之魯靈光也！』

上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即勅刑部遵熟審事例通行直省，除人命、強盜、官糧、軍機外，其餘軍徒以下俱准保釋，以迓天和。』

以手勅一道、關防一顆賜行人唐倜，條記一顆賜兵部司務王姓，使速去圖功，勿誤軍機。

勅司禮監速行文知會平彝侯：福京空虛，大比當嚴；一面用以防備，一面留總憲臣張肯堂彈壓。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陳：『減篇恤士，推一時之恩。惟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庶鑄之試錄，傳之天下後世，皆信爲不刊之章程，與朝之盛美也。』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臣大小九卿科道並翰林記注官，後殿候對；鴻臚寺卽與傳行。

以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協守仙霞關。大鵬，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誠重之也；亦以其能覺察地方隱情，而桑梓念切耳。

和順王慈欵疏陳：『建縣百姓因大兵久鎮，溪不敢漁，山不敢樵。』上曰：『如此情

景，何以聊生？今後各官經過，不許入城，城外亦不許延駐。犯者即行奏聞。還與榜示通知。該縣官一面訓練鄉勇，以鞏巖邑」。

張安復姓名爲陳丹，遠來迎駕。上謂其忠勇可嘉，着加銜爲御營副總兵，仍管游擊事。後勅其往虔中，隨督輔觀生恢勦。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田摺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

令恤民庫發銀二百兩，爲楚王華壁五、六兩月袍膳之需。

上諭戶部曰：「錢糧收放，原以准入爲出，多添則病。在解官仍作欠數，因而布政司增添法馬，又苦在百姓。只以舊時法馬爲準，將該部與布政司較定，製造通行。但無失出。何須增入？」

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總貫冊一百本，着戶部察收。

上以光澤荒殘，民窮可念，本年正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黎；他邑不得援例。

兵部右侍郎喻思恂率文武二十二人，共奏弘光皇帝在平溪衛薙髮爲僧。上令內臣屈尙忠、通政使周昌晉往平溪識認，仍勅黔撫、□撫用心護駕前來。若有未真，即以方外禮延來相見，朕自有鑒裁。後知爲逆賊張獻忠假冒，遂輟前旨。

勅內臣李國臣：「看首輔吾驢足疾如何？順頒蜜食二罐、藥資三十兩，着善調攝，

以副眷倚」。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上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楫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鎮力阻、奸黨橫行，竟實志以歿也。惜哉！讀遺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行在該部卽行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寇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護尋？黃師正多方圖之！」

上諭首輔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挫。朕心焦勞，卿其強出而分憂焉。」

督輔傅冠免。其領過餉器火藥，着行在兵部照數察收，以爲謝恩、揭重熙恢復勳用。時瀘溪危急，重熙參其身任督師，日午方起，未嘗至關上一步，人言嘖嘖。上怒其有負委託之故，准以原銜歸里焉。

上諭首輔吾騶曰：「卿足忠，朕親見蹣跚之狀，准再調三、四日。朕決意蹕汀，卿可同樞臣早爲料理。」

上謂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於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兩而求爲知縣者，朕斷不允。蓋爲民生計，不可不周；況撫戢凋殘，有所未便耶？」時鳳衛伯、牟文綬爲捐餉急公而有求署□山縣事者，故上峻却之。

復諭吾騶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於江、浙何補？不如實實出關，

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法。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清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兵併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勅恤民庫發粵餉二萬兩，差官周瑚等解到督輔廷麟軍前用。

永定縣溪□雷湖地方，白晝行劫，奪去誥勅二十軸及糧銀一千五百餘兩。上聞而駭異之，嚴行道府緝獲，以濟軍需。

平彝侯鄭芝龍疏請疏通福京河道以消殺氣，以奠民生。上允行。

贈諸生翟翬爲翰林院待詔。翟翬，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皇上登極，匍匐入闕，建言諫諍，不遺餘力。上官之，不受。茲以病故，陝西道御史錢邦芑爲陳其本末。上憐其才，贈以是官；並賜銀二十兩爲葬資，邦芑爲之繳還。上曰：「朕視忠臣過於骨肉，一臣云亡，朝廷卽少一助。翟翬賜金，着與製一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勒於石，曰：「生旣盡君臣之義，死亦凜華彝之防；名稱大明正士，實關天地綱常」。錢邦芑等奉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冊。

授生員韓雄都爲兵部職方司試主事。雄都，曲周縣人，忠憤氣誼甲於同等。始與上遇於淮陽，頗有獻納；繼乃抵畿南，偵探敵情；比與輔臣路振飛起義大湖，同副總兵王

羽、參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淳、舉人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大挫敵鋒，後乃入閩。上稱爲佳士，起拜是職。

兵部尙書吳春枝疏稱杭州已復，上曰：「杭復，則嘉、湖自是易事。陸兵着靖彝侯專任之，水兵着楊耿、李一根、周鶴芝等任之。徽寧一路，制臣李蘧、撫臣□□、包鳳起、輔臣朱大典、勳臣劉孔昭、臺臣尹民興、汪觀等分任之。務以夏杪爲期，慰朕靖彝安民至意。」

錦衣衛王承恩疏請三眼鏡百門、弓百張、皮套百個、弩百把、腰刀百把、藤牌百面、鍔百枝、火藥千斤，俱照數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路振飛藥資銀二百兩曰：「卿爲患難舊德，朕心眷注彌殷。時當極難正宜同心力挽，上報高皇，中全始終。若以病陳請，豈朕所望？着卽日入直，切諭切諭！」

贛州危迫，人心驚疑。督臣萬元吉取家入城，與民兵誓死相守，乃保無虞。上聞而壯之，加以樞衡；餘協力共守者，陞賞有差。撫臣劉廣胤退避粵都，是何節鉞？着革職聽勘！

勅福京戶部發銀，依前式製造尙方劍十五柄。

給李蘧差官領餉七百五十兩、馮京第差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廣東解餉銀十萬五千五

百兩有奇、鹽課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奇，着恤民庫察收。布政使吳時亮躬親督解，程鄉遇警，保扶無虞，隨陞爲少司馬並加服俸，以勸有功。

勅發畿合一道與周文燦，去貴州調兵。

沙縣山寇竊發，焚掠原野一空。上念才遺可憫，勅有司官軫恤之。

上諭督輔觀生曰：「覽卿奏，援虔將悍兵驕，一聞急警，輒就思歸。如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雩都、會昌諸邑既可直達汀州，則防汀更急於防虔，何四都無一人議及？甚爲可憂！敗殘兵將，罪之不能、呼之不應；督輔諸臣，孰爲美策？退守庾關，豈朕所望？更當奮圖鼓勵，堅定脚跟。駐蹕延平，以觀時變，卿言良是。還不時揆度情形，飛章來奏。」

勅恤民庫發銀二千兩，與撫臣劉中藻，帶往溫州賑濟。時溫州民苦荒，種不入土也。再發五百兩，爲其募兵用。

上謂近臣曰：「信撫五易而後得周損，今又說損不足用。才能試而後見，俟到任不効，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都御史楊文聰疏陳「吳易斬僞將二十三員，殲敵三千餘級，獲船五百餘隻，衣甲器械無算」。上知大悅，曰：「吳易於二月內已欽加職銜，來疏尙未全填，豈邸報猶有阻隔？今茲大捷，准加陞行在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餘銜如故；陳子龍准加陞行在兵部添

註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禮部擬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不敢遲誤，遵上旨也。

勅選正官收粵西鹽利，以資國計；不宜留飽奸豪，徒付鎮臣經理。

勅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卽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吳景伯曰：「贛州告警，朕已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見成功。徒糜糧餉，深爲可惜！」

上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痾瘵在躬。義師在在雲集，乘其怨而激勵之，因其勢而利導之，眞恢勦一大機。元芳爲國仇家難驚心，慷慨請纓，具見忠孝。但往難，而有濟更難也。」

上勅總督川湖侍郎楊鶚曰：「清衆馳驟，方在楚豫，必先堵勦，方爲長策。以湖南兵馬錢糧，付撫臣堵胤錫專辦荆襄承德；卿自認訓練催趨，佐兩路騰飽，功罪自無蒙混，極說得是。自今選將寧嚴毋狗，練兵寧不足毋有餘，通與傳知。卿還切念興復中原，非一手一足，務矢同心同力。恢復勦成，一體酬敘。」

復黃斌卿伯爵，改「肅」爲「威」；以「肅」字字義有盡也。

贈輔臣黃道周爲文明伯，諡曰「忠烈」。平彝侯鄭芝龍疏陳孤臣矢心盡忠，上曰：「輔臣道周身陷腥羶，節光日月。甘久餓以明志，罵賊官而求死。雖罹國運中微，不愧

大明宰相！朕讀其遺詩，刺心流涕。朕負道周，未能救於事前。道周不負朕，真誠擁戴於先；力恢危疆，垂斃不辱於後。此後必要奮志殺敵，雪我忠良。今日卹典，尤當破格。祭葬既照伯爵例行，妻封一品夫人；聞其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着做行在尙寶司丞、四子着做中書科中書舍人。仍勅有司：一立廟於本鄉、一立廟於福京，春秋致祭；併予立坊於家，文曰「中興蓋輔」。其遺詩卽立碑於廟門。家祠曰「報忠」、京祠曰「懷忠」。俟朕稍暇，當親草詔，頒示朕過於天下。行在該部速奉行」。

議加福建鄉解額三十名，以示寵興首善、廣開薪樞至意。

令吏科都給事中袁彭年申飭科規，加卿銜以寵異之。時中興草創，凡事俱循陋規，上知其弊；特拔彭年以爲六垣之長。彭年陳列五款。上曰：「卽此便見丰裁。至中旨當慎封駁，最所樂聞。隨事抄忝職掌，亟宜修舉；以題覆還部院，極爲得體。然必每科一員，專管注銷，月終提比摘參，方無稽誤。諸不要緊疏，聽該科季終彙請注銷。召對頻行，備官恐廢辦事；今後侍班科道錦衣衛，各輪一員供直。其日召對某人，鴻臚寺開一小單送閣，俾輔臣亦得與聞。記註官另候傳宣，事公則公言之，不得概註獨對。諫靜需人，資俸宜循，英才亦不可抑。庶常部曹中行推知，皆可爲言官；若薦舉得當，又難盡依常格。至內外兼轉，自關舊制；二人兩季京堂監司之例，斷當舉行。朕特召彭年，

正爲是故。還須逐款遵依，不得僅以建白了事。彭年資俸已深，准加行在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印務」。

大學士督師楊廷麟疏陳：「虔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潰亡」。上曰：「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撫臣劉廣胤先出粵都，副總陳舟、張琮、李源潯五月初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罪宜明，卿即詳悉入奏；惟虛惟公，勿僭勿翫。見在收拾敗殘，亦即中興根本。粵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招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必先議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於賊。經過不慎，號令不嚴，驅虎進狼，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兵、張佳玉兵，卿還嚴諭，不得收聚兇徒，終成潰散。朕十日內外，一定親蹕汀州，面議方略。誓在必行，決不失信」云。

以修關餘銀令錦衣衛分賞鄉勇，人各一金，爲首者倍之；使有功者皆沾實惠云。

上諭吏部尚書郭維經曰：「官員賢否，關民生之榮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姓。朕於此選，至虛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戎政尚書吳春枝巡行汀郡，確彙永寧、清流、歸化三縣平定功次，陞賞有差。

上謂兵部試司務蔣平階曰：「覽爾奏，多發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數人、一人數月而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不同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鋪張而存實意，□失機而務持重」。

皆切要語，朕所嘉尙焉！

安插迎駕副總兵楊元斌兵於將樂。

溫州府進貢新茶。

勅錦衣衛都督楊耿發兵捕勦沿海寇盜。時周駿、崔芝、林雲龍等或募賊入港行劫、或倚賊垂涎紳民；上以不可爲訓，故發兵勦之。並知沿海兵餉單虛，着福京戶部與布政司會議具奏。

江西光黃各峇義師雲起，上勅其聯合義旅，殺僞復疆；仍列登極詔書「復一縣卽授知縣」等款於勅中，付行人唐侗等賫去。

吏部尙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葛麟贈兵部郎中，錢振光贈參政，顧棻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翥贈副使，錢圭贈參政，王有容贈僉事，麻三衡贈國子監學正，凌宏煥、張明光、謝球俱贈訓導。

上勅光澤各縣倉穀發充兵餉，可以濟饑紓急，亦便於出陳納新。發米一百三十石賞給軍士，歡呼飽騰。

上命禮部右侍郎曹學佺清察軍糧，兼濟民食，仍書四字於職銜。學佺至是辭以威宗實錄撰諸家集，精力維艱，難兼他務。上許其薦一人自代。

學佺饒有幹濟，捐資買米，天興賴以不饑。然其門下士，略有藉此而覓厚息於他州縣者，人

言噴噴。故特疏辭之。

給督師楊廷麟弓絃各一千數、箭三千枝。不足者，着原解戶湊補。

惠潮巡撫劉柱國擒獲潮陽賊首莊三權，即時正法，疏聞行在。上令其察絃有功員役。

上諭錦衣衛王承恩曰：「關外駐劄重兵，以便相機驅勦；關內聯絡鄉勇，以資守望應援，自是守關勝着。擇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料理關內事務，使兵不得擾民，尤爲緊要。爾此奏具見方略。」

以鄉紳張調鼎同道臣趙秉樞扼守永定關、謝紹芳同府臣周維新扼守大安關、黃大鵬同臺臣鄭爲虹扼守仙霞關；務要調和兵民，偵禦奸寇，與守關兵將有功同賞、有罪同罰，違者三尺不宥。

溫州饑，再發銀一千兩，令何兆龍賫往賑之。上復嘆曰：「奇荒至此，一千之數，安能遍活數十萬生靈乎？疏通救急，作何設法？撫臣盧若騰、鎮臣賀君堯速爲設防，毋使甌民重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萬年英疏曰：「這所陳三事，侃侃直敷，乃至四千三百餘言，讀之殊深痛感！陳函輝各文武張國俊、朱常新等不知名義，無足深論；江上諸臣，武如方國安、鄭遵謙等，文如方逢年、張國維等，朕亦自有鑒裁。」

詔安縣爲山寇所陷，殺官劫庫。旋復之。

禮部尙書曹學佺助海師餉銀一萬兩。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兵餉尙缺。學佺請恢復之策，舟師直搗金陵，或可冀其萬一，故罄竭家資及鹽木諸項，勉成一萬以濟之。

釋裴村愚民周□爲人妄捏奸細者。時輔臣蔣德璟過裴村，男婦百餘人控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里排生員人等保認。疏聞，詔釋放之；曰：「此後巡緝固應甚嚴，亦不可妄拿良民，致無辜遭陷。守關將士各與申飭，一詞並發存案」。

差工部司官黃昌祺回粵東買硝，動支該省布政司銀六千，以省攜帶之虞。

上諭都督汪碩德曰：「覽爾疏，兵以無糧迫民，民以求生投寇，深可痛恨！彝鋒既逼鉛、永，藥盡矢窮，何以禦敵？爾還鼓勵前行，奮圖撲滅，毋得逗留，自干公議。並察明碩畫，作何下落具奏」。

行在御營設立十標，計兵數一萬。其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逃亡各額內搜出備用。時林□福寧募兵未至，勅催速赴戎政官通領，以隸十標。

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薦崔芝善於用海，有船五十餘號，有兵二千餘名，乞釋罪圖功置臣標下。上從之；曰：「前楊耿糾其募賊入港，因發兵捕勦。卿旣信其無他，即准隨卿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風急行。崔芝俟再立功，即與掛印」。

夏至祭典，勅福京太常寺舉行。

會官處決朱家棟，以謝徽州百姓。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計三千五本，令第九祿賚投。上曰：『朕性喜閱書，所進者縑緙殊富，頓快素願；着卽收進。內有重的，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着做國子監學正，以示酬勞』。

欽天監奏星異。上曰：『人事修省，可回天災。各官着極力消弭，毋事虛文』。

福京署國子監祭酒朱天麟疏言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成均伊始，當廣作人。上許其於皿字、貝字號量中二十名，以示京、省並設之意。

勅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貯備積穀，每年務滿二萬□千七百五十三石之數。着於收成後，凡有罪犯取贖者，咸令其納穀。務令陳陳相因，始克有濟。

以福京戶部侍郎黃日昌協理安民庫。

上謂司禮監曰：『內官品級奉御爲正六品。今內官多到，宜廣從六品以下之銜，庶不僭亂。欽行酌定：中宮皇后位下差使，定銜曰「椒宮承使」，爲正七品；皇貴妃位下差使，定銜曰「椒閣應使」，爲正八品；九嬪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爲正九品。此下內使都爲不入流，永爲定例。着纂入實錄，以示將來』。

廣西布政使起解糧餉三萬二千兩、□資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參政今陞大僕寺少卿劉麟長疏陳恢復重夔二府、三州、二十三縣，以川餉贍川

兵，不得虛糜破冒。上嘉其不避艱危，盡抒方略，忠勞懋著，俾其前來陛見供職焉。

平□將軍陳秀請募兵二千，以足守關五千之數。上曰：『增兵必先議餉與衣甲器械等項，着戶、工、兵三部議奏』。

時有訛言駕回天興者。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爲此言，以惑亂耳目？卽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上游巡撫吳聞禮疏陳『鎮兵分防：岑陽撥戴忠兵扼守，桐木撥陳梧兵扼守，谷□撥施朗兵扼守，焦嶺撥方機兵扼守，觀音隘撥黃廷兵扼守』。上曰：『此皆輔臣德璟與該撫激發忠誠所致，況兼施福慷慨鼓行，黃興勇而能下者乎？朕心甚悅！』

行人瞿昶疏陳楚蜀滇黔事情：『楚，在一事權，專任使。預勅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卽遣大將以鎮之。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事。搖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殲厥渠魁。滇、黔，則在外援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勦臣土司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與楚之接界平溪、銅仁，俱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實着』。上嘉納之。

都督李士璉抗節拒寇，上與掛討奴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左軍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首輔何吾騶、兵部尙書吳春枝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四款。以郭奇管作第二標，陳天榜第三標，熊和、王秀奇、陳文燦、方登天作四、五、六、七標，林逵所募者俱着

巢拱極管領，作八、九、十標。標兵毋得過額；凡有餘兵，卽隸戎政標下，以備御標缺補。上從之。先發銀一千兩，爲犒練之用；餉有定支，才可節制，庶實得兵用焉。

上顧左右曰：『延平地窄米貴，朕原不欲久住，俟虔南收拾安妥，六飛卽當迅發也。兵部主事方文耀勸朕裁減員役，此說誠是。但各處嘯警，地方官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後之憂』。

漳南道臣傅雲龍才足辦賊，着留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缺另補。

擢瞿昶爲雲南道御史，銜命往調劉承胤兵。

諭國姓成功曰：『福疆戰守，必取閩餉；浙直江楚戰守，乃取粵餉；不得一毫僭差。李長情專司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右侍郎一員專司閩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緒。粵東撫按挑選舊兵一萬、粵西撫按挑選狼兵滇兵一萬，以資收復中原』。

山寇萬人攻圍龍巖縣。

恩貢生陳元綸赴廷試，進所著「幽風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上勅留覽，以啓所學。

特授廷試貢生第一名李萼輝爲禮科給事中。勅其侃侃直言，毋負新恩特簡。

思文大紀卷八

六月，以楊鶚總督偏沅，何騰蛟遂有「勅印一齊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宣勞江漢，功在社稷；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以全擔付卿。楊鶚之推陞，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爲錯舉，豈有一柄兩操之理？今中樞需人，業召鶚入佐矣。朕與卿分則君臣、誼同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爲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尙惟始終一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爲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廻思顧楚」之疏，中有「願爲愚，不願爲智；不敢棄、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掙之地，棄之他人之手」。上始欣然曰：「閩外之事，悉以煩卿，惟有早開雲臺以待！」

上因糧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經時憂費；所餘重餉，皆以養士給兵。乃內帑無多，應用每窘，爲之奈何！」

上命翰林院新選萃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復勅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得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主事萬曰吉劾其非制，且有「贗鼎見售」之說。上曰：「拔士於貢中，作養人材，事屬特典。名爲萃士，原不同於庶吉士。毋得憤激不平，暗行詆誹！」

贈侯峒曾行在禮部尙書，諡曰「□□□」。

贈高飛聲江西按察司僉事。飛聲，長樂縣人；癸酉鄉薦，以同知署撫州府事。敵至，倡義不屈，仍勅其家人護印以達行在；故有是贈。

興化佃戶圍郡城。按莆田租額，每石穀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者，衆不服，遂率衆而成揭竿之事。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變，着守道柴世埏將租事作速議妥，務期主佃相安。宦幹非理虐佃與刁民假佃倡亂者，俱當重懲示警！』

番禺縣廩生劉國彰捐資製造九龍大箭五百筒，聽供援虔復楚之用。上喜，給欵劉都司示酬。

編修劉以修進文昌化書。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鄉，卽與門人校定，更當廣布成書，懋厥休嘉，以襄上治。勅文俟旨行』。

按以修字懋卿，號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清，調繁閩邑。下車卽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借故家善本，爲之校訂訛謬；並捐微資，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充梨棗之費。若劉公則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校訂初只立予名，繼則補刻閩中所取士子亦居一焉。其詳載予跋語中。

上諭廣西巡撫晏日曙曰：『用狼兵必選狼將，否則擾民。今因恢扼調行，聞狼有生熟馬步之不同，依請卽用成大用爲統領、夏日敷爲監軍。行糧安家，取給平、梧、潯、南四郡，務速如限到虔。於起行之日，該撫飛奏，仰慰朕懷』。

擢吳時亮爲行在兵部右侍郎、瞿式耜爲添註左侍郎、宋賢爲添註右侍郎。以傅上瑞巡撫偏沅地方。

勅行在禮部：『天道亢陽，穀騰民疫，皆朕不德所至。除自初五日朕在宮中行禮虔禱雨澤，爾部卽察潔淨處所設立壇位，六卿以序，輪日瞻拜，以祈甘霖，濟我百姓。』

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以宗主二名、流寓二名。

發銀四十兩，着太醫院徐淑卿、胡兆龍、朱士選、王大華各任東、西、南、北四門城內外施藥。

勅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勅內臣鄧全到天興，催撫臣劉中藻速往溫州到任，並爲金華聲援。時聞溫州警報，並警警猝至，皆有自相戕害之狀。

命國姓成功親到漳、泉招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卽來復命。諸將仍用心守關，務令一騎不入，毡裘寒膽，不負朕股肱待諸將至意。

封建宗藩各官准穿錦繡三日，遵常例也。

以都督楊耿總督水師，調守仙霞關曾德還京補之。上游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德淫縱多端，上謂德『有則速改，無宜加勉可也』。

勅勳臣劉孔昭嚴禁所部毋犯甌土，以著臣節。仍勅福寧道臣王芋發陸兵一千，出溫

州應援。

封方元科爲定胡伯。時錢塘沿江戰功，惟元科爲能用命；並發手勅，以示優異。

水師議成，以吏部朱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鶴芝、李一根、林習山軍中聯絡措餉；改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編修周之夔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漁船，共襄恢勦。

福清知縣趙士元勦禦土寇有功，上命吏部優敘之。

賊殺馬江渡船三十餘人並犯弁李鎮邦等，上勅府縣官嚴行緝獲。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意，朕今驅馳戎伍，何暇安居？惟平彝侯勞自當旌。每歲再增祿米五百石，仍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楊耿准特進勳階」。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於敵而壞於兵，不壞於兵而壞於官，殊可痛！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逍遙於家，驛騷於途，畏縮不進。漁獵佃民的，通着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下缺）」。

總制郭維經疏陳「搜括以濟急需」，中云「寧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千五百金」。上曰：「此亦權宜之術」。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策曰：「顧錫疇、荆本徹二臣俱戕於非命，諸臣當以爲鑒。目下

水師迅發，正欲急復江南，元策可益自勵』。

勅撫臣吳閔禮嚴防松溪一帶地方。

贛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圈數百；我兵矢石迸發，清遂聞風驚遁，鞏固虔疆。上命察敍有功官兵，以鼓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章曠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地方。時清兵以數萬衆眈視楚疆，李赤心等尙怯不前，曠獨能領督輔兵，血戰於新牆鼓家嶺等處，先後斬敵六百八十級，殺傷溺水者無算，所獲馬礮器械更多。督輔何騰蛟疏聞，故有是命。

准發各處提塘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着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夏南薰至建陽，奉旨招商疏通米船，嚴禁埠頭歇家把持船隻及官兵擅擊米船等弊。

陞嚴起恆戶部添註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改劉明遇爲工部主事，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輔虛心商酌。銅粹工堅，可藉長久，有益於國，無害於民。

上御西便殿，沐浴齋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勅文武官各積誠虔禮，不得視爲虛文。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廷試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延平府旱疫，大學士何吾騶、路振飛等各陳不職，上溫旨答之。

以郭維經總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恢勸事務，改鑄勅印，同兵部侍郎劉士楨督兵入虔。

以少詹朱天麟教習萃士。

平彝侯鄭芝龍議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徵明爲正使，給一品服色，陞樞○職銜，榮其行也。

督輔蘇觀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疏入，上勅總制臣郭維經趨虔救之，並云：『督臣萬元吉固守贛城，自可無虞』。

議以副總兵江振曦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上從之。每年費餉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糧正額、半取給於瑞富戶家。

給左右中前後冲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龍往制臣李遽處監紀軍務，務令速到衢州，不至虛糜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導，關係匪輕。凡入資敍勞，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等官，各於本銜添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良民預充。士子之犯，不用率行拘辱，通行申飭』。

命銓憲臣張肯堂回福京彈壓，恐場事人衆囂雜，有生異變；撤棘後卽赴行在任用。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太和准諡「文介」。

勅上湖巡撫吳聞禮，將恤民通驛事議妥具奏。時崇安、建陽、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爲孔道；且浦城素無驛站，近日往來之繁，尤倍於崇安。有議復驛路工食，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曰：「凡遇加派錢糧，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爲心，以民之命爲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除鹽餉賦役外，尙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概舉成數而言，未嘗就中撙節愛惜。即如東粵守兵，各路合算，將及十萬，皆食存留之餉，與歲解額餉無干。各府各衛兵數無多，還當各路嚴察，以缺兵之餉供新兵之用，得一分紓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廷臣請另通行，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與舊商有礙，未遂舉行。督按臣當與餉部臣梁應奇互相商榷，務俾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以養新兵。又加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豪猾漁獵肆燄。兩粵各府關稅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俟四方平定，自有蠲減，以酬父老子弟」。

巡關御史鄭爲虹叱責平彝標下將官陳俊、鄒太爭奪船隻，芝龍密訴於上。上曰：「干戈寧謐，全藉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芥蒂。應以王臣王事視爲一體，等於同舟，尤所殷望！」

平彝侯鄭芝龍特疏薦異人薛通載，賜名爲「廣濟禪師」，令其徵兵海外。

勅吏部尙書曾櫻：『速催傳振鐸到任受事。寧化現有寇警，迎駕師先令駐紮該地方，不必拘定夏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人』。

陞陳履貞爲吏科右給事中。

首輔何吾騶疏薦曹勳、祁熊佳、嚴似祖有纂修之才。時起勳爲行在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熊佳、似祖爲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侍讀。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上以其義凜一尊，秉節不貳，再與實加一級示勸。

勅通政司文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便批行，以後申飭』。
加贈張繼榮爲右都督，諡曰「武襄」，以旌眞忠。

勅定南巡守二道臣：『准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兵部主事李魯爲兵部職方司，給與勅書、關防，令其屯練鄉勇。蓋以汀人慮汀事，自無不周也。並勅于華玉：『留汀之兵，分守諸關隘。汀之四隅，守兵鄉兵互爲主輔。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鄉勇糗糧，官助一、二、三，民湊七、八，務與華玉同心固圉，以安地方』。

南安王企鈺進頌德詩四章，上謂其「敲金戛玉，大雅之音。除幾務憂勤，愧未遑及」云。

寧洋縣寇警。

諭內閣速撰勅書一道申飭盧若騰、賀君堯同心堅守溫州，以保行在福建門戶。前日却兵有功，並能保濟饑民，盧若騰加行在兵部右侍郎、賀君堯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林增志因亢旱陳「省躬」一疏。上謂：「疏中以兩事規朕，曰『改過引愆』，足徵交儆之誠」。午間，便殿賜對。

勅福京監臨御史韓元勳：「監場事完，卽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己率屬，獎廉懲貪，力挽澆風，以振文治。汀、漳盜賊奸宄四出，須分別勦撫；使聞風解散，便屬眞御史。至兩粵、雲、貴計典已行，上下游獨緩；着元勳作速察核，會同巡撫奏報。嚴在貪酷，不得遺漏吞舟」。

上因天旱，思清理滯獄；曰：「獄有冤民，則天屯膏澤；勅四獄衙門熟審事例，速爲清理。福京刑部先爲舉行，以合朝廷欽恤之念」！

以督輔傅冠貯庫銀一萬四百餘兩給國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開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額餉坐派撫鎮標營水陸寨游各兵，免轉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發恤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奇軍前給散。

援勦七省都督張先璧、郝永忠合詞迎駕。上曰：「覽奏具見前驅義奮！江氛未靖，

着卽協心進勦，以逐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己獨退，則爲恬；國運板蕩，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爲避。此義諸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惰』。

勅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督撫遇軍功，方准以關防先給，然後請給御札。地近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季，務填報功次坐名請旨，毋得濫求濫給。該部堂司官各宜恪遵勿怠』。此勅從兵部尙書吳春枝之請也。

將官費興、陳學鵬、鄭眞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寧道周維新報捷疏至，上曰：『此皆輔臣德璟與維新發縱指示之力』。

上曰：『滇黔遠在天末萬里，干戈未靖，各衛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甚念之。暫破赴京承襲之例，許其在本省部司起文，赴鎮撫比試，再送按臣察對。貼黃號紙，差官賈文彙報兵部察對題選，填給勘劄。卽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銀四十兩、千戶二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彙收搭解』。

上聞威虜伯黃斌卿殺□□荆本徹，曰：『本徹雖非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恨實甚，殺了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爲約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宣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上謂其「不負遠使」

，嘉納之。

催鎮守廣西大都督成大用督調狼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用錢糧四萬，卽就陳邦溥進解數內，立刻支銷。

勅黃興礪力扼關、吳聞禮嚴巡戍飭、周損速料理早復廣信，俱刻不容緩。時兵部尙書吳春枝有「國務只爭呼吸，急先持危」之疏，故上急急於此，正慮時事又有不同也。加萬元吉行在兵部尙書，以其固守虔城，屢挫敵鋒也。餘賞有差。

十三日，免常朝。以天道亢陽，雨未霑足，上日事祈禱也。

平彝侯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闈中應試生儒，以爲却暑；上破例允行。

淮安仁王長子慈□移居寧德縣公署。

上謂樞民吳春枝曰：「守汀先援贛，贛固則汀安，此不易之論。着撫臣廷麟、制臣維經、部鎮臣于華玉力任之。施福、黃興與廣撫周損、上游撫臣吳聞禮互相接應，恢復□山、永豐諸邑，不可專委周損，坐失事機」。

改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虔危未解、粵策難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事權太重，行間直

作話柄，真有大不便、大不宜者」！上嘉納之。

上諭太僕卿兼御史郭正中曰：「浙東流言四起，總爲監國設謀。朕無利天下之心，天命若眞，人謀無用。陸清源被辱事情甚是可駭，都着靖□侯察報」。

勅吏部兼兵科守制揭重熙曰：「江西素稱道義之鄉，兵與餉皆出於義，誠爲勝着。除先撥餉銀五千兩外，今再發一萬兩。揭重熙當加意鼓功，使義兵裹糧敵愾，仗桑梓以匡王國，乃爲奇績」。

差官解餉銀五千兩，赴督師黃鳴俊軍前。「下缺」時聞敵渡江，蕭山、諸暨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爲言，故有是命。

陞吏科給事中陳軾爲廣東右參政兼僉事提督學政、刑部主事蕭申陞廣東兵巡道參議兼僉事。

改國博張一鈺爲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百餘人抵上杭，官民皆遁，□遂設立僞官而去。

平彝侯鄭芝龍調曾德回守仙霞關，上從之。

龍巖縣平，渠林海符梟示正法，餘黨奔避。上勅該撫鎮速出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六事：文職曠而脫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瘁，移蹕頻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

『此誠苦口良藥，切中時弊，朝廷時爲省覽。王士和此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武諸臣，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士和准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平。

上曰：『李大載同黃箕奉命宣詔、瞻奉祖陵，爲奸臣所賣，被收監禁。大載書其衣曰：「浩氣充天地，丹心照古今」。又曰：「氣節不同奇男子，忠膽無慚大丈夫」。抗節寇庭，至死不屈，眞丈夫也！張宗、陳良亦相繼拷死，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黃箕涉歷艱辛，守節復命，並與優擢』。

上曰：『獲城陷陣，績與忠並茂者，汪應相、宋大彪、季存仁三人俱准贈指揮，王體和贈百戶，以爲効忠者勸。推官邵之榮着行在吏部敘卹』。

清□蕭山，紮營諸暨，圍困紹興七條沙茶園。嚴州各路官兵，恐不能支。上勅兵部速發兵救援，以重閩浙相依門戶之意。

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駱界地方民性驍悍，習製行盜行甲，可以禦敵。上勅其同張調鼎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二十七日，發榜，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元會覆試，黜落四名；仍發續榜，俱准爲舉人。此亦特恩破例也。

按是科弊□甚多。內有李枚文理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周之夔向布政司取原卷不通處，疏糾之。上卽命黜革，逮房師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贓一萬兩，以助平寇出師兵餉。贓完而清

兵至，幸免株連；否則，吾鄉故家子弟十去八、九，以當日買中者不上千金，人故易爲耳。

上因首輔何吾騭決意幸汀入虔，與平彝侯鄭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輻輳關外，芝龍遂撤兵回福州，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上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勳業可成，不尤可惜！〔此節疑有訛脫〕

八月二十二日，清騎入仙霞關。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郡出關。清遣輕騎追之，不及而返。

上游巡撫吳聞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撫臣而怕死耶！』後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清兵入建寧。

輔臣路振飛追駕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尙書鄭瑄俱扈駕，中路逃回。馬則詐死遁海上，擁戴魯藩；鄭則屈首貝勒先於衆人，人以此定優劣云。

平彝侯鄭芝龍兵船盡泊南臺者旬日，搬運城中舊日北庫所蓄火藥兵器，復焚北庫。巨礮震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富於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鄉舉，初爲吏部試司務，上疏條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陞延平知府。清正不

阿，人咸德之。與人交，無異言。清兵至，乘輿遠出，一時從龍守土者咸遁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鐵與鬪，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哉！」乃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經於堂上。百姓往哭，如喪所親，鳩金殮之。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游巡按兼守關御史鄭爲虹死節。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爲浦城令，潔己愛民，性極愷悌。上初入關時，知其爲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罷。其任爲巡關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適關將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有曲護關將者，反露章彈爲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於遠邇，關將恃恩者，亦頗爲斂手。清兵入關，爲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鄉紳黃文煥男堪驅逐縣官，起兵接□。伐山開道，親至延平，朝貝勒。閩人以此爲罪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卽棺柩，俱擡出郊外，遍野纍纍。時相傳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語，故倉卒咸盡。

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鳩衆起義，以陳子含宅爲帥府，殺清人來掛安民告示者，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餉，乃率衆往湧爾寺，懇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

募。黃堪密報，促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鳩各鋪羊酒郊迎。

兵士屯紮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陞官分職，一照明朝舊例。

貝勒王處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遁處山谷，首至者則□部尙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爲禮；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使也！速去！』

不剃頭男子趙卯死節。時剃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羶。卯見而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逆令耶？遲則此頸且不能保，豈吝一髮！』父母戚屬咸責之。卯曰：『吾豈能不剃？自有妙於剃者！』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時卯已喪妻，有子三人，羅列侍側。酒醒，嘆曰：『髮膚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毀傷。今將剃去，其可忘養育恩耶？』請父母拜之。又謂其子曰：『爾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剃？』拜畢，日入崦嵫。卯曰：『明日剃之，未晚也』。俟父母安寢，卯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回，喚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於壁曰：『男子趙卯不肯剃頭死！』擲筆，縊於中堂。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卯，閩縣人，粗知章句，以糶米爲生。生平性直自豪，不屑屑於刀錐之利。今之剃頭者，愧趙卯多矣！使天下

皆趙卯，清騎清服，將安用之？卯忘其名氏，然卯正不必以名氏題也。死時年纔三十有六，予謂視曹、胡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曹學佺殉難死之。公字能始，號雁澤；十八舉於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轍所至，輿利除害，民稱便之。古文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池，入晉魏之室。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熹宗朝，以序何總制士晉著書談及闖官三案，削職追奪，幾蹈不測。歸乃閉戶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復彈力五經，撰著成一家言。後乃旁通於天文、禪說、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纂輯，誠一代之鉅儒也。威宗朝，屢詔起不就。既得予告諭旨，益安心著述。今上夙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爲太常寺，以草創典禮非公莫諳者；尋進秩少宗伯，特設館名「蘭臺」，令纂修威宗實錄。眷顧彌篤，有「卿巍然魯殿靈光，文學爾雅，是天留佐朕者」之諭。先生亦幡然自命，朝夕載筆焉。時關外警報日至，朝廷所用不得其人，喪師辱國；不得已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閩疆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爲。嘗語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閩，則實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祚明，老臣豈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餉無措，先生竭蹶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關兵撤，猛騎長驅，探報者猶訛爲方兵。噫！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聞乘輿離延津，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爲恢復計，咸曰：「城中富家貴

室皆已遠竄，惟有曹先生在湧爾寺，猶可以義動者，曷往懇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言論舉止，忠義凜然。先生曰：『千金予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爲兒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距貝勒兵入城纔隔三朝。噫！先生豈關於計事者哉！忠義重而財物輕，故不惜耳。至十九日辰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縊於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將蓋棺夕，貝勒撫軍飛檄至，籍沒田產房屋、株連兒女，狂狴纍纍。五晨夕始得入棺，尸蟲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天地昏黑，華變爲彝。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櫬出西□郊二忠祠，設奠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沙洲上考舉貢生員往廣東授官，一時熱腸功名者咸逐隊就試。貧者有名不能去，富者得意揚鑣，或被刖於半路、或死亡於寇盜，或失陷城池，身首異處。此數十人者，皆世受國恩，議者以爲天理昭彰之報。

右衛指揮使胡上琛死之。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山後人。祖失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禮義文詞，授業於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

丈夫矣。修飭武備外，折節讀書，毫不作轅門習氣。且耽於賦詠，時有曹景宗競病之句，人不知也。性喜著書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不勝，見羅江社刻有哀吟，輒援筆屬和，綽有思致。今上卽位閩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汀。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琛徒步走歸。歸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勸之他徙者，惟唯唯謝之。貝勒兵將入城，琛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報顏偷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尙慮君志未決也』。琛聞，喜動顏色曰：『不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闔戶憤泣；並坐於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琛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

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二種

嶺
海
焚
餘

金
堡

孫序

「嶺海焚餘」三卷，明金堡道隱撰。堡，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中崇禎十三年庚辰二甲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明史」無傳）。此書皆其職居掖垣及一切封奏之作也。明當隆、永之際，僻處海隅，大勢已去；堡獨能奮不顧身，犯顏極諫，彈劾不辟權貴，眞李成棟所云「朝廷尙有此人者也」。所上疏，如「中興大計」、「時政八失」諸議，無不憤激敷陳，規切時事；使當日擢用其言以爲恢復計，明之存亡，或未可知。乃在廷諸臣猶且媒孽其短，不使安於其位，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良可歎也！國亡後，堡祝髮爲僧，又復高尚不事，抗志以終，其節操爲何如哉！觀於「論張載述」疏引范謗之言曰：「身死之後，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然則堡之甘自堙燬、希軌西山，蓋素所蓄積然也。苟有好事如篁墩程氏作「明遺民錄」以繼宋後，知必與謝枋得、唐珏輩後先輝映矣。書凡四十餘篇，文則稱心而言，浩乎、沛乎不在蘇文忠下。昔人評子瞻文：「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余於堡亦云然。其書世無刊本，藏家無著錄者；蓋舊在禁燬之列。今假睹閱謄鈔本，獲讀一過，因綴數語以歸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歲在癸丑，隘堪居士孫德謙謹序。

（原跋改序，首省「右」字，末「跋」改「序」。編者）

嶺海焚餘目錄

卷 上 (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

中興大計疏	(一)
爲鄭遵謙訟功疏	(三)
論停刑疏	(六)
辭禮科給事中疏	(六)
獎忠討逆疏	(七)
陛辭忠告疏	(一〇)
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	(一一)
先事陳情疏	(一三)
繳敕印疏	(一四)
請終制疏	(一六)
再請終制疏	(一七)
三請終制疏	(一八)
極陳時事疏	(一九)

請決策出閩疏……………(三三)

終請守制疏……………(三三)

請處分疏……………(三三)

一上魯藩啓……………(三四)

再上魯藩啓……………(三六)

卷中(永曆戊子十一月止庚寅正月)

時政八失疏……………(三九)

辭署印疏……………(三九)

中興四議疏……………(四〇)

獎卹義將疏……………(三六)

劾徐心箴、呂爾璵疏……………(三七)

論票擬黨庇疏……………(三八)

請覃恩應得誥命疏……………(四〇)

申飭督輔三令疏……………(四一)

論錦衣衛擅殺疏……………(四二)

請核冒濫疏……………(四三)

考選不得歸內閣疏·····	(四七)
駁王化澄自列疏·····	(四八)
駁耿獻忠、嚴雲從請告疏·····	(五〇)
論滇封疏·····	(五一)
劾何吾騶疏·····	(五二)
論張載述疏·····	(五七)
駁何吾騶疏·····	(五九)
再辭印務疏·····	(六三)
三辭印務疏·····	(六四)
卷 下	
奏明會推本末疏·····	(六七)
劾蕭中疏·····	(六九)
再請勘定會推是非疏·····	(七一)
請去疏·····	(七四)
論借旨行私疏·····	(七五)
辭禮科印務疏·····	(七七)

封還科場紅本疏	(七)
駁杜永和請罷六科會議疏	(八〇)
論郭之奇疏	(八一)
請開言路以成君德、勉相業疏	(八三)
請處分第一疏	(八五)
請處分第二疏	(八八)

嶺海焚餘卷上（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

仁和金堡道隱父著

中興大計疏

爲倡義以靖微忠、迎駕以襄大計，敬進危言，仰祈聖斷，速定親征之期並列分道出師之勢，以佐中興事。

臣草土餘生，遭犬羊洊食，誓死不屈，與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餘杭，復城擒僞。志卓日夜抗戰，孤軍無援，潛師富陽，合鎮臣方國安連兵再進；臣幾死虜手，棄家入越會諸義師鎮臣鄭遵謙等、文臣章正宸等，即共事義興，以圖恢剿。魯藩錄臣微勞，加臣職方正郎，不受。臣竊惟今日大建義旗，具任君臣之義、華夷之防，屬有秉彝，孰無憤厲！至臣鮮民抱痛，禮不言兵。而咫尺松楸，爲腥羶盤踞，欲終廬墓，其路無由；則舍沙場片地，無臣灑血橫屍之所。若欲借此苟且利祿，即與夤緣起復之鄙夫何以異乎？臣聞之，爲祖宗報讐者，天子之事；爲君父報讐者，臣子之事。臣復讀陛下登極親征之詔，叩頭流血，謂陛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京。迺瞻跼踰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即砥礪者亦解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而徽州告陷。若虜從淳安

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既撤，堂奧震驚；臣恐入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陛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江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聞永勝伯鄭彩已出江右，肅虜伯黃斌卿已出天台、總兵黃賡已守衢州，無庸再計。則恢復徽州，宜命定虜侯鄭鴻達任之；精兵疾趨，勢如隕籜，即窺寧國，不宜刻緩。靖夷侯方國安防守嚴州以至富陽，恢復杭州，一以委之。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鎰殺妻子而興師，戰虜三捷，威名頗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徧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義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即杭州之虜，直遊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亦足連衡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陛下躬擐甲冑祇調孝陵，自此日夕瞻薪，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陛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足，不敢以至尊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強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可恃？藉令陛下不階天土，豈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契丹入犯，非有積怨深仇，故奸人得進孤

注之論。今陛下親高帝之孫，九州版籍，爲虜所覬覦；萬姓衣冠，爲虜所役使；二京陵寢，爲虜所侵陵。一身託於閩、粵，勢危而時迫。方當自以其躬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奮迅出關；四方響應，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羣倫者！臣恐狡虜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至若義師諸將，體均而權不一，宜得才望大臣以督之。副都御史黃鳴俊，久任兩浙，威惠素著；請以節制諸軍，不特豪傑歸心，即僞撫張存仁等所募營兵漕卒皆熟其信令，可使一時反正。原守銀山都督僉事鄭天鴻，知深勇沈，特身廉與士信；並令夾輔鳴俊，假以便宜，此復浙任人之當務，臣不獨爲維桑請命也。伏乞聖鑒施行。

爲鄭遵謙訟功疏

爲詳述首義之功兼破羣邪之說，以存萬世公論事。

臣監軍江上，與總兵鄭遵謙同心共濟，上報國家。遵謙獨保江東，功在社稷。其一時奮發；五月勤勞，小則宜推重於一時，大則宜垂信於後世。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自六月虜入杭州，八府震恐；紹興通郡狂狂汲汲，籍吏民、封府庫、齎降表，牽牛擔酒而朝貝魯者如市。髡髮之令，風行旦夕；惠藩甘赴會城，士民挽之不聽。魯藩遠居台郡，狡虜索之甚嚴；而朱大典、方國安且私鬪於金華，誰敢奮舉義旗，爲中朝吐氣者？遵謙

率諸同仇密謀迅起，首斬彭萬里、繼斬張慄，並縛官撫渙，褫旗於演武場；萬人踴躍，列陣江干。先是，左營兵脫巾索糧，道臣于穎諭之曰：杭州羅木營兵已散，今事勢不同，何糧可給？汝曹且休矣！維時弱者欲歸、強者欲謀，遵謙密遣腹心招其頭目，令無散失甲仗，以需後用。遂以典屋之價五百金給之；不足，毀盃罍簪珥以繼之。故士卒歸心，聞風咸集，用能發兵扼江，力拒虜師。十日之後，而王之仁至；一月之後，而方國安至。然後晝汛夜防，始列戍於長山，繼札營於小鹽。當海寧之渡，兩潮可通；距喬司之衝，片帆即至。越江而戰，扼險而巡，斯亦先事之密、當事之決與後事之勤，足以動鬼神而照耀今古矣。嚮使江東無遵謙，則魯藩必受脅、台郡必被兵。朱、方兩軍之戰，虜得收漁人之功；孫、熊一邑之師，虜得操壓卵之勢；由嚴州而抵街口，已扼新安之後門，窺衢界以撼仙霞，復搖八閩之前檻。又安得從容指畫，光啓中興哉？由斯以談，遵謙固今日之首功也。夫建非常之事，不避怨勞；挾不羈之才，必多疑謗。彼鄙夫忘君，守財斫力；叛紳拜虜，蒙面喪心；自宜稍加徵發，以佐軍興。而修怨者遂欲彎弓而射之，反言黑白、倒執短長，如朱守紀之流，良亦悖矣。遵謙使納印之吏，襲冠帶而號忠臣；獻籍之民，奉髮膚而稱孝子。今且抵掌冒名，覩顏竊位；當虜餒方張，義旗未舉之時，謂悉何在？且使義旗未舉，虜餒遂張，則守紀不過披髮左衽，犬羊之編戶耳。遺體不全、家業不保，妻子不自有，又安能虛捏舊銜，希圖新授；挾持浮說，上瀆宸聰乎！且與

義兵爲仇，必與叛臣爲黨。彼欲去頗牧以敗趙、殺光羨以亡齊，爲此講張，離我雄俊；非奸人所主唆，即狡虜之間諜，所當拘之司敗，明正典刑，以昭陛下厚念功臣之意者也。抑臣更有請焉：遵謙千里拜疏，昨奉明旨，止稱倡義興師，似尙掩其保疆之績；兼及聯翩仗義，又復煩覈實之文。在遵謙忘身殉國、諸臣戮力一心，原爲忠義、不事功名，豈有虛誣妄干恩澤！何可令督輔之往返咨移，遂淹數月；又加以部司之看詳題覆，動輒經時；徒傷壯士之心，不張敵愾之氣！所望陛下敕部竟行敘用。至於贊畫舉人葉汝楨，協謀戰守，恭迎聖駕，備歷勤勞；並望立爲優擢者也。且誘來本於錄往、卹死所以勸生，使肝腦塗地猶無所託，以慰忠魂；則矢石交身，復何所爲而趨實禍；則陣亡文武諸臣，並望陛下敕部從優卹贈者也。臣又聞遵謙前蒙陛下遣臺臣王景亮親齎手敕，錫以殊榮；同事諸臣，皆加優擢。是樸忠未達之先，天語極其優渥；而率屬朝宗之後，恩禮反覺尋常。更望陛下欽定爵銜、賜之將印，庶臣得馳急足而至江干，奉皇仁以激厲將士；謂聖天子寵異忠勤一至於此，有不捐頂踵以報洪慈乎？伏乞陛下以臣此疏頒之史館，俾爲遵謙倡義存一實錄，無使爲宵小所顛倒；於以鼓舞才良，垂光竹帛，必無忘裹革之報。伏候聖鑒施行。

論停刑疏

臣伏見陛下殺逃官一、貪官二，特頒聖諭嚴於雷霆、而輒中止。臣以爲陛下此舉，殺與不殺，兩失之矣。陛下欲殺人，當與大臣議可否；其難其慎，定而後行，一成而不可變。今令出於獨斷、議屈於羣撓，不可殺而欲殺之，是陛下輕人命也。當殺而不得殺，是陛下失主權也。陛下一舉事而始不愼、終不信，一之已甚，而又至再，使四方觀聽妄有揣摩。陛下用刑如此，何以用兵；立法如此，何以立禮！願深維往失，益愷將來；言而不行寧不言。臣遠臣，蒙陛下獎其敢言不敢不言，以負陛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辭禮科給事中疏

爲明主有如天之度、微臣有匪石之心，懇辭科銜，仍赴軍前以舉初志事。

頃臣席蓑具疏，辭泉州知府之命，激切之際，語不擇音。伏蒙聖慈，不加顯戮；旋接邸鈔，以臣停刑一奏，破格擢臣禮科給事中。臣槌心兩泣，陛下至虛至明之衷，何人不可用、何事不可爲，臣雖肝腦塗地，何以仰酬特達之遇！然臣聞之，不奪人之親者，明主之仁也；不奪人之志者，亦仁主之明也。臣竊自維人臣之義與人子之心，就監軍而辭郡牧；蓋欲舍安土而履危疆，非敢薄外官而希清秩。臣六年進士、五月知州、三載林泉，甫期苦塊匍匐，得再見漢官威儀。服闋之後，赴部補官，不過一知州耳。考滿給由，循資內轉，不過一員外郎耳。昨蒙欽改京銜，於臣本來已爲速化；今驟居封駁之司，

以禮名官，即當以禮自守；奪情而爲知府與奪情而爲禮科，賢、不肖之相去，其能以寸乎！且使天下之人，謂臣薄知府而不爲、慕禮科而遽拜，仍居禁近、不履疆場，口舌得官，矯情釣利；是清晝攫金而笑投金於暮夜者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臣仍遵前旨，爲忠義營監軍；必不得已，願受職方副郎之銜，以昭陛下能受直言破格用人之美，於臣足矣。且陛下改臣爲知府與改臣爲禮科，皆非初命。臣規陛下以信，臣不敢自失其信；臣事陛下以禮，願陛下亦用臣以禮。謹瀝樸誠，仰祈俞允。

獎忠討逆疏

爲獎忠討逆，以申大法事。

臣伏見北天之墮，四海碎心。安皇定位，傲唐、宋以六等定罪；而奸臣竊柄，政以賄成；顛倒輕重，徒修門戶之怨。於是，宵人踊搯，謂節義可以不立、叛逆可以不耻、寇讐可以不雪、法紀可以不設；浸淫喪心，而以天子爲奇貨，與犬羊爲市。此皆受朝廷之厚恩，高冠長劍者也。使江左復沈、瓦解土崩，由於國是不定。今陛下赫然欲興高皇帝之鴻業，則忠逆之分數、賞罰之權衡，宜別有振作，不在遣將出師之後。臣愚謂獎忠義者，先賤而後貴；討叛逆者，先貴而後賤。此激發摩厲之權，不可易也。臣所見山陰儒童周卜年，未登黌序，身任綱常；虜令旣下之日，慷慨賦詩，投於東海。三日之後，

乘潮而歸；衣裳不改，面貌如故。當特祠表揚，以答其精爽；而後及於生員王毓著、潘集。推而上之，同知王道焜、參議馬鳴霆、沈胤芳外臣也，行人陸培小臣也，巡撫祁彪佳、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徐石麒，自有應得卹典矣。夫受恩深重，之死靡他，有心者自知引決；若偷生可以無罪，而能殺身成仁，非有殊喪，不足發忠義之氣。臣嘗語人曰：吾輩不能力衛封疆，而使鄭遵謙倡義、周卜年等死節，自當巾幗而葬。此非私言也。若杭州之陷，則有錢塘縣知縣顧咸建從容就刃；臨安縣知縣唐自彩舉義謀洩，爲虜所支解；徽州之陷，推官溫璜手刃妻子女五人，然後自殺；寧國之陷，原任山東巡撫丘祖德起兵以圖恢復，臨陣被擒，虜得而鬻之，其子丘萃同時就死；蘇州之陷，有徐汧、盛王贊；松江之陷，有葛麟、盧象觀；揚州之陷，有何剛、施鳳儀、吳爾壘；豈非秉彝之好、氣義激揚，位無尊卑，不謀而合哉！夫犬馬猶知故主、匹夫匹婦尚矜名節，乃有累朝元老，漏盡鐘鳴而獨拜虜廷，深相結納。如禮部尚書姜逢元者，援虜壻爲同宗，受宴受幣；持虜旗、張虜示，挾虜卒以歸紹興，驕其鄰里；且爲其子姜天樞乞鹽運使、孫姜希轍乞內院，於腥風羶雨中極膏腴清華之秩，爲壻間壘斷之謀！此而不誅，何以謝高皇帝？又如吏部尚書商國祚，搖尾乞憐於逢元以希引進。臣不識國祚一旦入地，已非夭亡；而甘心負國，遂至於此！推而下之，姚應嘉、金蘭等之辮髮從胡俗也，陳之遴、錢旃等之勾引陷桑梓也；錢震瀧之跪門求用爲貝魯所斥也，傅巖等之受僞官招搖外任也。

如臣鄉縉紳，其潔身自全者頗少。此曹平時剝民誤國，惟患官不高、富不極；一日禍變，上之不能自裁，次之不能舉義，下之不能捐財力以佐軍興。若王師至，而猶不能反正內攻以贖罪。即留此不義種類滓穢天地，何所用之！宜命督師照李晟復京事，即行顯戮，以張天討。若鄭之尹已渡江見虜，剃髮而歸，有子遵謙倡義大功；宜削其官而赦其罪，使人謂幹蠱之子可以保全其父，既以教忠，可以教孝。斯法與情兩協者也。故臣謂獎忠之典宜厚於韋布，其自一命而上亦分內耳。討逆之法宜嚴於甲科，其自貢監雜途以下即難民耳。臣所未聞未見，皆可類推。陛下如以臣言不謬，通行申飭，嚴賞罰以正國典，一貴賤、先後間，而大聖人之作用見矣。臣草疏畢，復思威廟蒙難，文武大臣宜走宮門護聖駕，倣嵇紹死乘輿之前、今或從容官邸以圖自盡者，忠矣，猶未正也。故御史王章以巡營之責，力與賊抗，脅降不屈，被害於阜城門，獨以正死。此部議謂二十四人中死尤稱烈者，照殉難巡按張銓例，當贈兵部尚書，而斬而不予。其子官生之棧從義師江上，頗著英稱；今間關闕下爲父請命，部覆未上，困頓旅次，求一故人衣食且不可得。夫光時亨之子，尙蒙陛下垂憐；王章之子，豈可拘以常格乎？丘祖德之弟丘祖濬，九死一生，陳其兄姪死節狀；兩人皆剛年有才略，並望陛下亟爲錄用。用一忠臣之子弟，已足激發人心，而維持名教；況於有用之才耶！伏乞聖鑒施行。

陸辭忠告疏

爲恭繹聖諭未盡之言，謹附同朝忠告之誼，仰祈申飭文武羣臣共圖實政事。

臣承恩命即赴江干，誓死詰戎，餘非所問。顧於召對之次，聖懷洞達，無不悉之情；退而思維，通夕不寐。以陛下大有爲之君，而天人交處於不足，羣臣苟有良知，皆當引罪請死；奈何呼之猶不應乎？臣觀古之集大業者，上作志則下作氣，上作氣則下作力。今中興之計，陛下勇決，而羣臣出以從容；即親征一行，陛下自然，而羣臣類於勉強。其諸因循苟且，未易盡陳；兩京積習，牢不可破。陛下至於作力矣，羣臣且有未能自見其志者；是臣所終夜永歎也。李綱之於宋，撓之不聽、折之不從；高宗決意棄之，而成偏安。郭子儀之於唐，無事則就閒、有急則赴難；肅宗未嘗決意用之，而亦成再造。今封疆之臣，言及於內；而綸扉之地，制不及於外矣。其最可懼者，武人得操政府之權，臺諫尙有私門之謁；邪正各具彙征之勢，羣臣亦存聯絡之形。其最不可長者，易於言君而難於言臣，易於言相而難於言將，易於言功而難於言過。其最不可不戒者，不奉命而奉意，不畏理而畏勢，不爭軍功而爭官體，不斷實事而斷空言。大臣既未有膽識能爲陛下決大疑、定大計，動人於千里之外；而小臣復少死職之人，若有微示重輕，以分趨待向，則陛下必獨立於朝廷矣。且即使趨向不回、輕重不失，訑訑沓沓，待挽推。若天

下之事惟陛下事，而羣臣無所與焉，幾何而不敗。凡人之心，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公、用其半於私，此今之所謂賢者也。然而用五分之私，足以集十分之害；用五分之公，不足收一分之利。凡人之力分而爲十分，用其半於緩、用其半於急，此今之所謂中行也。然而用五分之急，僅足乘三分之勢，用五分之緩，常足失七分之機。今何時也，陛下爲孤君、羣臣爲危臣，不言憂樂，而呼吸判存亡；不言得失，而造次爭生死。如今羣臣曰：吾能拜犬豕，則可。若猶未敢爲此言也，豈可呼之而不應哉！臣今日行矣，臣知陛下苦衷，敢以此爲同朝告。其所以告陛下者，陛下固能容之，亦曰輕信人者，必輕疑；輕出言者，必輕改；慎報故人之德，勿多假以重權；偶開使過之門，勿屢干以清議。蓋用百君子未易成功，而用一小人即能致敗。愛民貴乎不擾，今且有十年九牧、一事兩行之煩，虛受視乎能行，仍恐有說而不釋、從而不改之病。此區區之愚，終欲自獻。若夫駐蹕不可久、出關不可遲，惟願毅然決計，勿復以建寧爲天興而已。幸陛下與諸大臣留意。

帝覽疏，命翰林繕寫於文華殿屏障間，俾君臣交儆。鄭芝龍以爲同於市朝之撻，欲車裂金堡而後已。從此崎嶇閩、浙，無一步不踐危途矣。

論馬士英不當復職疏

臣伏見陛下復馬士英官，設爲功罪以相準，其所爲功，與士英無與，且皆不得已而爲之辭者也；其所爲罪，犯二祖、列宗、天下人之怒。陛下不得私赦士英，使人謂陛下輕祖宗、安皇帝、太后而重鄭芝龍；首反居下，足反居上，臣未見其可。人有欽酖而死者，必覆其餘瀝——士英，安皇帝之餘瀝也。北京未復，用一士英，而失南京；南京未復，用一士英，必並失福建。豈有以宗社存亡，徇一勳臣之情面者！且士英之功罪，不待辨而決之。芝龍非遂倒視黑白；其所爲此，特欲使陛下失人心耳。若曰借以收方國安，則國安之忠、不忠，故不在士英之用、不用也。陛下能自強，謹持理法以御下，則拔扈者必臣；不能自強，倒持理法以聽下，則臣者亦必拔扈。今使人臣內外比周，挾勳鎮之兵威以脅朝廷，使不得不復其官。士英已無人臣禮，陛下亦安得而臣之乎！今即使士英能復南京，還安皇帝、太后，猶無以償東南百萬生靈之命。陛下日言愛百姓，而先庇一害百姓之人；日言報祖宗，而先縱一覆祖宗社稷之賊；無以自信於天下。至謂舟中一見，能識真人；倘有疑陛下利安皇帝之亡而歸功於馬士英者，則豈可哉！臣愚昧不能多舉遠事，即如魯藩復用士英督師浙東，萬口號爲翻板弘光。臣誠不忍以陛下聖明，再蹈此轍，取笑四海，貽譏萬世。敢進其狂直，止此過舉。若夫士英之罪，雖虜寇亦能知之，無俟臣言；陛下勿憂其北走胡而爲此羈縻也！臣繕疏甫畢，陛下仍用彭遇龍爲僉都御史；馬士英、王期昇、彭遇龍皆用，是懸榜而招小人矣。小人何嘗無才，但能亡人國耳。

。期昇曾經臣論列，猶以遠臣諫，不敢未信而多言；遇臆經臣面奏，是以諫臣諫，不得聽；則陛下未爲能納忠、臣未爲能盡職也。陛下未爲能納忠，臣生有餘媿；臣未爲能盡職，臣死有餘罪。臣聞諫臣之道，後事而爭之，不如先事而止之。臣竊幸有先事之止，不煩補牘而遂以因循，貽後日之爭。若屢翹陛下之失，以便其沽名賣直之私者，非臣愚所敢出也。乞削臣科銜，以爲溺職之戒。臣不勝隕越。謹昧死具奏，伏候聖斷。

先事陳情疏

爲謹陳江東之變局，並剖微臣之素心；懇祈聖斷，亟賜處分事。

臣以十九日至溫州，與督撫臣鳴俊定臨江進討之計。輔臣議抵金華，即遣中軍都督僉事鄭有亮監軍、光祿寺少卿朱子覲率兵直走臨安，與忠武將軍姚志卓合，以窺杭州之西北。一面速請聖駕出關，鎮定異萌；一面調兵徵餉，陸續接濟。臣即從台州，徑赴忠義營矣。臣自惟受陛下特達之知，初無一語欺飾，以負天地；而事會所遭，輒不從心，跡涉於欺，言皆成罪。不得不先事以告陛下者，遵謙兩迎大駕，力主開詔，其歸嚮不可謂不篤；今聞受魯藩義興伯爵；諸人俱拜，勢不獨異。即揆之功名之心與危疑之情，羈縻瞻顧，未能遽絕，皆宜有之。臣至軍前，可令立繳藩篆。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即遵謙獨奉正朔，而二心之羣橫截於中，聲息不得相通、緩急不能相救

、此曹不敢奪遵謙之兵，其以斷遵謙之糧也有餘矣。遵謙若舍殺虜之初心，返戈內向，即爲不義；若坐而待斃，是不死於虜，而死於高皇帝子孫之手也。臣至軍前，亦即可通啓魯藩、馳檄文武諸臣，反覆勸戒，以明大義。然陛下之駕不出三衢、督師之兵不臨江上，臣與遵謙共奉正朔，此曹不敢殺臣之身，其以阻臣之行事也亦有餘矣。臣若遨遊於二帝之間，即爲不忠。若中道自棄，一事不成，是向以朋友之誼，猶可展手足；而今者奉天子之命，並不能置筆舌也。臣已與輔臣鳴俊約矣，今當與陛下約：二月爲期，投應不至，而魯藩拒命、道路阻絕，遵謙之營不能自拔，則臣先事之陳，不啻再四，臣即東身以奉使無狀，自拘於司敗耳。若夫欺君之罪，非臣所敢任也。臣之心迹，至明至白；其修晰陳事，至真至切。伏惟聖鑒。

繳救印疏

爲微臣奉職無狀，束身歸朝；恭繳敕書、關防，伏候聖斷處分事。

臣以正月十八日至忠義軍，恭頌恩命；鎮臣鄭遵謙率諸將士踴躍拜受，即擬遣子懋繩、左翼總兵官洪聲督兵迎駕，有定議矣。先是，遵謙爲江上諸臣所齟齬，屢有奪糧之釁，一軍嗷嗷已幾兩月，行糧未措，遣發維艱；而會稽縣庫額徵之餉，復爲方國安中軍藩封定南伯俞玉者劫去。遵謙不得已躬自入城，稍示彈壓。田仰、客鳳儀共挾私隙，列

陣藩宮、伏兵殿側，襲殺遵謙，斷指傷臂，劫掠居民，幾成大變。遵謙歸，迅速章糾之，格而不下。此則遵謙孤危內變，未知死所之勢也。臣甫至台州，陳函輝密啓魯藩，欲殺臣矣；既至紹興，環起而攻者，謂臣藐視監國，抗不受官。今既入閩，乃復至浙，搖動人心；而方國安、王之仁等復爲王期昇、馬士英修怨，遂借黃澍一案，指臣爲虜謀，欲立殺臣而後已。臣竊惟王之仁，故無足怪。國安即欲殺臣，則請命於陛下耳；乃假手魯藩，此何爲者也，遂具啓稍明出處本末，而束身歸期，恭聽聖斷。此一舉也，國安語御史陳潛夫：若臣不入閩則已；如果入閩，必甘心於臣。臣謂猶有朝廷，則臣有罪，自死於天子之鈇鉞，寧有死於強臣之刀鋸者乎！顧臣反躬自思，臣之罪，臣自知之；亦何必諸臣箝網四張也！臣以縲絏不祥之身倡義餘杭，與姚志卓同敗，而終不能與姚志卓同功；上之不能死節以教忠，次之不能守制以教孝，冒昧行間，往來閩、越，有何實效裨益國家！即以直言，蒙陛下不世之知，亦口舌得官耳；乃碌碌道途，未能了鄭遵謙一事，並不可謂之說客；是臣之罪也。臣徒以力請親征，結怨勳貴。今黃道周既敗於前，鄭鴻達復退於後；四方爲之喪氣，萬乘不可輕行。臣業已欺江東父老，而又不能荷戈先登，與健兒爭一擊之長；乃類於賊虜貽君父，是又臣之罪也。臣初謂江東可以坐定，浙西可以力復，杭州可以間取，義師可以驅策。今事機既失，關外動搖；僅一督撫坐鎮三衢，爲已壞之封疆收拾殘局，尙恐不支。若臣敢爲大言以欺陛下，是又臣之罪也。顧猶有

可解者曰：愚若黃澍者，陛下雖經賜赦，澍雖經拜疏，然舉國持疑，即愚人亦知捫舌；而臣謬爲反間可、用招來可，必澍之反正。今未有期，設令溘先朝露，則澍終爲叛臣、終爲黨縱，聖明矜察，不投三至之杼，臣亦何面目舍園扉之外以爲居、斧鉞之外以爲命乎；且使天下之人，謂陛下弘獎人才，每多破格；而猥蒙寵遇如臣者，使悍將奸黨得借題修卻侮辱朝廷，傷聖世平明之化而玷陛下知人之明。此尤臣所刺心扼吭而不欲生者也。謹恭繳赦書一道、忠義營監軍關防一顆，席藁於衢州旅舍，伏候宸斷處分。倘蒙聖明念其無他，不加顯戮；乞削臣原官，予以應得之罪。臣即遠禦魑魅不敢忘死，以圖報聖恩於萬一。至若鄭遵謙效忠原切，實勢多乖；所積猜嫌，半因歸命。今聲靈未及，逃死爲難；更望聖慈多方矜拯，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崑差臣標中軍參將龔朝植恭捧赦書、關防繳進，並齎奏以聞。

請終制疏

爲感蒙聖鑒，慚負心期；恭謝天恩，再請褫斥，以安愚分事。

前臣具「微臣奉職無狀等事」一疏，奉聖旨：鄭遵謙事情知道了。黃澍一案各有本末，朕自能鑒諒。三衢事勢，全倚督撫鳴俊收拾。忠義營監軍既有不便，應回行在供職；赦書、關防准繳進。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誦之際，感激涕零。伏念臣遠臣孤立，徒

以直憲，開罪勳貴；陛辭以後，日夕風波，洶洶流言，不勝啓口陷胸之禍。今漸出虎狼之口，依光日月，得再見天顏，死且不朽。除即遵旨赴行在謝恩不敢稽遲外，臣又竊自惟古人君之於臣，或破格而相原；人臣之於身，惟計功以自責。臣飲水三月，積愆百引，監軍不能生敵愾之心，奉使不能張王人之氣；無功有罪，臣實自知。至若犬馬樸誠，萬有不能自安者，臣以苦次餘生，起談金革，非敢苟且功名。陛下欲見孝陵，臣亦欲見祖宗墳墓；其所趨江滸、歷行間，冀藉鐘鼓之靈迅復杭州，臣得攀先臣宿草一慟而絕，固千載一時耳。即不然，而海門咫尺，猶可望故鄉雲樹，寄其哀思。又不然，而從諸旅灑血郊原，亦不失狐死首丘之義；此臣夙昔之所期也。而二心險仄之徒，借端搆毀。臣以魯藩不辦殺臣，其辦殺臣者亡國餘魂，疑狂疑癡，徒傷大體，無益國家，遂拔足而歸。然臣於初志，已心摧目斷矣。臣去歲受恩之時，同官張利民趣臣赴任以受職，昭陛下納諫之美；以不到任，盡人子不忍忘親之心。今陛下寬其斧鉞，而臣因緣入垣辦事，是臣既負主知、復負初志。伏乞陛下終削臣官，以全臣節。若以聖世無棄人，鉛刀尚可一割；則臣服闋赴部爲期非遠，敢不黽勉圖報高深。此於君臣父子之倫，兩全不悖；深冀聖慈，曲加矜許。

再請終制疏

爲再申終制之請，仰懇天恩俯遂愚誠事。

臣兩具疏辭職，未蒙聖慈放免。臣以分屬小臣，不敢遷延道途，屢瀆天聽。臣奉差宜復命，特鑒雪謗宜謝恩。且出十死一生，宜稍盡犬馬戀主之私。謹趨行在，於本月十五日見朝訖。臣雖一介志存名節，憶當筮仕之初，見先臣黃道周論楊嗣昌根本已壞，節目何施。臣讀其言，每爲歎服。今即國當奇變，不主故常；然與鄭遵謙、姚志卓等戮力疆場，於心差安、於義差合。茲備員禁近，始於倡義，終於持祿；已虧名教，實負本心。此臣區區深以惕息。臣伏讀聖旨：墨纒隨駕征討，正合金革之禮。非不知仰借明綸，可自解免。顧臣力請陛下出關，而臣乃復入閩矣；雖不得已，亦心傷焉。疆圉孔棘，廟算成艱。幸浙、幸虔，尙無定畫；爲征、爲討，當在何時。在陛下可以萬幾周六合，原非虛文親征；而臣不過以一身治一官，何必虛文隨駕。伏乞陛下特允臣請，許於服終供職，使臣進退無媿大倫。此尤朝廷克謹民彝之務，臣不獨爲私請也。

三請終制疏

爲憂時雖不敢辭、陳力尤無所據，冒罪終請，仰祈聖鑒事。

臣兩疏終制，天語彌切，諭以時事安危之機、君臣相救之義，與國家兩全之禮。臣伏讀感泣，苟具心胸，何忍言去。臣聞時平則貴能讓，世亂則貴能任；以今觀之，容有

未然。今天下不乏能任之人也。撰敕鑄印，惟見才多；課職獻功，惟見才少。夫乘危急之秋，襲取功名，斯已薄於君臣矣。復使不肖如臣者，開一奪情視事之端，利祿攫心，薄於父子，亦何取如此人而用之！且使臣能操戈殺賊、力禦疆場，國爾忘家，未爲不可。今懦而無武，不金不革，於禮安居！若乃入垣辦事，責在建言，而朝廷納言之途未嘗不廣，大小諸臣工師技藝人皆得言，言皆得見；即臣橫被知遇，以直言而授諫官，非爲諫官而始直言也。然則今天下所少，亦不在言；所少者，擇言之識與能行其言之才耳。臣即阻敏圖報，於實效空言，兩者無一而可，而徒有薄於君父之愆。此臣所爲不忍言去，而終不敢不辭者也。夫訓士以勇，貴在知方；觀人以使，本先有耻。臣豈獨爲一身愛名節哉！願陛下深察，曲全臣志！至於遵旨候對，臣誠欲稍畢其區區之意；苟片語有裨，亦戀主微誠所不能自己者。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極陳時事疏

爲危亡之形日迫、補救之術全疏，懇乞速定廟謨，無徂積習以蹈覆轍事。

臣至行在九日矣。自去冬陛辭，迄今八閱月，所見所聞，有君無臣。猶之乎前虛文盛、實事衰，猶之乎前營私殖利；猶之乎前處堂之嬉，朝不知謀夕；猶之乎前而兵愈單、餉愈匱、封疆愈蹙，陛下之志愈狐疑而無所倚仗。今恢復之說，幾成夢囈。陛下無謂

前此規畫，遂足捍禦。今虜以精騎三千直叩關門，能必一丸泥封其險乎？萬一不能，御營之兵既弱且少，八閩人情脆而喜變，儲無宿糧、守無宿備。陛下無謂諸高冠長劍者皆可以共生死，凡羣集闕前以陛下爲利之所在者，異日必以爲害之所在，而去之惟恐不速。今即借端速引，而亦有所不知也。陛下雖武，誰與嬰城！內備旣不可恃，外援可待，能如宋高倉卒之際介馬疾馳，虜追及於甌止矣。今舍閩則廣，廣不可則海，此有異南宋崖山之轍耶。陛下一動蹕，則閩兵亦各歸其家；幸虔旣不可且夕安，幸楚又不可旬日至，能如羽林神策以死衛蜀道梁洋之難乎？萬一又不能，陛下何所稅駕？今士之勇怯，戰者不知；備之緩急，守者不知；道之險易，走者亦不知。苟且，無事則舖張中興、粉飾太平而已。其稍有知者，第撫膺頓足以爲無可如何。嗚呼！可爲寒心，一至於此。願陛下明敕羣臣竭心致思。國至於將亡亦宜憂，人至於將死亦宜悟。有能任虜之不至，至而戰必勝、守必固者若而事，設有不幸，能收餘燼以爲再舉者若而事。能者可者竭蹶而行，猶恐其不及；勿徒以一會議塞責，勿徒謂某處有某督撫、某處有某勳鎮，某勳鎮已晉封頒印、某督撫有尙方加敕，可以無恙塞責，庶幾殷鑒浙東。百有一濟，宗社臣民，不勝大幸。臣三辭不允，兩候不對，自傷無以解聖明宵旰之憂。臣之來不爲偷安，臣之辭職亦不爲逃死。臣之迂愚，以爲不莅戰而死，異日見高皇帝於天上，或無誤國之誅；見先臣於地下，亦冀免忘親之罪耳。並祈聖鑒，終賜曲全。

請決策出閩疏

爲罪言日滋，野謀徒切；再竭狂瞽，以盡寸心事。

臣伏覩陛下以南宋敗殘之終局，爲本朝恢復之始基；踐祚一年，蹙國百里；此人謀不臧，而所處之地失也。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於死中再生、亡中再存者。五胡相殘，晉始安枕；兀朮再窺，宋高徒以楚蜀長淮尙爲藩捍、兩河忠義日擾腹心，竊以稱臣結其苟且。今燎火在胸、安翔在步，願陛下盡棄天子之文，躬行將帥之實；設令遂返天興，此由泉州港自謝女峽遷於碭州，至崖山舊路也。陛下既不屑爲，豈可坐困延平，待其自斃。今誠能大戒文武，聲言復浙，爲漢使者晨入韓信之軍直走湖南，獎率銳師竟擣荆、襄，招來兗、豫，中原豪傑羣起相應；逆虜聞之，以爲陛下必天而下，必不敢取我，棄尾自喪首脊；此上策也。簡閱忠義，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等後勁於南雄、萬元吉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乘水兵之出並勢出關，撫慰潰散合爲一路，與虜浪戰，勝不虛生、敗亦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幸虜之不來，而虜必來；冀關門之可守，而關門必不守。輕騎叩城，避不暇走；是爲無策。願陛下熟計之。當今之時，猶有稱王者之師，宜萬全八閩之地爲根本者。今直有王者，未嘗有師。度之時勢，萬無一全，而空飾觀聽；恐賊已入門，猶傳呼拜

客，如北京故轍，可爲痛心！且有閩餉一百二十萬，守關門而不足，何與於進取；即有閩兵數萬，求一戰而不可得，何益於勝負之數。陛下歲餘所多者天子之名，未能報讐雪耻之過耳。其實與鳳陽蒙難同一寄生，誰爲根本，惟陛下深思之。臣二十二日具「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尙未得旨，貌言皆華，苦言皆逆。然時事至此，安敢不言！幸無以霽顏，文其充耳；臣即獲罪，稍慰此心矣。

終請守制疏

爲言官有不得不盡之職掌，行己有不得不守之廉隅；誓死陳情，終乞守制事。

臣四請終喪，未蒙俞允。前以國事日壞，義不忍默；拜具「危亡之形日迫等事」一疏，奉旨：奏內滿紙憂危，惜無實著！金堡果有救時經濟，著即條議來，以憑委用。該部知道。欽此。臣汗浹於背。竊歎票擬大臣，何諒臣之厚而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陛下御極一年所矣，所言者匡復、所籌者兵餉、所進退者人才；即當路諸人，受恩深重，憂國奉公，自其分內。豈臣不至，片紙亦無憂危；豈臣不言，滿朝遂無實著。且抱術救時，寧甘懷寶！豈臣職在進言，無容論而不爲；諸臣道在立功，顧當存而不論乎？夫責臣以實著，此試可之至斷也；期臣以救時，此虛受之盛心也。願令臣條議，孰敢不議；而談及於委用，又何疑臣之薄哉？臣聞之，言而求利與言而求名皆有道，所號爲小人。臣

通籍七年，居官者五月耳。苟非虜踞桑梓，誼不廁身仕途。且以終制力辭，雖奉嚴綸，臣行臣志，未始到任。若纔開口論事，便謂有所要求，則臺省遂成由寶之徑，封章皆爲攫位之媒。臣非未受主知，何必建言求用；如以競進之心，待憂危之志，人生品行存者幾何？且使九重之上，疑諫臣論列本非愛君，不過竊利圖榮；豈特沽名賣直，是范鎮所謂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者也。君子卷石以避不肖之名，小人必攘臂而爭不肖之利，則國家汗隆、人才消長，分於是矣。臣雖愚陋，亦當爲一身愛此名節，爲言路守此紀綱；豈容混迹掖垣，復爲忠臣孝子所笑！伏乞陛下立削臣官，以存君父之大防，以別言功之實效。至於臣弱植之衷，本無經濟；即有條議，不合時宜。頃於未奉旨之先，已具「罪言日滋」一疏；倘蒙聖鑒，聊盡蕩蕩，亦不敢再有建白以蹈尚口乃窮之戒。

請處分疏

爲懇恩特賜處分事。

臣竊見輔臣曾櫻奏，內稱平國公鄭芝龍所最恨者臣堡，以上布其言於後殿，同於市朝之辱；可權處分，以示慰安之意。抑何忠於陛下而深愛臣也。臣自去冬十一月十七日陛辭之後，千風萬波；即方國安之欲殺臣，明云平、定二侯有書與之，臣不敢深言。今合輔臣之言，則已較然矣。陛下不即處分，恐異日有甚於陛下之處分者；臣即不敢避禍

，然於國體則愈損矣。臣本無才術可以裨益聖朝，倘如輔臣之議一處分而可使無兵有兵、無餉有餉，苟利社稷，死且不辭。臣復何惜此官，不以仰慰宵旰。且臣受陛下深知，即形迹日疏，而神志相照；用臣有經，舍臣有權。願陛下無惜一臣；即有嚴遣，無殊於錫命也。並乞勿下臣章，別賜指揮；恭候聖斷。

附刑科給事朱奏單

同官金堡原在制中，平虜侯臣每對人切齒而談其隱，益有深意存焉。皇上用之廬駕，則愈見參差矣。若遽處分，又於國體有損；不如令之終喪，庶幾兩全而無害。

聖旨：金堡准守制去，服滿候用。

堡於終喪，蓋四請而不得，乃得之於朱君；其所以得之者，曾也，亦鄭也。使堡終爲人子，其錫類也大矣；能無感乎！

一上魯藩啓

爲祖仇不可忘、家難不可構，請持理勢之平、崇仁讓之美，以定中興一統之計事。職以書生，棄家抗節。始與姚志卓會師餘杭，繼與鄭遵謙同盟江上；馬晉允謬列職名，蒙殿下職方正郎之加。職不受而入覲請師，遂以直言受知，銜命監軍。職非輕殿下而不臣、私皇上而效命也，職聞天下之大，非一身所能爲；一家之仇，非二心所能報。

一矢可折，九矢不可折；雖夷狄猶能言之。職等倡舉義旗，初非爲殿下爭天子，亦非爲皇上定諸侯，直欲爲高皇帝二百餘年摧蕩廓清之功雪恨耳。計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孫相持，不如一孫獨任；計諸臣所仰體高皇帝在天之靈，與其兩主相衡，不如一主獨令。昔更始稱尊，劉續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續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即外患得以相乘也。今且無論帝王之名與先後之序，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既非湘陰殿下以賢事聖，則今上並非更始。即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己乎？古今事勢，略有鑒觀。有以諸侯爲天子者矣，未有已爲天子因一諸侯不順，而遂自貶爲諸侯者也。然則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厄，必至於敗；使狡虜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功。誰爲高皇帝不孝之孫？誰爲高皇帝不忠之臣？恐殿下與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殿下至仁至讓，職所深知；顧使輕薄險躁之徒，扼腕抵掌而張拒闔之聲。寧有江東十萬之師，合之未足以退虜；而用紹、寧、台三郡之衆，分之又足勝皇上者！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而自啓鬩牆之釁，此亦與諸臣忘家報國之初心自相刺謬也。殿下誠能排羣議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皇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即皇上亦安能屈殿下哉？職奉天子之命而來監軍，固不容鄭遵謙不納。倘謂職非殿下之臣，難與共事；職仰體皇上親睦之誼，必不以去就開爭端。如以職挾持異說

搖動人心，將甘心於職；職固高皇帝之忠臣，亦非今上之私臣，棄此七尺如脫敝屣。事後反觀，則合。今日佐命諸人，無有如職之能愛殿下、敬殿下者；惟殿下少垂察焉。

再上魯藩啓

爲守義不可以逆誣、奉使不可以威屈，敬陳立身本末；仰祈睿照，以定天下萬世公論事。

職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由庚辰進士，選授臨清州知州；兵荒災疫，誓不催科，居官五月，投劾而歸；廷臣交薦，蒙先皇帝起用，不赴；旣而聖安御極，奸臣竊柄，自以麋鹿之姿，終於山野。不幸南畿再陷、武林失守，職避地禹航，潛結鄉勇，與鎮臣姚志卓協謀抗虜。復城之後，虜乘虛焚瓶窰、入石瀨，職幾死虜手。棄家渡江，見鎮臣姚志安於舟中。國安軫其流離，猶欲爲職遣兵迎取家屬；職謝之曰：但願明公滅虜，使餘生得見漢官威儀；若賤眷私事，不敢仰煩公旅。時姚志卓復趨餘杭，職即挈漁舟赴小壘，與鄭遵謙共圖恢剿之策。維時于頴、章正宸、熊汝霖、錢肅樂、祁熊佳、馬晉允、王紹美等，每握手論心，未嘗不爲職歔歔歎息也。職以皇上正位已久，而親征之駕遲回不發；徒步入關，慷慨請師。旋以直諫受知，特加科銜。初蒙面諭，再荷溫綸，不容不拜；遂齎敕書、將印賜鄭遵謙，即監其軍事。職惟大敵在前，九矢難折；分則虜操漁人之功

，合則我得禦侮之誼。且秦、楚猶可同仇，豈一家遽分胡、越！星赴江干，言傳天眷。遵謙祇受，亦曾飛啓上聞。職觀事勢頗有異同，義不以一身之去留，而開官家之嫌隙國。臥疴斗室，稍俟痊可，即移御營復命。此職服官出處、閩越去來之大概也。比見鎮臣方安、王之仁斥職爲叛逆，指職爲奸細；職以抗節孤臣，棄一家、出九死，以奉王室，心迹洞然，可以不辨。顧謂職以百口保黃澍，招引入浙江，上煩殿下令旨，俾遵謙緝解法司究問。夫黃澍降虜，天下共知，職仗義之人，豈爲不義者左袒哉！先是，皇上登極之後，賜澍手赦，赦其前罪，會立功自贖；此豁達之度，顛倒羣材之大略也。澍拜赦即拜兩疏，願挈上江以歸本朝；並合胡騰蛟、通劉弘起，規取中原，冀湔前慝。此亦用間之際，招來反側之大機也。時羣議持疑，職適論列封疆數事，謂李祐賊將，當陣生擒李愬，不特違君相之命，且拂將士之心而用之。今澍自來投款，無用多疑。澍既不至閩，又不至浙，我之所費，僅一敕書耳。而聖諭亦謂黃澍已失身虜中，果爲虜用，何難明目張膽，豈必定爲細作。今日之過，朕與爾分之。此職拜疏所謂陛下信澍固當用，疑澍更當用。此是兵機，非衆人所解者。夫兵不厭詐，使澍稍懷猶豫，則一紙詔書，適足以發狡虜之猜忌；黃澍不爲屠肆，即爲俘囚矣。箝棗畫龜，所以殺野利天都之具；職豈遂眞保澍之人哉？夫逞一時之忿，不顧其理之安，以公議定是非則可，以私憾決生死則不可；即伏澍怙終之案，爲職異日杜倖生之端則可，若造烏有之詞爲殿下今日張拒閩之職則

不可。職爲皇上近臣，非虜官、非寇官，且銜命而來，以獎鄭遵謙倡義之烈；非通虜、非通寇，較其局面不過如王景亮之至方國安軍中耳，在遵謙無縛職之理。若謂監軍奉何主之命，則起義復奉何主之命？職所奉者，皇上之命；即使敵國之釁遂成，職當以爲而不可者，謝奉使無狀之罪於皇上耳，豈可委君命於草莽哉！且無論職爲皇上持大體，不區區爭一監軍。即毅然視事，則職固高皇帝之義臣，並非皇上之私臣；即鄭遵謙爲皇帝之義兵，亦非殿下之私兵也，豈得名之爲非類乎！職賦性狂直，一論王期昇、再論馬士英、三論彭遇颺，宜其來國安之憎。而鄭遵謙又爲江上諸臣所側目而欲甘心者，則借澍以陷職、借職以陷遵謙，亦勢之所必至。究竟職伏屍流血，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不死於黃澍，而死於遵謙，衆射之的也；寧特霜飛六月、冤塞貫城而已哉！謹詳列職所受誣宜辨者，惟殿下與諸臣虛公以斷之，職不勝幸甚。伏候令旨。

嶺海焚餘卷中（永曆戊子十一月止庚寅正月）

仁和金堡道隱父著

時政八失疏

爲中興之根本在朝廷、經國之規模惟法度，謹論時政八失，仰祈聖斷，亟行釐正事。

臣聞天下有道，以理馭勢；天下無道，以法徇人。謀國者類以國家之變亂，聽其凌夷，而不知以綱紀之凌夷，釀成變亂。爾者殷憂啓聖，薄海嚮風。臣職不獻諫，未敢爲中興稱賀也。祖法不守、人心不正、國是不定、主權不爭，雖使宋得偏安、漢規一統，恐有不能終日之勢；而況醜虜尙驕，內變不弭乎？夫知藥病即藥，以弦易韋，非有甚難之事也。臣請不避斧鉞，以時政八失，一爲陛下陳之。

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設官，特尙嚴密，雖閣臣不攝部務；其攝部務者，變也。至於文武之職，截然不紊。文安侯馬吉翔護陛下於險阻之中，積有功德；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毋避名而居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文臣之官者，制之

也；其並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督理京營仍管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預機務，是內閣也；主會推大僚，是六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政使、六科也；誥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廷、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百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

一曰勦封不宜無等也。思恩侯陳邦傳攘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勦所笑；一旦世守，顯恣罔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干亂政之禁，無此敕則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頒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一曰罪鎮不宜久縱也。闖賊郝永忠本我寇讐，暫歸縲索，未嘗與虜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勦鎮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而永忠徧布流言，謂勦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殺虜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旨响濡，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刀殺朝廷之人，跋扈神飛，忠貞體解。陛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國法所不赦。即奔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者；永忠特獻忠之續耳，陛下何憚而不爲也。

一曰中旨不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不知所謂中

旨者，果出自陛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即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仍歸閣下，所以防在旁之奸、絕叢神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闥力爭。如果出陛下之意，何不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機宜，會輔臣上前公議，取自聖裁，務求至當。陛下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敕、一疑其口敕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之出於私意也。

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餉得官，殃民蠹政，陛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沆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賊私狼藉；而聽其輸餉，令都察院嚴追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沆而賢者，則無賊可追；議沆而不肖，僅有罪可贖。語云：子之不欲，雖賞不竊。今遂賞其竊矣，然則輸餉有異於分贓乎？都察院非追贓之官，平樂府非賞贓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中飭羣工；即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

一曰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終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天子但有一是一非，必無兩可兩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潘世奇之與呂爾璉，一旨而得兩非；吳其雷之與謝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可否；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陛下聽之。

一曰義兵不宜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先，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旣一，且以銷兵生草野之心；今強虜未殄，每見歸農之令，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己各有經權，彼此不容偏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中破家起義，亦有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己者，僅天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即人心之向背；不可不慎也。

一曰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旣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遁，使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旣旣輕，首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令江右齎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事乎？南都可往，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陛下輕天下可也，倘謂陛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瀚以小人之尤，不容於朝，姑爲畫錦之計；而明旨令以原銜頒敕，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夫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望翠華於兩粵如在天上，未嘗敢有輕陛下者；奈何

用匪類以自輕也。

以上八失，更僕難終。臣姑舉一二，以概其餘，亦不能爲諸大臣解矣。夫經營雖當草昧，而僥倖不可中興。且今日之朝廷，非有餘力能致天下之死命也。所恃而存者，一代之祖功宗德、千秋之聖教王章耳。使祖法不守，例皆不守；人心不正，言皆不正；國是不定，事皆不定；主權不尊，名皆不尊。先事不圖、當事不執、過事不挽，一任其勢之所至，而奉身以聽之而已矣。此於私甚便，於國家之存亡，臣不知其何如也！願陛下赫然乾斷，下臣疏公議；如臣言不當，則治臣之罪，以謝諸臣。倘謂杞人之憂，可佐薪膽於萬一，改絃而張之，朝政一新，觀聽皆動；既往之病，即見在之方。區區樸忠，稍可自盡；死職蒙禍，素不敢辭。惟陛下垂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辭署印疏

爲微臣未信而諫，方候處分；不可則止，義難就列。懇辭印署並請褫斥，以安愚分事。

本月本日准太常寺少卿管吏科都給事中事丁時魁咨移：爲印務事。該本寺科題前事，奉聖旨：李用楨以原官署掌禮科印務、金堡以原官署掌兵科印務，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小臣也，例不當辭；然臣諫官也，前月二十七日具有「中興之根本在朝廷等事」一

疏，迄今十二日矣，未奉聖旨。夫使臣言而當，則朝上而夕報可，陛下之德也；臣言而不當，則朝上而夕議罪，亦陛下之威也。今遲之又久，徘徊而不下，豈陛下未能徑行其意耶？抑將漫無可否，仍出於調停，欲臣自食其言也。陛下未能徑行其意，而臣立於朝危矣；臣自食其言，而又立於朝耻矣。然則臣方將求去之不暇，而暇於署印乎哉！除臣將移來兵科印信並紅本八封移咨吏科別題外，謹具奏懇恩辭免，並請旨褫斥。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中興四議疏

爲八閩之事權當一、三吳之聲氣宜通，江楚以合而爲功、秦豫以分而握勝；請弘廟略，自執中權事。

，竊惟天下之勢，奮於西北，而荅於東南。今乘輿越在端水，尾不可以起脊；雖運會日新，譬之散錢，未見能貫。夫耳目不限一隅，而精神周於六合；使英雄競起，咸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威，然後可以一大統。陛下不以臣不肖，俾承乏兵垣。其籌畫固與中樞相表裏，則在兵言兵，不敢以芻蕘自愚也。

古之有天下者，橫戈躍馬以爭中原，則八閩、兩粵，無暇顧盼；乃者警蹕所在，即八閩得爲兩粵之輕重。勳臣李成棟以全力下虔，期會章門；而偏師駐於潮、惠，則欲使

海波不驚，亦宜有將伯之助。臣昔慕思文皇帝矣，鄭芝龍欲以私憾殺臣，而臣獨知其子賜姓成功樸忠勇敢，氣志過人；頃聞血戰三年，不視芝龍一字。蓋匪躬之忠、幹蠱之孝，未有若是兼至者也。臣察閩中，兵非寡弱，直以兵不一將、將不一心，彼此相顧，無由獨發。陛下何不特詔，一以其專責之成功，使得合將士之渙散、戢宗藩之覬覦，陸以通入浙之關，水以斷窺粵之路；即自溫、寧以抵東萊，悉有奇兵並擣之用。此當議者一也。

三吳爲財賦輿區，賢士大夫之所聚；倡義之烈，及今未散。陛下慎選大臣勳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命之督師，南京未復，則可以宣布威靈，奮揚旗鼓；已復，則可肅清宮禁，祇謁園陵，經理征輸，疏通師旅。然後開府維揚，合山東而恢河北。此當議者二也。

湖南諸勳曹志建、趙應選等既至衡陽，宜以一往之銳，竟出茶陵，與豫章合勢；湖北諸勳馬進忠、張廣翠等直走武昌，三路建瓴，不期可會。然後督輔騰蛟居中節制，仍於武昌謹備行宮，以待駐蹕。此當議者三也。

制輔胤錫已合夔門之兵矣，臣竊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而譚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陝西，易地則無功也。夫吳三桂之據長安也，必得一當，以報我矣；起而與李赤心爲仇，則勢不可以速下。胤錫之調度，故已得宜；然後鎮襄陽，以結三川、秦、豫之局。此當

議者四也。

夫如是囊括四海之概，陛下已運之掌上矣。陛下整肅禁旅，朝夕組練，親御甲冑，由楚以規西北。此大聖人之所爲，一統之全局也。由江以奠東南，此中材之所爲，偏安之半局也。陛下下緬思二祖、列宗之鴻功，知必不以中材自畫矣。願與大臣議之。煥大勇於天章，授神謨於薄海，使闔外文武如奉進止於御前；異日報功闕下，若曰臣等稟朝廷部署，不敢踰越尺寸以得致此耳，天下其中興乎！伏惟陛下裁察。

獎卹義將疏

題爲闡明義將生死忠功，敕部改正，分別獎卹事。

臣辦事垣中，接到紅本內兵部右侍郎攝禮部事臣曹燁題覆「監軍御史米琦行間諸臣勞瘁已極等事」一疏，奉聖旨：是。副參遊擊都司張宗友等各員名，准原銜實授，給以部劄。姚啓虞著授副總兵都督簽事，給與欽劄。該部知道。欽此。其張宗友等係米琦標將，臣不與知；至姚啓虞兄弟倡義本末，臣見在辰溪，知之最詳，不敢不據實入告也。今年三月六日，協鎮辰常署正總兵都督同知姚啓虞與其弟啓唐起兵浦市。至閏三月下旬，啓唐赴四都調援；而辰虜盡銳來攻，啓虞力戰，爲敵所傷，輿歸即死。啓唐自外至，以三十人搏虜敗之，遂以副總兵代領其衆，大小二十餘戰，殺虜數千；其與諸將絕指誓

天，感有風雹之變。臣曾以鏡歌十首勉勵之；其一曰：截指盟心質上皇，此心不變變陰陽；黑風五月如拳雹，稍答將軍氣似霜。蓋庶幾白虹貫日之遺矣。臣自八月出山，遂與啓唐不相聞問；然每飯未嘗忘也。頃接督臣鄭逢元一揭，極口南寧侯張先壁之功。然以臣所知，五寨司僞虜不滿五百，誘其降而殺之，而動稱鏖戰；眞滿鎮臣林得勝扎龍門溪一月，不戰而返沅城。今捷功纍纍，而兄弟血戰之姚啓虞等，絕不挂齒牙。闔外之臣既無公論，則朝廷安得盡知；而君門萬里之謗，乃歸於天子。臣竊痛之。惟御史米琦獨爲表章；然遠在常、武，第知啓虞之起兵，不知其戰死、亦不知啓唐之能繼兄之志若此也。伏乞陛下敕部改正，啓虞宜特加優卹；啓唐宜特賜敕書獎勞，並給與協鎮關防，使得奉皇仁而率將士。臣敢以罪坐舉主之例，保此虎臣。

劾徐心箴、呂爾瓊疏

題爲樞屬敗行有素，臺班非類當鋤；據實糾參，以肅官方事。

臣與兵部車駕司郎中協理職方臣徐心箴，曩在延平，曾識一面。丙戌十一月，臣至衡陽，則聞有兵部大堂徐心箴在焉；臣竊駭之。間與衡人言，此司官耳。衡人不信，以爲彼見有堂印給劄爲市，日日鼓吹送人；臣益駭之。意豈思文皇帝當倉猝之際，別有殊擢；抑心箴於倉猝之際，攫堂印而來也。以十行向心箴請劄，得而觀之，則車駕司印而

用紫粉以愚人者；臣不覺失笑。夫士君子即當窮途，可爲乞丐耳，何至爲遊棍耶！今者臣赴行在，有語臣：心箴每爲舊文選張佐辰過付者，有謂其在職方勒索多端者。臣且唯唯，不敢可否。夫心箴不難以假印爲市，則其得真印而用之伎倆可知矣；心箴不難與文選相通，則其操職方之權而自爲之伎倆又可知矣。四方多事，樞屬爲行間之望，非精心敏手、廉潔無私者，不足勝任；心箴不宜久溷此坐也。自弘光以來，有職方如狗之誚；皆人累官，非官能累人。近且有薄職方而不爲者；監軍輒加臺銜；即係勳輔督鎮所題在外者，猶當特加澄汰。若十三道御史，豈可亂廁匪人耶？呂爾璵錦衣書辦，臣姑不爲已甚之求；然其假冒舉人，經憲臣袁彭年所駁，則昭然耳目。乃不自引去，豈冠就列；臣不知其何以得，又不知其何以無失也。臣忝署兵垣，則兵部之不肖者，臣不能容。至御史雖爲總憲屬官，而互糾載在憲綱；且同居言路，則其不肖者，臣又不能容矣。用敢據實入告，伏候乾斷施行。

論稟擬黨庇疏

爲黨庇成風，糾彈無補；再疏參駁，特請威斷，以申國法事。

臣前具有「樞屬敗行有素等事」一疏，奉聖旨：據奏徐心箴衡陽鬻劄，辜屬駭聞；著自行回奏。呂爾璵前疏引病請去，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莊誦之下，不勝

感、不勝歎也。從來科道官糾劾大僚，言在必行；而宜稍存大體者，或以引病請去，爲之解嘲。若日已有旨，則科道官之糾劾，並爲後時與多事矣。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且無論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爲快快；即爾璵一竊位小醜，其有罪，朝廷竟去之耳。何待其請，亦何論其病，又何得以曾經引請寬其議論之條；臣姑不置辨。乃恭釋明旨，所云前疏引病請去者，似爾璵亦久出班行矣。臣至行在四十餘日，表著之間，爾璵在焉；會推之際，爾璵在焉；是爾璵未嘗去，亦未嘗病也。何時臥疴？何時勿藥？何時掛冠？何時賜環？既已有旨，即都察院當覆耳。憲臣袁彭年於何時具題請留？爾璵於何時謝恩回道？若云有旨未覆，則爾璵所引之病可以自痊，而所請之去兼可以自住；此直謂之蔑旨耳，豈得謂之有旨哉！夫爾璵出入馬吉翔之門，凶鋒滿手；潘世奇一參，而堂官奉旨反嚴於屬官，則臣今日安敢多求。所可歎者，爾璵儼然就列，則爲猴官之柱史；爾璵即飄然去位，仍是免脫之臺臣。且臣責在發奸而彈文所及，無救於爾璵舉人之假，更無損於爾璵御史之眞；法度凌夷，莫此爲甚耳。嗟乎！神羊之角，竟借狐狸；不僅識面無慚，抑亦呈身自喜。使堂覆而可無可有，即屬官將自去自來，則有一爾璵而都察院衙門可廢也。當臣未參之先，爾璵不難等明旨如弁髦；及臣已參之後，明旨反借爾璵爲鐵券。且以大臣去國之詞爲小人逋逃之禮，白簡旣已無靈，青蒲何當再伏！則有一爾璵而臣等六科衙門可廢也。金吾之線索如前，豸繡之衣冠如舊。輔臣筆下，踟躕私人

；天子詔中，周旋幕客：則有一爾璵而內閣衙門亦可廢也。伏乞陛下赫然一怒，立褫爾璵之官，仍令法司究擬其假冒舉人、交結權門之罪，庶國法伸而官邪知戢矣。其餘心箴既奉自行回奏之旨，自當俟其有無支飾，另本題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覃恩應得誥命疏

題爲補陳服官履歷，恭請應得敕命事。

臣堡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由庚辰科二甲進士，初授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知州；升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欽改禮科給事中。今蒙聖恩升本科右給事中，署兵科事。臣通籍十年，立朝無幾，雖未效涓埃，而艱虞萬狀；前不具述，蓋自乙酉起義，棄家以來，迄今五載矣。陛下龍飛，臣方守制，未敢入覲。及武攸之變，辰沅繼陷，抗節於腥風羶雨中，一時比之謝源明；而謂臣拒虜書，亦過於謝枋得。然幸已不死，何可言忠！乃臣不能不疚心於臣之不孝也。臣幼而喪母，長服父訓，祿養不逮，抱恨終天；甫襄窀穸，而虜騎蹂杭；倉卒起兵，時與願違，流離數十里外，不得一攀墓前宿草。猶憶臣父易簣之際，以寡嫂幼弟丁寧相囑，而今不能顧矣。爲本朝義臣者，醜虜指名逆賊鈔沒田廬、株連親族，臣不知兄弟妻子逃死何方，兄弟妻子亦不知臣偷生何地。臣孑然一身，寄食故人。再見日月，得如杜甫奉墨制歸羌村，恐無此福；亦恐五世嵩楸鞠爲茂草，黃沙白骨

，雪涕無從。每一念及，腸爲之斷！然則忝列侍從，勉效尺寸，以慰先人；非邀陛下寵遇，何以雪微臣之罪也。臣於隆武元年、二年兩遇覃恩，以拮据疆場，僅得一請；方候用寶，而延津變起，誥軸遂失。察於往例，亦應補結。臣雖流落五谿，未能執鞭策從陛下於險阻；然悲笳鼎沸，四顧侏僂，日以中國之衣冠，灑大明之血淚。今匍匐趨朝，後臣而至者，如同官洪夢棟等皆以獲叨大典，則臣又似有應得之恩未敢擅請。並望陛下推兩宮孝養之懷，憫臣萬里哀思，弘開錫類；臣且得藉報所生，隕首結草，益知所以自矢矣。臣無任激切懇恩之至。

申飭督輔三令疏

爲申飭督輔三令並定微臣四議，以尊朝廷而大一統事。

臣惟今日之患，既在外，復在內；太阿旁落，非一朝一夕之故，天下寒心久矣。憶臣去秋至全陽貽督輔騰蛟一書，謂強虜未殄，而中朝舉動無以大服羣倫，小則有何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即使光復二京，終非國家之福。此非臣過計也。夫均一藩鎮耳，德宗馭之而亂，憲宗馭之而治，昭宗馭之而復亂；豈在形禁勢格哉！亦云理而已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祖宗法制，非不犁然；而謀國之人，惡其害己，而思去其籍。其所位置者，皆私人；所講求者，皆私語；

所奉行者，皆私事。內既不正，外何由尊？此臣初詣行在，不憚以正朝廷、守法度爲陛下告也。夫臣豈不知陳邦傳之世守，別有奧援；郝永忠之跳踉，遽難問罪。然且必申其論者，欲使邦傳等知清議難掩，雖孱弱儒生，且欲執簡而繩其後如此也。近接督輔騰蛟「聖敕久而愈新」一揭，其拜詔颺言：兵馬雖自紛紜，無得跋扈成割據之患；錢糧總一正額，無得苛取開爭奪之嫌；官僚還之朝廷，無擅選授以廣私門之植。臣不覺蹶然起曰：督輔之忠，社稷之幸乎！夫天下民禍極矣，虜與賊相角而禍中於民，兵與虜相角而禍中於民，兵與兵相角而禍復中於民。打糧之外，有遊火；遊火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有互徵。彼既張官，此亦設吏；豺狼載道，人跡俱空。問所從來，誰爲作俑？頃又接騰蛟「軍國宜奉朝廷」一揭，痛陳便宜徧及之害，不啻附膺慟哭。嗟乎！督輔今日之苦，即臣當日之所憂也。天道好還，國當再造，知有大明天子者，爲義士功宗；不知有大明天子者，爲亂臣賊子。邪正之分，興亡不爽，則督輔所恃者，陛下之威靈；陛下所恃者，祖宗之法度。太阿不收，禍亂不息；已輕天子，寧問督師！至於除選、錢糧，處處紛爭；文武兵民，人人構鬪；有一不自綱紀凌夷之所致哉！而馬吉翔乃謂行鄉飲酒禮以救焚拯溺，則督輔騰蛟因救焚拯溺之首也。觀其疏語，行權者闔外之情，守經者朝廷之正；片言畫一，詢可不刊，亦足爽然自失矣。抑臣因是而竊有所感也。軍旅之事不由中制，人能言之。然高皇帝定鼎金陵，東誅張士誠、西滅陳友諒，北伐中原、取蜀討滇

，皆聖祖親爲部署，大將不過奉行。邇如楚、蜀諸方恢勦成敗，拱手以聽之封疆而陛下不與；天下不知中樞之節制、御幄之稟成久矣。臣承乏兵垣，即以弘廟略、執中權爲請；亦豈不知今日之勦鎮未易操賞罰以相驅哉！誠欲陛下下親征之詔、明布置之方，使天下知東西南北咸有重臣，號令機宜，悉經宸斷；即妄懷不軌，亦陰懾於天子，意中不忘一統；其並包六合之規模，又有如此也。即如督輔騰蛟「飛報湖北千里一空」之揭，其李赤心與馬進忠等懷疑憤擲，亦孰非進止自由、期會不肅之過乎？伏望陛下以臣前疏四議詳慎參酌，特頒明詔播告中外，而申嚴督輔三令儆切諸臣；謂朝廷一聽督師、督師一尊天子，水木本源、衣裳領袖，木非擇鳥，人亦求君。一民尺土，無得相攘；斗粟半綸，各思共主。倘違信誓，衆共驅除。豈惟祖法無私，要亦人心不死；投兵相顧，取效非遲。若復妙選才能、厚集禁旅，使有以重馭輕之勢；刻責宮府、謹遵成憲，使無以外議內之端；中興猶可爲，而大勢或不至決裂也。夫朝廷根本，豈待遠觀！使馬士英不相，則左良玉安得稱兵？劉承胤不將，即張先璧何辭稅甲？惟廟堂之上處置失宜，而邦域之中縱橫並起，遂致一家爲鷓蚌之持，狡虜收漁人之利；覆轍昭然，固陛下所耳聞而目擊者，無俟臣言之喋喋矣。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論錦衣衛擅殺疏

爲亂弁有難逃之罪案，聖朝無不定之爰書；特據事糾明，以昭國憲事。

臣謹按國家設三法司，凡內外刑獄，生死出入，悉以聽之；讞鞫雖定，覆奏報可。其難其慎，故天子亦不得妄殺一平民；誠懼之也。卽錦衣衛屬司詔獄，職在得情而未嘗定罪，寓有謹微之意。陛下元春頒詔「體上天之好生」內一款，誅戮有罪，惟師陣可行軍法；其餘一切刑殺，必先奏明請旨。大哉王言！天下之人，死於厄運而生於陛下不嗜殺人之寸心矣。乃臣於犯弁劉維新之死，不能不爲該衛臣致責焉。夫維新濫竽將印，構鬪南寧。誠使得其真情，明列罪狀，與衆共棄，以洩神人之憤，而伸朝廷之法；豈不自正大，共凜主威。乃刑章未布，絕呈已報；臣竊得之同朝、采之輿誦，蓋有致之死而不由於病者，殊可駭也！唐代宗殺李輔國，使盜竊其首「綱目」譏之，然猶曰畏之耳。維新已趨輦下，勢如孤豚腐鼠，不過一卒之力，殊死有餘；而乃以光明之舉爲曖昧之謀，豈云無故耶？崇禎間，吳昌時伏尸西市，不下法司；天下共驚。先帝之威明而老成深慮，且不能不爲國體惜。今罪狀既不決於司寇，獨斷又不出於一人；僅欲速死快心，遂致鬪扉不且；甚非與衆共棄之義也。夫出疆生殺，或假便宜；若在帝左右，惟有謹守法程耳。如使研審之口詞可無到部，並逮問之紅本原未下科，密室造謀，大廷合轍，徒以獄卒片紙掩萬目而欺至尊，則偃月風波，可爲一手；設有王振、馬順欲合爲一人者，三尺旁操，不寒而慄！此豈陛下盛德之主耳所樂聞？然則觀於此一事，而錦衣職掌祇可辦

宿衛，不必理刑名；履霜冰至，臣願爲中興大業禁之矣。人命至重，國法具存；既乖成憲，兼違新詔。臣初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科給事中等官當有言之者，而未之或聞；遂敢據實直糾，以爲不公、不法之戒。伏乞陛下赫然乾斷，究維新致死之由，還法司應守之職，戢衛臣擅殺之端；使天下知維新有明白之罪案，而朝廷必無不明不白之爰書，則尙德致刑，均有當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核冒濫疏

爲敬因同官感慨之餘，直抒微臣孤憤之素；願得罪於一時，存公論於萬世事。

臣竊見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一揭，感愴時事，微示譏彈。其論今日官人之塗，約有五端。一曰戰守。二曰反正。三曰從龍。四曰起義。五曰抗節。舍此而外，固不能由他塗以進矣。然臣謂五者之外，涇渭宜分；而五者之中，薰蕕亦宜辨也。不平致慨，在臣不過旁觀；而餘臭難堪；在諸功臣豈能親受。請不避嫌怨，略爲一指可乎？夫戰守之功，若湖南趙印選、曹志建、胡一青、湖北馬進忠、王進才、廣西焦璉、貴州皮熊等，無可議矣。督輔如騰蛟、式耜、胤錫，雅不矜功，無容借譽。乃若絕不見陣之胡執恭、聞風即遁之茅守憲，儼然晉爵；雖慶國標員，亦未嘗甘心相下也。周鼎瀚避清議於軍前，亦自詡封疆之寄；胡欽華寄黃口於幕下，竟共推節鉞之尊：可乎？不可乎？反正之功，

則金聲桓、李成棟其最著者；然文臣守協大謀，粵東惟袁彭年、江右亦黃人龍，其次即張調鼎耳。若耿獻忠兩部尙書，得於沈源渭之捷足；其實勳臣反旆，未嘗夢見也。顧元鏡之日暮途窮、朱謀望之依草附木；吳尊周以請援而脫身，旋以迎變爲騙局；此復何堪誤獎！且夫元戎反正，則文吏豈敢異同！印官反正，則鄉紳安能抗拒！而聯翩並起，冒濫日多；可乎？不可乎？從龍之功，執鞭箠以衛險阻，抱圖籍而應指麾；輔臣若嚴起恒、勳臣若馬吉翔，此可眷禮不衰耳。以自梧扈桂之嚴雲從，黨附逆胤，濫題而得封；以挈印潛奔之王化澄交結內廷，傳旨而入直；亦云怪事矣。王之臣棄思文於閩，又不能事陛下於粵；濫竽五等，不加褫斥，臣不知所忠何事？所衛何君？顧名思義，全無愧耻；可乎？不可乎？起義之功，若鄭陽之王光興，百戰稱雄；海上之朱成功，寸心不折；即張家玉等，雖敗猶榮；固芳流百世者。至於獻策取黔之楊鶻、貪縱無簡之唐咸、全無一兵之王申錫、邪淫不正之陳所聞，皆以起義自文，流毒萬姓；而欺誑朝廷，濫邀敕印；可乎？不可乎？若乃遯跡荒山、偶全髮膚，匿名深崗、易免搜求，本無封刀飲酖之奇，未有嚙雪投繯之烈；雖謂完人，亦觀晚節耳。然且已有雍髮而自謂全歸、久乞降而妄稱抗虜者，又安足置之齒牙，供人姍笑哉！如是者，論功之典，既已不明；即受罰之心，亦有所不服矣。故臣以爲：五功當覈，則四罪又當稽也。棄主之罪，視受恩之深淺爲重輕；三京旣陷，死者何在？生者又何在？失地之罪，視委任之重輕爲大小；兩年日蹙，

去者有人、住者亦有人。構釁無君之罪，執法自在人臣；則五羊同室之戈，不宜概從蕩滌。黨奸誤國之罪，威斷出於天子；則武崗共逆之案，不宜久置模稜。蓋五功之中參以一罪，即賞應減等；而四罪之內並無一功，則僇不逾時。又豈有宵人冒處之嗟，發志士灰心之歎哉！夫臣之爲此言者，亦自知結怨之太多矣。賞罰不明，則朝廷必不尊；朝廷不尊，則封疆必不信；故略舉臣之所知者，以概其所不知者。陛下與諸大臣權衡而推廣之，可以引伸其作用；故不憚以一身犯衆怒也。伏乞聖明下臣疏公議，使從前僭濫，盡行釐正；則一時直道、千古良心，爲之暢然，而無憾其於中興厲世磨鈍之大權，非小補矣。

考選不得歸內閣疏

爲一旨而廢三衙門、成兩大患，特請亟行改正事。

兵科右給事中謝元汴一疏「爲官方冒濫已極等事」奉聖旨：據題考選四議，無常急、無委重，俱切消長大機。但流品須核真才猷、眞循卓，不必以科甲明經橫分左右。推知應由久任繇閒行截俸無取充格，必得其人。先朝發送訪單，吏治鄉評交重，毋借苞苴以徑，毋徇囑託以情。該部院彙核名教數題，請臨軒親試書義、制策各一道，糊名付閣。臣即日公閱定職務，以開衆正之路間塞羣枉之門。該衙門即著令飭行。欽此。臣仰惟陛

下振飭官方之規，不啻詳且盡矣。然臣竊謂：陛下密於取士而疏於馭臣也。夫欲登衆正而塞羣枉者，此不當輕變法，而在於重論人。今以糊名付閣臣公閱之爲可信，則是部院科道諸臣皆可疑也。諸臣必來同朝之謗，以負一人之疑；則吏部尙書晏清、都察院掌院事袁彭年、協理院事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掌河南道高賚明、文選司施召徵，皆當引罪請斥。陛下實有所見，即正其罪而易其人，使掌考選。如謂數臣猶在可疑可信之間，則當徐觀其後。苞苴囑託，千人共指，朝廷有法，臣等亦得操白簡而繩之；未有預疑其不肖，而先奪其權者。如謂數臣本無可疑，即又安取數百年之衙門舊制一旦紛更之謂！臣按舊制，考詞林則事在閣，考科道則事在部院；何者科道、言路出內閣之門，則其權太重也。某科道爲某輔臣所取，彼有感恩，此有市德；是必有以公門之耳目爲私室之爪牙者，一大患也。臣昨見諸臣互傳此旨，喜動顏色，謂可得袖手旁觀，不置身風波之內。臣即詰之，以爲諸君自度才品不慊，即當辭官而不當辭職掌。豈有出身爲人臣而苟避嫌怨，徼倖無事者；恐非國家之福，又一大患也。伏乞聖斷收回前旨，並責輔臣攬權侵官與部院科道諸臣卸擔溺職之罪，謹題請旨。

駁王化澄自列疏

爲微臣類參有據，輔臣自列甚明；請即辨疏爲左證，以取信一時事。

臣前者感憤冒濫，言不覺多，已有「不必一概苛求」之旨。臣固知朝廷未易風行，姑從寬典；可以存而不論，亦非必爭予奪於一時也。頃見輔臣王化澄一疏、再疏，似必欲與臣辨明而後入直者；亦可謂能有耻矣。然臣謂輔臣既欲入直，即當置之不辨。蘇味道處人業已模稜，自處何須明白！且臣仰體陛下惇大之意，斷不至以補牘再三貽輔臣耐彈之誚；則不聞不見，更覺無痕。若以立朝大節自詡無疵，則是己非人，勢難兩立；欲使臣結舌而聽之，臣不受矣。請即以輔臣之辨爲臣之辨，可乎？當西幸之時，豈不以乘輿所往，狡虜必追；則中樞異道而趨潯，非臣不衛君，恐君能累臣也。未聞解任之嚴命，何虞交代之太稽。李近朱、姜廷機之差繳可謂無名矣。以善後爲卸責脫身之計，即以摧兵爲尋山營窟之媒。國家危則奔，國家安則並不潛。挈印之本末，輔臣如是辨，即臣如是言也。東閣之旨在四月初六以前，初八廷推，初十枚卜，又輔臣所自供者。周鼎瀚、唐鉞參預機密，與之同時亦與之同局。謂陛下不假借交結內廷之人，臣能信之；謂輔臣非交結內廷之人——如富弼爲宦官宮妾所不知名者，恐陛下亦未必能信之。入直之本末，輔臣如是辨，臣亦如是言也。且輔臣遂忘臺省交參而議處、全州面恩而認罪乎？以失廬之中樞，爲傳升之內閣，辭之足以爲名，受之足以爲利；其事何所從來？天下有士大夫而與王坤聯族講伯仲壘簾之雅者哉？得中樞於貂璫之譜系與得御史於奸輔之門牆，全體可觀，不徒半豹。立朝大節約略如斯，正恐取笑一時，貽譏千古；則臣疏流傳，亦

斷非漫爾者矣。雖然，臣非以此阻輔臣之入直也。陛下聖度如天，善善長而惡惡短；已往之失，概不追求。苟能洗心滌慮，收之桑榆，則臣言雖當，猶能使後世歎爲風聞。若猶前此之輔臣乎，皇皇求利，庸之上，復有一貪；碌碌因人，不病之時，更無一苦。即生殺在手，豈足排清議而箝天下之口哉？臣願以此爲輔臣忠告，固未嘗絕望於輔臣也。則輔臣頻頻註籍、頻頻入直，往來進退，綽有餘裕；又何必一疏、再疏，以虛僞飾其跼蹐耶！伏乞陛下垂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駁耿獻忠、嚴雲從請告疏

題爲名教日虧，廉耻日喪；特以空言爲化導，補王法之將窮事。

臣聞之：公論，國家之元氣；而良心者，公論所由出也。持論者無良心，則雖言而不公；被論者無良心，則雖公而不服。故不忠不孝，局外或爲負慚；而死利死權，局中每難自割。蓋臣疏出而耿獻忠以疾辭、嚴雲從以歸里請矣，此亦良心之尚存而兩臣之猶可教也，則臣乃有不得不再爲勸勉者。夫所謂尙書云者，六部一體，非兩部則尙書始尊、一部而尙書遂卑也，獻忠清夜自知；即不能叩頭辭職，然中樞二字，何煩痼癖膏肓。且獻忠固斬然衰經人也，未有金革之任，不生空桑之中；舍應守之制不言，而以無病之請入告；可謂倒置矣。夫外吉內凶、衣緋服繡，旁觀微同，於汝安乎？獻忠能冒勳臣之

反正。以爲忠，而不能借微臣之彈章以爲孝，未可謂光其類也。獻忠若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而辭疾，是以宮保尙書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嚴雲從亦曰人言之至，吾爲不聞也者而請歸里，是以清江伯爲應得之官而不欲舍也。夫所謂冒濫云者名，實俱非享厚；實則罪愈重，非謂取空名而責遂輕也。此毫釐千里之差，臣所不憚苦口爲兩臣勸勉者。總之，學術不明，江河日下；有斯道之責者，法語之、巽語之，期與天下共爲君子而已矣。王法欲窮而以空言補救，事愈微而心愈苦，兩臣或亦亮而謝臣之言也。事屬綱常，仰祈聖斷。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論滇封疏

爲撫局未定，國體宜尊；再申前議，以息浮言事。

臣竊惟孫可望等革心效順、同仇討虜，朝廷待之有恩，固可以收其功；而御之有體，乃足以服其心。先經廷臣會議，後臣與樞臣曹燁再奏，亦旣詳且盡矣；滇撫楊畏知、寺臣襲彝復有所請，臣以爲不可徇也。徇其請，而適不足以服其心。吾惟明理而守法而已矣。何謂理與法？夫本朝無所爲異姓王也，開國則中山等、靖難則河間等，皆追封耳。可望歸命本期，而一旦聽其擅大，陛下且不可變祖制，臣等又安敢襲主威！乃有爲之說者曰：哈密之忠順、金忠之忠勇，王非乎？臣請折之曰：此夷狄也。國家因其夷狄之

俗而王之耳。可望方憤夷狄之橫，而欲爲中華雪耻；且悔僭竊之非，而欲以正義揚名。彼將儼然自任昭代功宗、天朝男子，而以一字虛稱棄之夷狄，朝廷不忍也。則有爲之說者曰：南安不下亦封，今以六詔版圖歸我何如？臣請折之曰：此亦一夷狄也。且我取陳氏之安南，可望取我之雲南，事固不可同年而語。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不如因而予之。臣請折之曰：我無以制彼之自王也，彼既自王矣，又何貴於我之予之。彼思爲我之人，宜守我之法；如不欲守我之法，是終不欲爲我之人耳。今日不能制其自王，異日豈能制其自帝耶？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且起而與我爲難奈何？臣請折之曰：彼與我爲難已數十年矣，我與虜爲難，彼復與我爲難。我能制虜，何憂於彼？我不能制虜，彼且爲虜所制矣。夫張獻忠川中敗死，可望由黔入滇，乘沐天波、沙定州之鬪，以收漁人之利；借我土地養兵蓄銳，不虜仇是求而與我爲難，其曲在彼，我何虞焉！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既稱王久矣，恐其未能自貶。臣請折之曰：尉佗自稱南越武帝矣，漢太宗璽書一至，而撤黃屋左纛、去帝號；前史兩美之。可望誠賢者，以假王而易眞公，正即爲貴；如其不爾，李自成稱萬歲，猶然盜賊也。起居服食，擬於王者，英雄所不道。若復戀此區區，則奄六詔而有之，此間樂不思蜀矣；爲我討虜，不亦欺乎？則又有爲之說者曰：朝廷發十萬之衆，未必遽定雲南；今無亡馬遺鏃之費，而以全滇歸，奈何效印而不予？臣請折之曰：豫國公金聲桓、惠國公李成棟，皆挈全省以歸我者。二

臣不求王，我亦安得而王之。則又有爲之說者曰：二臣者，我之臣也；彼固我之敵也。臣請折之曰：彼非我之臣，獨非我之民乎？且李自成，亦我之敵也。則又有爲之說者曰：自成之罪，浮於獻忠；赤心窮而歸我，不如可望。臣請折之曰：赤心初就撫，不過賜將軍印耳。三年與虜抗戰，自侯而公，非驟進者。可望桓圭，乃在初錫，朝廷未嘗無差等也。則又有爲之說者曰：彼方欲爲我出兵，如是則不出矣。臣請折之曰：可望公，則不肯出兵；可望王，則我又不願其出兵也。且無論就撫之李赤心、反正之金聲桓等，則何以處夫百折不回、誓死沙場之從龍諸勳鎮乎？使可望臨之以王，諸勳鎮必解體；是我得一方之兵而失四方之衆也。川中之衆數十萬、黔中不下千萬、楚中百餘萬，合江、粵之衆亦百餘萬，皆以一王散之。倘有兵強馬壯、援例而請者，遙制朝權，封王不已，必九錫；九錫不已，必禪讓，即拱手而以社稷予人矣。可望方欲爲我成再造之功，而乃爲我釀覆亡之禍，可望亦安之乎？可望啓而不奏、名而不臣，其意非能相下者。臣忝列兵桓，不能稍佐廟謨、除殘戡亂，以致國勢凌夷，不尊不敬，與文武臣工罪皆萬死；豈可遽謂鳩形已化，漫然聽之。此固可耻而不可喜、可弔而不可賀之時也。願陛下嚴諭諸臣，裁之以正，一意戰守；無爲其所挾持，使遠邇傳笑，宗社幸甚。若曰我未能制之，姑羈縻而徐圖之，則又不可。陛下下詔曰：可望誠能剋命，當受我上公之賞；不者聽之。帝王舉動，光明磊落，不伏疑根，以待遠人，臣因是而深歎今日將相之卑也。慶國公陳

邦傳身受國恩，不思裹革，一傳寇警，遂謂事在呼吸，力請王封；何其怯也？大將不戰，且當貽之巾幗；況主款耶！古亦有漢相威儀，能使單于生畏；今聞滇差謝恩，輔臣何吾騶、黃士俊越位而與之揖，可謂不紀矣。然則所謂將相者，一畏虜、二畏寇、三畏兵，惟不畏祖法、不畏清議耳；損威辱國，亦願陛下切責而深戒之。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劾何吾騶疏

爲遵旨特參大奸大詐之輔臣以請政本，以絕亂萌事。

臣待罪諫垣，前於召對面陳大臣不公不法；臣等列款糾參，不敢避汗馘之罪。欽蒙聖諭：如有大奸大詐，爾等據實參來。天言凜凜，明於霜日；臣而容隱，斧鉞難逃。臣謹按輔臣何吾騶，性本貪邪，才兼凶狠；棄君賣國，人得誅之。陛下以典宜求舊，嘉與維新；臣亦姑置不言，徐觀其後。而吾騶習與性成，教亦不善；入直未久，罪非一端。臣請爲逆折其鋒，與衆共棄；惟陛下垂察焉。

臣竊觀古來奸臣亂政，未有不內外交通者。當吾騶捲土重來，已有報復立威之議，賴勳臣李成棟持正不從而止。吾騶遂與內臣夏國祥等深相結納，凡其所憎者，先發朱敕明示處分，而後票擬應之。此報彼施，有如桴鼓。每一旨出，吾騶必曰：此內意也。夫

內意豈非中旨之別名乎？陛下方切責羣臣言中旨，而乃聽吾騶稱內意。陛下試思之，不用吾騶，本出聖斷；未幾而有「無端汗鱗」之諭。果誰使陛下爲此轉圜哉？則吾騶交結近侍，挾制外廷：其罪一也。

吾騶身既輔政，其子準道循例遠避矣。乃指稱沿海盜蹤，自請不時馳奏，而明旨一切聽之。裏海外洋，豈無將吏養奸窩賊；甚在鄉紳，又安取此奉詔生端爲者。吾騶當思文朝以準道爲職方加吏科，借募練士兵之名，爲塗炭粉榆之計。今復踵事，而匿其迹。父既把握朝權，子亦武斷鄉曲：其罪二也。

包鳳起爲吾騶門生，本一廢人，無足輕重。非關刎足，自假長纓；欲呼吸山海，以張兵威而成外勢，使廷臣無敢抗衡，僞謂雄關策應耳。上公世爵，頒母姑待；斯旨何來，有識怪歎！吾騶營窟於朝，準道營窟於家，鳳起營窟於外；羽翼已成，矰繳難及，豈云謀國專以行私：其罪三也。

劉起鳳原非欽犯，其伍瑞龍通書在未反正之前。吾騶藉之湔除舊染，已屬不倫；而又用以驅除宿憾，吹陳出新，巧排機穽，第使茅毓祥爲遊釜之魚，不難縱林中柱爲出狎之虎；致羊城諸鎮嘖有煩言，謂朝政乖張，移書臣等。此吾騶威福自操，生殺在手；未酬私怨，先失人心：其罪四也。

張鳳翼千金舊債，違衆論而得溫綸；御史王者友駁之詳矣。包宜有何才望，協司職

方；而以香火門牆，屢蒙風節之獎，乃得罪吾騶者。假公修郟，一意摧殘，雖使片語快心，無不乘權逞技；使舉朝之士，裹足而立；其罪五也。

紹武一案，聖德已寬。頃留守輔臣式相請論顧元鏡之罪，不過以天經地義，信史宜存；未嘗片語株連，示人不廣。而吾騶慮阻所親起用之路，持之不下；詞臣劉湘客，再爭而後得旨。吾騶敬君父不如其敬鄉黨，而愛陛下之元輔不如其愛陛下之寇讐；其罪六也。

憲臣袁彭年秉正嫉邪，不爲吾騶所用，遂嗾臺臣賀康年極言醜詆。彭年求去，士論不平；吾騶語人謂：若處康年，即如處我。不惟陰爲發蹤，抑且顯作護持；隻手障天，未鳴先斥；其罪七也。

黃士俊以含飴弄孫之際，坐待鐘鳴漏盡；吾騶入朝則挾之爲伴賓，入直則視之如幕客。凡毛毓祥、賀康年等稟擬，皆吾騶授以意中，驅其筆下；而士俊承顏望氣，假手借刀，誰謂同儕乃如走狗。又不時言官攔路，大內通神；其罪八也。

大臣聞言，輕者謝過，重則乞骸；所以養廉恥、厚風俗也。吾騶惟知趨熱，不憚死權；以三寸面皮，裹十重鐵葉。篤生耐彈之體，既已頑鈍不靈；堅藏反噬之機，時復爪牙盡露。四維不張，五經掃地；其罪九也。

昔之爰立者，或簡在宸衷，采諸人望。吾騶繆當推轂，實可彎弓。衆所同疑，已亦

不信；立誓以堅一人之心，約法而動羣臣之聽。君子無欺，或謂鳴鳩可化；小人有命，懸知破鏡難馴。大權纜握，故態俱萌；說謊欺君，寒盟賣友；其罪十也。

至於以香山爲郿鄠，則守將范承恩等敕中布置家門，多於防維輦轂；以謫官爲監謗，則行人方詐亨等旨內手驅小吏，先已目射大僚。朝廷官賞，供吾騶呼鷹牽犬之用，則陳凱、李權聯疏並進，總以今年之薦牘，酬去歲之彈章；封疆援剿，值吾騶證龜指鹿之餘，則楊鐘、王沁紅本徧搜，幾以去歲之彈章，累今年之薦牘。此又吾騶純灰三斛不可洗滌之肝腸自然形現，不覺伎倆之至於斯也。蓋誠如聖諭所云大奸大詐，不獨臣等所指不法不公。若其從前流惡，東海無波；天下萬世，唾棄有口；又無俟臣拾牙後之言，爲幾先之論矣。伏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吾騶之罪，誣告四方，使知聖人英斷迴出尋常；政本不搖，而亂萌坐絕。是臣所力挽於道消、道長之介者。願陛下勿視爲偶然殿上之爭，中興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論張載述疏

爲微臣殿上之爭，總爲國是；奸黨袖中之疏，原出私門：不敢再有多言，特請俯容休致事。

臣幼讀漢史，見范滂就讞之詞曰：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又曰：身死之後，

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臣反覆斯言，每爲隕涕。滂處漢世之末流，終以身徇清議；況人臣服官死諫，豈復望有完生哉！臣萬里孤身，立朝五月，所得罪人間者亦已多矣。頃有張載述論臣等廷辱輔臣，陛下特與申飭；聖意和而正，益以媿臣心之褊而激也。雖然，言官而至於廷辱輔，臣豈得已歟！夫今之所謂輔臣者，是非不在心胸，羞惡不登顏面；雖彈文日上，頑梗如前。臣不得已，而以口舌補筆墨之窮，與廷臣共聽。譬之喚死，不免號咷，何暇計旁觀之驚咤耶！若乃載述參臣之指，原未嘗爲輔臣洩憤也。載述寄食中官，呈身廢督；所促膝屏語畫策噬人者，不過緣景監求見耳。其上書也，外不由通政使，內不由文書房；伏闕之時，頭未搶地而疏已在中官之手矣。苟欲爲正人、立正言、行正事，安得有此奧援哉！今之欲處載述與賀康年等者，有所甚憐甚愛而不欲急其處之也。若無可奈何而爲之辭，則其未至於處臣等者，賴陛下之聖明也。色斯舉矣臣，敢不仰體宮府內外同謀合手之苦心乎？夫爲言官，近而得罪中貴、遠而得罪強勳，大而得罪政府、小而得罪諸不逞之徒，亦可告無罪於高皇帝矣。宋仁宗旣謫唐介，猶遣中使護送，不欲有殺諫臣名；則陛下容臣休致，亦所以自全聖度也。如其不爾，臣善善惡惡，本自天生；日在班行，遇事即發。廷辱輔臣，正未有艾；申飭不已，必至處分。水盡路窮，到頭一著，歸骨於首陽側，與范滂執手，終爲陛下盛德之累；陛下復何樂有此臣耶？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駁何吾騶疏

爲輔臣急不擇音，頑讒無狀；謹據實駁參，仰請聖裁立賜處分，以正告天下後世事。蓋臣閱輔臣何吾騶辨疏，不勝小人無忌憚之歎也。奸邪竊弄威福，欲蔽主聰而殺諫官者，止訕上一語耳。臣固不惜墮其彀中，而陛下聖度如天，則已寬臣法外矣；臣復何言！然用舍者，一時之政；是非者，萬世之公。吾騶敢與臣辨，臣安得不與吾騶辨！請就其言一一而駁之。

其一曰：吾騶自敘入朝本末，則勳臣李成棟待之良厚矣。然成棟待之厚、吾騶報之薄，何哉？吾騶曰：勳臣歸來，必揮刀斬之。斬臣乎？斬吾騶也。其不斬所厚之吾騶明甚，則是斬臣也。以臣所見聞，成棟父子皆明於大義而能守禮者。當陳邦傳請臣監紀時，且爲臣不平。今以得罪吾騶，遂揮刀而斬言路。斯言也，成棟不受也。夫吾騶在五羊求成棟薦首輔，成棟不行；欲先處科道官而後入朝，成棟又不聽：人能言之。此成棟所有之美也。無故而斬侍從之臣，此成棟所無之惡也。吾騶重於掩成棟所有之美，而輕於加成棟所無之惡；豈非相報之悖哉？且臣固非畏刀者。殊敕發於票擬之前，從無此事；吾騶來，而始有之。旨由內意，吾騶自與臣言而自諱耶？然則不用吾騶，本出聖斷；眞

聖斷也。無端汙蔑，誰使轉圜；眞轉圜也。是徵實之言，非架空探問之言也。吾騶而不通內，豈內通吾騶歟？

其二曰：所在生戎，戎生於吾騶耳。臣以禮科兼職方出監忠義軍，準道以職方加吏科；臣受主知，準道席父勢。臣入浙東，櫻魯藩之鋒，百折不回；準道省城到任，出入陳兵，勒公祖父母官行屬禮；不可同年而語。塗炭幾多、武斷幾多，豈無款狀！臣亦未能操刃及此；而吾騶舐犢，遂肆狂鳴；人莫知其子之惡也。

其三曰：包鳳起廢人，臣等言之。若準道去冬欲以鳳起爲惠潮巡撫矣，同官丁時魁曰：是有足疾。準道拂然曰：古不用孫臏耶！臣等以爲廢人，而吾騶父子欲奉爲車中謀主；兵威旣張，恐非朝廷之外勢！上公世爵，頒自吾騶，誰敢吝者？又無論其敗，乃公事矣。

其四曰：伍瑞隆通書在未反正之前，一語定案；吾騶得毋徼倖否？若在旣反正之後，吾騶未必發覺之。臣廷詰吾騶曰：公欲借伍瑞隆以洗刷一身名節則可，欲借瑞隆以株連毛毓祥則不可。吾騶曰：何敢株連！言猶在耳，毓祥分房不搜準道卷，致落孫山外耳，罪不至死。臣非爲瑞隆故出者，吾騶必欲爲毓祥故入，可乎？吾騶殘很，何殊盜跖！臣若歸骨東陵，則入吾騶世界，方將劓臣肝而脯之；如往首陽，必無劈魄之禍也。

其五曰：睚眦必報，此吾騶昭性也。張尙不予敕印、王者友不予劊付、毛毓祥予嚴

旨無不可者，皆獲罪吾騶爲不可耳。臣等成履霜之漸，不謂吾騶堅冰遽至也。門牆賄賂，諄切不忘，亦吾騶師友之厚；然曾念君臣義薄耶？思文皇帝遇吾騶以非常之寵，而白蓮間道棄之如草芥。今思文安在？頻行賜鳳起劍，不足博額上之一泚，而忍於陛下之前誇張無惡，難矣哉！

其六曰：吾騶持輔臣式耜疏，謂如此則干礙多人，此不可節說也。吾騶慮今日干礙之多人，獨不知當日干礙之一人乎？臣劾吾騶，不求助於式耜；就事論事，何用挑激！可謂臣挑激式耜矣，臣不乃挑激陛下乎？

其七曰：吾騶既已自供矣，若處康年，即如處我。吾騶變其語，不能變其意也。不處康年，則大小文武爲吾騶用者，正不乏人。臣責其發蹤護持，而乃云苦苦相向，亦情餒而氣盡矣。

其八曰：士大夫品行，不因爵壽而高。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後與吾騶攜手，同來爲國賊乎！臣裁書抗虜，遠邇傳誦，見奉明綸宣付吏館；臣且恥於自言。乃謂久染虜氣，性情心術俱變耶？臣腹中何有，稍有忠義二字；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此則吾騶之禮義遜讓也。臣爲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

其九、其十，吾騶之理自屈，而臣辭原不窮也。吾騶既來辨，定不去三寸面皮，裹

以十重鐵葉；不如付之不見不聞。今亦知爲羞辱不堪耶？可與減一重矣。乃又謂何足累人耶？此又加十重矣。待得皇上恩予一言，自可立去；此賈以道「朝廷許我以不死」之故智。陛下天德寬弘，待大臣有禮；摘牙牌而請出，必不忍爲！若欲待吾騶自去，則誰爲吾騶可立去之日者；吾騶可謂有定見、有定守矣。當吾騶召對，矢日指天，初不邀臣旁質；然臣不幸而侍班，遂竊聞之，同朝之臣皆聞之。說謊寒盟，吾騶終不能逃鬼責，其尙可恨人非耶？吾騶曰：惟乞皇上允臣一去。吾騶下筆，幾許徘徊。又曰：逼逐士俊以及臣吾騶。吾騶下筆，又幾許悲憤。吾騶不與臣言去就，臣則與吾騶言去就者，吾騶勿厭臣也。整飭內閣，臣無此語；然吾騶謂三百年來何嘗許科臣入閣整飭。臣謂三百年來，不曾有此內閣，即不可無此科臣，臣不整飭，誰整飭之？若臣不願掌印之心，猶夫吾騶不欲出直之心；堅持則一，特淨穢不同耳。臣在延平，奉旨掌兵科印，臣具奏力辭，內有「兵科印信見有本科，臣萬鞫可以署掌」之語。然允臣辭而不允鞫署，仍以禮科右給事中孫昌祖掌印者，此吾騶首揆柄政之所爲也。鞫參論吾騶，則本科不當掌印；臣參論吾騶，則本科始當掌印乎？吾騶一身之事，而顛倒任意若此，爲公乎？爲私乎？臣不屑辨。惟陛下簡會臣疏，立賜處分；若不治吾騶之罪以謝天下，即治臣之罪以謝吾騶。其是非自在萬世，臣能信之耳。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辭印務疏

爲微臣甘領忤旨之罪，必不受踞印之名；席藁控辭，伏候嚴譴事。

臣以血證再辭印務，未蒙諭旨。繼有何吾騶論臣踞印，臣復具辭；奉旨：兵垣重任，金堡著殫心料理，不得屢辭。該部知道。欽此。臣驚懼拊心，不勝隕絕。臣本一冷面，不耐熱官；當同官丁時魁題署之際，面辭書辭，真心苦口，至今可覆。時魁責臣既已服官，不應避事；兩奉明旨，義不可逃。今且病矣，吾騶謂臣掌印，致謝元汴不能安其位，是臣逐元汴，爲同官所嫉也；謂臣一手把定，樞臣曹燁畏而不較，是臣侵部權，爲燁所容也；謂部司諸臣皆含憤不平，是臣凌軋，爲同朝所怨也。臣性至戇，遇事即發，不能一刻待。臣性至躁，意有不快，如在沸湯焦火之中，不能一朝居。臣性至潔，不受人一語輕薄；辱臣品行，如撻之市朝；摘臣心膽，不能一日苟活。臣爲吾騶所污蔑而靦顏署印，豈復有人理哉？凡人苦欲爲官，下者求利、中亦求名。臣半生自愛，彷彿中人。五載無家，孑然塊處，衣服飲食皆故人所周卹；而掌印以來，工食紙劄，多方稱貸。極窮之官，爲印所累；極熱之印，遇臣而冷；有何可戀，必欲踞之。吾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妄意此中或可啜汁，旁猜元汴恨不分甘；聽之可羞，言之可鄙。吾騶死不出內閣，臣生不入兵科；人品不同，行藏各異。百叩天恩，准臣謝事。倘匹夫不奪之志

終不見原，臣亦惟有停鈔、惟有封印。誤封疆是臣死罪，抗君父是臣死罪；臣寧畢命北司、斷頭西市，掌印之事，斷不爲也。臣草疏甫畢，聞吾騶已蒙面而入直矣；陛下敕中令吾騶調理一二日，吾騶乃自病自起耶？三百年來，有此奉鴻臚寺便宜入直之內閣哉？吾騶明欺陛下必賜優容，笑罵由他、好官還我，固已肺肝盡壞；豈有面目堪施比於老臣一死報國途中日看三台者！喪心無耻，殆爲過之。朝廷適當中厄，出此窮奇；使一代綸扉，萬年遺臭。吾騶謂臣天性出口唾罵；臣不幸生如此時、見如此人、作如此事，雖欲不罵，不可得矣。伏望陛下賜臣嚴譴，永不與吾騶比肩事主；雖長逝九原，亦爲目前乾淨之鬼，何樂如之！臣無任泣血懇祈席藁之至。

三辭印務疏

揭本月二十二日准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都給事中專丁時魁咨：爲印務事。該本科於二十日奏單，奉聖旨：謝元汴奉差在先，兵科印即著丁時魁傳與金堡，照舊署掌，切勿再延。欽此，欽遵。咨移到職。該職先於本月十六日具有「輔臣急不擇音、讒頑無狀等事」一疏，十八日具有「微臣甘領忤旨之罪、必不受踞印之名等事」一疏，俱未奉旨。方席藁私室，恭候處分；而印務重羈，職不敢受也。夫言官論劾大臣是非，必無中立；當其排奸犯難，即刀鋸鼎鑊且以七尺當之，而況一官之得失乎？伏見陛下聖明，似不以

職言爲罪。然職立朝一日，義不使吾騶一日立於朝；職去，則吾騶始可留耳。吾騶甘心無賴，盤踞綸扉；匿其不敢歸之情，而先爲不可動之勢。此一作俑，彼一效尤；乘間彈冠，路人傳笑。吾騶方且憫然自得，以爲無奈我何。嗚呼！自變故以來，國是人心，漸滅殆盡，未有若今日者也。正復直臣百輩，千鍼萬砭，不能起此麻木不仁之世界；而職又以一身沾染，今日辭官、明日受印，稍有夜氣，能不耻之！除職即日將移來印信咨回吏科外，懇乞陛下立振乾斷，明示處分；毋再猶豫、姑息，釀抱虎養癰之患，國是、人心幸甚。若職屢抗天威，罪當萬死。然欲爲禮義廉恥稍存一線，不能自己；即被戮如飴，固未嘗敢以不挫之心，逃朝廷不赦之法也。

嶺海焚餘卷下

仁和金 堡道隱父著

奏明會推本末疏

爲同官摘語有徵，微臣信心無媿；謹據實奏明，懇賜譴斥以戒多言事。

臣接閱邸報，見戶科右給事中張孝起一本「爲疆事日棘，國是愈淆等事」，奉聖旨內有「自認把持，所指何事」二語；此臣之事也。孝起即不指名、明旨即不責令回奏，然使臣佯爲不聞，以圖苟免，臣不敢自安；請陳具本末，伏候陛下處分可乎？憶初六日退朝，臣從諸臣後入朝房。頃之，臺臣謝玄璣、黃明袞與銓臣施召徵立語檐下，臣偶過其前；召徵語臣曰：兩道長謂刑部右侍郎不當出缺，何如？臣答曰：黃其晟已改兵侍，奉差久矣。當日求差甚苦、爭改樞銜甚厲，今徘徊不行，而又坐缺不出，不可也。未幾，會推簿至，一爲戎政尙書，爲戶部尙書、刑部右侍郎、左僉都御史、大理寺卿、雲南巡撫，而又有兵部右侍郎。臣見滇撫陪推爲張佐辰，即曰：此貪選司也，不挂彈章已幸，又推升耶？而兵部右侍郎則正推黃公輔，臣曰：兵侍業有多員，豈可舍刑部見缺不推而增設一兵侍者！蓋改之便。召徵曰：粵東諸臺省以爲不可。臣曰：國家六部，本無

尊卑。如擇官而任，則當止設吏、禮、兵三部，是又六科不肯爲戶、刑、工之故智也。刑科右給事中黃日葵曰：公輔有用之才，置之兵部，庶可爲朝廷做事。臣曰：今見在朝廷，誰人做事；公輔出爲經略督撫，不患不改銜。若只坐司馬堂，亦與刑部何異！時廷臣頗以爲然。復有及佐辰者，吏部尙書晏清謂臣曰：此姑聽之。臣曰：公，舊司官也；安得容情！同官蒙正發等曰：佐辰是我儕同鄉，不便置詞。臣因曰：爲朝廷用人，豈顧同鄉乎？日葵起曰：我原不爲同鄉，何必動意氣如此。臣知日葵誤聽，亦置之不答。臣因自念杜門二十餘日，朝班頗覺安靜；恭蒙慈寧召對切責，勉入班行。今復遇事妄發如此，曾語諸臣曰：堡今日不應多言，必有以爲把持者。然科道官爭執是非，又不得避此名耳。此孝起所指自認把持，不復諱忌，本末固如是也。臣之愚，以爲閩之臣不宜塞刑侍之缺以慰留其晟，粵之臣不宜開兵侍之缺以安頓公輔。至雲南初附，從違尙不可知；巡撫非人，適足以損國威、誤疆事。斤斤駁正，不避怨嫌，即排衆議而獨伸其說，不可以爲臣罪。況會推往例，一人不協，便不畫題；臣衡人原出至公，論事又其職守乎！孝起以所條奏義旅，四輔未見舉行，歸咎及此；殊不知增設四輔屬封疆機務，應行與否，當問之兵部，與吏部絕不相蒙。會推大僚，係吏部職掌；其以封疆多故，應撤與否，當問之吏部，與臣絕不相蒙。臣即謂張佐辰不應推滇撫、黃公輔不應推兵部，一則因其人、一則因其缺；應言與否，當問之公論，與孝起意中之事絕不相蒙。今連而及之，半癡

半點，一似不排擊臣，則義旅必不起，四輔必不立者；孝起誤矣！東西告警，臣與孝起同有條陳，臣疏亦未覆奏，又屬何人把持？總之，占風望氣，不排擊臣不足以示信於當局；懺前愆而結新好，其苦心妙用，孝起自得之個中，臣亦亮之於言外耳。孝起一則曰羣奸、再則曰羣奸，即如孝起言，臣不過羣奸中之一人。孝起身爲言官，安有見羣奸在朝不指名糾參，而姑摘截數語以點破二字塞責，使臣佯爲不聞，則又可以幸逃斧鉞矣；豈臣所望於同官者哉？臣以孤立之身，爲衆射之的；即微孝起，孰不欲彎弓而向之。何吾騶謂臣整飭內閣，臣無其語，且不敢避其名；孝起謂臣自認把持，臣有其言，復安敢辭其罪乎？伏乞陛下即褫臣職，列罪朝堂，以爲多言之戒；庶封疆可以振起，朝廷可以肅清，中興可以坐致矣。雖然，一省而增四巡撫，此非常之略也；一人而薦四巡撫，此非常之膽也；以一語之不協於兵部，而併欲廢吏部之職、停舉朝之官，此非常之才與力也。孝起其亦不厭爲把持者歟？抑或有所不得已而出於此也？臣願與孝起交相戒焉。

劾蕭中疏

爲背主逃臣，挾邪罔上；請正刑章，以伸國法事。

臣在楚中，即聞有廣西學道蕭中挈敕印而至新寧，萬口笑罵；且謂今上中興方始，安得此閔不畏法之人，不加誅戮哉？迨武岡告陷，而蕭中之敕印即獻於恭酋矣。當是時

中視大明天子，久如路人。今漢官已復，更作顧門之婦，幸不拘司敗；不過考功回少一升，不自知爲媿心之金錢，而乃挾持浮說，誣罔天聽，眞聖世之僂民，三尺所不赦也。中亦曰忠，亦曰敬，亦曰事君盡禮；中捫心自揣，獨非人臣乎哉？人臣受命官粵而越境在楚，且駕在全陽，爲新寧必經之路；中過而不朝，去之若浼，可謂禮乎？駕至武岡，羣臣或飛疏恭迎、或匍伏道左；中置買線布結歡苗峒，徒爲營窟，不問起居，可謂敬乎？天朝敕印，作叛臣贄虜之物；而詭詞欺誑、線索潛通，竟得水火盜賊不論之旨。中清夜亦有良心，四十八挑宦囊纍纍未有寸絲之失，而獨失此敕印哉？旣已反顏背主，復敢說謊欺君，可謂忠乎？臣正己立朝，祇求盡職。即慈寧召對，狂直數言，遂蒙切責；然陛下未嘗一發玉音，動天威也。輔臣嚴起恒再爲申救，皇太后亦有「不蔑言官之職，以壞祖宗之法」之諭。中復何心，妄思激怒！或謂巖山一事，非可告君；臣引謝不祥，未敢認罪。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古之人且有憂盛而危明者；臣敢於杌隉之時，獻晏安之毒乎？第有懷未盡，深媿囁嚅；耿耿有之，揚揚何狀！至謂尺一之白簡，作鉅萬之津梁；則上有國法、下有輿論，非中一言所謂變亂。臣性本孤介、命違富貴，浮雲阿堵，將過半生。即以緹綺見籍，若囊有十金，自甘寸斬；豈可誣衊伯夷以爲盜跖！中之服官，貪邪險詐，人皆切齒。祇以過錢巡按，視若腹心；呈身津要，首爲鷹犬。同卿一席，未快懷來；以爲發此難端，即可驟膺不次。此小人之常，無足怪者。獨是朝廷

之上，讒說殄行，變亂是非；陰陽消長，所關不細。中向有明倫教士之責，且委君命若弁髦；今復爲發政害事之謀，勢必以至尊爲奇貨。不忠不敬、無禮無法，莫甚於中；必不可以再逃斧鉞，貽禍邦家也。憶崇禎朝有以二十四氣之說誣害善類者，先帝□曰：造作蜚語，必非正人；朕知其人即處之、見其書則焚之。□詳聖謨，千古爲訓。中以狙獪之心，喜聞市井之語；敢以不□誹謗，上瀆宸聰。李、范株連，亦云不軌；魏、楊畢命，咸坐贓私。□古宵人，設箝布網以殺君子者，豈患無詞哉！而千秋信史，邪正晝然；遺臭流芳，未之或爽；中亦可謂心勞而日拙矣。乃自稱已出臺班，本無言責；臣不知中入臺何日、回道何時！一官不明，四端盡滅；安得此爲妖爲孽者，猖獗狂吠哉？伏乞陛下赫然一怒，敕下法司，問粵西學道何故久懸？蕭中敕印何故不繳？新寧屬楚，應否爲粵西學道按臨之地？敕印獻虜，應否照水火盜賊不論之條？誰爲棄君上若路人？誰爲見多難而巧避？立定爰書，置之重典，以爲人臣倡逃誣罔之戒。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勘定會推是非疏

爲是非不容終紊，奏辨總屬危言；懇乞聖明勘定，以存國是事。

臣以同官張孝起疏語劾臣，因具奏明會推本末，孝起再疏辨駁；臣且謂兩家具存，則是非亦可較若黑白矣。及閱其全鈔，竊訝人臣事主惟矢不欺，安有於原疏之外，別摭

浮詞，顛倒支離、自相矛盾若此者。據孝起論臣自認把持，臣即備述會推問答，未嘗一語旁溢；則臣之罪案，即在會推問答中，不容一字旁及也。孝起當駁臣曰：滇撫陪推不應駁正；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刑部右侍郎不應出缺；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兵部右侍郎原應增缺；臣挾何私爲此把持？則孝起所謂一手障天、衆莫敢喙者，亦庶乎其得實也。今概置之不駁，則臣之言是也。臣之言是，而又何以見臣之奸，定臣之罪乎？臣與孝起同爲言官，朝廷用人行政，不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已。凡挾私罔上，人不敢違者，謂之把持；秉理守法，人不能屈者，謂之執持；則臣當日三端駁改，是執持而非把持也。臣所謂科道官不得避把持之名者，正以君子謂之執持，小人必誣以把持；言官欲避此名，必至依違兩可。臣固以此教天下萬世之不敢執持者。孝起不以臣言爲格言，而以臣言爲罪言歟？孝起謂會推諸臣，爲公爲私，不暇細求；朝政莫大於用人，何故不暇細求？謂此時不應以尙書侍郎自相位置，孝起確有此見，何不於吏部傳單之時，即不書知？何不於會推之時，即不畫題？明目張膽告之君父，質之在廷，計必有舉朝動色者；則臣於滇撫一人、刑兵兩缺，皆可以置之不論矣。孝起何囁嚅於面從，而憤激於退言！則孝起之憤激，原不因會推可知也。使會推可以不行，則所云四巡撫者，將一部覆而遂已歟？其舉也，不光；其出也，不重；度亦非孝起之心所欲也。四輔之說，孝起於朝房逢人訴語；其所謂臣等以爲要著、當事以爲緩圖者，孝起疏中所有也。陛下不以加官晉秩等令

又指名回奏，而云，其前奏義旅、四輔二事，該部即與酌妥具覆；似已深見其發難之端。此又明旨所有也，而謂臣爲遁詞歟？孝起既謂臣非吏兵二部，不必引咎；又謂朋黨邪奸、二三權要，亦繁有徒，不必代多人任過。奸黨非一日而成，二三權要之壞法亂紀，必非一日而就；孝起爲言官幾年矣，何不隨事規正，而待此日之會推歟？其間大僚以及庶尹爲權奸位置者，亦不少矣；孝起何不隨人規正，而待疆事之告急歟？使東西晏然、封疆無恙，孝起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孝起既謂可否聽之主者，則當彈章出袖之際，乃在科鈔未發之時；安知主者之不奉行恐後，而預爲此不必然之防，先坐人以必然之罪歟？且所云四巡撫者，其一則業師也、一則親戚也、一則居停主也；使竟奉孝起之意同日會推，其於尙書、侍郎位置原不相礙，則孝起又將安坐而聽權要之所爲歟？夫一人自有一人之本末、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臣與孝起兩相奏辨，祇以把持一語斷不能舍，會推之案，別求出路，其不可以彼事蒙之此事，猶不可以彼人蒙之此人；即當局何人、何愆、何好，孝起清夜自知，臣亦不忍大廷相質。若臣服官大節，原非孝起所曉。兵曹、禮垣，各有原委；臣以鄉紳倡義棄家，非地方官棄城、棄印者；臣至紹興不受魯藩之官，以請兵入閩，誤蒙思文獎擢，屢辭不獲，非止知有紹武、不知有永曆者。若謂一疏而殺三人，原疏具在，有何推刃，萬目了然。即令朝廷斧鉞加之貪吏逃官，第如兔死，安用狐悲；且與自謂把持，有何干涉？孝起何怯於論事之是非，而勇於誣人之本末哉

人之立品，蓋棺始定，非孝起一人之言所能懸斷。臣立朝半載，誰爲司馬光？誰爲章惇？誰爲三蔡？且皇太后頤養慈寧，誰爲宣仁之謗臣？禪文所及，公論在人，誰爲忠良之誣？傾危反覆，孝起自供；此亦卮言，可以不辨。但會推自屬大典，把持應有實跡。臣與孝起孰是孰非，關於一人者小，關於國是者大。伏乞陛下敕下法司，嚴加勘議。如會推一事，臣果挾私罔上，甘就兩觀之誅。若孝起噴血含沙，又何足辱四夷之迸，庶浮言息而政體尊矣。

請去疏

爲引去實臣之心，引罪亦臣之分；再懇天恩，即賜放逐事。

臣自同官張孝起論臣以來，註籍一月，不敢復預朝政。蓋以罪狀宜明、罪案宜定，所關在國是，不因橫逆之相加也。及孝起三疏既出，則臣三自反而不能得，又何難焉！夫朝廷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而已。天下固有以閃爍之心、出顛倒之口者，然千古自有公評，一時難逃聖鑒；非人以爲小人即小人、己以爲君子遂君子也，臣豈與孝起較曲直於口角之間哉？即會推三駁，而孝起兩是臣言；則孝起所爲是非，在己亦未始有定也，其不可以定臣之是非明矣。如以別案取證把持，有款可糾，何罪不入；又安取此支離之辭，分其驚擾之氣乎？其發難也，孝起不知其所始；其結局也，孝起恐亦不自知其

所終：臣惟有一去以謝孝起而已矣。進退者，人臣之大閒；消長者，聖君所致謹。臣果小人耶，自有不可姑縱之法；臣非小人耶，亦無可以並立之理；則臣之當引去，不自今日也。臣立朝七月，空言補救；初無涓埃裨益政治，曩猶有敢言而不能行者，今且有當行而不敢言者矣。即論一何吾騶，邪正畫然，用舍不決；臣未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乃必待孝起一疏、再疏而始望乞身，不亦愚乎？臣去矣，臣本一介，無足輕重；然猶有願爲陛下告者。朋黨之論起於東漢，而李膺、范滂皆一代偉人，唐如裴度、李絳、宋如司馬光、蘇軾、本朝如楊璉、左光斗等，無不蒙奸邪之讒，取朋黨之禍。孝起謬以此推臣，臣自媿名浮於實；而朝廷或遂以此疑羣臣，臣猶恐正不勝邪。興亡治亂，在反掌間。永念古今，可爲股鑒！陛下不可不深思而慎察之也。昔之君子，一挂黨籍，或終世繆辱、或半生齟齬，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陛下即無三至見疑之心，而孝起已伏一網打盡之計；即同朝諸臣豈敢恃聖人無我，遂披胸而撻四射之鋒哉？臣草疏甫畢，聞諸朝退之臣，則吾騶已面恩入直矣。慈寧之對臣之出也，無以慰吾君；會推之爭臣之去也，其庶有以慰吾相歟！臣得永賜斥逐，食息山林；此孤臣不世之遇，又何求焉！

論借旨行私疏

爲借旨行私教、欺寵叛國法，人心敗壞已極；請即斬孤臣，以勸邪惡事。

蕭中以通身是罪之人，敢於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其內有主之者，必能護局，臣知之；其外有助之者，必不破局，臣亦知之。臣孤立寡諧，何恃而不恐；所恃者，二祖列宗之大法、三代直道未死之人心耳。今蕭中回奏之旨已下矣，遵旨回奏而以臣爲可斬，此非朝廷之法當斬臣也，是何吾騶、王化澄之所欲斬，與臣入朝所糾劾諸不法者之所共欲斬也。中之罪定於背主，其等加於罔上，乃以學道非守土之官告病，有通詳之案爲解；中即謂平、柳告急，亦計及省會尙存耶？古亦有流寓而共危城、過客而殄劇盜者，況聖駕在全，而粵西之官可飄然入楚歟？即謝病長往，何不併繳敕印，乃復攜至新寧；天下有敕印在身，而謂之解組去任者哉？明旨不責其欺罔，並不詰其支飾，是可以不回奏也，是教人臣以背主也，是醜虜未至而陛下遂可獨立於朝廷也。是愚臣五載棄家、九死抗虜，即當懸首藁街，以戒天下後世之爲忠義者；又不必掖垣建白、結怨羣邪，而坐待蕭中之論劾也。中獻敕印於恭膺，而賁緣愈旨，又謂執贄；即爲虜官，豈無迎降之逆胤全家死於漢口者乎？中敢詭虜官之易輕、漢吏之難至，謂今日作此寂寂蘇武，抗節十九年位不過典屬國；如中逃官濫廁京堂，不媿逾涯公！然怨望中寧有從龍反正之功，可圖徼倖耶？而謬指臣任閩棄君，不知臣守制辭朝，固天下所共見也。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中身旣無君，又欲人無父，此非一鼻破鏡漏種人間哉？雖然，中不足責也。夫王言誕布，所以式近而垂遠；則綸扉之責，原有所歸。我國家回奏、回話、拜疏，

各有體裁；議處、免究，擬旨，自關成憲。安有是亦一知道，非亦一知道者？機務方殷，與蕭中回奏有何干涉？若回奏之疏可以妨機務，則回奏之旨亦不必降絲綸。且所云仰陳其大者，何所指名？何所獻替？若謂越旨而別陳，則非下詔求言，所條當在何事？若謂舍臣而別論，則欲棄讐樹敵，所劾又屬何人？中既一身應募，滿口咆哮；而主之者，亦陰作周旋，陽爲淡漠。遂以風馬牛不相及之辭，供其撫手快心、市恩報怨之肺腑，而朝廷不之覺也；則雖有百蕭中懸坐臣罪而寸斬之，又安得魯國男子奮舌揚眉爲乾坤留正氣者乎？臣知死所矣。伏乞陛下用中之言，即斬孤臣以勸天下之背主罔上者。

辭禮科印務疏

爲素志未伸，立朝多媿；特懇天恩，准辭印務事。

臣杜門四十日，未蒙譴責而奉署掌禮科之旨。察臣衙門原無辭例，臣則有不可不辭者。

臣前劾輔臣何吾騶，本無兩立之理。吾騶借口御門自行入直，無禮於君，莫此爲甚！臣竊感憤，斷難相忘。若一掌印必入班行，遇吾騶於大廷廣衆之中，安得無言乎？王義方對仗，三叱李猫；古既有之。恐復上煩聖慮。其不可一也。

臣既掌印，則會推會議又當與聞。稍有爭執，便謂把持；漫無可否，豈非變塞。臣

不能爲兩截之人，必以馮婦下車，爲世間高流達者所笑。其不可二也。

臺省雖非政府私人，然所以使臺省諫行言聽者，亦賴同聲之應。今輔臣如何吾騶、王化澄等皆有積怨，深怒於臣。上侍聖明，容臣苟活，然傾陷之念，何日忘之！應募之徒，隨地而有。人言臣者，必以爲是；臣言人者，必以爲非。臣若一疏一駁，有何底止？不言則無益國是，多言則徒傷國體。其不可三也。

直木未伐，利刃先折。臣初無過人之才，而適犯衆人之忌。時方多故，不敢從闕下亡命。但乞身事外，依光輦轂爲端水一編氓；與之同存亡，於臣心盡矣。若乃患難之餘，匍匐行在，冠服飲食，皆累故人；卽代庖兵篆，工食紙劄，大半稱貸。無可再竭之情，爲臣厚顏之地者，此又瑣屑不足上聞，然亦足見臣之無能爲也。伏乞陛下俯垂矜察，特准辭免；另選賢能，以理垣務。若謂掌印必用本科，則臣註籍已久，蒙謗非一；旣屬曠官，原可出缺。同官之良，未嘗乏人；敕下吏部科另題一員補臣之職，尤爲便計。並望聖慈鑒允施行。

封還科場紅本疏

題爲封還紅本事。

本月二十二日，臣科接到紅本，內署「督勳臣杜永和爲賓興之典固隆，因時之制宜

酌等事」，奉聖旨：卿爲賓興註念、務策賢書，深體得人敷治至意。巡按官既以力役經費不能增措，依議就用方面官代理。卿性通經學，宅心剛正；以督代按，准充監臨官。藩臬臣江樞、李玄同充監試官，糧儲道臣張元琳充提調官。試場就用行宮教場，俱依擬。惟茲試事爲朕開科之首，還遵祖制鎖幃，三試經書論表判策，俱照前篇數。卜世卜年，益振宗社無疆之祚。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看得賓興大典，不可不舉；然度之今日之事機，則微有緩急矣。荒略一隅，陛下勵精恢復，諸勳鎮亦奮志同讐，所重者豈獨海國人文耶？警報稍寧，宜於閒暇之時，綢繆桑土。比者北狄有變，江虜無多，則鼓舞赴桓，秣馬長驅，義無回顧，計不旋踵；聞勳臣永和遣牌發兵，臣舉酒酌地，期其痛飲黃龍府矣。而忽奉明旨，令充監臨，則永和當以五十日精神了此場專；得微輕重倒置，銷壯心於無用耶？夫繼惠國之志，立非常之業以佐國家者，此永和之心也。巡方無人，而以方面代監臨；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足以分永和之力也。且使江、楚、川、黔諸將聞之，以粵東勳臣不軍實是討、仇讐是尋，而高視衡文之圃粉飾太平，借爲口實；此又足以損永和之望也。若謂戎行事重關防，羈聞緩急有礙，不敢踰越而請以藩、臬、糧臣共襄厥務，與微臣之見不謀同符；此又永和之言也。伏乞陛下少垂睿慮，簡會原疏，如其所請，無使茲舉稍有遺議，臣不勝大願。至於流移初返絃誦，始調學臣試士，僅歷三郡，需之來春，未爲不可。並候聖明裁奪施行。謹題請旨。

駁杜永和請罷六科會議疏

爲辨正舊章、平衡清議，以存朝政，以服人心事。

臣等按得署督鎮勳臣杜永和遵旨補本一揭，凜凜於尊朝廷、慎名器、覈流品、嚴操守，可謂義形於色矣。獨其中「有仍照祖制，悉罷會議」一款，則關臣等衙門執掌及生平品行，不敢不與永和虛公質正也。臣等謹按給事一官，起於漢世；歷代相沿，任皆崇重，務在繩愆糾謬。至於批敕裂麻謂之言責，不憚死爭。蓋有可殺之身，而無可溺之職，所從來久矣。我太祖高皇帝特罷中書丞相，以庶政分責六部；而即設六科爲耳目喉舌之司，衙門列於內府，侍從齊於禁林。會典開載，凡處置禮儀、邊務等事及軍民人等陳言有關大體者，掌科官奉旨同文武大臣會議；及舉用總制、總兵、科劾兩京大臣方面等官，皆其法守，不許曲循。察得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奉聖旨：今後各衙門但有會議事，也著給事中去議，是與非俱要說。欽此。宣德三年三月，內官監傳奉聖旨：今後但是三法司衙門問人，著六科掌科都給事中也同去問。欽此。節奉綸音，班班可考；則臣等六科體與部院頡頏、事與部院表裏，此正祖宗三百年之舊制。今永和云會議可罷、事權不可預，不知又何所據也？至於羣不逞之徒構造蜚語，中傷善類，共指臣等爲黨人，本無足怪。若永和所云結黨者攬權之漸，攬權者納賄之門；此雖論理，而其指究歸於六科不得

干預六部事權，則是明明爲臣等衙門立此一案也。臣等才識未能兼人，然暮夜四知，粗可自信其於尊朝廷、慎名器、覈流品、嚴操守，未嘗不與永和同一凜凜。正以典制可遵，部科相制，事皆由於會議，權不落於私門；遂與要津捷徑咸結深讐，一切遊手敗羣悉難得志。任勞任怨，蒙謗蒙讒。稍有推敲，則以爲掣肘；還其應得，又以爲行私。盡職類乎攬權，同聲疑其結黨；略加傳會，便是爰書。要以寸衷揭諸天日，臣等不幸坐把持之名；官守定自祖宗，臣等不敢諱干預之跡；人品各有聲氣，臣等不能辭朋黨之嫌。爲衙門存職掌、生平明品行，必不可紊千秋之公論，使小人得藉口於永和；必不可墮一代之典章，使君子復反脣於臣等。異日書之史冊，曰「署督江寧伯杜永和入覲，始罷會議；是時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丁時魁等緘口結舌，不能執奏」；則天下後世，謂永和與臣等爲何如人乎？夫使永和言之，陛下聽之，即嚴行申飭，著爲令甲；臣等亦可借此容頭過身，稍謝怨謗。然揆諸永和名節自愛之心與臣等道義相成之雅，固無容默默於此也。況新政之是非、故事之舉廢、邪正之消長，所關在此；尤非細故耶！請以臣等此言，爲官制備一文獻；即罷斥臣等之官，爲言路存一紀綱。伏乞稍留睿覽，立賜處分。臣等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論郭之奇疏

爲特糾傾邪反覆之小人，以息爭端，以絕亂本事。

臣竊惟兩舌之害，比於風波；傾人陷人，介在俄頃。不特巧誣名節，亦且能覆邦家。是以明君察相，必屏絕之。蓋彼挑此構、面是背非，雖女子小人，稍有正性，亦能耻而不爲；未有儼然衣冠、備員禁近，而傾邪反覆，逞私憤以亂朝，常興大獄，如郭之奇之不可方物者也。夫樞臣萬翱之詐奏禮臣黃奇遇也，兩女子五百金之說，翱以語道臣堯繼舜，繼舜以語署督勳臣杜永和；永和面質之朝房，翱云得之之奇，而之奇以爲並無此語。未幾，而翱疏出矣，之奇之疏亦出矣；之奇曰：不知樞貳臣何所據，而以爲黃德環之事。一似與之奇所言絕不相蒙，是翱之言虛也。翱語同官臣丁時魁曰：此事實之奇語我，不止一番，猶有款單亦之奇語我；其時在坐者，尚有連成璧及某某等。若是，則翱之言，固未嘗不實也。夫奇遇既有此貪賊壞法之事，乃同朝所共憤者。之奇何不徑以入告，而假手於翱；翱又何不徑以入告，而私語於繼舜。且待永和面質之後，機鋒相逼，不得已而出此一疏也。事既起於之奇，則賊真證確，當問之奇；乃之奇則言之而不認，翱又聽之而不言，使翱與奇遇旗鼓相當，而之奇坐觀其鬪。是之奇用翱而又負翱也，之奇何其巧而翱何其拙也！乃永和之疏無奇遇之名，而忽奉奇遇回話之旨。使翱之疏在先耶，不當曰已有旨也；使翱之疏在後耶，臣不知朝廷又何所據而預知其爲奇遇也。見之奇之揭者曰：攻奇遇者，翱也，非之奇也。見永和之旨者曰：逐奇遇者，永和也，並非

翺也。是不特用翺而且用永和也，永和又何拙而之奇又何巧也！之奇與奇遇之舊仇新怨，臣姑不暇旁及。即此一事，其機關甚隱、線索甚密，以賣奇遇者買翺，而即以賣奇遇者賣翺；以逐奇遇者用翺，而即以用翺者用永和，而又以用永和者誤永和。使永和有驅除大臣之名、奇遇有筐篋不飭之罪，翺有提掇由人之誚，而之奇安坐而享其成；無論奇遇不受，恐永和必不受、翺亦不受也。之奇之言曰：大臣論事，豈效委巷細人之所爲；則是者曰是、非者曰非、無者曰無、有者曰有，奇遇之案，片言可折耳。之奇獨非大臣乎？乃自言之而自諱之，使葛藤不已，興大獄而亂朝常。恐兩舌風波，終不能爲之奇寬禍始之罪也。請乞聖斷，敕令之奇回話，與奇遇自相折對；無令翺等混雜此中，徒傷國家之體也。

請開言路以成君德、勉相業疏

爲言官不辭狂妄，聖度彌見寬仁；敬進罪言，以成君德、勉相業事。

恭惟陛下日御文華，與輔臣參決政務；此中興之發軔，三年來第一美政也。臣私情踴躍，方將拜手稱賀；而同官李用楫顧稽首獻規，其爲狂妄，實無辭矣。伏蒙陛下不加譴責，特賜優容；凡爲臣子，無不感歎，爭欲讜言，以光聖德。故臣於恭釋明綸之後，有不避忌諱之語，請披衷而陳之。夫內閣遙隔，諸臣把持；此不可使聞於天下也。臣聞

承平之君臣日疏、患難之君臣日密，陛下殷憂露處，宮省相去未遠百步；而臣初至行在，輔臣尙有不進內閣者，一切生本皆在私寓，幕賓親嬖咸得票擬。輔臣不能見諒於天下，何故而能見諒於陛下耶？今一年來，票擬稍歸內閣、題覆稍歸部院，陛下遂日御文華，能與賢士大夫講求治理；諸臣實有因此蒙把持之謗者，皆樂受之而不敢辭。其愛主苦心，亦可以稍慰矣。夫親賢勤政，此陛下自盡之職業耳，豈借以定一、二言官之罪案者哉！信如明旨所云，則諸臣不肆把持，陛下遂可不御文華，而聽內閣之遙隔耶！且受賊壞法、濁亂期政者，謂之把持；果有其人，則陛下赫然聽斷，亦烹阿封即墨之時也。今群邪所指名者一、二言臣，不知明旨所指名者又屬何等；陛下不明指其人、明數其罪，舍其把持者而用諸不把持者，姑以一概之詞爲機鋒暗擊之事，亦非體也。古之賢君，求言若渴；誘掖獎勸，唯恐不及。唐、宋兩宗之馬周、田錫情文周渥，不啻父子；未有預設一罪款，以待言官之封駁者。今未識其言之當否，而曰假公濟私，決不輕宥；何哉？陛下御極三年所矣，未嘗有獎言官之恩，而先立一罪言官之律；是示之以爲筭而箝其口也。且公私之論，正未有定；美玉而名之以石，貞士而辱之以賤行，何罪不可入焉！君子自以爲忠言，小人交詆爲邪說；安知今日之所許封駁者，非即前此之所禁把持者乎？陛下寡慾端居，未有斜封墨敕夜半出自宮門，而忽負中旨之謗，專誠可恨！然考其所由來，則非言官之罪也。蓋其說起於王坤之擅命，極盛於馬吉翔之攬權，而證成於諸輔臣

之卸責。今王坤已去，而步武王坤者正多；馬吉翔尙存，而擁戴吉翔者復不少。政務處分，不協輿論；詢之輔臣，每云內意。作是語者，蓋不特何吾騶也；又何怪乎言官之疑揣耶！若明旨所云：朕有處置未妥，許輔臣即時執奏；輔臣擬有未當者，朕即改正，務協於中。此祖宗之靈，天下臣民之福也。今而後，輔臣不得以有辭矣。是非可否，輔臣當與陛下力爭之；陛下之失，皆輔臣之罪也。若輔臣內希旨以苟容而外翹陛下之過，又曰此上意也，此我所執奏而不能回天者也；又安用此啓心沃心者乎？臣若操白簡以繩其後，而又曰此假公濟私也，此仍肆把持也；是陛下乃預留此一路以報往日之嫌而定將來之獄，是輔臣欲自爲王坤與馬吉翔也，不則欲與步武王坤，擁戴吉翔者交通亂政也；則中旨之謗，陛下雖家諭而戶曉之，亦無有廓然共信其大公者矣。臣非敢以此疑輔臣而及陛下，獨念古人臣之交相勉以事其君者，時憂其漸而防其微；化其成心，絕其在旁之言，以歸於至正。故雖委頓牀蓐，不敢不就明旨以獻規箴。區區愚忠，以成君德、勉相業，忘其萬死，無可爲用楫游說者。

請處分第一疏

爲朝議異同方起，微臣本末宜明；仰祈聖斷，即賜處分，以謝朋謀事。

臣惟人臣事主，舍守正而外，無嘏非；舍俟命而外，無趨避。頃以南韶失守，法從

西還；謀國之臣，罪皆當死。然聞時議紛紜，咸欲殺臣以快私忿，首見於同官張孝起之疏；臣不敢辭其禍，亦不敢居其名。但使此心本末得明於君父之前，雖被萬戮，甘之如飴矣。憶臣於前年十一月見朝，即拜「中興之根本在朝廷」一疏，內論勳臣馬吉翔顯政及駁陳邦傅世守，祇緣紀綱所係，不惜苦口；而一時疑臣，目爲東黨。臣固從楚來者，與李成棟等初無半面，安得同謀；然杼即暫止於三投，而算已深於二憾矣。邦傅請臣監紀，等於嫚罵。蓋二百年來，侍從之臣所不能受；挂冠繳印，非一人私見可以作而致之，稟擬輔臣自當任過。然已體和衷之諭，曾無排擊之情；而朱天麟矯志拂衣，陰相構煽；此臣之三憾也。王化澄貪鄙無狀，濫廁綸扉；臣之彈章，本於公論。其爲子求卹，倩人出疏，耳目昭然，鈔參不枉；徒以熱中入直，百計裝誣；此臣之四憾也。堵胤錫避難入覲，與臣舊交，握手論心，未嘗不密；惟與滇差潘世榮結盟星巖，臣面責之，以爲孫可望尙未稱臣，何得以督輔大臣作此舉動，辱國體而啓戎心。胤錫銜怨刺骨，遂以主客諸勳之隙，嫁禍於臣；此臣之五憾也。可望應否封王，臣爲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其「秦王監國」，頒敕何人？事關悖逆，豈容不劾！而胡欽華尙貽書政府，謂臣挾仇；此臣之六憾也。夫此六憾者，爲是爲非，較然明白。即聖駕蹕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臣猶正言不屈也；豈借膽於東方者哉！今欲以誤國之誅洩其私忿，則臣垣職掌，不係封疆；戰守機宜，久無中制。士之勇怯，非可把持；虜之去來，豈因

挑激？倘謂醜虜入犯，大將棄城，杜永和輩固處，非其據耶！陛下御極四年，未嘗易置一將帥，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就使東勳惟鵠貽羞，當日在廷諸臣，何不一言以奪永和之印？而永和以督代按之旨，獨臣封還；侯性薦永和即真總督之疏，獨臣參論。永和有疏侵臣，在廷諸臣亦無出一言以助臣之言者；乃以事後之中傷，逞其局中之傾陷乎？臣知諸臣朋謀已非一日，孝起捏奏，不過發端；即如堵胤錫指稱密敕東人握君於掌、生劫入舟云云，欲興晉陽之甲，首斥臣名；此豈一死可以塞責？今警蹕已次蒼梧，東人幸不生劫；胤錫流言，已成夢語。即別加媒孽，不辨自明。但人既巧於伏機，臣惟拙而俟命；辨此一身，還之造物。使經經之念，生可以對陛下，死可以見高皇帝。臣事畢矣，伏乞聖慈速加誅殛，俾臣得託命於天子之斧鉞，不致殞身曖昧爲新政玷；臣又何求焉！

堡時政八失既奏，上震怒，即欲廷杖矣。以先朝侍從初入，且不測立言之由；遣大璫密往五羊，問李成棟。成棟曰：此直臣，不可處也。乃止。疏下，時已十二日矣。成棟目不知書，得堡疏使人讀之，驚曰：朝廷尙有如此人乎？既而，又密敕成棟。成棟具對曰：彭年不過申明典制耳；堡言官，建言是其職掌。邦傳武臣，當提兵赴嶺，與臣等共事疆場；何暇與書生口角耶？吉翔以文安侯掌錦衣衛，各守其官可矣。時謂成棟能知大體。成棟歿後，元胤始繳此敕也。當是時，大權旁落於貂璫鹵簿之手，堡倡言宜還之閣部大臣；大臣逡巡不敢當。而天麟大拜出自邦傳之薦

，不忍背德。天麟之子宿垣爲御史，堡語之曰：故事，三品已上，子弟不居言路；公宜使令子引例迴避也。天麟初奏上曰：堡爲給事中，極有名望；在思文朝，曾參鄭芝龍。願皇上優容之。至是，始怒。堡復曰：公謂堡忤公子耶？香山將來，其子乃垣中也。堡誠愛公，不忍使彼引公爲例耳。於是，監紀一旨，恩怨判然矣。胤錫至潯州，移書式耜，稱奉密敕云：東人握君於掌，一旦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矣。卿出，可以瞿先生共圖之。而書中所指，則以堡爲首惡。式耜手札數千言，力辯；且曰：此必吉翔輩之意。上聞，特賜面諭曰：朕未與胤錫密敕。即頒敕往詰之，然亦不行也。胤錫既與滇差盟，復私製平秦王敕印昇孫可望，其與邦傳輩所謀甚異。胤錫歿，忠貞始泄其言。嗚呼！欲殺堡等一二措大，何至費如許苦心耶！然究之內外交算，不過歸政於貂璫鹵簿之手耳。貂璫鹵簿，天子之所便；而一切引繩批根，又諸大臣之所不便。堡禍阱日深，不知引去；則眞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請處分第二疏

爲羣邪扶私修怨，乘亂借刀；懇乞聖明嚴加勘議，定是非以行大法事。

臣自德慶聞言，杜門待罪；蓋謂至尊宵旰之際，不欲多起爭端，煩瀆天聽。茲流言洶洶，訟舌盈廷。有欲結凶黨以毆臣者，有欲嫉悍卒以劫臣者。有欲俟忠貞諸勳臣至，請陛下處臣；稍不遂意，即自動刀者。臣且歎且笑，不意諸臣廁身士大夫而喪心無賴，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一至於此也。除臣「六憾」一疏，稍悉潯南構鬪本末。至吳貞毓

等公疏、單疏各有原委，臣知死所矣；安得不一言於陛下，並告之天下後世乎？夫貞毓恨臣，不過以輕逸官階一語，抱誅心之痛耳；不知臣尚未及其生平也。憶當粵東反正之初，貞毓奉心命宣諭；此遠人第一觀瞻，自當潔己守法。乃身爲吏部侍郎，而從勳臣成棟乞一縣缺得八百金，使勳鎮輕朝廷無人！至以堂堂天使留佐軍前，隨出「遷都廣省」之疏，其逢迎獻媚爲何如者！向使聖意遂移，今日又安得從容西上，爲貞毓借端報怨之地耶！程源以小人之尤，妄談時務，惟望高官。半月給事，改銜經略；亞卿未命，自署尙書。貪淫很虐，彈章積寸；而要挾在廷，必欲中樞一席。及陛下命之出督，又必欲閣部崇銜。臣厭其爲人，昌言於朝，謂國家官爵，豈得由心？今日文臣，妄思跋扈；源遂主謀蜚語，結黨圖臣矣。是時郭之奇欲得少宰、萬翱欲得尙書，邀臣同盟；臣辭不赴，而之奇構勳臣杜永和排陷。禮臣黃奇遇，臣以其傾邪反覆，露章劾之；此則臣結怨四人之本末也。尤可笑者，四人胸中尚有詩書出身、儼然科目，乃擁一茶傭酒保之朱謀壘，奉爲腹心，張齟齬袂，白棍假宗，玷汗玉牒，掛銜外遣；指使京卿，旅進旅退，是何面目！謀壘特求差不得、求巡撫不得耳，孝起薦四巡撫不行耳。不得其志、不行其言，倡黨人之說，入誤國之文；本無足怪。若李用楫，稱成棟爲老伯、呼元胤爲大哥者，甫離端水，亦肆反脣；問之寸心，能無汗下耶？總之，提掇由人，等於傀儡。而日煒出之奇門下，亦攀稱元胤宗兄；臂鷹則鷹、呼犬則犬，不脫衙官賤相耳。其餘列名各公牘，不

問因緣；至單本指名，未足比數。程士鵬是馬吉翔幕客，朱議屛即朱議霽胞兄，魏光庭係吳貞毓傅書走使，吳霖又王化澄得意門生；望氣占風，挺身取悅，更可付之不論不議之中矣。嗟乎！以此輩而欲定千古之是非、覈一時之功罪，豈其然哉？夫繳印掛冠與虜入南、韶，有何干涉？貞毓輩借此結權邦傳之羔鴈，並爲左輔化澄、天麟入直之媒耳。作色而論封疆，合算而推枚卜，孤臣就僇，直道無人；使東西路斷、蝸角縱橫，大者持權、小者拜級，於四郊多壘之時，逞報怨營私之舉，不知於祖宗社稷利害何居？而預張勳鎮之兵威，伏偃脅乘輿之秘計；無故而夜謀晝吠、暗劫明攻，誰爲把持？誰爲挑激？誰爲挾制？可以殺臣之身，不可以箝臣之口；可以使潯南一路快意夙嫌，不可使楚、粵諸侯甘心袖手也。臣立朝一年，無功有罪；穴胸斷頸，亦不稱冤：未嘗恃言路之勢騙一錢，未嘗借勳鎮之力升一官。以此身見陛下而生，以此身辭陛下而死；一絲不挂，寸斬皆恩。但乞敕下法司速行定獄，公論不可不著、國法不可不伸，永息囂凌，急圖戰守；無使宵小日夜構煽、諸勳鎮別起風波，則微臣報國癡心，尙不至貽憂君父，臣死瞑目矣。

嗚呼！堡乃今而知性命之不如官也。夫貞毓輩所爭，不過官耳；然貞毓、源、翺皆以癸未榜爲尚書、侍郎矣。之奇於隆武間納銀二千兩始復冠帶，未嘗一日立朝；而宮詹、宗伯，亦不可謂抑之也。峻擢稍緩，而堡遂當殊死；則貶人之級、奪人之爵者，豈不當族滅哉！堡於「法紀凌

夷」疏中有云：今之高官，皆利菑而竊位，有識者方以爲恥；而要求無藝，雖八座三台不足當其一盼，即如吳貞毓之尙書又以爲戶部而有所夷然不屑也。此貞毓所爲傷心也。夫堡卽爲是言，罪亦不應至死。若援貞毓之例，則堡特疏糾人，或至再、至三而猶不已，豈不又當族滅哉！然而堡僅以遣戍行，則眞天子之恩矣。堡嘗曰：國家不中興，則官大亦無益；若能中興，吾輩以七品京官歸拜祖宗墳墓，未爲不榮也。奈何顧影汲汲，惟恐不盡乎！是言也，雖自號爲君子，有不樂聞者矣；而況於此曹耶！堡旣無請不拒，而貂璫鹵簿無人不收，宜其及矣。雖然，法故以命抵命，而貞毓輩乃以堡之命抵其官；非堡之性命輕於官，而貞毓輩之官重於性命也。是堡之過也。

